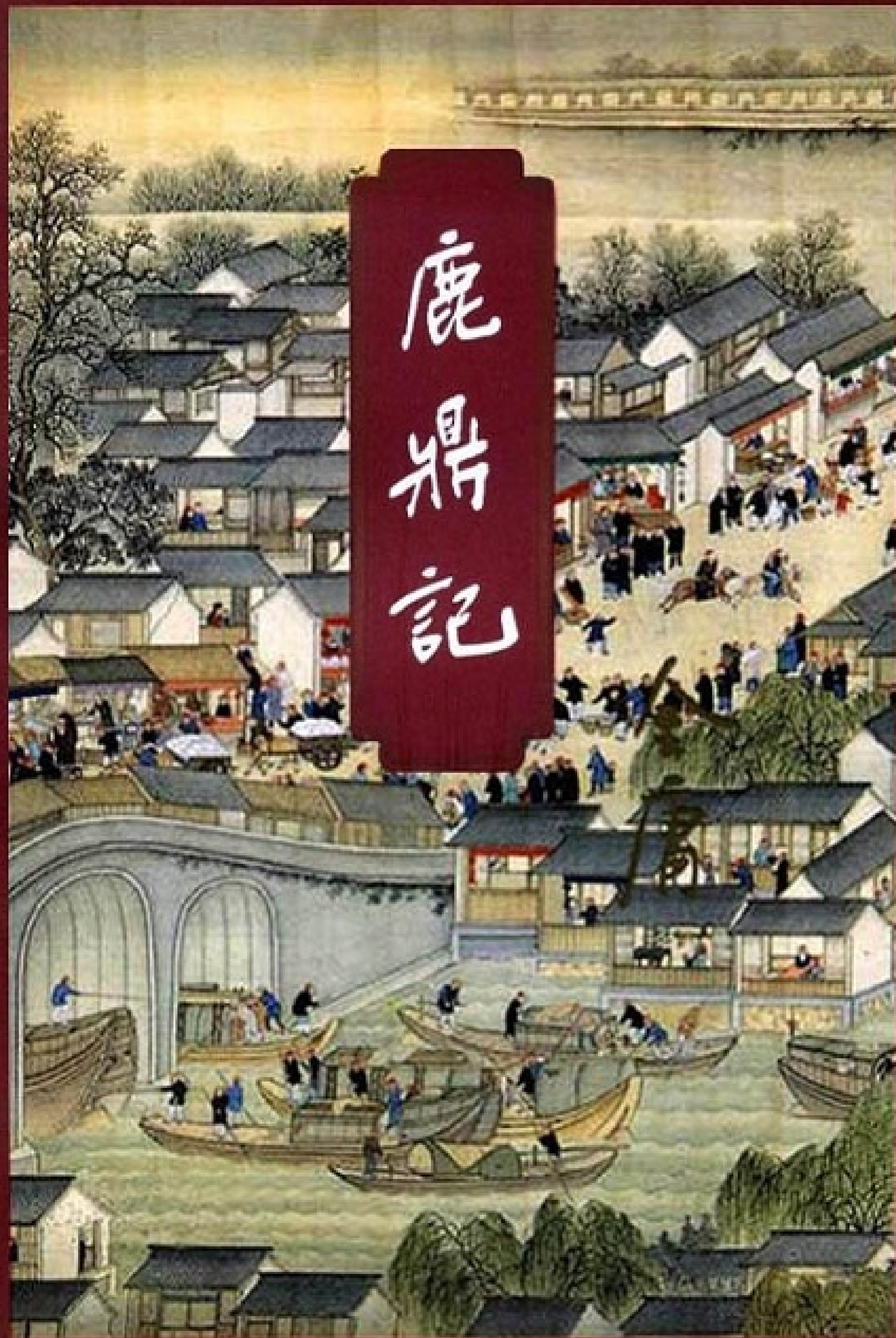

鹿鼎記

鹿鼎记（三）

金庸

简介

扬州妓女之子韦小宝从小听书听戏，更羡慕戏文中的英雄好汉，为了做英雄，他凭一时之勇搭救了一个落难的江湖好汉茅十八。茅十八感激小宝援手，更因他缠纠不休，将他带到了都城北京。在京城韦小宝被一老一小两个太监劫入进宫，他施展诡计将老太监海大富弄瞎，又将小太监名叫小桂子的害死，从此他便冒充小桂子在宫中做假太监。

一日韦小宝赌博归来遇到一个自称小玄子的华服少年正在练武，便与他交上了手，这少年正是康熙帝玄烨。顾命大臣鳌拜武艺高强、功高震主，为少年康熙所忌，为除掉鳌拜，康熙巧设计谋，让韦小宝率一群小太监以戏耍角力为名将鳌拜擒杀。韦小主智杀奸相鳌拜，大清皇帝固然龙颜大悦，反清帮会组织天地会也对他青眼相加，十三岁的韦小宝于一日之间竟成了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的关门弟子和地位甚高的天地会青木堂香主。韦小宝奉陈近南之命回宫卧底，一次他撞破了与邪恶帮会神龙教勾结的皇太后的隐秘，并从她口中得到了康熙之父顺治在五台山出家的消息，为防皇太后对小玄子不利，他将此事连同自己是冒牌太监一事告诉康熙。康熙闻听父亲尚在人间，又惊又喜，立即派遣韦小宝到五台山寻访，韦小宝不辱使命历尽艰险后在五台山清凉寺寻访到了老皇爷顺治，但他自己却在回返途中被神龙教劫往辽东蛇岛。在蛇岛韦小宝乘神龙教内讧之际，施展拍马溜须绝技骗得了教主洪安通的信任，并当上了在教中职位甚高的白龙使。

韦小宝返回北京，向康熙报告了顺治出家一事，本望皇上重赏，谁知康熙在夸赞一番后竟命他赴少林寺出家，朝夕之间十几岁的韦小宝竟成了与年过八旬的少林寺方丈同辈的“晦明禅师”。“高僧”在寺中穷极无聊，便要生事，他纵酒狎妓，屡犯戒律，把一个千年古刹、佛门静地搞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平西王吴三桂在云南苦心经营，势力渐大，康熙决定武力撤藩，起兵之前，为了麻痹吴三桂，康熙决定将其妹建宁公主嫁与吴三桂之子吴应熊，正好韦小宝“出家”期满，康熙使命他作了“赐婚使”。韦小宝率人护送建宁公主入滇，两人本就相识，路上日久生情，未到云南就发生私通，赐婚使变成了驸马爷。在昆明，正与韦小宝打得火热的建宁公主不肯与吴应熊成婚，蛮性发作之际竟将吴应熊阉割，韦小宝见事变猝起，只得将吴应熊挟持与建宁公主绕湖广返回京城，不久韦小宝又奉命去攻打与吴三桂和罗刹国勾结的神龙教，他率水陆大军浩浩荡荡地杀向辽东，但未到蛇岛，自己这位统兵大将就成了洪安通的俘虏。韦小宝身临险境，不得已故技重演，一顿马屁将洪安通骗过，然后趁机逃出神龙教，洪安通发觉上当，怒不可遏，当即领人对韦小宝进行了追杀。

韦小宝慌不择路，一路向北来到鹿鼎山，误入了罗刹国军营，他害怕潜伏于营外的神龙教，便施展伶牙利齿将正在这里巡视的罗刹国公主苏菲娅骗倒，随她一同去了罗刹国。苏菲娅返回莫斯科，正赶上罗刹沙皇病死，韦小宝最善浑水摸鱼，便凭着从戏文中学得的“安邦定国”计谋，帮助苏菲娅发动了一次成功政变，苏菲娅当上了摄政女王，韦小宝则因策划有功被封为远东伯爵。他心念故国，不久即借故带着罗刹使臣回到北京，清朝与罗刹使臣签订了和约而消除了罗刹国这一腹背之患，韦小宝则因议和有功被康熙降旨封为一等忠勇伯。

吴三桂谋反在即，为了稳定天下，安抚民心，康熙命韦小宝赴扬州为史可法修建忠烈祠。韦小宝衣锦还乡，在扬州府衙宣读完圣旨，随即一人悄悄溜到丽春院去探望母亲，没想到在妓院却陷入了江湖人士的包围，他略施小计，以迷药将一干人迷倒，并将其中的六位美貌女子——洪教主夫人苏荃、沐王府的沐剑屏、方怡、陈圆圆的女儿阿珂、王屋派的曾柔以及自己的俏丫鬟双儿一网打尽，收为己有。韦小宝香艳难舍之际，吴三桂已在云南起兵反叛，小宝被迫从扬州返回京城。江湖奇人神拳无敌归辛树夫妇因误杀天地会主脑吴六奇，抱憾不已，为此他们与天地会群雄商议，决定舍身入宫行刺康熙。韦小宝不忍见小玄子遇难，设计掩护。归辛树行刺不成，却将天地会行址和韦小宝身份暴露，康熙以重兵将天地会首脑聚集的韦小宝爵府包围，并命韦小宝戴罪立功，亲自回府捉拿天地会群雄，韦小宝不忍加害师父陈近南和天地会兄弟，将他们尽数救出，自己则畏罪潜逃出京，并在临行之前将康熙之妹建宁公主带走。

韦小宝领着建宁公主等七个老婆逃到距蛇岛不远的“通吃岛”，一住数年，康熙顾念与韦小宝的少年友情，不仅没再派兵追杀，反而予以优惠照顾。罗刹国向东方的侵略渗透早已引起康熙的注意，平定西南、收复台湾的胜利使他坚定了向罗刹用兵，收复失地的决心，韦小宝去过莫斯科，粗通罗刹语言，又与罗刹摄政女王有露水姻缘，康熙便将他召回京城，册封他为鹿鼎公，抚远大将军，命他率兵向罗刹人作战。韦小宝见“小玄子”不再拿天地会一事与自己为难，欣然领命，亲率马、步、水三军，按照康熙的既定战略一路杀去，连连得手，最后“尿射鹿鼎山”，一举将罗刹军队击败，迫使罗刹使臣坐在谈判桌前签定了和约。韦小宝取得了军事和外交双重胜利，凯旋而归，封妻荫子，权势与荣华达到顶峰，但不久麻烦又起，康熙命他去剿灭反清的天地会，天地会众弟兄要他继承师父陈近南的遗志，担任总舵主，继续与满清作对为敌，韦小宝眼见忠义难以两全，只有弃官而逃，他打着回乡探母名义，领着七个老婆回到扬州，与母亲韦春芳会合，隐姓埋名，择地而居；康熙见韦小宝久不回京，着即派人四处查找，又亲自六下江南寻访。但终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自此世上不复有奇人韦小宝矣。



第二十一回　金剪无声云委地 宝钗有梦燕依人

不一日，海船到达秦皇岛，弃船登岸，到了北京。

韦小宝道："我要想法子混进皇宫去，可不知哪一天方能得手，大伙儿须得找个安身之所。"当下陆高轩去租了一所住宅，是在宣武门头发胡同，甚是清静，一行人搬了进去。

安顿已毕，韦小宝独自出来，到甜水井胡同天地会的落脚处去一看，见住客已换了个茶叶商，打着会中切口问了几句，那人瞪目不知，显是会中已搬了地址。再踱去天桥，心想八臂猿猴徐天川就算也给逼着入了神龙教，不在天桥，会中其余兄弟高彦超、樊纲、钱老本等或许可以撞上。哪知在天桥来回踱了几转，竟见不到一个。

当下来到西直门上次来京住过的客店，取出三两银子，抛在柜上，说要一间上房。掌柜见他出手阔绰，招呼得十分恭敬。韦小宝又取五钱银子，塞进店小二手里，仍要上次住的那间天字第三号上房，碰巧这房并无住客，店小二算是白赚了五钱银子。韦小宝喝了杯茶，躺在炕上闭目养神，听得四下无声，拔出匕首，撬开墙洞，顺治皇帝交给他的那部经书好端端的便在洞里。他打开油布，检视无误，将砖块塞回墙洞。胖头陀已成自己下属，不必再叫侍卫来护送经书，于是把经书揣入怀中，径向禁城走去。

走到宫外，守门侍卫见一个少年穿着平民服色，直向宫门走来，喝道："小家伙，干什么的？"韦小宝笑道："你不认识我么？我是宫里的桂公公。"那侍卫向他仔细一看，认了出来，果真是皇上身边的大红人桂公公，忙满脸堆笑，说道："桂公公，你穿了这身衣服，嘻嘻。"韦小宝笑道："皇上差我去办一件要紧事，赶着回话，来不及换衣服了。"那侍卫道："是，是。桂公公红光满面，这趟差事定然顺手得很，皇上定有大大赏赐。"

韦小宝回到自己住处，换了太监服色，将经书用块旧布包了，径到上书房来见皇帝。

康熙听得小桂子求见，喜道："快进来，快进来。"韦小宝快步走进，只见康熙站在内书房门口，喜孜孜的道："他妈的，小桂子，快给我滚进来，怎么去了这么久？"这"他妈的"三字，他只在韦小宝面前才说，已憋得甚久。

韦小宝跪下磕头，说道："恭喜皇上，天大之喜！"

康熙一听，便知父王果然尚在人世，心头一阵激荡，身子晃了几下，伸手扶住门框，说道："进来慢慢的说。"胸口一酸，险些掉下泪来。

韦小宝走进内书房，回身将房门关了，上了门闩，在四周书架后巡了一趟，不见另有侍候皇帝的太监，才低声说道："皇上，我在五台山上见到了老皇爷。"

康熙紧紧抓住他手，颤声道："父皇……果然在五台山出了家？他……他说什么？"

韦小宝于是将在清凉寺中如何会见老皇爷，如何西藏的喇嘛意图加害，自己如何奋勇救护，拚命保驾，如何幸得少林十八罗汉援手等情一一说了。这件事本已十分惊险，在他口中说来，另行加多了三分，自己的忠心英勇，那更是足尺加五。只听得康熙手中捏了把汗，连说："好险，好险！"又道："咱们即刻派一千名护卫上山，加意卫护。"

韦小宝摇头道："老皇爷多半不愿意。"于是又将顺治的言语一一转述。

康熙听父亲叫自己不用去五台山相会，又赞自己："他是好皇帝，先想到朝廷大事，可不像我……"这几句话，忍不住放声哭了出来，说道："我一定要去，一定要去！"

韦小宝待他哭了一会，取出经书，双手呈上，说道："老皇爷要我对你说：'天下事须当顺其自然，不可强求，能给中原百姓造福，那是最好。倘若天下百姓都要咱们走，那么咱们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老皇爷又要我对你说：'要天下太平，"永不加赋"四字，务须牢牢紧记。他能做到这四字，便是对我好，我便心中欢喜。'"

康熙怔怔听着，眼泪扑簌簌的流在包袱之上，双手发抖，接了过去，打开包袱，见是一部《四十二章经》，翻了开来，第一页写着"永不加赋"四个大字，笔致圆柔，果是父亲的亲笔，呜咽道："父皇训示，孩儿决不敢忘。"

他定了定神，细细询问顺治身子是否安康，现下相貌如何，在清凉寺中是否清苦之极。韦小宝一一据实禀告。康熙一阵伤心，又大哭起来。

韦小宝灵机一动："他妈的，我也陪他大哭一场，他给我的赏赐一定又多了许多，反正眼泪又不用钱买。"说哭便哭，抽噎了几下，眼泪长流，呜呜咽咽的哭得凄惨之极。康熙虽然悲痛难忍，哭泣出声，但自念不可太失身分，因此不住强自抑制。韦小宝却有意做作，竟然号啕大哭。这件本事，他当年在扬州之时，便已十分拿手，母亲的毛竹板尚未打上屁股，他已哭得惊天动地，而且并非干号，而是货真价实的泪水滚滚而下，旁人决计难辨真伪。

康熙哭了一会，收泪问道："我想念父皇，因而哭泣，你却比我哭得还要伤心，那为什么？"韦小宝道："我见你哭得伤心，又想起老皇爷温和慈爱，对我连声称赞，说我不顾性命的保驾，很喜欢我，心中更加难过了。"一面说，一面呜咽不止，又道："若不是我知道你挂念，赶着回来向你禀报，真想留在五台山上服侍老皇爷，也免得担心他给坏人欺侮。"

康熙道："小桂子，你很好，我一定重重有赏。"

韦小宝眼泪还是不断流下，抽抽噎噎的道："皇上待我已经好得很，我也不要什么赏赐了，只盼老皇爷平安，我们做奴才的就快活得很了。"他在神龙岛上走了这一遭，耳听得人高呼"教主永享仙福，寿与天齐"，丝毫不以为耻，不免脸皮练得更厚，拍马屁的功夫大有长进，但教讨人欢喜，言语更是夸张。

康熙信以为真，说道："我也真担心父皇没人服侍。你说那个行颠和尚莽莽撞撞，甚是粗笨，父皇身边没个得力的人，好教人放心不下。小桂子，难得父皇这样喜欢你……"韦小宝听到这里，张大了口，合不拢来，心里暗暗叫苦："啊哟！

啊哟！这次老子要倒大霉，老子吹牛吹得过了份。"只听康熙续道："……本来嘛，我身边也少不了你。不过做儿子的孝顺父亲，手边有什么东西，总是挑最好的孝敬爹爹。你是我最得力的手下，年纪虽小，却十分能干，对我父子都忠心耿耿……"韦小宝心中大叫："乖乖龙的东，我的妈呀！你派老子去五台山陪老和尚，宁可叫我坐牢。"

果然听得康熙说道："这样罢，你上五台山去，出家做了和尚，就在清凉寺中服侍我父皇……"韦小宝听得局势紧急，不但要陪老和尚，自己还得做小和尚，大事之不妙，无以复加，不等他说完，忙道："服侍老皇爷是好得很，要我做和尚，这个……我可不干！"

康熙微微一笑，说道："也不是要你永远做和尚。只不过父皇既一心清修，你也做了和尚，服侍起来方便些。将来……来……你要还俗，自也由得你。"言下之意，是说日后顺治老了，圆寂归西，你不做和尚，谁也不会加以阻拦。

饶是韦小宝机变百出，这时却也束手无策，他虽知小皇帝待自己甚好，但既出口差遣，倘若坚决不允，不但前功尽弃，说不定皇帝一翻脸，立即砍了自己脑袋，可不是好玩的，哭丧着脸，道："我……我可又舍不得你……"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这一次却是半点不假，千真万确，乃是真哭，只不过并非为了忠君爱主之心，实在是不愿去当小和尚。

康熙大为感动，轻拍他肩头，温言道："这样罢，你去做几年和尚，服侍我父皇，然后我另行派人来，接替你回到我身边，岂不是好？父皇不许我去朝见，我却是非去不可的。那时候你又可见到我了，也不用隔多久。小桂子，你乖乖的，听我吩咐，将来我给你一个好官做。"眼见韦小宝哭个不住，安慰他道："你在庙里有空，就读书识字，以便日后做官，做个大官。"

韦小宝心想："将来做不做大官，管他妈的，眼前这个小和尚怕是做定了。"转念一想："我到得五台山上，胡说八道一番，哄得老皇爷放我转来，也非难事。只说小皇帝没我服侍，吃不下饭，这次离开他一两个月，便瘦了好几斤，老皇爷爱惜儿子，定然命我回宫。"此计一生，便即慢慢收了哭声，说道："你差我去办什么事，原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别说去做和尚，就是乌龟王八蛋，那也做了。皇上放心，我一定尽心竭力，服侍老皇爷，让他老人家身子康强，长命百岁……还有……永享仙福，寿与天齐。"

康熙大喜，笑道："你出京几个月，居然学问也长进了，成语用得不错。怎地在五台山上耽了这么久？不容易见到老皇爷，是不是？"

韦小宝心想神龙岛之事，还是不说为妙，答道："是啊，清凉寺的住持方丈，还有那位玉林老法师，说什么也不肯认庙里有老皇爷，我又不好点破，只得在山上一座座庙里转来转去的做法事，今天到显通寺去打醮，明天又到佛光寺放焰口。五台山几千个大和尚小和尚，我少说也识得了一千有零。

若不是那些恶喇嘛来啰唣老皇爷，只怕我今天还在布施僧衣斋饭呢。"康熙笑道："你这下可破费不少哪！花了的银子，都到内务府去领还罢。"他也不问数目，心想韦小宝立了大功，又肯去做小和尚，他爱开多少虚头，尽可自便。

不料韦小宝道："不瞒皇上说，上次你派我去抄鳌拜的家，奴才是很有点儿好处的。当时不好意思跟你禀报。这次去五台山，见到老皇爷，受了他老人家的教训，明白对皇上什么坏事都不可做，于是把先前得的银子，都布施在庙里了，也算是奴才帮皇上积些阴德，盼望菩萨保祐，老皇爷和皇上早日团圆。这笔钱本来是皇上的，不用再领了。"心想你父子早日团圆，我也可少做几天小和尚；同时有了这番话，日后如果有人告发，说我抄鳌拜家时吞没巨款，此刻也已有了伏笔：

"我早代你布施在五台山上啦，还追问什么？"

康熙一听，更是欢喜，连连点头，问道："五台山好不好玩？"

当下韦小宝说了些五台山上的风景。康熙听得津津有味，说道："小桂子，你先去，我不久就来。咱们总得想法子迎接父皇回宫，他老人家倘若一定不肯还俗复位，那么在宫里清修，也是一样。"韦小宝摇头道："那恐怕难得紧……"

忽听得书房门外靴声橐橐，一个清脆的女子声音叫道："皇帝哥哥，你怎么还不来跟我比武？"说着砰砰几声，用力推门。康熙脸露微笑，道："开了门。"

韦小宝心想："这是谁？难道是建宁公主？"走到门边，拔下门闩，打开房门。一个身穿大红锦衣的少女一阵风般冲进来，说道："皇帝哥哥，我等了你好久，你老是不来，怕了我啦，是不是？"韦小宝见这少女十五六岁年纪，一张瓜子脸儿，薄薄的嘴唇，眉目灵动，颇有英气。

康熙笑道："谁怕了你啦？我看你连我徒儿也打不过，怎配跟我动手。"那少女奇道："你收了徒儿，那是谁？"康熙左眼向韦小宝一眨，说道："这是我的徒儿小桂子，他的武功是我一手所传。快来参见师姑建宁公主。"

韦小宝心想："果然是建宁公主。"他知道老皇爷共生六女，五女夭殇，只有这位公主长大（按：建宁公主其实是清太宗之女，顺治之妹。建宁长公主的封号也要到康熙十六年才封。顺治的女儿和硕公主是康熙的姊姊，下嫁鳌拜之侄。但稗官小说不求事事与正史相合，学者通人不必深究），是皇太后亲生。韦小宝极怕皇太后，平时极少行近慈宁宫，公主又不到皇帝的书房来，因此直至今日才得见到。他听了康熙的话，知道是他兄妹闹着玩，便即凑趣，笑嘻嘻的上前请安，说道："师侄小桂子叩见师姑大人，师姑万福金……"

建宁公主嘻嘻一笑，突然间飞起一脚，正中韦小宝下颏。

这一脚踢来，事先竟没半点朕兆，韦小宝又屈了一腿，躬身在她足边，却哪里避得开？他一句话没说完，下巴上突然给重重踢了一脚，下颚合上，登时咬住了舌头，只痛得他"啊"的一声，大叫出来，嘴巴开处，鲜血流了满襟。

康熙惊道："你……你……"建宁公主笑道："皇帝哥哥，你的徒儿功夫脓包之极，我踢一脚试试他本事，他竟然避不开。我瞧你自己的

武功，也不过如此了。”说着格格而笑。

韦小宝大怒，心中不知已骂了几十句“臭小娘，烂小娘”，可是身在皇宫，公主究是主子，又怎敢骂出一个字来？

康熙慰问韦小宝：“怎么？舌头咬伤了？痛得厉害么？”

韦小宝苦笑道：“还好，还好！”舌头咬伤，话也说不清楚了。

建宁公主学着他口音，道：“还好，还好，性命丢了大半条！”又笑了起来，拉住康熙的手：“来，咱们比武去。”

先前皇太后教康熙武功，建宁公主看得有趣，缠着母亲也教，皇太后点拨了一些。她见母亲敷衍了事，远不及教哥哥那样用心，要强好胜，便去请宫中的侍卫教拳。东学几招，西学几式，练得两三年下来，竟也小有成就。前几日刚学了几招擒拿手，和几名侍卫试招，大家当然相让，个个装模作样，给小公主摔得落花流水。她知众侍卫哄她高兴，反而不喜，便去约皇帝哥哥比武。康熙久不和韦小宝过招，手脚早已发痒，御妹有约，正好打上一架。

两人在小殿中动起手来。康熙半真半假，半让半不让，五场比试中赢了四场。建宁公主气不过，又去要母亲教招。皇太后重伤初愈，精神未复，将她撵了出来。她只得再找侍卫，又学了几招擒拿手，约好了康熙这天再打。

不料韦小宝回宫，长谈之下，康熙早将这场比武之约忘了。他得到父皇的确讯，悲喜交集，心神恍惚，哪里还有兴致和妹子闹玩，说道：“此刻我有要紧事情，没空跟你玩，你再去练练罢，过几天再比。”

建宁公主一双弯弯的眉毛蹙了起来，说道：“咱们江湖上英雄比武，死约会不见不散，你不来赴约，岂不让天下好汉耻笑于你？你不来比武，那就是认栽了。”这些江湖口吻，都是侍卫们教的。

康熙道：“好，算我栽了。建宁公主武功天下第一，拳打南山猛虎，足踢北海蛟龙。”

建宁公主笑道：“足踢北海毛虫！”飞起一脚，又向韦小宝踢来。

韦小宝侧身闪避，她这一脚就踢了个空。她眼见皇帝今天是不肯跟自己比武的了，侍卫们身材魁梧，倘若真打，自己定然打不过，这个小太监年纪高矮都和自己差不多，身手又甚灵活，正好拿来试招，说道：“好！你师父怕了我，不敢动手，你跟我来。”

康熙向来对这活泼伶俐的妹子很是欢喜，不忍太扫她兴，吩咐：“小桂子，你去陪公主玩玩，明日再来侍候。”

建宁公主突然叫道：“皇帝哥哥，看招！”握起两个粉拳，“钟鼓齐鸣”，向康熙双太阳穴打去。康熙叫道：“来得好！”举手一格，转腕侧身，变招“推窗望月”，在她背上轻轻一推。公主站立不定，向外跌了几步。

韦小宝嗤的一声笑。公主老羞成怒，骂道：“死太监，笑什么？”一伸手，抓住了他右耳，将他拖出书房。韦小宝若要抵挡闪避，公主原是抓他不住，但终究不敢无礼，只得任由她扭了出去。

建宁公主扭住他耳朵，直拉过一条长廊。书房外站着侍候的一大排侍卫、太监们见了，无不好笑，只是忌惮韦小宝的权势，谁也不敢笑出声来。

韦小宝道：“好啦，快放手，你要到哪里，我跟着你去便是。”

公主道：“你这横行不法的大盗头子，今日给我拿住了，岂可轻易放手？我先行点了你的穴道再说。”伸出食指，在他胸口和小腹重重戳了几下。她不会点穴，这几下自然是乱戳一气。韦小宝大叫：“点中穴道啦！”一交坐倒，目瞪口呆，就此不动。

公主又惊又喜，轻轻踢了他一脚，韦小宝毫不动弹。公主喝道：“起来！”韦小宝仍是不动。公主还道自己误打误撞，当真点中了他穴道，道：“我来给你解穴！”提足在他后腰一踢。韦小宝心道：“这臭小娘见解不开我的穴道，还要再踢。”

当下“啊”的一声，跳了起来，说道：“公主，你的点穴本领当真高明，只怕连皇上也不会。”公主道：“你这小太监奸滑得很，我几时会点穴了？”但见他善伺人意，也自喜欢，说道：“跟我来！”

韦小宝跟随着她，来到他和康熙昔日比武的那间屋子。公主道：“闩上了门，别让人来偷拳学师。”韦小宝一笑，心道：“凭你这点微末功夫，有谁来偷拳学师了！”当即依言关门。公主拿起门闩，似是要递给他，突然之间，韦小宝耳边嘭的一声，头顶一阵剧痛，就此人事不知了。

待得醒转，睁眼只见公主笑吟吟的叉腰而立，说道：“窝囊废的，学武之人，讲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我打你这一下，你怎么不防备？还学什么武功？”韦小宝道：“我……我……”只觉头痛欲裂，忽然左眼中湿腻腻的，睁不开来，鼻中闻到一股血腥味，才知适才已给这一门闩打得头破血流。

公主一摆门闩，喝道：“有种的，快起身再打。”呼的一声，又是一闩打在他肩头。

韦小宝“啊”的一声，跳起身来。公主挥门闩横扫，掠他脚骨。韦小宝侧身闪避，伸手去夺门闩。公主叫道：“来得好！”门闩挑起，猛戳他胸口。韦小宝向左避让，不料那门闩翻了过来，砰的一声，重重打中了他右颊。

韦小宝眼前金星乱冒，踉跄几步。公主叫道：“你这绿林大盗，非得赶尽杀绝不可。”门闩猛力横扫，韦小宝扑地倒了。

公主大喜，举门闩往他后脑猛击而下。韦小宝只听得脑后风声劲急，大骇之下，身子急滚，砰的一声，门闩打在地下。公主大叫：“啊哟！”这一下使力太重，震得虎口剧痛，大怒之下，在他腰间重重一脚。韦小宝叫道：“投降，投降！不打了！”公主举门闩击落，这一下打中他小腹，拍的一声，幸好打中在他怀中所藏的五龙令上，韦小宝刚欲跃起，又摔了下来。公主一闩又是一闩，怒骂：“你这死太监，我要打你，你敢闪开？”

公主力气虽不大，但出手毫不容情，竟似要把他当场打死。韦小宝惊怒交集，奋力转身跃起。公主举闩迎面打来，韦小宝左手挡格，喀喇一响，臂骨险断。他心念急转：“公主明明不是跟我闹着玩，干么要打死我？啊！是了，她受了皇太后嘱咐，要取我性命！”

一想到此节，决不能再任由她殴打，右手食中两根手指“双龙抢珠”，疾往公主眼中戳去。公主“啊哟”一声，退了一步。韦小宝左足横扫，公主扑地倒了，大叫：“死太监，你真打么？”韦小宝夹手夺过门闩，便要往她头顶击落，只见她眼中露出又是恐惧、又是恼怒的神色，心中一惊：“这是皇宫内院，我这一门闩打下去，那是大逆不道之事，除非将她杀了，用化尸粉化去，否则后患无穷。”这么一迟疑，手中高举的门闩便打不下去。

公主骂道：“死太监，拉我起来。”韦小宝心想：“她真要杀我，可也不容易。”当即伸左手拉她起来。公主道：“你武功不及我，只不过我不小心绊了一交而已。刚才你已叫过投降，怎地又打？男子汉大丈夫，怎么不守武林中的规矩？”

韦小宝额头鲜血淋漓，迷住了眼睛，伸袖子去擦。公主笑道：“你打输了，没用东西。来，我给你擦擦血。”从怀中取出一块雪白手帕，走近几步。韦小宝退了一步，道：“奴才可不敢当。”公主道：“咱们江湖上英雄好汉，须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便用手帕去抹他脸上血渍。韦小宝闻到她身上一阵幽香，心中微微一荡，此时两人相距甚近，见到她一张秀丽的面庞，皮色白腻，心想：“这小公主生得好俊！”

公主道：“转过身来，我瞧瞧你后脑的伤怎样。”韦小宝依言转身，心想：“先前我可是多疑了，原来小公主真是闹着玩的，只不过她好胜心强，出手不知轻重。”公主伸手轻轻抚摸他后脑的伤处，笑问：“痛得厉害么？”韦小宝道：“还好……”

突然之间，韦小宝背心一阵剧痛，脚下被她一勾，俯跌在地。原来公主悄悄取出藏在小蛮靴中的短刀，冷不防的忽施偷袭，左足踏住他背脊，提刀在他左腿右腿各戳一刀，笑道：“痛得厉害么？你说‘还好’，那么再多戳几刀。”

韦小宝大骇，暗叫：“老子要归位！”背上有宝衣护身，短刀戳不进去，腿上这两刀也非重伤，却已痛得他死去活来，想要施展洪夫人所教的第二招“小怜横陈”脱身，一来先受伤，没了气力，一来这一招并未练熟，挣了一挣，想要从她胯下钻到她背后，但行动太慢，身子甫动，屁股上又吃了一刀，只听她格格笑道：“痛得厉害么？”

韦小宝道："厉害之极了。公主武功高强，奴才不是你老人家的对手。江湖上的……好汉，大英雄，捉住了人，一定饶他性命。"公主笑道："死罪可恕，活罪难饶。"蹲身便坐在他屁股上，喝道："你动一动，我便一刀杀了你。"韦小宝道："奴才半动也不动。"可是公主刚好坐在他伤口上，痛得不住呻吟。

公主解下他腰带，将他双足缚住，用刀割了他衣襟，又将他双手反剪缚住，笑道："你是我的俘虏，咱们来练一招功夫，叫做……叫做'诸葛亮七擒孟获'。"满清皇族人人对三国故事十分熟悉，《三国演义》她已看过三遍。韦小宝看过这戏，忙道："是，是，诸葛亮擒孟获七擒七纵，建宁公主擒小桂子，只消一擒一纵。你一放我，我就不反了。你比诸葛亮还厉害七倍。"公主道："不成！诸葛亮要火烧藤甲兵。"

韦小宝吓了一跳，忙道："奴才不……不穿藤甲。"公主笑道："那么烧你衣服也一样。"韦小宝大叫："不行！不行！"

公主怒道："什么行不行的，诸葛亮要烧便烧，藤甲兵不得多言。"见桌上烛台旁放着火刀火石，当即打燃了火，点了蜡烛。

韦小宝叫道："诸葛亮并没有烧死孟获。你烧死了我，你就不是诸葛亮，你是曹操！"公主拈起他衣角，正要凑烛火过去点火，忽然见到他油光乌亮的辫子，心念一动，便用烛火去烧他辫尾。

头发极易着火，一经点燃，立时便烧了上去，嗤嗤声响，满屋焦臭。韦小宝吓得魂飞天外，大叫："救命，救命！曹操烧死诸葛亮啦！"

公主握着他辫根，不住摇晃，哈哈大笑，道："这是一根火把，好玩得紧。"

转眼之间，火头烧近，公主放脱了手。韦小宝顷刻间满头是火，危急中力气大增，一弹而起，挺头往公主怀里撞去。

公主"啊哟"一声，退避不及，韦小宝已撞上她小腹，头上火焰竟然熄灭。公主双手扑打衣衫上焦灰断发，只觉小腹疼痛，又惊又恐，提足在韦小宝头上乱踢。踢得几下，韦小宝已晕了过去。

迷糊中忽觉全身伤口剧痛，醒了过来，发觉自己仰躺在地，胸口袒裸，衣衫、背心、内衣竟然都被解开了，公主左手抓着一把白色粉末，右手用短刀在他胸口割了一道三四分深的伤口，将白粉撒入伤口。韦小宝大叫："你干什么？"

公主笑道："侍卫说，他们捉到了强盗恶贼，贼人不招，便在他伤口里加上些盐，痛得他大叫救命，那就非招不可。因此我随身带得有盐，专为对付你这等江湖大贼。"韦小宝但觉伤口中阵阵抽痛，大叫："救命，救命，我招啦！"公主嘻嘻一笑，说道："你这脓包，这么快便招，有什么好玩？你要说：

'老子今日落在你手里，要杀要剐，皱一皱眉头的不是好汉。'我再割你几道伤口，盐放得多些，你再求饶，那才有趣哪。"

韦小宝大怒，骂道："他妈的，你这臭小娘……喂喂，我不是骂你，我……我不是好汉，我招啦，我招啦！"

公主叹了口气，要将盐末丢掉，转念一想，却将盐末都撒在他伤口之中，正色道："我是建宁派掌门人，武功天下第一，擒住了你这无恶不作的大盗……"韦小宝道："好，好，我是江洋大盗，今日艺不如人，给武功天下第一的建宁派掌门人擒住，有死无生。江湖上道得好：杀人不过头点地。在下既然服了，也就是了。"公主听他满口江湖汉子的言语，与张康年等侍卫说给她听的相同，心中就乐了，赞道："这才对啦，既然要玩，就该玩得像。"

韦小宝心中"臭小娘、烂小娘"的痛骂，全身伤口痛入了骨髓，一时捉摸不到她到底是奉太后之命来杀死自己，还是不过模拟江湖豪客行径，心想这臭小娘下手如此毒辣，就算不过拿我玩耍，老子这条命还得送在她手里，忽然想起当日恐吓沐剑屏这条计策颇有效验，小姑娘们都怕鬼，当下强忍疼痛，说道："老子忽然之间，又不服了。掌门老师，你如有种，就放了我，咱们再来比划比划。你要是怕老子武功高强，不敢动手，那就一刀将我杀了。我变了冤鬼，白天跟在你背后，晚上钻在你被窝里，握住你脖子，吸你的血……"

公主"啊"的一声大叫，颤声道："我杀你干么？"韦小宝道："那么快放我！"公主道："不放！死太监，你吓我。"拿起烛台，用烛火去烧他脸。

烛火烧上脸，嗤的一声，韦小宝吃痛，向后一仰，右肩奋力往她手臂撞去。公主手臂一动，烛台落地，烛火登时熄了。她大怒之下，提起门闩，又夹头夹脑向他打去。韦小宝疼痛难当，害怕之极："这次再也活不成了。"大叫一声："我死了。"假装已死，再也不动。

公主怒道："你装死！快醒转来，陪我玩！"韦小宝毫不动弹。公主轻轻踢了他一脚，见他丝毫不动，柔声道："好啦，我不打你了，你别死罢。"韦小宝心想："我死都死了，怎能不死？狗屁不通。"

公主拔下头发上的宝钗，在他脸上、颈中戳了几下，韦小宝忍痛不动。

公主柔声道："求求你，你……你……别吓我，我……我不是想打死你，我只是跟你比武打架，大家玩儿，谁叫你……谁叫你这样脓包，打不过我……"突然察觉到韦小宝鼻中有轻微的呼吸之声，她心中一喜，伸手去摸他心口，只觉一颗心兀自跳动，笑道："死太监，原来你没死。这一次饶了你，快睁开眼来。"

韦小宝仍然不动，公主却不再上他当了，喝道："我挖出你的眼珠，教你死后变成个瞎鬼，找不到我。"拿起短刀，将刀尖指到他右眼皮上。韦小宝大惊，一个打滚，立即滚开。

公主怒道："坏小鬼头，你又来吓我。我……我非刺瞎你的眼睛不可。"跳将过去，伸足猛力踏住他胸口，举刀往他右眼疾戳下去。

这一下可不是假装，她和身猛刺，刀势劲急，不但要戳瞎他眼睛，势必直刺入脑。韦小宝双腿急曲，膝盖向她胸口撞去，拍的一声，公主身子一晃，软软摔倒。

韦小宝大喜，弯了身子，伸手拔出靴筒中匕首，先割开缚住双脚的衣襟，一站起身，便在公主头顶上重重踢了一脚，教她一时不得醒转，这才将匕首插入桌腿，转过身来，将缚住双手的腰带到刃锋上去轻轻擦动，只擦得两下，腰带便即断了。

他舒了一口长气，死里逃生，说不出的开心，身上到处是伤，痛得厉害，一时也不去理会，心想："如何处置这臭小娘，倒是件天大的难事。听她口气，似乎当真是跟我玩耍，倘若是奉太后之命杀我，干么见我装假死，反而害怕起来？可是小孩子玩耍，哪有玩得这么凶的？是了，她是公主，压根儿就没把太监宫女当人，人家死也好，活也好，她只当是捏死一只蚂蚁。"越想越气，向她胸口又是一脚。

不料这一脚，却踢得她闭住的气息顺了。公主一声呻吟，醒了转来，慢慢支撑着站起，骂道："死太监，你……"韦小宝正自恼怒，伸手拍拍两个耳光，当胸一拳，右足横扫，公主又即跌倒。他跳将上去，倒骑在她背上，双拳便如擂鼓，往她腿上、背上、屁股上用力打去，叫道："死小娘、臭小娘，婊子生的鬼丫头，老子打死了你。"公主大叫："别打，别打！你没规矩，我叫太后杀了你，叫……叫皇帝杀了你，凌……凌迟处死。"

韦小宝心中一寒，便即住手，转念又想："打也打了，索性便打个痛快。"挥拳又打，骂道："老子操你十八代祖宗，打死你这臭小娘！"

打得几下，公主忽然嗤的一笑。韦小宝大奇："我如此用力打她，怎么她不哭反笑？"从桌腿上拔出匕首，指住她颈项，左手将她身子翻了过来，喝道："笑什么？"只见她眉眼如丝，满脸笑意，似乎真的十分欢畅，并非做作，听她柔声说道："别打得那么重，可也别打得太轻了。"韦小宝摸不着头脑，只怕她突施诡计，右足牢牢踏住她胸口，喝道："你玩什么花样，老子才不上当呢。"

公主身子一挣，鼻中嗯嗯两声，似要跳起身来。韦小宝喝道："不许动。"在她额上用力一推，公主又即倒下。韦小宝只觉伤口中一阵阵抽痛，怒火又炽，拍拍拍拍四下，左右开弓，连打她四个耳光。公主又是嗯嗯几声，胸口起伏，脸上神情却是说不出的舒服，轻声说道："死太监，别打我脸。

打伤了，太后问起来，只怕瞒不了。"韦小宝骂道："臭小娘，你这犯贱货，越是挨打越开心，是不是？"伸手在她左臂上重重扭了两把，公主"哎唷，哎唷"的叫了几声，皱起眉头，眼中却孕着笑意。韦小宝道："他妈的，舒不舒服？"

公主不答，缓缓闭上眼睛，突然间飞起一脚，踢中韦小宝大腿，正是一处刀伤的所在。韦小宝吃痛，扑上去按住她双肩，在她臂上、肩

头、胸口、小腹使劲力扭。公主格格直笑，叫道："死太监，小太监，好公公，好哥哥，饶了我罢，我……我……真吃不消啦。"

她这么柔声一叫，韦小宝心中突然一荡，心想："她这么叫唤，倒像是方姑娘在海船中跟我说情话的模样。"怒气大减，然而她到底打什么主意，实是难测，于是依样画葫芦，解下她腰带，将她双手双脚绑住。公主笑道："死小鬼头儿，你干什么？"韦小宝道："叫你别打坏主意害人。"站起身来，呼呼喘气，全身疼痛，又欲晕去。

公主笑道："小桂子，今天玩得真开心，你还打不打我？"

韦小宝道："你不打我，我又怎敢打你？"公主道："我动不来啦，你就是再打我，我也没法子。"韦小宝吐了一口唾沫，道："你不是公主，你是贱货。"在她屁股上踢了一脚。

公主"哎唷"一声，道："咱们再玩么？"韦小宝道："老子性命给你玩去了半条，还玩？我现在扮诸葛亮，也要火烧藤甲兵，把你头发和衣服都烧了。"公主急道："头发不能烧……"嘻嘻一笑，说道："你烧我衣裳好了，全身都烧起泡，我也不怕。"

韦小宝道："呸，你不怕死，老子可不陪你发颠。我得去治伤了，伤口里都是盐，当真好玩么？"这时才相信公主并无杀害自己之意，将她手上缚着的腰带解开。

公主道："真的不玩了？那么明天再来，好不好？"语气中满是祈求之意。韦小宝道："要是太后和皇上知道了，我还有命么？"公主慢慢站起，道："只要我不说，太后和皇上怎会知道？明天你别打我脸。身上伤痕再多也不打紧。"韦小宝摇头道："明天不能来。我给你打得太厉害，一两个月，养不好伤。"公主道："哼，你明天不来？刚才你骂我什么？说操我的十八代祖宗。我的十八代祖宗，就是皇帝哥哥的十八代祖宗，是皇阿爸的十七代祖宗，太宗皇帝的十六代祖宗，太祖皇帝的十五代祖宗……"

韦小宝目瞪口呆，暗暗叫苦，突然灵机一动，说道："你不是老皇爷生的，我骂你的祖宗，跟皇上、老皇爷，什么太祖皇帝、太宗皇帝全不相干。"公主大怒，叫道："我怎么不是老皇爷生的？你这死太监胡说八道，明天午后我在这里等你，你这死太监倘若不来，我就去禀告太后，说你打我。"说着捋起衣袖，一条雪白粉嫩的手臂之上，青一块，黑一块，全是给他扭起的乌青。韦小宝暗暗心惊："刚才怎么下手如此之重。"

公主道："哼，你明天不来，瞧你要命不要？"

到此情景，韦小宝欲不屈服，亦不可得，只好点头道："我明天来陪你玩便是，不过你不能再打我了。"公主大喜，道："你来就好，我再打你，你也打还我好了。咱们江湖上好汉，讲究恩怨分明。"韦小宝苦笑道："再给你打一顿，我这条好汉就变成恶鬼了。"

公主笑道："你放心，我不会当真打死你的。"顿了一顿，又道："最多打得你半死不活。"见他脸色有异，嫣然一笑，柔声道："小桂子，宫里这许多太监侍卫，我就只喜欢你一个。

另外那些家伙太没骨气，就是给我打死了，也不敢骂我一句'臭小娘、贱货……'"学着他骂人的腔调："婊子生的鬼丫头！嘻嘻，从来没人这样骂过我。"

韦小宝又好气，又好笑，道："你爱挨骂？"公主笑道："要像你这样骂我才好。太后板起脸训斥，要我守规矩，我可就不爱听了。"韦小宝道："那你最好去丽春院。"心想："你去做婊子，臭骂你的人可就多了。老鸨要骂要打，嫖客发起火来，也会又打又骂。"

公主精神一振，问道："丽春院是什么地方？好不好玩？"

韦小宝肚里暗笑，道："好玩极了，不过是在江南，你不能去。你只要在丽春院里住上三个月，包你开心得要命，公主也不想做了。"公主叹了口气，悠然神往，道："等我年纪大了，一定要去。"

韦小宝正色道："好，好！将来我一定带你去。大丈夫一言既出，死马难追。"他这句"驷马难追"总记不住，"什么马难追"是不说了，却说成"死马难追"。

公主握住他手，说道："我跟那些侍卫太监们打架，谁也故意让我，半点也不好玩。只有昨天皇帝哥哥跟我比武，才有三分真打，不过他也不肯打痛、扭痛了我。好小桂子，只有你一个，才是真的打我。你放心，我决计不舍得杀你。"突然凑过嘴去，在他嘴唇上亲了一亲，脸上一红，飞奔出房。

韦小宝霎时间只觉天旋地转，一交坐倒，心想："这公主只怕是有些疯了，我越打她骂她，她越开心。他妈的，这老婊子生的鬼丫头，难道真的喜欢我这假太监？"想到她秀丽的面庞，心下迷迷糊糊，缓缓站起，支撑着回屋，筋疲力竭，一倒在床，便即睡着了。

这一觉直睡了五个多时辰，醒转时天色已黑，只觉全身到处疼痛，忍不住呻吟，站起身来想洗去伤口中盐末，哪知一解衣服，伤口鲜血凝结，都已牢牢粘在衣上，一扯之下，又是一阵剧痛，不免又再"臭小娘、烂小娘"的乱骂一顿，当下洗去盐末，敷上金创药。

次日去见小皇帝，康熙见他鼻青目肿，头发眉毛都给烧得七零八落，大吃一惊，登时料到是那宝贝御妹的杰作，问道："是公主打的？受的伤不重吗？"

韦小宝苦笑道："还好。师父，徒儿丢了您老人家的脸，只好苦练三年，再去找回这场子，为你老人家争光。"

康熙本来担心他怒气冲天，求自己给他出头，不过御妹虽然理屈，做主子的殴打奴才，总是理所当然之事，但如不理，却又怕他到了五台山上，服侍父皇不肯尽心，正感为难，听他这么说，竟对此事并不抱怨，只当作一场玩耍，不由得大喜，笑道："小桂子，你真好！我非好好赏赐你不可。你想要什么？"

韦小宝道："师父不责弟子学艺不精，弟子已经感激万分，什么赏赐都不用了。"顿了一顿，说道："师父传授弟子几招高招，以后遇险，不会再给人欺侮，也就是了。"

康熙哈哈大笑，道："好，好！"当下将太后所传武功，拣了几招精妙招数传授给他。这几招擒拿手法虽然也颇不凡，但比之洪教主夫妇所传的六招却差得远了。韦小宝以前和他比武，这几招也见他用过，此时一加点拨，不多时便学会了。

韦小宝心想："以前和他摔交，便似朋友一般。但他是皇帝，我是奴才，这朋友总是做不久长。这次回北京来，眼见他人没大了多少，威风却大得多了，'小玄子'三字再也叫不出口，不如改了称呼，也是拍马屁的妙法。"当即跪下，咚咚咚磕了八个响头，说道："师父在上，弟子韦小宝是你老人家的开山大弟子。"

康熙一怔，登时明白了他的用意，一来觉得挺好玩，二来确也不喜他再以"小玄子"相称，笑道："君无戏言！我说过是你师父，只好收了你做徒弟。"叫道："来人哪！"

两名太监、两名侍卫走进书房。康熙道："转过身来。"四人应道："是。"但规矩臣子不得以背向着皇帝，否则极为不敬，四人不明康熙用意，只微微侧身，不敢转身。

康熙从书桌上拿起一把金剪刀，走到四人身后。四人又略略侧身。康熙看了看四人的辫子，见其中一名太监的辫子最是油光乌亮，左手抓住了，喀的一声，齐发根剪了下来。那太监只吓得魂飞天外，当即跪倒，连连叩头，道："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康熙笑道："不用怕，赏你十两银子。大家出去罢！"四人莫名其妙，只觉天威难测，倒退了出去。

康熙将辫子交给韦小宝，笑道："你就要去做和尚，公主烧了你头发，看来也是天意。上天假公主之手，吩咐你去落发为僧。你先把这条假辫子结在头上，否则有失观瞻。"

韦小宝跪下道："是，师父爱惜徒弟，真是体贴之至。"康熙笑道："你拜我为师，可不许跟旁人说起。我知你口紧，谨慎小心，这才答应。你若在外招摇，我掌门人立时便废了你武功，将你逐出门墙。"韦小宝连称："是，是，弟子不敢。"

康熙和他比武摔交，除了太后和海大富之外，宫中始终并无旁人得知，心想闹着玩收他为徒，只要决不外传，也不失皇帝的体面，但他生性谨细，特意叮嘱一番。

康熙坐了下来，心想："太后阴险毒辣，教我武功也决不会当真尽心，否则她将人打得骨节寸断的厉害功夫，怎地半招也不传我？我虽做了师父，其实比之这小子也强不了多少，没什么高明武功传他。少林寺的和尚武功极高，此番父皇有难，也是他们相救……"

想到此处，心中有了个主意，说道："你去休息养伤，明天再来见我。"

韦小宝回到下处，命手下太监去请御医来敷药治伤。伤处虽痛，却均是皮肉之伤，并未伤及筋骨，太医说将养得十天半月，便即好了，不用担心。

他吃过饭后，便去应公主之约，心头七上八下，既怕她再打，却又喜欢见她。

一推开门，公主一声大叫，扑将上来。韦小宝早已有备，左臂挡格，右足一勾，右手已抓住了公主后领，将她按得俯身下弯。公主笑骂："死太监，今天你怎么厉害起来啦。"韦小宝抓住她左臂反扭，低声道："你不叫我好桂子、好哥哥，我把你这条手臂扭断了。"

公主骂道："呸，你这死奴才！"韦小宝将公主的手臂重重一扭，喝道："你不叫，我将你这条手臂给扭断了。"公主笑道："我偏偏不叫。"韦小宝心想："小娘皮的确犯贱。我越打她，她越欢喜。"左手拍的一声，在她臀上重重打了一拳。

公主身子一跳，却格格的笑了起来。韦小宝道："他妈的，原来你爱挨打。"使劲连击数拳。

公主痛得缩在地下，站不起来，韦小宝这才停手。公主喘气道："好啦，现下轮到我来打你。"韦小宝摇头道："不，我不给你打。"心想这小娘下手如此狠辣，给她打将起来，随时随刻有性命之忧。公主软语求恳，韦小宝只是不肯。

公主大发脾气，扑上来又打又咬，给韦小宝几个耳光，推倒在地，揪住头发，又打了一顿屁股，心想屁股也打了，也不用客气啦，伸手在她全身到处乱扭。公主伏在他脚边，抱住了他两腿，将脸庞挨在他小腿之间，轻轻磨擦，娇媚柔顺，腻声道："好桂子，好哥哥，你给我打一次罢，我不打痛你便是。"韦小宝见她犹似小鸟依人一般，又听她叫得亲热，心神荡漾，便待答允。公主又道："好哥哥，你身上出血，我见了比什么都喜欢。"

韦小宝吓了一跳，怒道："不行！"提起左足，在她头上踢了一脚，道："放开了，我要去了。跟你磨在一起，总有一日死在你手里。"公主叹道："你不跟我玩了？"韦小宝道："太危险，时时刻刻会送了老命。"公主格格一笑，站起身来，道："好！那么你扶我回房去，我给你打得路也走不动了。"韦小宝道："我不扶。"公主扶着墙壁，慢慢出去，道："好桂子，明儿再来，好不好？"忽然左腿一屈，险些摔倒。韦小宝抢上去扶住。

公主道："好桂子，劳你的驾，去叫两名太监来扶我回去。"

韦小宝心想一叫太监，只怕给太后知道，查究公主为什么受伤，只要稍有泄漏，那可是杀头的罪名，只得扶住了她，道："我扶你回房就是。"公主笑道："好桂子，多谢你。"靠在他肩头，向西而行。

公主的住处在慈宁宫之西、寿康宫之侧。两人渐渐走近慈宁花园，韦小宝想起太后的神气，心下栗栗危惧。两人行到长廊之下，公主忽然在他耳边轻轻吹气。韦小宝脸上一红，道："不……不要……"公主柔声道："为什么？我又不是打你。"说着将他耳垂轻轻咬住，伸出舌尖，缓缓舐动。韦小宝只觉麻痒难当，低声道："你如咬痛了我耳朵，我可永远不来见你了。大丈夫一言既出，死马难追。"公主本想突然间将他耳垂咬下一块肉来，听了这句话，不敢再咬，只腻声而笑，直笑得韦小宝面红耳赤，全身酸软。

到了公主寝宫，韦小宝转身便走。公主道："你进来，我给你瞧一件玩意儿。"这时建宁宫中的四名太监、四名宫女站在门外侍候，韦小宝已不敢放肆，只得跟了进去。公主拉着他手，直入自己卧室。两名宫女跟着进来，拿着热手巾给公主净脸。公主拿起一块手巾，递给韦小宝。韦小宝接过，擦去脸上汗水。两名宫女见公主对这小太监居然破格礼遇，连对太后皇上也没这样客气，而这小太监竟也坦然接受，无礼之极，不由得都是呆了。

公主一瞥眼见了，瞪眼道："有什么好看？"两名宫女道："是，是！"弯腰退出，哪知已然迟了，公主一伸手，向近身一名宫女眼中挖去。那宫女微微一让，一声惨呼，眼珠虽没挖中，脸上却是鲜血淋漓，自额头直至下巴，登时出现四条爪痕。两名宫女只吓得魂飞天外，疾忙退出。

公主笑道："你瞧，这些奴才就只会叫嚷求饶，有什么好玩？"韦小宝见她出手残忍，心想这小婊子太过凶恶，跟她母亲老婊子差不多，还是及早脱身为是，说道："公主，皇上差我有事去办，我要去了。"公主道："急什么？"反手关上了门，上了门闩。

韦小宝心中怦怦乱跳，不知她要干什么怪事。公主笑道："我做主子做了十五年，总是给人服侍，没点味道，今儿咱们来换换班。你做主子，我做奴才。"韦小宝双手乱摇，道："不行，不行。我可没这福气。"公主俏脸一沉，说道："你不答应吗？我要大叫了，我说你对我无礼，打得我全身青肿。"

突然纵声叫道："哎唷，好痛啊！"

韦小宝连连作揖，说道："别嚷，别嚷，我听你吩咐就是。"

这是公主寝宫，外面有许多太监宫女站着侍候，她只消再叫得几声，立时便有人涌将进来，可不比那间比武的小屋，四下无人。公主微微一笑，说道："贱骨头！好好跟你说，偏偏不肯听，定要敬酒不吃吃罚酒。"韦小宝心道："你才是贱骨头，主子不做做奴才。"

公主屈下一膝，恭恭敬敬的向他请个安，说道："桂贝勒，你要安息了吗，奴才侍候你脱衣。"韦小宝哼了一声，道："我不睡。你给我轻轻的捶捶腿。"公主道："是！"坐在地下，端起他右足，搁在自己腿上，轻轻捶了起来，细心熨贴，一点也没触痛他伤处。韦小宝赞道："好奴才胚子，你服侍得我挺美啊。"伸手在她脸颊上轻轻扭了一把。公主大乐，低声道："主子夸奖了。"除下他靴子，在他脚上轻捏一会，换过他左足，捶了半晌，又脱下靴子按摩，说道："桂贝勒，你睡上床去，我给你捶背。"

韦小宝给她按摩得十分舒服，心想这贱骨头如不过足奴才瘾，决不能放我走，便上床横卧，鼻中立时传入幽香阵阵，心想："这贱骨头的床这等华丽，丽春院中的头等婊子，也没这般漂亮的被褥枕头。"公主拉过一条薄被，盖在他身上，在他背上轻轻拍打。

韦小宝迷迷糊糊，正在大充桂贝勒之际，忽听得门外许多人齐声道："皇太后驾到！"他这一惊非同小可，忙欲跳起。

公主神色惊惶，颤声道："来不及逃啦，快别动，钻在被窝里。"

韦小宝头一缩，钻入了被中，隐隐听得打门之声，只吓得险些晕去。

公主放下帐子，转身拔开门闩，一开门，太后便跨了进来，说道："青天白日的，关上了门干什么？"公主笑道："我倦得很，正想睡一忽儿。"太后坐了下来，问道："又在搞什么古怪玩意儿了，怎么脸上一点也没血色？"公主道："我说倦得很啊。"

太后一低头，见到床前一对靴子，又见锦帐微动，心知有异，向众太监宫女道："你们都在外面侍候。"待众人出去，说道："关上了门，上了闩。"公主笑道："太后也搞什么古怪玩意儿吗？"依言关门，顺着太后的目光瞧去，见到了靴子，不由得脸色大变，强笑道："我正想穿上男装，扮个小子给太后瞧瞧。你说我穿了男装，模样儿俊不俊？"

太后冷冷的道："得瞧床上那小子模样儿俊不俊？"陡地站起，走到床前。

公主大骇，拉住太后的手，叫道："太后，我跟他闹着玩儿……"

太后手一甩，将她摔开几步，捋起帐子，揭开被子，抓住韦小宝的衣领，提了起来。

韦小宝面向里床，不敢转头和她相对，早吓得全身簌簌发抖。

公主叫道："太后，这是皇帝哥哥最喜欢的小太监，你……你可别伤他。"

太后哼了一声，心想女儿年纪渐大，情窦已开，床上藏个小太监，也不过做些假凤虚凰的勾当，算不了什么大事，右手一转，将韦小宝的脸转了过来，拍拍两记耳光，喝道："滚你的，再教我见到你跟公主鬼混……"突然间看清楚了他面貌，惊道："是你？"

韦小宝一转头，说道："不是我！"

这三字莫名其妙，可是当此心惊胆战之际，又有什么话可说？

太后牢牢抓住他后领，缓缓道："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闯进来。你对公主无礼，今日可怨不得我。"公主急道："太后，是我要他睡在这里的，不能怪他。"太后左掌在韦小宝脑门轻轻一拍，左臂提起，便却运劲使重手击落，一掌便毙了他。

韦小宝于万分危急之中，陡然想起洪教主所授那招"狄青降龙"，双手反伸，在太后胸前摸了一把。太后吃了一惊，胸口急缩，叱道："你作死！"

韦小宝双足在床沿上一登，一个倒翻筋斗，已骑在太后颈中，双手食指按住她眼睛，拇指抵住她太阳穴，喝道："你一动，我便挖了你眼珠出来！"

他这一招并未熟练，本来难以施展，好在他站在床上而太后站在地下，一高一低，倒骑容易，而挖眼本来该用中指，却变成了食指，倒翻筋斗时足尖勾下了帐子。这招使得拖泥带水，狼狈不堪，洪教主倘若亲见，非气个半死不可。虽然手法不对，但招式实在巧妙，太后还是受制，变起仓卒，竟然难以抵挡。

公主哈哈大笑，叫道："小桂子不得无礼，快放了太后。"

韦小宝右腿一提，右手拔出匕首，抵在太后后心，这才从她颈中滑下。忽然啪的一声，一件五色灿烂的物事落在地下，正是神龙教的五龙令。

太后大吃一惊，道："这……这……东西……怎么来的？"

韦小宝想起太后和神龙教的假宫女邓炳春、柳燕暗中勾结，说不定这五龙令可以逼她就范，说道："什么这东西那东西，这是本教的五龙令，你不认得吗？好大的胆子！"

太后全身一颤，道："是，是！"

韦小宝听她言语恭顺，不由得心花怒放，说道："见五龙令如见教主亲临，洪教主仙福永享，寿与天齐。"太后颤声道："洪教主仙福永享，寿与天齐。"俯身拾起五龙令，高举过顶。

韦小宝伸手接过，问道："你听不听我号令？"太后道："是，谨遵吩咐。"

韦小宝道："教主宝训，时刻在心。制胜克敌，无事不成！"

太后跟着恭恭敬敬的念道："教主宝训，时刻在心。制胜克敌，无事不成。"

直到此刻，韦小宝才嘘了口气，放开匕首，大模大样的在床沿坐了下来。

太后向公主道："你到外面去，什么话也别说，否则我杀了你。"

公主一惊，应道："是。"向韦小宝看了一眼，满心疑惑，道："太后，是皇帝哥哥的圣旨么？"康熙年纪渐大，威权渐重，太监宫女以及御前侍卫说到皇上时，畏敬之情与日俱增，公主也早知太后对皇帝颇为忌惮。太后点头道："是。他是皇帝的亲信，有要紧事跟我说，可千万不能泄漏了，在皇帝跟前，更加不可提起。免得……免得皇帝恼你。"

公主道："是，是。我可没这么笨。"说着走出房去，反手带上了房门。

太后和韦小宝面面相对，心中均怀疑忌。过了一会，太后道："隔墙有耳，此处非说话之所，请去慈宁宫详谈可好？"

听她用了个"请"字，又是商量的口吻，不敢擅作主张，韦小宝更加宽心，随即又想："这老婊子心狠手辣，骗我到慈宁宫中，不要使什么诡计，加害老子？"便点了点头，低声道："我是本教新任白龙使，奉洪教主命令，出掌五龙令。"

太后登时肃然起敬，躬身道："属下参见白龙使。"

虽然韦小宝早已想到，太后既和黑龙门属下教众勾结，对洪教主必定十分尊敬，这五龙令对她多半有镇慑之效，但万万想不到她自己竟然也是神龙教中的教众，以她太后之尊，天下事何求不得，居然会去入了神龙教，而且地位远比自己为低，委实匪夷所思，眼见她恭恭敬敬的行礼，不由得愕然失措。

太后见他默默不语，还道他记着先前之恨，甚是惊惧，低声道："属下先前不知尊使身份，多有得罪，十分惶恐，还望尊使大度宽容。"但见他年纪幼小，竟在教中身居高位，终究难以尽信，随即想到，近年来教主和夫人大举提拔少年，教中老兄弟或被屠戮，或被疑忌，权势渐失，这小孩新任白龙使，绝非奇事。又想："就算他是真的白龙使，我此刻将他杀了，教中也无人知晓。这小鬼对我记恨极深，让他活着，那可后患无穷。"杀机既动，眼中不由自主的露出狠毒之色。

韦小宝立时惊觉，暗道："不好，老婊子要杀我。"低声道："刚才我擒住你的手法，你可知是谁传授的？"太后吃了一惊，回想这小鬼适才所使手法，诡秘莫测，一招间便将自己制住，正是教主的手段，颤声道："莫非……莫非是教主的亲传？"韦小宝笑道："教主传了我三十招杀手，洪夫人传了我三十招擒拿手，比较起来，自然教主的手法厉害得多。不过他老人家的招数，一出手就取人性命，我不想杀你，因此只用了夫人所传的一招'飞燕回翔'。"他吹牛不用本钱，招数一加便加了十倍。

太后却毫不怀疑，知道洪夫人所使的许多招数，确是都安上个古代美人的名字，不由得出了身冷汗，寻思："幸亏他只以洪夫人的招数对付我，倘若使出教主所传，此刻我早已性命不在了。"此刻哪里还敢有加害之意？恭恭敬敬的道："多谢尊使不杀之恩。"

韦小宝得意洋洋的道："我没挖出你眼珠，比之夫人所授，又放宽三分了。"这话倒是不假，适才要挖太后眼珠，本来也可办到，只是她重伤之余，全力反击，也必取了他性命。

太后越想越怕，道："多谢手下留情，属下感激万分，必当报答尊使的恩德。"

韦小宝本来一见太后便如耗子见猫，情不自禁的全身发抖，哪知此刻竟会将她制得帖帖服服，见她诚惶诚恐的站在面前，心中那份得意，当真难以言宣。他提起左腿，往右腿上一搁，晃了几晃，低声道："这次随本使从神龙岛来京的，有胖头陀和陆高轩二人。"

太后道："是，是。"心想胖陆二人是教中高手，居然为他副贰，适才幸而没有鲁莽，倘若将他打死了，别说教主日后追究，即是胖陆二人找了上来，那也是死路一条，眼见他双颊上指痕宛然，正是自己所打的两个耳光所留，颤声道："属下过去种种，委实罪该万死。尊使大人大量，后福无穷。"

韦小宝微微一笑，道："白龙使钟志灵背叛教主，教主和夫人已将他杀了，派我接掌白龙门。黑龙使张淡月办事不力，教主和夫人很是生气，取经之事，现下归我来办。"

太后全身发抖，道："是，是。"想起几部经书得而复失，这些日子来日夜担心，终于事发，颤声道："这件事说来话长，请尊使移驾慈宁宫，由属下详禀。"

韦小宝点头道："好。"心想此事之中不明白地方甚多，正要查问，便站起身来。太后转身去拔了门闩，开了房门，侧身一旁，让他先行。韦小宝大声道："太后启驾啦！"太后低声道："得罪了！"走出门去。韦小宝跟在后面。数十名太监宫女远远相随。

两人来到慈宁宫。太后引他走进卧室，遣去宫女，关上了门，亲自斟了一碗参汤，双手奉上。韦小宝接过喝了几口，心想："我今日的威风，只有当年顺治老皇爷可比。就算是小皇帝，太后也不会对他如此恭敬。"心中又是一阵大乐。

太后打开箱子，取出一只锦盒，开盒拿出一只小玉瓶，说道："启禀尊使：瓶中三十颗'雪参玉蟾丸'，乃是朝鲜国王的贡品，珍贵无比，服后强身健体，百毒不侵。其中十二颗请尊使转呈教主，十颗请转呈教主夫人，余下八颗请尊使自服，算是……算是属下一点儿微末心意。"韦小宝点头道："多谢你了。但不知这些药丸跟'豹胎易筋丸'会不会冲撞？"

太后道：“并无冲撞。恭喜尊使得蒙教主恩赐‘豹胎易筋丸’，不知……不知属下今年的解药，教主是否命尊使带来？”

韦小宝一怔，道：“今年的解药？”随即明白，太后一定也服了“豹胎易筋丸”，教主每年颁赐解药，却又解得并不彻底，须得每年服食一次，药性才不发作，否则她身处深宫，高手侍卫无数，教主本事再大，也不能遥制，笑道：“你我二人都服了豹胎丸，那解药自不能由我带来了。”太后道：“是。不过尊使蒙教主恩宠，属下如何能比？”

韦小宝心想：“她吓得这么厉害，可得安慰她几句。”说道：“教主和夫人说道，只要你尽忠教主，不起异心，努力办事，教主总不会亏待你的，一切放心好了。”

太后大喜，说道：“教主恩德如山，属下万死难报。教主仙福永享，寿与天齐。”

韦小宝心想：“你本来是皇后，现下是皇太后，除了皇帝，天下就是你最大。神龙教再厉害，也决不能和你相比，却何以要入教，听命于教主？那不是犯贱之至么？是了，多半你与你女儿一样，都是贱骨头，要给人打骂作贱，这才快活。”

他年纪太小，毕竟世事所知有限，一时也猜不透其中关窍所在。

太后见他沉吟，料想他便要问及取经之事，不如自行先提，说道：“那三部经书，属下派邓炳春和柳燕二人呈交教主，他老人家想已收到了？”

韦小宝一怔，心想：“假宫女邓炳春是陶姑姑所杀，柳燕死于方姑娘剑下，有什么经书呈交教主？”不明她用意所在，说道：“你说有三部经书呈给了教主？这倒不曾听说过。教主说黑龙使搞了这么久，一无所得，很是恼怒，险些逼得他自杀。”太后脸现诧异之色，道：“这可奇了。属下明明已差邓炳春和柳燕二人，将三部经书专程送往神龙岛。那自然是在柳燕为尊使处死之前的事。”韦小宝道：“哦，有这等事？邓炳春？就是你那个秃头师兄吗？”太后道：“正是。尊使日后回到神龙岛，传他一问，便知分晓。”

韦小宝突然省悟，心道：“是了，邓炳春为陶姑姑所杀，这老婊子只道我毫不知情。她失去了三部经书，生怕教主怪罪，将一切推在两个死人头上，这叫做死无对证，倒也聪明得紧。哪知道这三部经书却在老子手中。这番谎话去骗别人，那是他妈的刮刮叫，别别跳，偏偏就骗不到老子。我暂时不揭穿你的西洋镜。”说道：“你既已取到三部经书，功劳也算不小，其余五部，还得再加一把劲。”

太后道：“是，属下从早到晚，就在想怎生将另外五部经书取来，报答教主的恩德。”

韦小宝道：“很好！其实你如此忠心，那豹胎易筋丸中的毒性，便一次给你解了，也是不妨。不久我见到教主，一定给你多说几句好话。”太后大喜，躬身请了个安，道：“尊使大恩，属下永不敢忘。最好属下能转入白龙门，得由尊使教导指挥，更是大幸。”

韦小宝道：“那也容易办到。不过你入教的一切经过，须得跟我详说，毫不隐瞒。”

太后道：“是，属下对本门座使，决不敢有半句不尽不实的言语……”

忽然门外脚步声响，一名宫女咳嗽一声，说道：“启禀太后：皇上传桂公公，说有要紧事，命他立刻便去。”韦小宝点点头，低声道：“你一切放心，以后再说。”太后低声道：“多谢尊使。”朗声道：“皇上传你，这便去罢。”韦小宝道：“是，太后万福金安。”

出得门来，只见八名侍卫守在慈宁宫外，微微一惊，心想道：“可出了什么事？”快步来到上书房。

康熙喜道：“好，你没事。我听说你给老贱人带了去，真有些担心，生怕她害你。”

韦小宝道：“多谢师父挂怀，那老……老……她问我这些日子去了哪里？我想老皇爷的事千万说不得，连山西和五台山也不能提，可是我又不大会说谎，给她问得紧了，我情急智生，便说皇上派奴才去江南，瞧瞧有什么好玩的玩意儿，便买些进宫。又说，皇上吩咐别让太后知道，免得太后怪罪皇上当了皇帝，还是这般小孩子脾气。”

康熙哈哈大笑，拍拍他肩头，说道：“这样说最好。让老贱人当我还是小孩子贪玩，便不来防我。你不大会说谎吗？可说得挺好啊。”

韦小宝道：“原来还说得挺好吗？奴才一直担心，生怕这样说皇上要不高兴呢。”

康熙道：“很好，很好。刚才我怕老贱人害你，已派了八名侍卫去慈宁宫外守着，倘若老贱人不放你走，我便叫他们冲进去抢你出来，真要跟她立时破脸，也说不得了。”

韦小宝跪下磕头道：“皇帝师父恩重如山，奴才弟子粉身难报。”

康熙道：“你好好去服侍老皇爷，便是报了我对你的恩遇。”韦小宝道：“是。”

康熙从书桌上拿起一个密封的黄纸大封套，说道：“这是封赏少林寺众僧的上谕，你挑选四十名御前侍卫，二千名骁骑营官兵，去少林寺宣旨办事。办什么事，在上逾中写着，到少林寺后拆读，你遵旨而行就是。现下我升你的官，任你为骁骑营正黄旗副都统，那是正二品的大官了。你本是汉人，我赐你为满洲人，咱们这叫作入满洲抬旗。正黄旗是皇帝亲将的旗兵，骁骑营更是皇帝的亲兵。那御前侍卫副总管的官儿仍然兼着。”他知韦小宝不学无术，年纪又小，当真做官是做不来的，因此两个职位都是副手。韦小宝道：“只要能常在皇帝师父身边，官大官小，奴才弟子倒不在乎。”说着大力磕头谢恩，心想：“我好好是个汉人，现在摇身一变，变作满洲鞑子了。”又想：“皇帝师父叫我不忙去清凉寺去做小和尚，却先带兵去少林寺颁旨，封赏救驾有功的诸位大师，多半是让我出出风头。这叫做先甜后苦，先做老爷，后打屁股。”

康熙将骁骑营正黄旗都统察尔珠传来，逾知他小桂子其实并非太监，而是御前侍卫副总管，真名韦小宝，为了要擒杀鳌拜，这才派他假扮太监，现已赐为旗人，属正黄旗，升任骁骑营正黄旗副都统。

察尔珠当鳌拜当权之时，大受倾轧，本已下在狱中，性命朝夕不保，幸得鳌拜事败，这才获释，对擒杀鳌拜的韦小宝早已十分感激，听得皇上命他为自己之副，心中大喜，当即向他道贺，说道：“韦兄弟，咱哥儿俩在一起办事，那是再好也没有了。你是少年英雄，咱们骁骑营这一下可大大露脸哪。”韦小宝谦虚一番。察尔珠打定了主意，这人大受皇帝宠幸，虽说是自己副手，其实自己该当做他副手，只要讨得他的欢心，日后飞黄腾达，不在话下。

康熙道：“我有事差韦小宝去办，你们两人下去，点齐人马。韦小宝今晚就即出京，不用来辞别了。”将调动骁骑营兵马的金牌令符交给了韦小宝。

韦小宝接过金牌，磕头告别，心想：“老婊子干什么要入神龙教，这事还没查明，那也不打紧，多半是犯贱，下次回宫时再去问她。”又想：“昨晚给公主打了一顿，全身疼痛，一觉睡到大天光，没能去见陶姑姑，不知她在宫中怎样，下次回宫，得跟她会上一会。”

当下二人去见御前侍卫总管多隆。韦小宝取出康熙先前所书那张任他为御前侍卫副总管的上谕，给他看了，多隆又是连声道贺，道：“韦兄弟要挑那些侍卫，尽管挑选，只要皇上点头，要我陪你去一遭也成。”韦小宝笑道：“那可不敢当。

保护皇上，责任重大，多总管想出京去逛逛，却不大容易了。”

多隆笑道：“下次我求皇上，咱哥儿俩换一换班，你做正的，我做副的，有什么出京打秋风的好差使，让做哥哥的去走走。”

韦小宝点了张康年、赵齐贤两名侍卫，叫二人召约一批亲近的侍卫。察尔珠点齐二千名骁骑营军士。各参领、佐领参见副都统。皇帝赏给少林寺僧人的赐品，也即齐备，装在几十辆车上。皇帝要做什么事，自是叱嗟立办，只两个多时辰，一切预备得妥妥帖帖。

韦小宝本该身穿骁骑营戎装，可是这样小码的将军戎服，一时之间却不易措办。察尔珠想得周到，将自己的一套戎装送给了他，传了四名巧手裁缝跟去，在大车之中赶着修改，吩咐他们晚上不能睡觉，赶好了衣衫才许回京，倘若偷懒，重责军棍。

韦小宝抽空回到头发胡同，对陆高轩和胖头陀道：“今日已混进了宫中，盗经之事也已略有眉目。”吩咐他二人在屋中静候消息，不可轻易外出，以免泄漏机密。陆胖二人见他办事顺利，两天之间便有了头绪，均感欣慰，喏喏连声的答应。

韦小宝命双儿改穿男装，扮作书僮，随他同行。



第二十二回　老衲山中移漏处 佳人世外改妆时

韦小宝动身启程，天色已晚，但圣旨要他即日离京，说什么也非得出城不可。出永定门行了二十里，便即扎营住宿。

骁骑营是卫护皇帝的亲兵，都是满洲的亲贵子弟，服用饮食，无不高出寻常士兵十倍。大家在京中耽得久了，出京走走，无不兴高采烈，何况又不是去拚命打仗，到河南公干，那是朝廷出了钱请他们游山玩水，实是大大的优差。

韦小宝吃了酒饭，睡觉太早，于是召集张康年、赵齐贤等众侍卫、骁骑营的参领佐领军官，齐到中军帐中。众人均想：“皇上不知差韦副都统去干办什么大事，他传我们去，定是要宣示特旨。”

各人参见毕，韦小宝笑道：“哥儿们闲着无事，他奶奶的，大家来赌钱，老子作庄。”

众军官一呆，还道他是开玩笑，却见他从怀中摸出四粒骰子，往木几上一掷，骰子滴溜溜的滚动，众人这才欢声雷动。大凡当兵的无不好赌，只是行军出征之时，却严禁赌博，以免军心浮动，有误大事。韦小宝又怎懂得这一套？骁骑营的参领佐领虽知军律，但想这一次又不是打仗，何必阻了副都统的雅兴？韦小宝又从怀中摸出一叠银票，往几上一放，足足有五六千两银子，说道：“哪个有本事的就来赢去？”众军官纷归本帐去取银子。

骁骑营的军士有很多职位虽低，家财却富，听说韦副都统做庄开赌，都悄悄踅进帐来。

韦小宝叫道：“上场不分大小，只吃银子元宝！英雄好汉，越输越笑，王八羔子，赢了便跑！”在四粒骰子上吹口气，一把撒将下来。

他在扬州之时，好生羡慕赌场庄家的威风，做什么副总管、副都统，都还罢了，今日统带数千之众，做庄大赌，那才是生平的大得意事。

众军官纷纷下注，有吃有赔。赌了一会，大家兴起，赌注渐大，挤在后面的军士也递上银子来下注。侍卫赵齐贤和一名满洲佐领站在韦小宝身旁，帮他收注赔钱。中军帐中，但闻一片呼幺喝六、吃上赔下之声，宛然便是个大赌场。赌了一个多时辰，赌台上已有二万多两银子。有些输光了的，回营去向不赌的同袍借了钱来翻本。

韦小宝一把骰子掷下，四骰全红，正是通吃。众人甚是懊丧，有的咒骂，有的叹气。赵齐贤伸出手去，正要将赌注尽数　进，韦小宝叫道：“且慢！老子今日第一天带兵做庄，这一注送给了众位朋友，不吃！”

众兵将欢声大作，齐叫：“韦副都统当真英雄了得！”韦小宝道：“要加注的便加！”各人这一注死里逃生，都觉运气甚好，纷纷加注，满台堆满了银子。

忽然一人朗声说道：“押天门！”将一件西瓜般的东西押在天门。众人一看，登时惊得呆了。赌台上赫然是一颗血肉模糊的首级。那首级头戴官帽，竟是一名御前侍卫。

赵齐贤惊叫：“葛通！”原来这是御前侍卫葛通的脑袋。他轮值在帐外巡逻，却被人割了头。

众人惊惶抬头，只见中军帐口站着十多个身穿蓝衫之人，各人手持长剑。众军官人人全神贯注的赌钱，谁也不知这些人是几时进来的。帐中众军官没带兵刃，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赌台前站着一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双手空空，说道：“都统大人，受不受注？”

赵齐贤叫道：“拿下了！”登时便有四名御前侍卫向那青年扑去。那人双臂一分，抓住两人胸口，砰的一声，将二人头对头一撞，二人便即昏晕。跟着白光闪动，两柄长剑刺出，自另外两名侍卫的背心直通到前胸。两名侍卫惨声长呼，倒地而死。使剑的蓝衫人一是中年汉子，另

一个是道人。两人同时拔剑挥手，双剑齐飞，扑扑两声，都插在赌台之上。中年人叫道："押上门！"道人叫道："押下门！"两柄长剑果然分别插在上门下门。

那青年左手一挥，四个蓝衫人抢了上来，四柄长剑分指韦小宝左右要害。

赵齐贤颤声喝道："你们是什么人？好……好大的胆子。杀官闯营，不……不怕杀……杀头么？"

用剑指着韦小宝的四人之中，忽有一人嗤的一声笑，说道："我们不怕，你怕不怕？"却是娇嫩的女子声音。韦小宝侧头看去，见是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脸蛋微圆，相貌甚甜，一双大大的眼睛漆黑光亮，嘴角也正自带着笑意。他本已吓得魂不附体，但一见到了美貌女子，自然而然勇气大增，笑道："单只姑娘一人用剑指着，我早就怕了。"

那少女长剑微挺，剑尖抵到了他肩头，说道："你既然怕，为什么还笑？"韦小宝脸孔一板，道："我最听女人的话，姑娘说不许笑，我就不笑。"果然脸上更无丝毫笑容。那少女见他装模作样，忍不住嗤的一声笑了出来。

那带头的青年眉头微蹙，冷笑道："满洲鞑子也是气数将尽，差了这么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娃娃带兵。喂，两把宝剑、一颗脑袋已经押下了，你怎地不掷骰子？"

韦小宝身旁既有美貌姑娘，又听他说要掷骰子，惊魂稍定，问道："我输了赔什么？"那青年道："那还用问？输剑赔剑，输头赔头！"料想这少年将军定然讨饶投降。哪知韦小宝打架比武，输了便投降，在赌台上却说什么也不肯做狗熊、认脓包，何况身边有个俊美姑娘，人生在世，岂能在美貌姑娘之前丢脸？又想："你们四把剑已指住了我，若要杀我，输也好，赢也好，反正都是要杀，何必口头上吃亏？"当即拿起骰子，说道："好，受了！输剑赔剑，输头赔头，输裤子就脱下！你先掷！"

那青年料不到这少年将军居然有此胆识，倒是一怔。那中年汉子低声道："大军在外，迟则有变！"要他不必无谓耽搁时光，只怕二千名满洲兵一涌而入，倒是不易对付。那青年向韦小宝望了一眼，见他脸上并无惧色，说道："我不跟你赌这一场，你死了也不服气。"接过骰子一掷，是个六点。那道人和中年汉子也各掷了，都是八点。

韦小宝拿起骰子，伸掌到那少女面前，说道："姑娘，请你吹口气！"那少女微笑道："干什么？"还是在骰子上吹了口气。韦小宝道："成了！美女吹气，有杀无赔！"将骰子在掌心中摇了几摇，正要掷下，赵齐贤道："且慢！韦都统，问……问他们到底要什么？"他怕韦小宝这一记骰子掷下去，掷成了六点以下，不免有性命之忧，更怕韦小宝不赔自己之头，而要割我赵齐贤的头来赔，谁教我站在旁边帮庄呢？

那青年冷笑道："倘若怕了，那就跪下讨饶。"

韦小宝道："乌龟王八蛋才怕！"手上微玩花样，只是心惊胆战之际，手法不大灵光，四粒骰子掷去，骨碌碌的滚动，定了下来，掷不成一对天牌，却是六点。韦小宝大喜，叫道："六吃六，杀天门，赔上赔下。"将葛通那颗首级提了过来，放在自己面前，又道："赵大哥，拿两柄剑来，赔了上家下家。"

赵齐贤应道："是！"向帐门口走去。

一名蓝衫汉子挺剑指住他前胸，喝道："站住了！"韦小宝道："不许拿剑？好，那也成，一把宝剑算一千两银子。"从面前一堆银子中取了二千两，平分了放在长剑之旁。

这群豪客闯进中军帐来制住了主帅，众军官都束手无策，敌人武功既高，出手杀人，肆无忌惮，己方军士虽多，却均在帐外，未得讯息，待会混战一起，帐中众人赤手空拳，只怕不免要尽数丧命，栗栗危惧之际，见韦小宝和敌人掷骰赌头，谈笑自若，不禁都佩服他的胆气。也有人心想："小孩子不知天高地厚，你道这批匪徒是跟你闹着玩么？"

那青年又是一声冷笑，道："凭我们这两把宝剑，只赢你二千两银子？台上银子一起拿了！"六七名蓝衫汉子走上前来，将赌台上的银子银票一古脑儿都拿了。那青年接过一把长剑，指住韦小宝的咽喉，喝道："小奴才，你是满洲人还是汉人？叫什么名字？"

韦小宝心想："老子若要投降，你们一进来就降了，此时如再屈服，变成有头无尾，前功尽弃，大丈夫要硬就硬到底。"

哈哈一笑，说道："老子是正黄旗副都统，名叫花差花差小宝的便是。你要杀便杀，要赌便赌！嘿嘿，以大欺小，不是好汉。"最后这八个字，实在是讨饶了，不过说得倒也颇有点英雄气概。

那青年微微一笑，道："以大欺小，不是好汉。这句话倒也不错。小师妹，你年纪跟他也差不多，就跟他斗斗。"那少女笑道："好！"提剑而出，笑道："喂，花差花差小宝将军，我领教你的高招。"韦小宝身旁三人长剑微挺，碰到了他衣衫，齐道："出去动手！"

那青年一挥手，长剑飞起，插在韦小宝面前桌上。

韦小宝寻思："我剑术半点儿也不会，一定打不过这小姑娘。"说道："以大欺小，不是好汉。我比小姑娘大，怎能欺她？"

那青年一把抓住他后领提起，喝道："你不敢比剑，那就向我小师妹磕头求饶。"

韦小宝笑道："好，磕头就磕头。男儿膝下有黄金，最好天天跪女人！"双膝一曲，向那少女跪了下去。众蓝衫人都哄笑起来。

突然之间，韦小宝身子一侧，已转在那青年背后，手中匕首指住他后心，笑道："你投降不投降？"

这一下奇变横生，那青年武功虽高，竟也猝不及防，后心要害已被他制住。原来韦小宝知道学自神龙岛的六招救命招数尚未练熟，只好嬉皮笑脸，插科打诨，大做小丑模样，引得敌人都笑嘻嘻的瞧他出丑，跪下之际，伸手握住匕首之柄，蓦地里使出那招"飞燕回翔"，竟然反败为胜。倘若他是大人，对方心有提防，这招半生不熟、似是而非的招数定然无效。但一来这一招十分巧妙，使得虽未全对，却仍具威力，二来那青年怎想到这小丑般的少年竟会出此巧招，就此着了道儿。

一众蓝衣人大惊之下，七八柄长剑尽皆指住他身子，齐喝："快放开！"然见他匕首对准那青年后心，这七八柄剑每一剑固然都可将他刺死，但他匕首只须轻轻一送，那青年却也不免丧命，是以剑尖刺到离他身边尺许，不敢再进。

韦小宝笑道："放开便放开，有什么希奇？"挥动匕首划了个圈子，铮铮铮一阵响声过去，七八柄长剑剑头齐断，匕首尖头又对住那青年后心。众蓝衣人一惊，都退了一步。

韦小宝道："放下银子，我就饶了你们的头儿。"

手捧银两的几名蓝衣人毫不迟疑，便将银子银票放在桌上。

只听得帐外数百人纷纷呼喝："莫放了匪徒！""快快投降！"原来适才一下混乱，帐中两名军官逃了出去，召集部属，围住了中军帐。

那道人喝道："先杀了小鞑子！"拔起赌台上长剑，白光一闪，噗的一声，已刺在韦小宝右胸。他这一剑计算极精，横斜切入，自前而后的击刺，料定韦小宝中剑之后，身子必定后仰，匕首尖便离开那青年的背心。

不料长剑一弯，拍的一声，立时折断。韦小宝叫道："啊哟，刺不死我！"众蓝衣人见他居然刀枪不入，无不惊得呆了。

那道人只觉剑尖着体柔软，并非刺在钢甲背心之上，一时不明所以，他哪知韦小宝内穿防身宝衣，利刃难伤。

这时中军帐内已涌进数百名军士，长枪大刀，密布四周，众侍卫和军官也已从部属手中取得兵器。那十几名蓝衣人武功再高，也已难于杀出重围，何况几人长剑已断，首领又被制住，本来大占上风，霎时之间形势逆转，一败涂地。那青年高声叫道："大家别管我，自行冲杀出去！"众侍卫和军官涌上，每七八人围住了一人。这些蓝衣人只要稍有动弹，便是乱刀分尸之祸，只得抛下兵刃，束手就擒。

韦小宝心想："这几个人武功了得，又和朝廷作对，说不定跟天地会有些瓜葛，我怎生放了他们走路？"当即笑道："老兄，刚才你本可杀我，没有下手。倘若我此刻杀了你，不给你翻本的机会，未免不是英雄好汉，这叫做王八羔子，赢了就跑。这样罢，咱们再来赌一赌脑袋。

”这时已有七八般兵刃指住那青年。韦小宝收起匕首，笑吟吟的坐了下来。

那青年怒道：“你要杀便杀，别来消遣老子。”

韦小宝拿起四颗骰子，笑道：“我做庄，赌你们的脑袋，一个个来赌。哪一个赢了的，立刻便走，再拿一百两盘缠。骰子掷输了的，赵大哥，你拿一把快刀在旁侍候，一刀砍将下去，将脑袋砍了下来，给我们葛通葛大哥报仇。”

他一点对方人数，共是十九人，当下将一锭锭银子分开，共分十九堆，每堆一百两。

那些蓝衣人自忖杀官作乱，既已被擒，自然个个杀头，更无幸免之理，不料这少年将军要充好汉，竟然放一条生路，倘若骰子掷输，那也是无可如何了。那道人叫道：“很好，大丈夫一言既出……”

韦小宝道：“死马难追！我花差花差小宝做事，决不占人便宜。这位小姊姊还不知是小妹妹，刚才帮我在骰子上吹了一口气，保全了我的脑袋，你就不必赌了。你的小脑袋儿，算是我赢了之后分给你的红钱。拿了这一百两银子，先出帐去罢。传下号令，外面把守的人不得留难。”一名佐领大声传令：

“副都统有令：中军帐放出去的，一概由其自便，不得留难阻挡。”帐外守军大声答应。韦小宝将两锭五十两的元宝推到那少女面前。

那少女脸上一阵白、一阵红，缓缓摇头，低声道：“我不要。我们……我们同门一十九人，同……同生共死。”

韦小宝道：“好，你很有义气。既然同生共死，那也不用一个个的分别赌了。小姑娘，你跟我赌一手。你赢了，一十九人一起拿了银子走路；倘若输了，一十九颗脑袋一齐砍下，爽不爽快？”那少女向青年望去，等候他示下。

那青年好生难以委决，倘若十九人分别和这小将军赌，势必有输有赢，如果他当真言而有信，那么十九人中当可有半数活命，日后尚可再设法报仇。但如由小师妹掷骰，赢则全师而退，输了全军覆没，未免太过凶险。他眼光向同门众人缓缓望去。

一名蓝衣大汉大声道：“小师妹说得不错，我们同生共死，请小师妹掷好了。否则就算是我赢了，也不能独活。”七八人随声附和。

韦小宝笑道：“好！小姑娘，你先掷！”将骰盆向那少女面前一推。

那少女望着那青年，要瞧他眼色行事。那青年点头道：“小师妹，生死有命，你大胆掷好了。反正大伙儿同生共死！”

那少女伸手到碗中抓起四粒骰子，长长的睫毛垂了下来，突然抬起头来，向韦小宝看了一眼，拿着骰子的手微微发抖，一松手，四粒骰子跌下碟去，发出清脆的响声。那少女闭上了眼，竟不敢看，只听得耳边响起一阵叫声：“三！三！三！三点！”夹杂着众侍卫官兵笑骂之声。那少女虽不懂骰子的赌法，但听得敌人欢笑叫嚷，料想自己这一把骰掷得极差，缓缓睁眼，果见众同门人人脸色惨白。

四粒骰子最大的可掷到至尊，其次天对、地对、人对、和对、梅花、长三、板凳、牛头等等对子，即使不成对，也有九点以至四点都比三点为大。这三点一掷出来，十成中已输了九成九，就算韦小宝也掷了三点，他是庄家，三点吃三点，还是能砍了十九人的脑袋。

一名蓝衫汉子突然叫道：“我的脑袋，由我自己来赌，别人掷的不算。”那道人怒道：“男子汉大丈夫，岂能如此贪生怕死？堕了我王屋派的威名。”韦小宝点头道：“众位都是王屋派的？”那道人道：“反正大伙是个死，跟你说了，也不打紧。”那蓝衣汉子大声道：“我是我爹娘生的，除了爹娘，谁也不能定我的生死。”那道人怒道：“你小师妹掷骰子之前，你又不说，待她掷了三点，这才开腔。我王屋派中，没你这号不成材的人物。”那汉子性命要紧，大声道：“五符师叔，我不做王屋派门下弟子，也没什么大不了。”另一名汉子冷冷的道：“你只求活命，其余的什么都不在乎，是不是？”那汉子道：“这位少年将军明明要我们一个个跟他赌。小师妹代掷骰子，你们答应了，我出声答应了没有？”

那蓝衣青年森然道：“好，元师兄，从此刻起，你不是王屋派门下弟子。你自己和他赌过罢。”那姓元的道：“不是就不是好了。”

韦小宝道：“你姓元，叫什么名字？”那姓元的微一迟疑，眼见同门已成仇人，自己若说假名，必被揭穿，说道：“在下元义方。”那青年哼了一声，道：“阁下不妨改个名字，叫作元方。”韦小宝道：“为什么改名哪？嗯，元方，元方，少了个‘义’字，他是骂你没有义气。喂，王屋派的各位朋友，还有哪一位要自己赌的？”注目向众蓝衫人中望去，只见有两人口唇微动，似欲自赌，但一迟疑间，终于不说。

韦小宝道：“很好，王屋派门下，个个英雄豪杰，很有义气。这位元兄，反正不是王屋派的，他有没有义气，跟王屋派并不相干。”那青年微微一笑，道：“多谢你了。”韦小宝道：“来人，斟上酒来！我跟这里十八位朋友喝上一杯，待会是输是赢，总之是生离死别。这十八位义气深重的朋友，不可不交。”手下军士斟上十九杯酒，在韦小宝面前放了一杯，十八个蓝衫人各递一杯。那些人见为首的青年接了，也都接过。

那青年朗声道：“我们跟满洲鞑子是决不交朋友的。只是你为人爽气，对我王屋派又很看重，跟你喝这一杯酒也不打紧。”韦小宝道：“好，干了！”一饮而尽。那十八人也都喝了，纷纷将酒杯掷在地下。元义方铁青着脸，转过了头不看。

韦小宝喝道：“侍候十八柄快刀，我这一把骰子，只须掷到三点以上，便将这十八位好朋友的脑袋都给割了下来。”众军官轰然答应，十八名军官提起刀剑，站在那十八人之后。

韦小宝心想：“我这副骰子做了手脚的，要掷成一点两点，本也不难。只是近来少有练习，手上功夫生疏了，刚才想掷天一对，却掷成了个六点，要是稍有差池，不免害了这十八人的性命。这些臭男子倒也罢了，这花朵般的小姑娘死了，岂不可惜？”

他拿起四枚骰子，在手中摇了摇，自己吹了口气，手指轻转，一把掷下，随即左掌掩住碗口。只听得骰子滚了几滚，定了下来，他没有把握，手指离开一缝，凑眼望去，只见四枚骰子中两枚两点，一枚一点，一枚五点，凑起来刚好是个别十。别十便是无点，小到无可再小。他本已打定主意，倘若手法不灵，掷成三点以上，随口便说两点一点，晃动骰碗，扰了骰子，从此死无对证，对方自是大喜过望，自己部属最多只心中起疑，无人敢公然责难。现下作弊成功，大喜之下，骂道：“他妈的，老子这只手该当砍掉了才是！”左手在自己右手背上重击数下。

众人看到了骰子，都大叫出声：“别十，别十！”

那些蓝衣人死里逃生，忍不住纵声欢呼。那为首的蓝衣青年望着韦小宝，心想：“满洲鞑子不讲信义，不知他说过的话是否算数？”

韦小宝将赌台上的银子一推，说道：“赢了银子，拿了去啊。难道还想再赌？”

那青年道：“银子是不敢领了。阁下言而有信，是位英雄。后会有期。”一拱手，转身欲走。韦小宝道：“喂，你赢了钱不拿，岂不是瞧不起在下花差花差小宝？”那青年心想：“身在险地，不可多有耽搁。”说道：“那么多谢了。”十八人都拿了银子，转身出帐。

韦小宝的一双眼睛一直盯在那少女脸上。她取了银子后，忍不住向韦小宝瞧了一眼。四目交投，那少女脸上一红，微微一笑，低声道：“谢谢你。”走了两步，转头说道：“小将军，你这四枚骰子，给了我成不成？”韦小宝笑道：“成啊，有什么不可以。你拿去跟师兄们赌钱么？”那少女微笑道：“不是的。我要好好留着，刚才真把我性命吓丢了半条。”韦小宝抓起四枚骰子，放在她手里，乘势在她手腕上轻轻一捏，这一下便宜，总是要讨的。

那少女又道：“谢谢你。”快步出帐。

元义方见众同门出帐，跟着便要出去。韦小宝道：“喂，我可没跟你赌过。”元义方脸上登时全无血色，心想：“这件事可真错了，早知他会掷成别十，我又何必枉作小人。”说道：“将军没了骰子，我……我只道不赌了。”韦小宝道：“为什么不赌？什么都可赌，豁拳可以赌，滚铜钱也可赌。”随手抓起一叠银票，道：“你猜猜，这里一共多少两银子。”元义方道：“那怎么猜得到？”韦小宝一拍桌子，喝道：“这匪徒，对本将军无礼，拿出去砍了！”众军官齐声答应。

元义方吓得面如土色，双膝一软，跪倒在地，说道：“小……小人不敢，大将军……大将军饶命。”韦小宝大乐，心想：“这家伙叫我大将军。”喝道：“我问你什么，一句句从实招来，若有丝毫隐瞒，砍下你的脑袋。”元义方连声道：“是，是！”

韦小宝命人取过足镣手铐，将他铐上了，吩咐输了银子的众军官取回赌本，退了出去，帐中只剩张康年、赵齐贤两名侍卫，以及骁骑营参

领富春。当下由张康年审讯，他问一句，元义方答一句，果然毫无隐瞒。

原来王屋派掌门人司徒伯雷，本是明朝的一名副将，隶属山海关总兵吴三桂部下，抗拒满洲入侵，骁勇善战，颇立功勋。后来李自成打破北京，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司徒伯雷领兵与李自成部作战，奋勇杀敌，攻回北京。当时他只道清兵入关，是为崇祯皇帝报仇，哪知清兵却乘机占了汉人的江山，吴三桂做了大汉奸。司徒伯雷大怒之下，立即弃官，到王屋山隐居。他旧时部属颇有许多不愿投降满清的，便都在王屋山聚居。司徒伯雷武功本高，闲来以武功传授旧部，时日既久，自然而然的成了个王屋派。那是先有师徒，再有门派，与别的门派颇不相同。说起司徒伯雷的名字，张康年等倒也曾有所闻。

元义方说道，那带头的青年是司徒伯雷的儿子司徒鹤，其余的有些是同门师兄弟，有几个年长的，他们以师叔相称。那少女名叫曾柔，她父亲是司徒伯雷的旧部，已于数年之前过世，临终时命她拜在老上司门下。

他们最近得到讯息，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到了北京，司徒掌门便派他们来和他相见。路经此处，见到清兵军营，司徒鹤少年好事，潜入窥探，见众人正在大赌，便欲动手抢劫，其意倒还不在钱财，却是志在杀一杀满洲兵的气焰。

韦小宝问道：“你们去见吴三桂的儿子，为了什么？”元义方道：“师父吩咐，命我们想法子擒了他去王屋山，以此要挟吴三桂，迫他……迫他……”韦小宝道：“怎么？迫他造反？”

元义方道：“是师父说的，可与小人不相干。小人忠于大清，决不敢造反。小人今日和王屋派一刀两断，就是不肯附逆，弃暗投明，阵前起义。”韦小宝一脚踢去，笑骂：“他妈的，你还是个大大的义士啦。”元义方毫不闪避，挨了他这一脚，说道：“是，是！全仗将军大人栽培。小人今后给将军大人做奴做仆，忠心耿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韦小宝心想对方这一下杀了三名御前侍卫，自己却放了司徒鹤、曾柔一干人，只怕张康年等侍卫不服，至少也要怪老子掷骰子的运气太也差劲，眼前这件案子，总须给大家一些好处，才是做大庄家的面子，沉吟半晌，已有了主意，伸手在桌上重重一拍，喝道：“你这大胆反贼，明明是去跟吴三桂勾结，造反作乱，却说要绑架他儿子。你得了吴三桂多少好处，却替他隐瞒？他妈的王八蛋，来人哪！给我重重的打！”

帐外走进七八名军士，将元义方掀翻在地，一顿军棍，只打得皮开肉绽。

韦小宝道：“你招了不招？你说要去绑架吴三桂的儿子，怎么到我们军营来杀害御前侍卫？御前侍卫和骁骑营，都是皇上最最亲信之人，你们得罪了御前侍卫和骁骑营，就是不给皇上面子。”张康年、富春等一听，心下大为受用，一齐出声威吓。

韦小宝道：“这家伙花言巧语，捏造了一片谎话来骗人。这等反贼，不打哪有真话？再给我打！”众军士一阵吆喝，军棍乱下。元义方大叫：“别打，别打！小人愿招！”韦小宝问：

“你们在王屋山上住的，共有多少人？”元义方道：“共有四百多人。”韦小宝又问：“连带家人呢？”元义方道：“总有二千来人罢！”韦小宝拍案骂道：“操你个奶奶雄，哪有这么少的？给我打！”元义方叫道：“别打，别打！有……有四千……五千多人！”

韦小宝大骂：“操你奶奶的十八代老祖宗，说话不爽爽快快的，九千就是九千，为什么说四千、五千，分开来说？”元义方道：“是，是，有九千多人。”韦小宝道：“你们这等反贼，哪有说真话的？说九千多人，至少有一万九千。”砰的一声，在桌上一拍，喝道：“在王屋山聚众造反的，到底有多少人？”

元义方听出了他口气，人数说得越多，小将军越喜欢，便道：“听说……听说共有三万来人。”韦小宝喜道：“是啊，这才差不多了。”转头向参领富春道：“这贱骨头，不打不招。”

富春道：“正是，还得狠狠的打。”

元义方叫道：“不用打了。将军大人问什么，小人招什么。”

早已打定了主意，总之是顺着这小将军的口风，以免皮肉受苦。

韦小宝道：“你们这三万多人，个个都练武艺，是不是？

刚才那小姑娘，只十五六岁年纪，也练了武艺。你们都是吴三桂的旧部，有些年轻的，是他部下将领的子女，是不是？”

元义方道：“是，是。大家都……都会武艺，都是吴三桂的旧部。”韦小宝道：“你们的首领司徒伯雷，以前是吴三桂的爱将，打仗是很厉害的，是不是？他说要把我们满洲人都杀光了？”元义方道：“这是他大逆不道的言语，非常……非常之不对。”韦小宝道：“他派你们去北京见吴三桂的儿子，商量如何造反。为什么不到云南去，跟吴三桂当面商量？”

元义方道：“这个……这个……恐怕……恐怕别有原因。”

实则他们只是要绑架吴应熊，对韦小宝这句话倒不易回答。

韦小宝怒道：“混蛋！什么别有原因？你们那司徒伯雷自己早已去过云南，跟吴三桂一切都说好了，是不是？”元义方道：“好像……好像是的。”韦小宝骂道：“什么好像不好像？他妈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元义方道：“是……是的，去……去过的。”

张康年、赵齐贤、富春三人听得韦小宝一路指引，渐渐将一件造反谋叛的大逆案攀到平西王吴三桂头上，不由得面面相觑，暗暗担心，不知他是什么用意。

韦小宝又问：“司徒伯雷是吴三桂的爱将，带着这三万多精兵，为什么不驻扎在云南？你奶奶的，王屋山在什么地方？”

心想：“倘若王屋山也在云南，这句问话可不对了。”幸好元义方答道：“在河南省济源县。”但韦小宝可也不知河南省济源县在什么地方，说道：“那离北京很近，是不是？”元义方道：“也不太远。”韦小宝骂道：“操你奶奶，很近就是很近。

什么也不太远！”元义方道：“是，是，很近，很近。”韦小宝道：“好啊，那离北京近得很哪！你们这些反贼，用意当真恶毒，在京城附近山里伏下了一枝精兵。吴三桂在云南一造反，你们立刻从山里杀将出来，直扑北京，将我们这些御前侍卫、骁骑营亲兵，一个个砍瓜切菜，只杀得血流成河，尸积如山，沙尘滚滚，屁滚尿流，是不是？”元义方磕头道：“这是吴三桂跟司徒伯雷两个反贼大逆不道的阴谋，跟小人可不……可不相干。”

韦小宝微微一笑，心道：“你这家伙倒乖巧得紧。”问道：“你们王屋派中，在吴三桂部下当过军官兵卒的，有哪些人，一一招来。”元义方道：“人数多得很。”当下说了许多人的姓名，那倒并非捏造。韦小宝道：“很好！你把这些人的姓名都写下来，他们以前在吴三桂部下当什么官职，也都一一写明。”

元义方道：“有些……有些小人不大清楚。”韦小宝道：“你不清楚？拖下去再打三十棍，你就清楚了。”元义方忙道：“不……不用打，小人都……都记起来啦。”

军士拿来纸笔，元义方便书写名单。韦小宝见他写了半天也没写完，心中不耐，对张康年道：“这人的口供，叫师爷都录了下来。”向元义方喝道：“你刚才说的口供，去跟师爷再说一遍。说得有半句不清楚的，砍了你的脑袋，带了下去。”

两名军官拉了他下去。

韦小宝笑嘻嘻的道：“三位老兄，咱们这次可真交上了运啦，破了这一件天大的造反案子，咱四人非大大升官不可。”

张康年等三人惊喜交集。赵齐贤道：“这是都统大人的明见英断，属下有什么功劳？”韦小宝道：“见者有份，人人都有功劳。”

张康年道：“说平西王造反，不知道够不够证据？”韦小宝道：“这批王屋山的反贼要造反，总不是假的罢？他们上北京去见吴三桂的儿子，能有什么好事干出来？”张康年道：“这姓元的说，他们要绑架平西王世子，逼迫平西王造反，那么平西王事先恐怕未必跟他们有什么联络。”韦小宝道：“张大哥跟平西王府的人很有来往，内情知道得很多，是不是？倘若他们造反成功，平西王做了皇帝，嘿嘿。”

张康年听他语气不善，大吃一惊，忙道：“平西王府中的人，我一个也不识。都……都统大人说……说得是，吴三桂那厮大……大逆不

道，咱们立……立刻去向皇上告状。”

韦小宝道：“请三位去跟师爷商量一下，怎么写这道奏章。”

张康年等三人和军中文案师爷写好了奏章，读给韦小宝听，内容一如元义方的招供，王屋山中吴三桂旧部诸人的名单，附于其后。奏折中加油添酱，叙述韦小宝日间见到反贼，夜里在营中假装不备，引其来袭，反贼凶悍异常，韦小宝率众奋战，身先士卒，生擒贼魁元逆义方，得悉逆谋。御前侍卫葛通等三人，忠勇殉国，求皇上恩典，对三人家属厚加抚恤。

韦小宝听了，说道：“把富参领和张赵两位侍卫头领的功劳也说上几句。”富春等三人大喜道谢。韦小宝又道：“再加上几句，说咱们把反贼一十九人都擒住了，反贼却说什么也不肯吐露逆谋，我便依据皇上先前所授方略，故意将一十八名反贼释放，这才将全部逆谋查得明明白白。”三人齐道：“放走一十八名反贼，原来是皇上所授方略？”

韦小宝道：“这个自然，我小小年纪，哪有这等聪明？若不是皇上有先见之明，这一桩大逆谋怎查得出？”

韦小宝说的是先前康熙命他放走吴立身、敖彪、刘一舟三人，以便查知刺客入宫为逆的真相。张康年等却以为王屋派来袭之事，早为皇上所知，那么诬攀吴三桂，也是皇上先有授意了，眼见一场大富贵平白无端的送到手中，无不大喜过望，向韦小宝千恩万谢。

按照满清规矩，将军出征，若非奉有诏书，不得擅回，虽然韦小宝离北京不过二十里，却也不能自行回宫向康熙亲奏，当下命两名佐领、十名御前侍卫，领了一个牛录三百名兵士（按：八旗兵三百人为一牛录，牛录为“大箭”之意，为首者持大箭为令符。五牛录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固山。）连夜押了元义方去奏知康熙。他心下得意：“这一下搞得吴三桂可够惨的了。沐王府跟我们天地会比赛，要瞧是谁斗倒斗垮吴三桂。老子今日对两位师父都立了大功，天地会的陈师父喜欢，皇帝师父也必喜欢。”

次日领军缓缓南行，到得中午时分，两名御前侍卫从京中快马追来，说道：“皇上有密旨”。韦小宝大喜，当即召集众侍卫、骁骑营众军官在中帐接旨。

那宣旨的侍卫站在中间，朗声说道：“骁骑营正黄旗副都统兼御前侍卫副总管韦小宝听者：朕叫你去少林寺办事，谁叫你中途多管闲事？听信小人的胡说八道，诬陷功臣，这样瞎搞，岂不令藩王寒心？那些乱七八糟的说话，从此不许再提，若有一言一语泄漏了出去，大家提了脑袋回京来见朕罢。

钦此。”

韦小宝一听，只吓得背上出了一身冷汗，只得磕头谢恩。

中军帐内人人面目无光，好生羞惭。富春、张康年等不敢多说，心想你这小孩儿胡闹，皇上不降罪，总算待你很好的了，眼下你心情恶劣，没的找钉子来碰，各人辞了出去。

那传旨的侍卫走到韦小宝身旁，在他身边低声道：“皇上吩咐，叫你一切小心在意。”韦小宝道：“是，皇上恩典，奴才韦小宝感激万分。”取出四百两银子，送了两名侍卫。待两人走后，甚是纳闷：“难道皇帝知道我诬攀吴三桂？还是元义方那厮到了北京之后又翻口供，说我屈打成招？看来皇上对吴三桂好得很，若要扳倒他，倒是不易。”

傍晚时分，押解元义方的侍卫和骁骑营官兵赶了上来。韦小宝碰了这个大钉子，大家赌钱也没兴致了。一路无话，不一日，到了嵩山少林寺。

住持得报有圣旨到，率领僧众，迎下山来，将韦小宝一行接入寺中。

韦小宝取出圣旨，拆开封套，由张康年宣读，只听他长篇大论的读了不少，什么“法师等深悟玄机，早识妙理，克建嘉猷，夹辅皇畿”，什么“梵天宫殿，悬日月之光华，佛地园林，动烟云之气色”，什么“云绕嵩岳，鸾回少室，草垂仙露，林升佛日，倬焉梵众，代有明哲”，跟着读到封少林寺住持晦聪为“护国佑圣禅师”，所有五台山建功的十八名少林僧皆有封赏，最后读道：“兹遣骁骑营正黄旗副都统、兼御前侍卫副总管、钦赐黄马褂韦小宝为朕替身，在少林寺出家为僧，御赐度牒法器，着即剃度，钦此。”

前面那些文绉绉的骈四骊六，韦小宝听了不知所云，后面这段话却是懂的，不由得脸上变色。康熙要他去五台山做和尚，他是答应了的，万料不到竟会叫他在少林寺剃度。这道圣旨一直在他身边，可是不到地头，怎敢拆开偷看？何况就算看了，也不识其中写些什么。

晦聪禅师率僧众谢恩。众军官取出犒赏物事分发。韦小宝在旁看着，心下满不是味儿。

晦聪禅师道：“韦大人代皇上出家，那是本寺的殊荣。”当即取出剃刀，说道：“韦大人是皇上替身，非同小可，即是老衲，也不敢做你师父。老衲代先师收你为弟子，你是老衲的师弟，法名晦明。少林合寺之中，晦字辈的，就是你和老衲二人。”

韦小宝到此地步，只得满目含泪，跪下受剃。晦聪禅师先用剃刀在他头顶剃三刀，便有剃度僧将他头上本已烧得稀稀落落的头发剃个精光。晦聪禅师说偈道：“少林素壁，不以为碍。代帝出家，不以为泰。尘土荣华，昔晦今明。不去不来，何损何增！”取过皇帝的御赐度牒，将“晦明”两字填入牒中，引他跪拜如来，众僧齐宣佛号。

韦小宝心中大骂：“你老贼秃十八代祖宗不积德，却来剃老子的头发。你念一声阿弥陀佛，老子肚里骂一声辣块妈妈。”

突然间悲从中来，放声大哭。满殿军官尽皆惊得呆了。

众僧朗诵佛号，无人理他。韦小宝哭了一会，也只好收泪。

晦聪禅师道：“师弟，本寺僧众，眼下以‘大觉观晦，澄净华严’八字排行。本师观证禅师，已于二十八年前圆寂，寺中澄字辈诸僧，都是你的师侄。”

当下群僧顺次上前参见，其中澄心、澄光、澄通等都是跟他颇有交情的。

韦小宝见到一个个白须如银的澄字辈老和尚都称自己为师叔，净字辈中也有不少和尚年纪已老，竟称自己为师叔祖，倒也有趣，即是华字辈的众僧，也有三四十岁的，参拜之时竟然口称太师叔祖，忍不住哈哈大笑。众人见他脸上泪珠未擦，忽又大笑，无不莞尔。

康熙派遣御前侍卫、骁骑营亲兵来到少林寺，原来不过护送韦小宝前来剃度出家，但皇帝替身，岂同寻常，若非如此大张旗鼓，怎能在少林群僧心目中显得此事的隆重？

骁骑营参领富春，御前侍卫赵齐贤、张康年等向韦小宝告别。韦小宝取出三百两银子，要张康年在山下租赁民房，让双儿居住。少林寺向来不接待女施主入寺，双儿虽已改穿了男装，但达摩院十八罗汉都认得她是韦小宝的丫头，是以她候在山下，只道传过圣旨、封赠犒赏之后，韦小宝便即下山回京，哪料到他竟会在寺中出家。

韦小宝既是皇帝的替身，又是晦字辈“高僧”，在寺中自是身份尊崇。方丈拨了一座大禅房给他。晦聪方丈道：“师弟在寺中一切自由，朝晚功课，亦可自便，除了杀生、偷盗、淫邪、妄语、饮酒五大戒之外，其余小戒，可守可不守。”跟着解释五戒是什么意思。

韦小宝心想：“这五戒之中，妄语一戒，老子是说什么也不守的了。”问道：“戒不成赌？”晦聪方丈一怔，问道：“什么赌？”韦小宝问道：“赌钱哪？”晦聪微微一笑，说道：“五大戒中，并无赌戒。旁人要守，师弟任便。”韦小宝心想：

“他妈的，我一个人不戒有什么用？难道自己跟自己赌？”

在寺中住了数日，百无聊赖，寻思：“小玄子要我去服侍老皇爷，却叫我先在少林寺出家，不知什么时候才让我去五台山？”这日信步走到罗汉堂外，只见澄通带着六名弟子正在练武，众僧见他到来，一齐躬身行礼。

韦小宝挥手道：“不必多礼，你们练自己的。”但见净字辈六僧拳脚精严，出手狠捷，拆招之时又是变化多端，比之自己这位师叔祖，实在是高明得太多了。听得澄通出言指点，这一拳如何刚猛有余，韧劲不足，这一脚又是如何部位偏了，踢得太高，韦小宝全不明白，瞧得索然无味，转身便走。

心想：“常听人说，少林寺武功天下第一，我来到寺里做和尚，不学功夫岂不可惜？”突然间恍然大悟：“啊哟，是了！海大富这老乌龟教给我的狗屁少林派武功是假的，管不了用，小玄子叫我在少林寺出家，是要我学些少林派的真本事，好去保护老皇爷。可是我的师父在廿八年前早就死了，谁来教我功夫？”沉吟半晌，又明白了一事：“住持老和尚教我做他师弟，原来就是要让我没有师父，这老贼秃好生奸滑。嗯，是了，他见我是皇帝亲信，乃是满洲大官，决不肯把上乘武功传给我这小鞑子。哼，你不教我，难道我不会自己瞧着学吗？”

武林中传授武功之时，若有人在旁观看，原是任何门派的大忌，但这位晦明禅师乃本寺“前辈高僧”，本派徒子徒孙传功练武，他要在旁瞧瞧，任谁都不能有何异议。他在寺中各院东张西望，见到有人练武习艺，便站定了看上一会。只可惜这位“高僧”的根柢实在太过浅薄，当日海大富所教的既非真实功夫，陈近南所传的那本内功秘诀，他又没练过几天。少林派武功博大精深，这样随便看看，岂能有所得益？何况他又没耐心多看。

在少林寺中游荡了月余，武功一点也没学到。但他性子随和，喜爱交结朋友，在寺中是位份仅次于方丈的前辈，既肯和人下交，所有僧众自是对他都十分亲热。

这一日春风和畅，韦小宝只觉全身暖洋洋地，耽在寺中与和尚为伴，实在不是滋味，于是出了寺门，信步下山，心想好久没见双儿，不知这小丫头独个儿过得怎样，要去瞧瞧她，再者在寺里日日吃素，青菜豆腐的祖宗早给他骂过几千几万次，得要双儿买些鸡鸭鱼肉，让大和尚饱餐一顿。

行近寺外迎客亭，忽听得一阵争吵之声，他心中一喜：

“妙极，妙极！有人吵架。”快步上前，只听得几个男人的声音之中，夹着女子的清脆嗓音。

走到临近，只见亭中两个年轻女子，正在和本寺四名僧人争闹。四僧见到韦小宝，齐道：“师叔祖来了，请他老人家评评这道理。”迎出亭来，向他合十躬身。这四僧都是净字辈的，韦小宝知道他们职司接待施主外客，平日能言善道，和蔼可亲，不知何故竟会跟两个年轻女子争闹起来。看这两个女子时，一个二十岁左右，身穿蓝衫，另一个年纪更小，不过十六七岁，身穿淡绿衣衫。

韦小宝一见这少女，不由得心中突的一跳，胸口宛如被一个无形的铁锤重重击了一记，霎时之间唇燥舌干，目瞪口呆，心道：“我死了，我死了！哪里来的这样的美女？这美女倘若给了我做老婆，小皇帝跟我换位我也不干。韦小宝死皮赖活，上天下地，枪林箭雨，刀山油锅，不管怎样，非娶了这姑娘做老婆不可。”

两个少女见四僧叫这小和尚为“师叔祖”，执礼甚恭，甚是奇怪，片刻之间，便见他双目发呆，牢牢的盯住绿衣女郎。

纵然是寻常男子，如此无礼也是十分不该，何况他是出家的僧人？那绿衣女郎脸上一红，转过了头去，那蓝衫女郎已是满脸怒色。

韦小宝兀自不觉，心道：“她为什么转了头去？她脸上这么微微一红，丽春院中一百个小娘站在一起，也没她一根眉毛好看。她每笑一笑，我就给她一万两银子，那也抵得很。”

又想：“方姑娘、小郡主、洪夫人、建宁公主、双儿丫头，还有那个掷骰子的曾姑娘，这许许多多人加起来，都没跟前这位天仙的美貌。我韦小宝不要做皇帝、不做神龙教教主、不做天地会总舵主、什么黄马褂三眼花翎、一品二品的大官，更加不放在心上，我……我非做这小姑娘的老公不可。”顷刻之间，心中转过了无数念头，立下了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的大决心，脸上神色古怪之极。

四僧二女见他忽尔眉花眼笑，忽尔咬牙切齿，便似颠狂了一般。净济和净清连叫数次：“师叔祖，师叔祖！”韦小宝只是不觉。过了好一会，才似从梦中醒来，舒了口长气。

那蓝衫女郎初时还道他好色轻薄，后来又见神色不像，看来这小和尚多半是个白痴，心下好笑，问道：“这小和尚是你们的师叔祖？”

净济忙道：“姑娘言语可得客气些。这位高僧法名上晦下明，是本寺两位晦字辈的高僧之一，乃是住持方丈的师弟。”

两个女郎都微微一惊，随即更觉好笑，摇头不信。那绿衣女郎笑道：“师姊，他骗人，我们才不上当呢。这个小……小法师，怎么会是什么高僧了？”

这几句话清脆娇媚，轻柔欲融，韦小宝只听得魂飞魄散，忍不住学道：“这个小……小法师，怎么会是什么高僧了？”这句话一学，轻薄无赖之意，表露无遗。

两个女郎立即沉下脸来，四名净字辈的僧人也觉这位小师叔祖太也失态，甚感羞愧。

那蓝衫女郎哼了一声，问道：“你是少林寺的高僧？”韦小宝道：“僧就是僧，却不是什么高僧，你瞧我这么矮，只不过是个矮僧。”蓝衫女郎双眉一轩，朗声道：“我们听人说道，少林寺是天下武学的总汇，七十二门绝艺深不可测。我姊妹俩心中羡慕，特来瞻仰，不料武功固是平平，寺里和尚更加不守清规，油嘴滑舌，便如市井流氓一般，令人好生失望。师妹，咱们走罢！”说着转身出亭。

净清拦在她身前，说道：“女施主来到少林寺，行凶打人，就算要走，也得留下尊师的名号。”

韦小宝听到“行凶打人”四字，心想：“原来她们打过人了，怪不得净清他们要不依争吵。”只见净清、净济二人左颊上都有个红红的掌印，显是各吃了一记巴掌。他和寺中僧众闲谈，早知这几个知客僧的武功，在寺中属于最末流，方丈便因他们口齿伶俐而武功极低，才派他们接待来寺随喜的施主。少林寺在武林中享大名千余年，每月前来寺中领教的武人指不胜屈，知客僧武功低微，便不致跟人动手，否则的话，少林禅寺变成了动武打架的场子，既碍清修，更大违佛家慈悲无诤之义，兼且不成体统。

那蓝衫女郎显然不知其中缘由，只觉一出手便打了两名少林僧，心下甚是得意，说道：“凭你们这一点功夫，也想要姑娘留下师父名号，哼，你们配不配？”

净济适才吃过她的苦头，知道凭着自己这里五人，无法截得住她们，这两个少女下山去一加宣扬，说来到少林寺中打了两个和尚，扬长而去，对方连自己的来历也不知道，少林寺的名头往哪里搁去？便道：“我们四僧职司接待施主，武功低微之极，出家人和气为本，岂可妄自跟人动手？两位既要领教敝寺武功，还请少待，贫僧去请几位师伯师叔来，让两位见见便了。”说着转身往寺中奔去。

突然间蓝影一晃，净济怒喝：“你……”拍的一声，摔了个筋斗，却是那蓝衫女郎抢了过去，伸足勾了他一交。净济跃起身来，怒道：“女施主，你怎地……”那蓝衫女郎哈哈一笑，右拳出击，净济忙挺右臂挡格。蓝衫女郎左手一带，喀喇一声，竟将他右臂关节卸脱。只听得喀喇、哎唷、格格之声连响，她顷刻之间，又将余下三僧或断腕骨，或脱臂臼。四僧退在一旁，已全无抵御之能。净济转身便奔，回入寺中报信。

韦小宝吓得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突然间后领一紧，已被人抓住，这一抓连着他后颈中要穴一起拿住，登时全身酸软，使不出力气。

眼见蓝衫女郎站在前面，那么抓住他后领的，自然是绿衫女郎了，他心中狂喜，大叫：“妙极，妙极！”既已给她这么一抓，就不枉了在这人世走一遭，最好她再在自己身上踢几脚，在头顶凿几拳，就算立即给打死了，那也是滋味无穷，艳福不浅。这时鼻中闻到一阵淡淡的幽香，便叫：“好香，好香！”

蓝衫女郎怒道：“这小贼秃坏得很，妹子，你把他鼻子割下来。”韦小宝只听得身后一个娇媚的声音道：“好！我先挖了他一双贼忒兮兮的眼睛。”便觉一根温软腻滑的手指尖按到了他左眼皮上。韦小宝叫道：“你慢慢的挖，可别太快了。”那女郎奇道：“为什么？”韦小宝道：“最好你这样抓住我，抓一辈子，永远不放。”那女郎怒道：“小和尚，你死在临头，还在跟我风言风语？”

韦小宝只觉右眼陡然剧痛，那女郎竟然真的要挖出他眼珠，大骇之下，弯腰低头，满腔风情登时丢到九霄云外，双手反撩，只盼格开她抓住自己后领的那只手。那女郎一拳打在他后心。韦小宝大叫：“哎哟，妈呀！”双手反过来乱抓乱舞，不知不觉的使上了洪教主所授的半招“狄青降龙”，突然之间，双手手掌中软绵绵地，竟然抓住了那女郎胸口。

这一式本是要逼得背后敌人缩身，然後倒翻筋斗，骑在敌人颈中，岂知那女郎并无临敌经验，不提防给韦小宝抓住了胸部。招式的后果既大不相同，那“狄青降龙”的后半招便也使不出来。

那女郎惊羞交加，双手自外向内拗入，兜住韦小宝的双臂，喀喇一声，已拗断了他双臂臂弯的关节，这招“乳燕归巢”名目温雅，却是“分筋错骨手”中的一记杀着，跟着飞腿将韦小宝踢出丈许。那女郎气恼之极，拔出腰间柳叶刀，猛力向韦小宝背心斩落。

韦小宝忙一个打滚，滚到了亭心的石桌之下。那女郎一刀斩在地下，火星四溅，左足踢出，将韦小宝从桌子底下踢了出来。蓝衫女郎叫道：“师妹，不可杀人！”绿衫女郎恍若不闻，又是一刀，重重砍在韦小宝背上。韦小宝又叫：“哎哟，我的妈啊！”绿衫女郎再砍了两刀，只砍得韦小宝奇痛彻骨，幸有宝衣护身，却未受伤。

绿衫女郎还待再砍，蓝衫女郎抽出刀来，当的一声，架住了她钢刀，叫道：“这小和尚活不成啦，咱们快走！”她想在少林寺杀了庙中僧人，这祸可闯得不小。

绿衫女郎受了重大侮辱，又以为已将这小和尚杀死，惊羞交集，突然间泪水滚下双颊，手臂一弯，挥刀往自己脖子抹去。蓝衫女郎大惊，急忙伸刀去格，虽将她刀刃挡开，但刀尖还是划过颈中，鲜血直冒。蓝衫女郎惊叫：“师妹……你……你干什么？”绿衫女郎眼前一黑，晕倒在地。

蓝衫女郎抛下钢刀，抱住了她，只是惊叫：“师妹，你……你……死不得。”

忽听身后有人说道：“阿弥陀佛，快快救治。”蓝衫女郎哭道：“救……救不了啦。”只见一只手从背后伸过来，手指连动，点了绿衫女郎颈中伤口周围的穴道，说道：“救人要紧，姑娘莫怪。”嗤嗤声响，那人撕下衣襟，包住绿衫女郎的头颈，俯身将她抱起。蓝衫女郎手足无措，站起身来，见那人是个白须垂胸的老僧，抱了绿衫女郎，快步向山上奔去。她惶急之下，只得跟随其后，见那老僧抱着师妹奔进了少林寺山门，当即跟了进去。

韦小宝从石桌下钻出，双臂早已不属已有，软软的垂在身旁，心想：“这……这姑娘好狠，干么要自寻短见，倘若当真死了，那怎么办？我……我还是逃他妈的罢。”但一想到那少女的绝世容颜，心口一热，打定主意：“逃是不能逃的，非得去瞧瞧她不可。”双臂剧痛，额头冷汗如黄豆般一滴滴洒将下来，支撑着上山。

只走得十余步，寺中已有十多名僧人奔出，将他和净字辈三僧扶回寺中。

他和四僧都是给卸脱了关节，擒拿跌打原是少林派武功之所长，当即有僧人过来替他们接上了臼。韦小宝迫不及待要去瞧那姑娘，问知那两个女客的所在，径向东院禅房走去，刚绕过回廊，只见八名僧人手执戒刀，迎面走来。

那八僧都是戒律院中的执事僧，为首一人躬身说道：“师叔祖，方丈大师有请。”韦小宝道：“是了。我得先去瞧瞧那个小姑娘，看她是死是活。”那僧人道：“方丈大师在戒律院中相候，请师叔祖即刻过去。”韦小宝怒道：“他妈的，我说要去瞧那个美貌小姑娘，你没听到吗？”他平时脾气甚好，这时心中急了，在寺中竟也破口骂人。

八僧面面相觑，不敢阻拦，当下四僧在后跟随，另四僧去传净济等四名知客僧。

韦小宝来到东院禅房，问道：“小姑娘不会死吗？”一名老僧道：“启禀师叔，伤势不重，小僧正在救治。”韦小宝当即放心。

那蓝衫女郎站在门边，指着韦小宝骂道：“都是这小和尚不好。”

韦小宝向她伸了伸舌头，迟疑片刻，终于不敢进房去看，转身走向戒律院来。只见院门大开，数十名僧人身被袈裟，两旁站立，神情肃然。押着他过来的执刀四僧齐声道：“启禀方丈，晦明僧传到。”韦小宝见了这等神情，心想：“你是大老爷审堂吗？他奶奶的，搭什么臭架子？”走进大堂。只见佛像前点了数十枝蜡烛，方丈晦聪禅师站在左首，右首站着一位老僧，身材高大，不怒自威，乃是戒律院首座澄识禅师。净济、净清等四僧站在下首。

晦聪禅师道：“师弟，拜过了如来。”韦小宝跪下礼佛。晦聪待他拜过后站起，说道：“半山亭中之事，相烦师弟向戒律院首座说知。”韦小宝道：“我听得他们在吵架，便过去瞧瞧。

至于到底为什么吵架，可不知道了。净济，你来说罢。”

净济道：“是。”转身说道：“启禀方丈和首座师叔：弟子四人在半山亭中迎客，那两位女施主要到寺来随喜，便婉言相告，本寺向来的规矩，不接待女施主。那位年纪较大的女施主说：‘听说少林寺自称是武学正宗，七十二项绝艺，每一项都是当世无敌，我们便是要来见识见识，到底是怎样厉害法。’弟子道：‘敝寺决不敢自称武功当世无敌，天下各门各派，武功各有所长，少林派如何敢狂妄自大？’”

晦聪方丈道：“那说得不错，很是得体啊。”

净济道：“那女施主道：‘如此说来，少林派只不过浪得虚名，三脚猫的拳脚，不足一笑？’弟子说：‘请教两位女施主是何门派，是哪一位武林前辈门下的高足。’”

晦聪道：“正是。这两个年轻女子来本寺生事，瞧不起本派武功，必是大有来头，该当问明她们的门派来历。”

净济道：“那女子说：‘你要知道我们的门派来历吗？那容易得很，一看就知道。’突然出手，将弟子和净清师弟都打了一记巴掌。她出手极快，弟子事先又没防备，惭愧得很，竟然没能避过。净清师弟说：‘两位怎地动粗，出手打人？’那女子笑道：‘你们问我门派来历，口说无凭，出手见功，你们一看，不就知道了吗？’说到这里，晦明师叔祖就来了。”

澄识问道：“那位女施主出手打你，所使手法如何？”净济、净清都低下头去，说道：“弟子没看清楚。”澄识问其余二僧：“你们没挨打，该看到那女施主的手法身法？”二僧道：“只听得拍拍两声，两位师兄就挨了打，那女子好像手也没动，身子也没动。”

澄识向方丈望去，候他示下。

晦聪凝思半刻，向执事僧道：“请达摩院、般若堂两位首座过来。”过不多时，两位首座先后到来。达摩院首座澄心，便是到五台山去赴援的十八罗汉之首。般若堂的首座澄观禅师是个八十来岁老僧。二僧向方丈见了礼。晦聪说道：“有两位女施主来本寺生事，不知是什么门派，两位博知多闻，请共同参详。”当下说了经过。

澄心道：“四名师侄全没看到她出手，可是两人脸上已挨了一掌，这种武功，本派千叶手中是有的，武当派回风掌是有的，昆仑派落雁拳、崆峒派飞凤手，也都有这等手法。”

晦聪道：“单凭这两掌，瞧不出她的武功门派。师弟，你又怎地和他们动手？”

韦小宝道：“那蓝衫姑娘先将四个……四个和尚都打断了手……”晦聪询问四僧的手腕手臂如何脱臼。四僧连比带说，演了当时情景。澄心凝神看了，逐一细问那女郎的手法，最后问韦小宝道：“请问师叔，那姑娘又如何折断你老人家的双臂？”

韦小宝道：“我老人家后领给那美貌姑娘一把抓住，登时全身酸麻，她抓在这里。”说着一指后颈。澄心点头道：“那是‘大椎穴’，最是人身要穴。”韦小宝道：“我反手想格开她手臂，却给她在背心上打了一拳，痛得要命。我老人家急了，反过手去乱抓，在她胸口抓了一把。这小姑娘也急了，弄断了我手臂，又将我摔在地下，提刀乱砍。他妈的，杀人不要本钱，她一心一意谋杀亲夫，想做小寡妇。”

众僧听他满口胡言，面面相觑。澄心站到他身后，伸手相比，见到他后心僧衣上的三条刀痕，吃了一惊，道：“她砍了你三刀，师叔伤势怎样？”

韦小宝得意洋洋，道：“我有宝衣护身，并没受伤。这三刀幸好没砍在我的光头上。这小妹子砍我不死，定是吓得魂飞天外，以为我老人家武功深不可测，只好自己抹了脖子。其实我武功稀松平常，而她这等花容月貌，我老人家也决计不会跟她为难……”

晦聪怕他继续胡说八道下去，插嘴道：“师弟，这就够了。”

众僧这时均已明白，那女郎所以自寻短见，是因胸口被抓，受了极大羞辱。韦小宝当时生死悬于一发，观他衫上三条刀痕可知，急危中回手乱抓，碰到敌人身上任何部位，都不能说有什么错。他武功低微，给人擒住后拚命挣扎，出手岂能有甚么规矩可循？

澄识脸色登时平和，说道：“师叔，先前听那女施主口口声声骂你不守清规，只道你真的犯戒去调戏妇女，致有得罪。

原来那是争斗之际的无意之失，不能说是违犯戒律。师叔请坐。”亲自端过一张椅子，放在晦聪下首，意思是说你不犯戒律，戒律院便管你不着，你是寺中尊长，自当对你礼敬。韦小宝嘻嘻一笑，坐了下来。澄识见他神态轻浮，说话无聊，忍不住道：“师叔虽不犯色戒，但见到女施主时，也当举止庄重，貌相端严，才不失少林寺高僧的风度。”韦小宝笑道：“我这个高僧马马虎虎，随便凑数，当不得真的。”

晦聪正要出言劝喻，般若堂首座澄观忽道：“没有门派。”

澄心奇道：“师兄说这两位女施主没有门派？”澄观道：“偷学的武功！她二人的分筋错骨手中，包含了武当、昆仑、崆峒、点苍四派手法，在师叔背心上砍的这三刀，包含了峨嵋、青城、山西六合刀的三门刀法。如此杂驳不纯，而且学得都并不到家，天下没这一派武功。”

韦小宝大感诧异，说道：“咦，她们这些招式，你每一招都能知道来历？”

他不知澄观八岁便在少林寺出家，七十余年中潜心武学，从未出过寺门一步，博览武学典籍，所知极为广博。少林寺达摩院专研本派武功，般若堂却专门精研天下各家各派武功。

般若堂中数十位高僧，每一位都精通一派至数派功夫。

少林寺众僧于隋末之时，曾助李世民削平王世充，其时武功便已威震天下，千余年来声名不替，固因本派武功博大精深，但般若堂精研别派武功，亦是主因之一。通晓别派武功之后，一来截长补短，可补本派功夫之不足；二来若与别派高手较量，先已知道对方底细，自是大占上风。少林弟子行侠江湖，回寺参见方丈和本师之后，先去戒律院禀告有无过犯，再到般若堂禀告经历见闻。别派武功中只要有一招一式可取，般若堂僧人便笔录下来。如此积累千年，于天下各门派武功了若指掌。纵然寺中并无才智卓杰的人才，却也能领袖群伦了。

澄观潜心武学，世事一窍不通，为人有些痴痴呆呆，但于各家各派的武功却分辨精到。文人读书多而不化，成了“书呆子”，这澄观禅师则是学武成了“武呆子”。他生平除了同门拆招之外，从未与外人动过一招半式，可是于武学所知之博，寺中群僧推为当世第一。

澄心道：“原来两位女施主并无门派，事情便易办了。只要治好了那位姑娘的伤，送她们出寺，便无后患。”澄识道：“她二人师姊妹相称，似乎是有师父的。”澄心道：“就算有师父，也不会是名门大派中的高明人物。”澄识点了点头。

晦聪方丈道：“两位女施主年轻好事，这场争斗咱们并没做错了什么。虽然如此，还是不可失了礼数，对两位女施主须得好好相待。这便散了罢。”说着站起身来。

澄心微笑道：“先前我还道武林中出了哪一位高手，调教了两个年轻姑娘，有意来折辱本派，有点儿担心。少林寺享名千载，可别在咱们手里栽了筋斗。”众僧都微笑点头。

韦小宝忽道：“依我看来，少林派武功名气很大，其实也不过如此。”

晦聪正要出门，一听愕然回头。韦小宝道：“净济、净清，你们已学了几年功夫？”净济说学了十四年，净清学了十二年，都自称资质低劣，全无长进，惭愧之至。

晦聪方丈道：“咱们学佛，志在悟道解脱，武功高下乃是末节。”

韦小宝摇头道：“我看这中间大有毛病。这两个小妞儿，年纪大的也不过二十岁，只是东偷一招，西学一式，使些别门别派杂拌儿的三脚猫，就打得学过十几年功夫的少林僧落荒而逃，屁滚尿流，毫无招架之功，死无葬身之地。如此看来，什么武当派、昆仑派的一招半式，可比咱们少林派的正宗武功厉害得多了。”

晦聪、澄识、澄心等僧的脸色都十分尴尬，韦小宝这番话虽然极不入耳，一时却也难以辩驳，只想：“净济等四人的功夫差劲之极，怎能说是少林派的正宗武功？”

澄观却点头道：“师叔言之有理。”

澄识奇道：“怎地师兄也说有理？”澄观道：“人家的杂拌儿打败了咱们的正宗功夫，这中间总有点不大对头。”晦聪道：“各人的资质天份不同。净济等原不以武功见长，他们忙于接待宾客，那于宏扬佛法是大有功德之事。净济、净清、净本、净源，你们四人交卸了知客的职司，以后多练练武功罢。”净济等四僧躬身答应。

众僧出得戒律院来。韦小宝摇了摇头，澄观皱眉思索半晌，也摇了摇头。

晦聪和澄心对望了一眼，均想：“这一老一少，都大有呆气，不必理会。”径自走了。

澄观望着院中一片公孙树的叶子缓缓飘落，出了一会神，说道：“师叔，我要去瞧瞧这位女施主。”韦小宝大喜，道：“那再好没有了。我也去。”

两人来到东院禅房，替绿衫女郎治病的老僧迎了出来。韦小宝问道：“她会不会死？”那老僧道：“刀伤不深，不要紧，不会死的。”韦小宝喜道：“妙极，妙极。”走进禅房。

只见那绿衫女郎横卧榻上，双目紧闭，脸色白得犹如透明一般，头颈中用棉花和白布包住，右手放在被外，五根手指细长娇嫩，真如用白玉雕成，手背上手指尽处，有五个小小的圆涡。韦小宝心中大动，忍不住要去摸摸这只美丽可爱已极的小手，说道：“她还有脉搏没有？”伸手假意要去把脉。

那蓝衫女郎站在床尾，见他进来，早已气往上冲，喝道：“别碰我妹子！”见他并不缩手，左手一探，便抓他手腕。澄观中指往她左手掌侧“阳谷穴”上弹去，说道：“你这招是山西郝家的擒拿手。”蓝衫女郎手一缩，手肘顺势撞出。澄观伸指弹向她肘底“小海穴”。那女郎右手反打，澄观中指又弹，逼得她收招，退了一步。那女郎又惊又怒，双拳如风，霎时之间击出了七八拳。澄观不住点头，手指弹了七八下，那女郎“哎唷”一声，右臂“清冷渊”中指，手臂动弹不得，骂道：“死和尚！”

澄观奇道：“我是活的，若是死和尚，怎能用手指弹你？”

那女郎见他武功厉害，心下怯了，却不肯输口，骂道：“你今天还活着，明天就死了。”澄观一怔，问道：“女施主怎么知道？难道你有先见之明不成？”

那女郎哼了一声，道：“少林寺的和尚就会油嘴滑舌。”她只道澄观跟自己说笑，却不知这老和尚武功虽强，却全然不通世务。他一生足不出寺，寺中僧侣严守妄言之戒，从来没人跟他说过一句假话，他便道天下绝无说假话之事。他听那女郎说少林寺和尚油嘴滑舌，心想：“难道今天斋菜之中，豆油放得多了？”伸袖抹了抹嘴唇，不见有油，舌头在口中一卷，也不觉得如何滑了。正自诧异，那蓝衫女郎低声喝道：“出去，别吵醒了我师妹！”

澄观道：“是，是……师叔，咱们出去罢。”韦小宝呆望榻上女郎，早已神不守舍，应了一声，却不移步。蓝衫女郎慢慢走到他身后，突然出掌，猛力一推。韦小宝“啊”的一声大叫，被她推得直飞出房去，砰的一声，重重跌下，连声“哎唷”，爬不起来。

澄观道：“这一招‘江河日下’，本是劳山派的掌法，女施主使得不怎么对。”口中唠叨，出房扶起韦小宝，说道：“师叔，她这一掌推来，共有一十三种应付之法。倘若不愿和她争斗，那么六种避法之中，任何一种都可使用。如要反击呢，那么勾腕、托肘、指弹、反点、拿臂、斜格、倒踢，七种方法，每一种都可将之化解了。”

韦小宝摔得背臂俱痛，正没好气，说道：“你现下再说，又有何用？”

澄观道：“是，师叔教训得是。都是做师侄的不是。倘若我事先说了，师叔就算不想为难她，只要会避，也不致于摔这一交。”

韦小宝心念一动：“这两个姑娘凶得很，日后再见面，她们一上来就拳打脚踢，倒是难以抵挡。这老和尚对两个小妞的武功知道得清清楚楚，手指这么一弹，便逼得她就此不敢过来欺人。我要娶那妞儿做老婆，非骗得老和尚跟在身旁保驾不可。”转念又想：“老和尚这样老了，

不知还有几天好活，倘若他明天就呜呼哀哉，岂不是糟糕之至？”说道：“你刚才用手指弹了几弹，那妞儿便服服帖帖，这是什么功夫？”

澄观道：“这是‘一指禅’功夫，师叔不会吗？”韦小宝道：“我不会。不如你教了我罢。”澄观道：“师叔有命，自当遵从。这‘一指禅’功夫，也不难学，只要认穴准确，指上劲透对方穴道，也就成了。”

韦小宝大喜，忙道：“那好极了，你快快教我。”心想学会了这门功夫，手指这么弹得几弹，那绿衣姑娘便即动弹不得，那时要她做老婆，还不容易？而“也不难学”四字，更是关键所在。天下功夫之妙，无过于此，霎时间眉花眼笑，心痒难搔。

澄观道：“师叔的易筋经内功，不知已练到了第几层，请你弹一指试试。”韦小宝道：“怎样弹法？”澄观屈指弹出，嗤的一声，一股劲气激射出去，地下一张落叶飘了起来。

韦小宝笑道：“那倒好玩。”学着他样，也是右手拇指扣住中指，中指弹了出去，这一下自然无声无息，连灰尘也不溅起一星半点。

澄观道：“原来师叔没练过易筋经内功，要练这门内功，须得先练般若掌。待我跟你拆拆般若掌，看了师叔掌力深浅，再传授易筋经。”韦小宝道：“般若掌我也不会。”澄观道：“那也不妨，咱们来拆拈花擒拿手。”韦小宝道：“什么拈花擒拿手，可没听见过。”

澄观脸上微有难色，道：“那么咱们试拆再浅一些的，试金刚神掌好了。这个也不会？就从波罗蜜手试起好了。也不会？那要试散花掌。是了，师叔年纪小，还没学到这路掌法，韦陀掌？伏虎拳？罗汉拳？少林长拳？”他说一路拳法，韦小宝便摇一摇头。

澄观见韦小宝什么拳法都不会，也不生气，说道：“咱们少林派武功循序渐进，入门之后先学少林长拳，熟习之后，再学罗汉拳，然后学伏虎拳，内功外功有相当根柢了，可以学韦陀掌。如果不学韦陀掌，那么学大慈大悲千手式也可以……”韦小宝口唇一动，便想说：“这大慈大悲千手式我倒会。”

随即忍住，知道海老公所教这些什么大慈大悲千手式，十招中只怕有九招半是假的，这个“会”字，无论如何说不上。只听澄观续道：“不论学韦陀掌或大慈大悲千手式，聪明勤力的，学七八年也差不多了。如果悟性高，可以跟着学散花掌。学到散花掌，武林中别派子弟，就不大敌得过了。是否能学波罗蜜手，要看各人性子近不近。像净济、净清那几个师侄，都在练伏虎拳，他们的性子不近于练武，进境慢些。再过十年，净清或许可以练韦陀掌。净济学武不大专心，我看还是专门念金刚经参禅的为是。”

韦小宝倒抽了口凉气，说道：“你说那一指禅并不难学，可是从少林长拳练起，一路路拳法掌法练将下来，练成这一指禅，要几年功夫？”

澄观道：“这在般若堂的典籍中是有得记载的。五代后晋年间，本寺有一位法慧禅师，生有宿慧，入寺不过三十六年，就练成了一指禅，进展神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料想他前生一定是一位武学大宗师，许多功夫是前生带来的。其次是南宋建炎年间，有一位灵兴禅师，也不过花了三十九年时光。那都是天纵聪明、百年难遇的奇才，令人好生佩服。前辈典型，后人也只有神驰想像了。”

韦小宝道：“你开始学武，到练成一指禅，花了多少时候？”

澄观微笑道：“师侄从十一岁上起始练少林长拳，总算运气极好，拜在恩师晦智禅师座下，学得比同门师兄弟们快得多，到五十三岁时，于这指法已略窥门径。”

韦小宝道：“你从十一岁练起，到了五十三岁时略跪什么门闩（他不知“略窥门径”的成语，说成了“略跪门闩”），那么一共练了四十二年才练成？”澄观甚是得意，道：“以四十二年而练成一指禅，本派千余年来，老衲名列第三。”顿了一顿，又道：“不过老衲的内力修为平平，若以指力而论，恐怕排名在七十名以下。”说到这里，又不禁沮丧。

韦小宝心想：“管你排名第三也好，第七十三也好，老子前世不修，似乎没从娘胎里带来什么武功，要花四十二年时光来练这指法，我和那小妞儿都是五六十岁的老头子、老太婆啦。老子还练个屁！”说道：“人家小姑娘只练得一两年，你要练四五十年才胜得她过，实在差劲之至。”

澄观也早想到了此节，一直在心下盘算，说道：“是，是！咱们少林武功如此给人家比了下去，实在……实在不……不大好。”

韦小宝道：“什么不大好，简直糟糕之极。咱们少林派这一下子，可就抓不到武林中的牛耳朵、马耳朵了。你是般若堂首座，不想个法子，怎对得起几千几万年来少林寺的高僧？你死了之后，见到法什么禅师、灵什么禅师，还有我的师兄晦智禅师，大家责问你，说你只是吃饭拉屎，却不管事，不想法子保全少林派的威名，岂不羞也羞死了？”

澄观老脸通红，十分惶恐，连连点头，道：“师叔指点得是，待师侄回去，翻查般若堂中的武功典籍，看有什么妙法，可以速成。”韦小宝喜道：“是啊，你倘若查不出来，咱们少林派也不用再在武林中混了。不如请了这两位小姑娘来，让那大的做方丈，小的做般若堂首座。由她二人来传授武功，比咱们那些笨头笨脑的傻功夫，定是强得多了。”

澄观一怔，问道：“她们两位女施主，怎能做本寺的方丈、首座？”

韦小宝道：“谁教你想不出武功速成的法子？方丈丢脸，你自己丢脸，那也不用说了，少林派从此在武林中没了立足之地，本寺几千名和尚，都要去改拜这两个小姑娘为师了。大家都说，花了几十年时光来学少林派武功，又有什么用？两个小姑娘只学得一年半载，便喀喇、喀喇、喀喇，把少林寺和尚的手脚都折断了。大家保全手脚要紧，不如恭请小姑娘来做般若堂首座罢！”

这番言语只把澄观听得额头汗水涔涔而下，双手不住发抖，颤声道：“是，是！请两位小姑娘来做本寺的方丈、首座，唉，那……那太也丢脸了。”韦小宝道：“可不是吗？那时候咱们也不叫少林派了。”澄观问道：“那……那叫什么派？”韦小宝道：“不如干脆叫少女派好啦，少林寺改名少女寺。只消将山门上的牌匾取下来，刮掉那个‘林’字，换上一个‘女’字，只改一个字，那也容易得紧。”澄观脸如土色，忙道：“不成，不成！我……我这就去想法子。师叔，恕师侄不陪了。”合十行礼，转身便走。

韦小宝道：“且慢！这件事须得严守秘密。倘若寺中有人知道了，可太大不妥。”澄观问道：“为什么？”韦小宝道：“大家信不过你，也不知你想不想得出法子。那两个小姑娘还在寺里养伤，大家心惊胆战之下，都去磕头拜师，咱们偌大个少林派，岂不就此散了？”

澄观道：“师叔指点得是。此事有关本派兴衰存亡，那是万万说不得的。”心中好生感激，心想这位师叔年纪虽小，却眼光远大，前辈师尊，果然了得，若非他灵台明澈，具卓识高见，少林派不免变了少女派，千年名派，万劫不复。

韦小宝见他匆匆而去，袍袖颤动，显是十分惊惧，心想：

“老和尚拚了老命去想法子，总会有些门道想出来。我这番话人人都知破绽百出，但只要他不和旁人商量，谅这笨和尚也不知我在骗他。”想起躺在榻上那小姑娘容颜如花，一阵心猿意马，又想进房去看她几眼。回头走得几步，门帷下突然见到蓝裙一晃，想起那蓝衫女郎出手狠辣，身边没了澄观保驾，单身入房，非大吃苦头不可，只得叹了口气，回到自己禅房休息。

次日一早起来，便到东禅院去探望。治病的老僧合十道：“师叔早。”韦小宝道：“女施主的伤处好些了吗？”那老僧道：“那位女施主半夜里醒转，知道身在本寺，定要即刻离去，口出无礼言语。师侄好言相劝，她说决不死在小……小……小僧的庙里。”韦小宝听他吞吞吐吐，知道这小姑娘不是骂自己为“小淫贼”，便是“小恶僧”，问道：“那便如何？”那老僧道：“师侄劝她明天再走，女施主挣扎着站起身来，她的师姊扶了她出去。师侄不敢阻拦，反正那女施主的伤也无大碍，只得让她们去了，已将这事禀报了方丈。”

韦小宝点点头，好生没趣，暗想：“这小姑娘一去，不知到了哪里？她无名无姓，又怎查得到？”怪那老僧办事不力，埋怨了几句，转念一想：“这两个小妞容貌美丽，大大的与众不同，出手时各家各派的功夫都有，终究会查得到。”于是踱到般若堂中。

只见澄观坐在地下，周身堆满了数百本簿籍，双手抱头，苦苦思索，眼中都是红丝，多半是一晚不睡，瞧他模样，自然是没想出善法。他见到韦小宝进来，茫然相对，宛若不识，竟是潜心苦思，对身周一切视而不见。

韦小宝见他神情苦恼，想要安慰几句，跟他说两个小姑娘已去，眼下不必急急，转念一想：“他如不用心，如何想得出来？只怕我一说，这老和尚便偷懒了。”

倏忽月余，韦小宝常到般若堂行走，但见澄观瘦骨伶仃，容色憔悴，不言不语，状若痴呆，有时站起来拳打脚踢一番，跟着便摇头坐倒。韦小宝只道这老和尚甚笨，苦思了一个多月，仍然一点法子也没有，却不知少林派武功每一门都讲究根基扎实，宁缓毋速。躐等以求速成，正是少林派武功的大忌。澄观虽于天下武学几乎已无所不知，但要他打破本派禁条，另创速成之法，却与他毕生所学全然不合。

天气渐暖，韦小宝在寺中已有数月。这些日子来，每日里总有数十遍想起那绿衫少女。

这一日闷得无聊，携带银两，向西下了少室山，来到一座大镇，叫作潭头铺。去衣铺买了一套衣巾鞋袜，到镇外山洞中换上，将僧袍僧鞋包入包袱，负在背上，临着溪水一照，宛然是个富家子弟。回到镇上，在一间酒楼中鸡鸭鱼肉的饱餐一顿，心想：“这便得去寻找赌场，大赌一番。”知道赌场必在小巷之中，当下穿街过巷，东张西望。

他每走进一条小巷，便倾听有无呼幺喝六之声，寻到第七条巷子时，终于听到有人叫道：“天九王，通吃！”这几个字钻入耳中，当真说不出的舒服受用，比之少林寺中时时刻刻听到的“南无阿弥陀佛”，实有西方极乐世界与十八层地狱之别。

他快步走近，伸手推门。一名四十来岁的汉子歪戴帽子，走了出来，斜眼看他，问道：“干什么的？”韦小宝从怀中取出一锭银子，在手中一抛一抛，笑道：“手发痒，来输几两银子。”那汉子道：“这里不是赌场，是堂子。小兄弟，你要嫖姑娘，再过几年来罢。”

韦小宝饿赌已久，一听到“天九王，通吃”那五个字后，便天塌下来，也非赌上几手不可，何况来到妓院就是回到了老家，怎肯再走？笑道：“你给我找几个清倌人，打打茶围，今晚少爷要摆三桌花酒。”将那锭二两重的银子塞到他手上，笑道：“给你喝酒。”

龟奴大喜，见是来了豪客，登时满脸堆欢，道：“谢少爷赏！”长声叫道：“有客！”恭恭敬敬的迎他入内。老鸨出来迎接，见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衣着甚是华贵，心想：“这孩子偷了家里的钱来胡花，倒可重重敲他一笔。”笑嘻嘻的拉着他手，说道：“小少爷，我们这里规矩，有个开门利是。你要见姑娘，须得先给赏钱。”

韦小宝脸一板，说道：“你欺我是没嫖过院的雏儿吗？咱们可是行家，老子家里就是开这个调调儿的。”摸出一叠银票，约莫三四百两，往桌上一拍，说道：“打茶围的五钱银子一个姑娘，做花头是三两银子，提大茶壶的给五钱，娘姨五钱。老子今日兴致挺好，一律成双加倍。”一连串妓院行话说了出来，竟没半句外行，可把那老鸨听得呆了，怔了半晌，这才笑道：“原来是同行的小少爷，我这可走了眼啦。不知小少爷府上开的是哪几家院子？”

韦小宝道：“老子家里在扬州开的是丽春院、怡情院，在北京开的是赏心楼、畅春阁，在天津开的是柔情院、问菊楼，六家联号。”其实这六家都是扬州著名的妓院，否则一时之间，他也杜撰不出六家妓院的招牌。

那老鸨一听，心想乖乖不得了，原来六院联号的大老板到了，他这生意可做得不小，笑问：“小少爷喜欢怎样的姑娘陪着谈心？”韦小宝道：“谅你们这等小地方，也没苏州姑娘。有没大同府的？”老鸨面有惭色，低声道：“有是有一个，不过是冒牌货，她是山西汾阳人，只能骗骗冤大头，可不敢欺骗行家。”

韦小宝笑道：“你把院子里的姑娘通统叫来，少爷每个打赏三两银子。”老鸨大喜，传话出去，霎时间莺莺燕燕，房中挤满了姑娘。这小地方的妓院之中，自然都是些粗手大脚的庸脂俗粉，一个个拉手搂腰，竭力献媚。韦小宝大乐，虽然众妓或浓眉高颧，或血盆大口，比他自己还着实丑陋几分，但他自幼立志要在妓院中豪阔一番，今日得偿平生之愿，自是得意洋洋，拉过身边一个妓女，在她嘴上一吻，只觉一股葱蒜臭气直冲而来，几欲作呕。

突然间门帷掀开，两个女子走了进来。韦小宝道：“好！两个大妹子一起过来，先来亲个嘴儿……”一言未毕，已看清楚了两女的面貌，不由得大吃一惊。

他大叫一声，跳起身来，将搂住他的两个妓女推倒在地。原来进来的这两个女子，正是日思夜想的那绿衫女郎和他师姊。

那蓝衫女郎冷笑道：“你一进镇来，我们就跟上了你，瞧你来干什么坏事。”韦小宝背上全是冷汗，强笑道：“是，是。这位姑娘，你……你头颈里的伤……伤好……好了吗？”绿衫女郎哼了一声，并不理睬。蓝衫女郎怒道：“我们每日里候在少林寺外，要将你碎尸万段，以报辱我师妹的深仇大恨。哼，总算皇天不负苦心人，叫你这恶僧撞在我们手里。”

韦小宝暗暗叫苦：“老子今日非归位不可。”陪笑道：“其实……其实我也没怎样得罪了……得罪了姑娘，只不过……只不过这么抓了一把，那也不打紧，我看……我看……”

绿衫女郎红晕上脸，目光中露出杀机。蓝衫女郎冷冷的道：“刚才你又说什么来？叫我们怎么样？”韦小宝道：“糟糕，这可又不巧得很了。我……我当做你们两位也是……也是这窑子里的花姑娘。”

绿衫女郎低声道：“师姊，跟这为非作歹的贼秃多说什么？一刀杀了干净。”刷的一声响，白光一闪，韦小宝大叫缩颈，头上帽子已被她柳叶刀削下，露出光头。

众妓女登时大乱，齐声尖叫：“杀人哪，杀了人哪！”

韦小宝一矮身，躲在一名妓女身后，叫道：“喂，这里是窑子啊，进来的便是婊子，你们两个还不快快出去，给人知道了那可……难听……难听得很哪……”二女刷刷数刀，但房中挤满了十来个妓女，却哪里砍他得着？刀锋掠过，险些砍伤了两名妓女。

韦小宝纵声大叫：“老子在这里嫖院，有什么好瞧的？我……我要脱衣服了，要脱裤子啦。”扯下身上衣衫，摔了出去。

二女怒极，但怕韦小宝当真要耍赖脱裤子，绿衫女郎转身奔出，蓝衫女郎一怔，也奔了出去，砰砰两声，将冲进来查看的老鸨、龟奴推得左右摔倒。

一时之间，妓院中呼声震天、骂声动地。

韦小宝暂免一刀之厄，但想这两位姑娘定是守在门口，自己只要踏出妓院门口一步，立时便给她们杀了，叫道：“大家别乱动，每个人十两银子，人人都有，决不落空。”众妓一听，立时静了下来。韦小宝取出二十两银子，交给龟奴，吩咐：

“快去给我备一匹马，等在巷口。”那龟奴接了银子出去。

韦小宝指着一名妓女道：“给你二十两银子，快脱下衣服给我换上。”那妓女大喜，便即脱衣。余人七嘴八舌，纷纷询问。韦小宝道：“这两个是我的大老婆、小老婆，剃光了我头，不许我嫖院，我逃了出来，她们便追来杀我。”

老鸨和众妓一听，都不禁乐了。嫖客的妻子到妓院来吵闹打架，那是司空见惯，寻常之极，但提刀要杀，倒也少见，至于妻妾合力剃光丈夫的头发，不许他嫖院，却是首次听闻。

韦小宝匆匆换上妓女的衣衫，用块花布缠住了头。众妓知他要化妆逃脱，嘻嘻哈哈的帮他涂脂抹粉。在妓院中赌钱的嫖客听得讯息，也拥来看热闹。不久龟奴回报马已备好，得知情由之后，说道：“少爷这可得小心，你大夫人守在后门，小夫人守在前门。两人都拿着刀子。”韦小宝大派银子，骂道：“这两个泼妇，管老公管得这么紧，真是少有少见。”

那老鸨得了他三十两银子的赏钱，说道：“两只雌老虎坏人衣食，天下女人都像你两个老婆一样，我们喝西北风吗？二郎神保佑两只雌老虎绝子绝孙。啊哟，小少爷，我可不是说你。你不如休了两只雌老虎，天天到这里来玩个畅快。”

韦小宝笑道：“这主意倒挺高明。妈妈，你到前门去，痛骂那泼妇一顿，不过你可得躲在门后骂，防她使泼，用刀子伤你。众位姊妹，大家从后门冲出去。我那两个泼婆娘就捉不到我了。”当下拿出银子分派。众婊子无不雀跃。重赏之下，固有勇夫，只须重赏，勇妇也大不乏人。众妓得了白花花的银子，人人“忠”字当头，尽皆戮力效命。

只听得前门口那老鸨已在破口大骂：“大泼妇，小泼妇，要管住老公，该当听他的话，讨他欢心才是。你们自己没本事，他才会到院子里来寻欢作乐。拿刀子吓他、杀他，又有屁用？你们这位老公手段豪阔，乃是天下第一的大好人，两只雌老虎半点也配他不上。老娘教你们个乖，赶快向他磕头赔罪，再拜老娘为师，学点床上功夫，好好服侍他。否则的话，他决意把你们卖给老娘，在这里当婊子，咱们今天成交……

啊哟……哎唷，痛死啦……”

韦小宝一听，知道那蓝衫女郎已忍不住出手打人，忙道：“大伙儿走啊！”

二十几名妓女从后门一拥而出，韦小宝混在其中。那绿衫女郎手持柳叶刀守在门边，陡然见到大批花花绿绿的女子冲了出来，睁大一双妙目，浑然不明所以。

众妓奔出小巷，韦小宝一跃上马，向少林寺疾驰而去。

那蓝衫女郎见机也快，当即撇下老鸨，转身来追。众妓塞住了小巷，伸手拉扯，纷道：“雌老虎，你老公骑马走啦，追不上啦！嘻嘻，哈哈。”那女郎怒得几乎晕去，持刀威吓，众妓料她也不敢当真杀人，“贱泼妇，醋坛子，恶婆娘”的骂个不休。那女郎大急，纵声高叫：“师妹，那贼子逃走了，快追！”但听得蹄声远去，又哪里追得上？

韦小宝驰出市镇，将身上女子衫裤一件件脱下抛去，包着僧袍的包袱，忙乱中却失落在妓院中了，在袖子上吐些唾沫，抹去脸上脂粉，心想：“老子今年的流年当真差劲之至，既做和尚，又扮婊子。唉，那绿衣姑娘要是真的做了我老婆，便杀我头，也不去妓院了。”

一口气驰回少林寺，纵马来到后山，跃下马背，悄悄从侧门蹑手蹑脚的进寺，立即掩面狂奔，回到自己禅房。他洗去脸上残脂腻粉，穿上僧袍，这才心中大定，寻思：“这两个大老婆、小老婆倘若来寺吵闹，老子给她们一个死不认帐。”

次日午间，韦小宝斜躺在禅床之上，想着那绿衣女郎的动人体态，忍不住又想冒险，寻思：“我怎生想个妙法，再去见她一面？”忽然净济走进禅房，低声道：“师叔祖，这几天你可别出寺，事情有些不妙。”韦小宝一惊，忙问端详。净济道：“香积厨的一个火工刚才跟我说，他到山边砍柴，遇到两个年轻姑娘，手里拿着刀子，问起了你。”韦小宝道：“问什么？”净济道：“问他认不认得你，问你平时什么时候出来，爱到什么地方。师叔祖，这两个姑娘不怀好意，守在寺外，想加害于你。你只要足不出寺，谅她们也不敢进来。”

韦小宝道：“咱们少林寺高僧怕了她们，不敢出寺，那还成什么话？”

净济道：“师侄孙已禀报了方丈。他老人家命我来禀告师叔祖，请你暂且让她们一步，料想两个小姑娘也不会有长性，等了几天没见到你，自然走了。方丈说道，武林中朋友只会说我们大人大量，决不能说堂堂少林寺，竟会怕了两个无门无派的小姑娘。”

韦小宝道：“无门无派的小姑娘，哼，可比我们有门有派的大和尚厉害得多啦。”

净济道：“谁说不是呢？”想到折臂之恨，忿忿不平，又道：“只不过方丈有命，说甚么要息事宁人。”

韦小宝待他走后，心想：“得去瞧瞧澄观老和尚，最好他已想出妙法。”来到般若堂，只见澄观双手抱头，仰眼瞧着屋梁，在屋中不住的踱步兜圈子，口中念念有词。

韦小宝不敢打断他的思路，等了良久，见他已兜了几个圈子，兀自没停息的模样，便咳嗽了几声。澄观并不理会。韦小宝叫道：“老师侄，老师侄！”澄观仍没听见。

韦小宝走上前去，伸手往他肩头拍去，笑道：“老……”手掌刚碰到他肩头，突然身子一震，登时飞了出去，砰的一声，撞在墙上，气息阻塞，张口大呼，却全没声息。

澄观大吃一惊，忙抢上跪倒，合十膜拜，说道：“师侄罪该万死，冲撞了师叔，请师叔重重责罚。”韦小宝隔了半晌，才喘了口气，苦笑道：“请起，请起，不必多礼，是我自己不好。”澄观仍不住道歉。韦小宝扶墙站起，再扶澄观起身，问道：“你这是什么功夫？可真厉害得紧哪。”心想：“这功夫倘若不太难练，学会了倒也有用。”

澄观脸有惶恐之色，说道：“真正对不住了。回师叔：这是般若掌的护体神功。”韦小宝点了点头，心想要学这功夫，先得学什么少林长拳、罗汉拳、伏虎拳、韦陀掌、散花手、波罗蜜手、金刚神掌、拈花擒拿手等等哕里哕苏的一大套，自己可没这功夫，就算有功夫，也没精神去费心苦练，问道：“速成的法子，可想出来没有？”

澄观苦着脸摇了摇头，说道：“师侄已想到不用一指禅，不用易筋经内功，以般若掌来对付，也可破得了两位女施主的功夫，只不过……只不过……”韦小宝道：“只不过练到般若掌，也得二三十年的时光，是不是？”澄观嗫嚅道：“二三十年，恐怕……恐怕……”韦小宝扁扁嘴，脸有鄙夷之色，道：“恐怕也不一定够了？”

澄观十分惭愧，答道：“正是。”呆了一会，说道：“等师侄再想想，倘若用拈花擒拿手，不知是否管用。”

韦小宝心想这老和尚拘泥不化，做事定要顺着次序，就算拈花擒拿手管用，至少也得花上十几年时候来学。这老和尚内力深厚，似不在洪教主之下，可是洪教主任意创制新招，随机应变，何等潇洒如意，这老和尚却是呆木头一个，非得点拨他一条明路不可，说道：“老师侄，我看这两个小姑娘年纪轻轻，决不会练过多少年功夫。”

澄观道：“是啊，所以这就奇怪了。”

韦小宝道：“人家既然决不会是一步步的学起，咱们也就不必一步步的死练了。她们哪有你这样深厚的内功修为？我瞧哪，要对付这两个小妞儿，压根儿就不用练内功。”

澄观大吃一惊，颤声道：“练武不……不扎好根基，那……那不是旁门左道吗？”

韦小宝道：“她们不但是旁门左道，而且是没门没道。对付没门没道的武功，便得用没门没道的法子。”澄观满脸迷惘，喃喃道：“没门没道，没门没道？这个……这个，师侄可就不懂了。”韦小宝笑道：“你不懂，我来教你。”

澄观恭恭敬敬的道：“请师叔指教。”他一生所见的每一位“晦”字辈的师伯、师叔，尽是武功卓绝的有德高僧，心想这位小师叔虽因年纪尚小，内力修为不足，但必然大有过人之处，否则又怎能做自己师叔？这些日子来苦思武功速成之法，始终摸不到门径，看来再想十年、二十年，直到老死，也无法解得难题，既有这位晦字辈的小高僧来指点迷津，不由得惊喜交集，敬仰之心更是油然而生。

韦小宝道：“你说两个小姑娘使的，是什么昆仑派、峨嵋派中的一招，咱们少林派的武功，比之这些乱七八糟的门派，是谁强些？”

澄观道：“只怕还是咱们少林派的强些，就算强不过，至少也不会弱于他们。”

韦小宝拍手道：“这就容易了。她们不用内功，使一招唏哩呼噜门派的招式，咱们也不用内功，使一招少林派的招式，那就胜过她们了。管他是般若掌也好，金刚神拳也好，波罗蜜手也罢，阿弥陀佛脚也罢，只消不练内功，那就易学得很，是不是？”

澄观皱眉道：“阿弥陀佛脚这门功夫，本派是没有的，不知别派有没有？不过倘若不练内功，本派的这些拳法掌法便毫无威力，遇上别派内力深厚的高手，一招之间，便会给打得筋折骨断。”韦小宝哈哈一笑，道：“这两个小姑娘，是内功深厚的高手么？”澄观道：“不是。”韦小宝道：“那你又何必担心？”

当真是一言惊醒了梦中人，澄观吁了口长气，道：“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师侄一直想不到此节。”他呆了一呆，又道：“不过另有一桩难处，本派入门掌法十八路，内外器械三十六门，绝技七十二项。每一门功夫变化少的有数十种，多的在一千以上，要将这些招式尽数学全了，却也不易。就算不习内功，只学招式，也得数十年功夫。”

韦小宝心想：“这老和尚实在笨得要命。”笑道：“那又何必都学全了？只消知道小姑娘会什么招式，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小姑娘这一招打来，老和尚这一招破去，管教杀得她们落荒而逃，片甲不回。”

澄观连连点头，脸露喜色，大有茅塞顿开之感。

韦小宝道：“那个穿蓝衣的姑娘用一招甚么劳山派的‘江河日下’，你说有六种避法，又有七种反击的法门，其实又何必这么哕里哕苏？只消有一种法子反击，能够将她打败，其余的十二种又学他干么，岂不是省事得多吗？”

澄观大喜，说道：“是极！是极！两位女施主折断师叔的手臂，打伤净济师侄他们四人，所用的分筋错骨手，包括了四派手法，用咱们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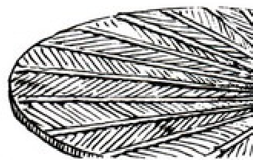
林派的武功，原是化解得了的。”当下先将二女所用手法，逐一施演，跟着又说了每一招的一种破法，和韦小宝试演。

澄观的破解之法有时太过繁复难学，有时不知不觉的用上了内功，韦小宝便要他另想简明法子。少林派武功固然博大宏富，澄观老和尚又是腹笥奇广，只要韦小宝觉得难学，摇了摇头，他便另使一招，倘若不行，又再换招，直到韦小宝能毫不费力的学会为止。

澄观见小师叔不到半个时辰，便将这些招式学会，苦思多日的难题一旦豁然而解，只喜欢得扒耳摸腮，心痒难搔。突然之间，他又想起一事，说道：“可惜，可惜。”又摇头道：“危险，危险。”

韦小宝忙问：“什么可惜？什么危险？”





第二十三回　天生才士定多癖 君与此图皆可传

澄观道："又要师叔你老人家和净济他们四个出去，和两位女施主动手，让她们折断手足。倘若折得厉害了，难以治愈，从此残废，岂不可惜？又如两位女施主下手狠辣，竟把你们五位杀了，岂不危险？"韦小宝奇道："为什么又要我们五人去动手？"澄观道："两位女施主所学的招数，一定不止这些。师侄既不知她们另有什么招数，自然不知拆解的法门。

五位若不是送上去挨打试招，如何能够查明？"

韦小宝哈哈大笑，说道："原来如此。那也有法子的，只要你去跟她们动手，就不会可惜、没有危险了。"澄观脸有难色，道："出家人不生嗔怒，平白无端的去跟人家动手，那是大大不妥。"韦小宝道："有了。咱二人就出寺走走，倘若两位女施主已然远去，那再好也没有了。这叫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她们便另有什么招数，咱们也不必理会了。"澄观道："是极，是极！不过师侄从来不出寺门，一出去便存心生事，立意似乎不善。我佛当年在鹿野苑初转法轮，传的是四圣谛、八正道，这'正意'是八正道的一道……"韦小宝打断他话头，说道："咱们也不必去远，只在寺旁随意走走，最好是遇不着她们。"澄观道："正是，正是。师叔立心仁善，与人无争无竞，那便是'正意'了，师侄当引为模楷。"

韦小宝暗暗好笑，携着他手，从侧门走出少林寺来。澄观连寺畔的树林也未见过，眼见一大片青松，不由得啧啧称奇，赞道："这许多松树生在一起，大是奇观。我们般若堂的庭院之中，只有两棵……"

一言未毕，忽听得身后一声娇叱："小贼秃在这里！"白光闪动，一把钢刀向韦小宝砍将过来。澄观道："这是五虎断门刀中的'猛虎下山'。"伸手去抓使刀人的手腕，忽然想起，这一招是"拈花擒拿手"中的手法，未免太难，说道："不行！"急忙缩手。

使刀的正是那蓝衫女郎，她见澄观缩手，柳叶刀疾翻，向他腰间横扫。便在这时，绿衫女郎也已从松林中窜出，挥刀向韦小宝砍去。韦小宝急忙躲到澄观身后，绿衫女郎这一刀便砍向澄观左肩。澄观道："这是太极刀的招数，倒不易用简便法子来化解……"一句话没说完，二女双刀挥舞，越砍越急。澄观叫道："师叔，不行，不行。两位女施主出招太快，我可……我可来不及想。你……你快请两位不必性急，慢慢的砍。"

蓝衫女郎连使狠招，始终砍不着老和尚，几次还险些给他将刀夺去，听他大呼小叫，只道他有意讥讽，大怒之下，砍得更加急了。

韦小宝笑道："喂，两位姑娘，我师侄请你们不必性急，慢慢的发招。"

澄观道："正是，我脑子不大灵活，一时三刻之间，可想不出这许多破法。"

绿衫女郎恨极了韦小宝，几刀砍不中澄观，又挥刀向韦小宝砍来。澄观伸手挡住，说道："这位女施主，我师叔没学过你这路刀的破法，现下不必砍他，等他学会之后，识了抵挡之法，那时再砍他不迟。唉，我这些法子委实不行。师叔，你现下不忙记，我这些法子都是不管用的，回头咱们再慢慢琢磨。"他口中不停，双手忽抓忽拿，忽点忽打，将二女缠得紧紧的，绿衫女郎要去杀韦小宝，却哪里能够？

韦小宝眼见已无凶险，笑嘻嘻的倚树观战，一双眼不停在绿衫女郎脸上、身上、手上、脚上转来转去，饱餐秀色，乐也无穷。

绿衫女郎不见韦小宝，只道他已经逃走，回头找寻，见他一双眼正盯住了自己，脸上一红，再也顾不得澄观，转身举刀，向他奔去。哪知澄观正出指向她胁下点来，这一指故意点得甚慢，她原可避开，但一分心要去杀人，胁下立时中指，一声嘤咛，摔倒在地。澄观忙道："哎哟，对不住。老僧这招'笑指天南'，指力使得并不厉害，女施主只须用五虎断门刀中的一招'恶虎拦路'，斜刀一封，便可挡开了。这一招女施主虽未使过，但那位穿蓝衫的女施主却使过的，老僧心想女施主一定也会使，哪知道……唉，得罪，得罪。"

蓝衫女郎怒极，钢刀横砍直削，势道凌厉，可是她武功和澄观相差实在太远，连他僧袍衣角也带不上半点。澄观嘴里罗唆不休，心中只是记忆她的招数，他当场想不出简易破法，只好记明了刀法招数，此后再一招招的细加参详。

韦小宝走到绿衫女郎身前，赞道："这样美貌的小美人儿，普天下也只有你一个了，啧啧啧！真是瞧得我魂飞天外。"伸出手去，在她脸上轻轻摸了一把。那女郎惊怒交迸，一口气转不过来，登时晕去。韦小宝一惊，倒也不敢再肆意轻薄，站直身子，叫道："澄观师侄，你把这位女施主也点倒了，请她把各种招数慢慢说将出来，免伤和气。"

澄观迟疑道："这个不大好罢？"韦小宝道："现下这样动手动脚，太不雅观，还是请她口说，较为斯文大方。"澄观喜道："师叔说得是。动手动脚，不是'正行'之道。"

蓝衫女郎知道只要这老和尚全力施为，自己挡不住他一招半式，眼下师妹被擒，自己如也落入其手，无人去报讯求救，当即向后跃开，叫道："你们要是伤了我师妹一根毛发，把你们少林寺烧成白地。"

澄观一怔，道："我们怎敢伤了这位女施主？不过要是她自己落下一根头发，难道你也要放火烧寺？"蓝衫女郎奔出几步，回头骂道："老贼秃油嘴滑舌，小贼秃……"她本想说"淫邪好色"，但这四字不便出口，一顿足，窜入林中。

韦小宝眼见绿衫女郎横卧于地，绿茵上一张白玉般的娇脸，一双白玉般的纤手，真似翡翠座上一尊白玉观音的睡像一般，不由得看痴了。

澄观道："女施主，你师姊走了。你也快快去罢，可别掉了一根头发，你师姊来烧我们寺庙。"

韦小宝心想："良机莫失。这小美人儿既落入我手，说什么也不能放她走了。"合十说道："我佛保佑，澄观师侄，我佛要你光大少林武学，维护本派千余年威名，你真是本派的第一大功臣。"澄观奇道："师叔何出此言？"韦小宝道："咱们正在烦恼，不知两位女施主更有什么招数。幸蒙我佛垂怜，派遣这位女施主光临本寺，让她一一施展。"说着俯身将那女郎抱起，说道："回去罢。"

澄观愕然不解，只觉此事大大的不对，但错在何处，却又说不上来，过了一会，才道："师叔，我们请这女施主入寺，好像不合规矩。"韦小宝道："什么不合规矩？她进过少林寺没有？方丈和戒律院首座都说没什么不对，自然是合规矩了，是不是？"他问一句，澄观点一下头，只觉他每一句话都是无可辩驳。眼见小师叔脱下身上僧袍，罩在那女郎身上，抱了她从侧门进寺，只得跟在后面，脸上一片迷惘，脑中一团混乱。

韦小宝心里却是怦怦大跳，虽然这女郎自头至足，都被僧袍罩住，没丝毫显露在外，但若给寺中僧侣见到，总是不免起疑。他温香软玉，抱个满怀，内心却只有害怕，幸好般若堂是在后寺僻静之处，他快步疾趋，没撞到其他僧人。进堂之时，堂中执事僧见师叔祖驾到，首座随在其后，都恭恭敬敬的让在一边。

进了澄观的禅房，那女郎兀自未醒，韦小宝将她放在榻上，满手都是冷汗，双掌在腿侧一擦，吁了口长气，笑道："行啦！"

澄观问道："咱们请这位……这位女施主住在这里？"韦小宝道："是啊，她又不是第一次在本寺住。先前她伤了脖子，不是在东院住过吗？"澄观点头道："是。不过……不过那一次是为她治伤，性命攸关，不得不从权处置。"韦小宝道："那容易得很。"从靴筒中拔出匕首，道："只须狠狠割她一刀，让她再有性命之忧，又可从权处置了。"说着走到她身前，作势便要割落。

澄观忙道："不，不，那……那是不必了。"韦小宝道："好，我便听你的。除非你不让别人知晓，待她将各种招数演毕，咱们悄悄送了她出去，否则的话，我只好割伤她了。"澄观道："是，是。我不说便是。"只觉这位小师叔行事着实奇怪，但想他既是晦字辈的尊长，见识定比自己高超，听他吩咐，决无岔差。

韦小宝道："这女施主脾气刚硬，她说定要抢了你般若堂的首座来做，我得好好劝她一劝。"澄观道："她一定要做，师侄让了给她，也就是了。"

韦小宝一怔，没料到这老和尚生性淡泊，全无竞争之心，说道："她又不是本寺僧侣，抢了般若堂首座位子，咱们少林寺的脸面往哪里搁去？你若存此心，便是对不起少林派。"说着脸色一沉，只把澄观吓得连声称是。韦小宝板起了脸道："是了。你且出去，在外面等着，我要劝她了。"澄观躬身答应，走出禅房，带上了门。

韦小宝揭开盖在那女郎头上的僧袍，那女郎正欲张口呼叫，突见一柄寒光闪闪的匕首指住了自己鼻子，登时张大了嘴，不敢叫出声来。韦小宝笑嘻嘻的道："小姑娘，你只要乖乖的听话，我不会伤你一根毫毛。否则的话，我只好割下你的鼻子，放了出寺。一个人少了个鼻子，只不过闻不到香气臭气，也没什么大不了，是不是？"那女郎惊怒交集，脸上更无半点血色。韦小宝道："你听不听话？"那女郎怒极，低声道："你快杀了我。"

韦小宝叹了口气，说道："你这般花容月貌，我怎舍得杀你？不过放你走罢，从此我日夜都会想着你，非为你害相思病而死不可，那也有伤上天好生之德。"

那女郎脸上一红，随即又转为苍白。韦小宝道："只有一个法子。我割了你的鼻子，你相貌就不怎么美啦。那我就不会害相思病了。"

那女郎闭上了眼，两粒清澈的泪珠从长长的睫毛下渗了出来，韦小宝心中一软，安慰道："别哭，别哭！只要你乖乖的听话，我宁可割了自己的鼻子，也不割你的鼻子。你叫什么名字？"那女郎摇了摇头，眼泪更加流得多了。韦小宝道："原来你名叫摇头猫，这名字可不大好听哪。"那女郎睁开眼来，呜咽道："谁叫摇头猫？你才是摇头猫。"

韦小宝听她答话，心中大乐，笑道："好，我就是摇头猫。

那么你叫什么？"那女郎怒道："不说！"韦小宝道："你不肯说，只好给你起一个名字。叫做……叫做哑巴猫。"那女郎怒道："胡说八道，我又不是哑巴。"

韦小宝坐在一叠高高堆起的少林武学典籍之上，架起了二郎腿，轻轻摇晃，见她虽满脸怒色，但秀丽绝伦，动人心魄，笑道："那么你尊姓大名哪？"

那女郎道："我说过不说，就是不说。"韦小宝道："我有话跟你商量，没名没姓的，说起来有多别扭。你既不肯说，我只好给你取个名字了。嗯，取个什么名字好呢？"那女郎连声道："不要，不要，不要！"韦小宝笑道："有了，你叫做'韦门摇氏'。"那女郎一怔，道："古里古怪的，我又不姓韦。"

韦小宝正色道："皇天在上，后土在下，我这一生一世，便是上刀山，下油锅，千刀万剐，满门抄斩，大逆不道，十恶不赦，男盗女娼，绝子绝孙，天打雷劈，满身生上一千零一个大疔疮，我也非娶你做老婆不可。"

那女郎听他一口气的发下许多毒誓，只听得呆了，忽然听到最后一句话，不由得满脸通红，呸的一声。

韦小宝道："我姓韦，因此你已经命中注定，总之是姓韦的了。我不知你姓什么，你只是摇头，所以叫你'韦门摇氏'。"

那女郎闭起了眼睛，怒道："世上从来没有像你这样胡言乱语的和尚。你是出家人，娶什么……娶什么……也不怕菩萨降罚，死了入十八层地狱。"

韦小宝双手合十，扑的一声跪倒。那女郎听到他跪地之声，好奇心起，睁开眼来，只见他面向窗子，磕了几个头，说道："我佛如来，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玉皇大帝、四大金刚、阎王判官、无常小鬼，大家请一起听了。我韦小宝非娶这个姑娘为妻不可。就算我死后打入十八层地狱，拔舌头，锯脑袋，万劫不得超生，那也没有什么。我是活着什么也不理，死后什么也不怕。这个老婆总之是娶定了。"

那女郎见他说得斩钉截铁，并无轻浮之态，不像是开玩笑，倒也害怕起来，求道："别说了，别说了。"顿了一顿，恨恨的道："你杀了我也好，天天打我也好，总之我是恨死了你，决计……决计不答应的。"

韦小宝站起身来，道："你答应也好，不答应也好，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今后八十年是跟你耗上了。就算你变了一百岁的老太婆，我

若不娶你到手，仍然死不瞑目。”

那女郎恼道：“你如此辱我，总有一天教你死在我手里。我要先杀了你，这才自杀。”

韦小宝道：“你杀我是可以的，不过那是谋杀亲夫。我如做不成你老公，不会就那么死的。”说到这句话时，不由得声音发颤。

那女郎见他咬牙切齿，额头青筋暴起，心中害怕起来，又闭上了眼睛。

韦小宝向着她走近几步，只觉全身发软，手足颤动，忽然间只想向她跪下膜拜，虔诚哀求，再跨得一步，喉头低低叫了一声，似是受伤的野兽嘶嚎一般，又想就此扼死了她。

那女郎听到怪声，睁开眼来，见他眼露异光，尖声叫了起来。

韦小宝一怔，退后几步，颓然坐下，心想：“在皇宫之中，我曾叫方姑娘和小郡主做我大小老婆，那时嘻嘻哈哈，何等轻松自在？想搂抱便搂抱，要亲嘴便亲嘴。这小妞儿明明给老和尚点中了穴道，动弹不得，怎地我连摸一摸她的手也是不敢？”眼见她美丽的纤手从僧袍下露了出来，只想去轻轻握上一握，便是没这股勇气，忍不住骂道：“辣块妈妈！”

那女郎不懂，凝视着他。韦小宝脸一红，道：“我骂自己胆小不中用，可不是骂你。”那女郎道：“你这般无法无天，还说胆小呢，你倘若胆小，可真要谢天谢地了。”

一听此言，韦小宝豪气顿生，站起身来，说道：“好，我要无法无天了。我要剥光你的衣衫。”那女郎大惊，险些又晕了过去。

韦小宝走到她身前，见到她目光中充满了怨毒之意，心道：“算了，算了，我韦小宝是乌龟儿子王八蛋，向你投降，不敢动手。”柔声道：“我生来怕老婆，放你走罢。”

那女郎惊惧甫减，怒气又生，说道：“你……你在那镇上，跟那些……那些坏女人胡说什么？说我师姊和我……是……是你……什么的，要捉你回去，你……你这恶人……”

韦小宝哈哈大笑，道：“那些坏女人懂得什么？将来我娶你为妻之后，天下一千所堂子中的十万个婊子，排队站在我面前，韦小宝眼角儿也不瞟她们一瞟，从朝到晚，从晚到朝，一天十二个时辰，只瞧着我亲亲好老婆一个。”那女郎急道：“你再叫我一声老……老……什么的，我永远不跟你说话。”韦小宝大喜，忙道：“好，好，我不叫，我只心里叫。”那女郎道：“心里也不许叫。”韦小宝微笑道：“我心里偷偷的叫，你也不会知道。”那女郎道：“哼，我怎会不知？瞧你脸上神气古里古怪，你心里就在叫了。”

韦小宝道：“妈妈一生下我，我脸上的神气就这样古里古怪了。多半因为我一出娘胎，就知道将来要娶你为妻。”那女郎闭上眼，不再理他。韦小宝道：“喂，我又没叫你老婆，你怎地不理我了？”那女郎道：“还说没有？当面撒谎。你说娶我为……为什么的，那就是了。”韦小宝笑道：“好，这个也不说。我只说将来做了你老公……”

那女郎怒极，用力闭住眼睛，此后任凭韦小宝如何东拉西扯，逗她说话，总是不答。

韦小宝无法可施，想说：“你再不睬我，我要香你面孔了。”

可是这句话到了口边，立即缩住，只觉如此胁迫这位天仙般的美女，实是亵渎了她，叹道：“我只求你一件事。你跟我说了姓名，我就放你出去。”那女郎道：“你骗人。”韦小宝道：“普天下我人人都骗，只不骗你一个。这叫做大丈夫一言既出，死马难追。小妻子一言不发，活马好追。”

那女郎一怔，问道：“什么死马难追，活马好追？”

韦小宝道：“这是我们少林派的话，总而言之，我不骗你就是。你想，我一心一意要让你孙子叫我做爷爷，今天倘若骗了你，你儿子都不肯叫我爹爹，还说什么孙子？”

那女郎先不懂他说什么孙子爷爷的，一转念间，明白他绕了弯子，又是在说那件事，轻轻说道：“我也不要你放，我受了你这般欺侮，早就不想活啦。你快一刀杀了我罢！”

韦小宝见到她颈中刀痕犹新，留着一条红痕，好生歉疚，跪下地来，咚咚咚咚，向着她重重的磕了四个响头，说道：“是我对姑娘不起！”左右开弓，在自己脸颊连打了十几下，双颊登时红肿，说道：“姑娘别难过，韦小宝这混帐东西真正该打！”站起身来，过去开了房门，说道：“喂，老师侄，我要解开这位姑娘的穴道，该用什么法子？”

澄观一直站在禅房门口等候。他内力深厚，韦小宝和那女郎的对答，虽微声细语，亦无不入耳，只觉这位师叔“劝说”女施主的言语，委实高深莫测，什么老公、老婆、孙子、爷爷，似乎均与武功无关，小师叔的机锋妙语太也深奥，自己佛法修为不够，未能领会。后来听得小师叔跪下磕头，自击面颊，不由得更是感佩。禅宗传法，弟子倘若不明师尊所传的微言妙义，师父往往一棒打去，大喝一声。以棒打人传法，始于唐朝德山禅师；以大喝促人醒悟者，始于唐代道一禅师。“当头棒喝”的成语，由此而来。澄观心想当年高僧以棒打人而点化，小师叔以掌击己而点化这位女施主，舍己为人，慈悲心肠更胜前人，正自感佩赞叹，听得他问起解穴之法，忙道：“这位女施主被封的是‘大包穴’，乃属足太阴脾经，师叔替她在腿上‘箕门’、‘血海’两处穴道推血过宫，即可解开。”

韦小宝道：“‘箕门’、‘血海’两穴，却在何处？”澄观捋起衣衫，指给他看膝盖内侧穴道所在，让他试拿无误，又教了推血过宫之法，说道：“师叔未习内功，解穴较慢。但推拿得半个对辰，必可解开。”韦小宝点了点头，关上房门，回到榻畔。

那女郎于两人对答都听见了，惊叫：“不要你解穴，不许你碰我身子！”

韦小宝寻思：“在她膝弯内侧推拿半个时辰，的确不大对头。我诚心给她解穴，但她一定说我有意轻薄。虽然老公轻薄老婆，天公地道，何况良机莫失，失机者斩。不过小妞儿性子狠，我一解开她穴道，只怕她当即一头在墙上撞死，韦小宝就要绝子绝孙了。”回头大声问道：“男女授受不亲，咱们出家人更须讲究。倘若不用推拿，可有什么法子？”

澄观道：“是。师叔持戒精严，师侄佩服之至。不触对方身体而解穴，是有法子的。袖角轻轻一拂，或以一指禅功夫临空一指……啊哟，不对，小师叔未习内功，这些法子都用不上，待师侄好好想想。”其实只须他自己走进房来，袖角轻轻一拂，或以一指禅功夫临空一指，都可立时解开那女郎的穴道，但师叔既然问起，自当设法回答。可是身无内功之人，不用手指推拿而要解穴，那是何等的难事？就算他想上一年半载，也未必想得出什么法子。

韦小宝听他良久不答，将房门推开一条缝，只见他仰起了头呆呆出神，只怕就此三个时辰不言不动，也不出奇，于是又带上了门，回过身来，想起当日在皇宫中给沐剑屏解穴，从第一流的法子用到第九流的，在她身上拿捏打戳，毫无顾忌，她虽是郡主之尊，自己可一点也没瞧在眼里，但对眼前这无名女郎，却为什么这么战战兢兢、敬若天神？

转眼向那女郎瞧去，只见她秀眉紧蹙，神色愁苦，不由得怜惜之意大起，拿起了木鱼的锤子，走到她身边，说道：“韦小宝前世欠了你的债，今世天不怕，地不怕，就只怕你小姑娘一人。现下我向你投降，我给你解穴，可不是存心占你便宜。”说着揭开僧袍，将木鱼锤子在她左腿膝弯内侧轻轻戳了几下。那女郎白了他一眼，紧闭小嘴。韦小宝又戳了几下，问道：“觉得怎样？”

那女郎道：“你……你就是会说流氓话，此外什么也不会。”

澄观内力深厚，轻轻一指，劲透穴道，韦小宝木鱼锤所戳之处虽然部位甚准，但力道不足，解不开被封的穴道。他听那女郎出言讽刺，怒气不可抑制，挺木鱼锤重重戳了几下。

那女郎“啊”的一声，韦小宝一惊，问道：“痛吗？”那女郎怒道：“我……我……我……”

韦小宝又去戳她右腿膝弯，下手却轻了，戳得数下，那女郎身子微微一颤。韦小宝喜道：“成了，少林派本来只有七十二门绝技，打从今天起，共有七十三门了。这一项新绝技是高僧晦明禅师手创，叫作……叫作‘木鱼锤解穴神功’，嘿嘿……”

正自得意，突然腰眼间一痛，呆了一呆，那女郎翻身坐起，伸手抢过他匕首，一剑直插入他胸中。韦小宝叫道：“啊哟，谋杀亲

夫……”一交坐倒。

那女郎抢过放在一旁的柳叶刀，拉开房门，疾往外窜去。

澄观伸手拦住，惊道：“女施主，你……杀……杀了我师叔……那……那……”那女郎左手柳叶刀交与右手，刷刷刷连劈三刀。澄观袍袖拂出，那女郎双腿酸麻，摔倒在地。

澄观抢到韦小宝身边，右手中指连弹，封了他伤口四周穴道，说道：“阿弥陀佛，我佛慈悲。”三根手指抓住匕首之柄，轻轻提了出来，伤口中鲜血跟着渗出。澄观见出血不多，忙解开他衣衫，见伤口约有半寸来深，口子也不甚大，又念了几声：“阿弥陀佛。”

韦小宝身穿护身宝衣，若不是匕首锋利无匹，本来丝毫伤他不得，匕首虽然透衣而过，却已无甚力道，入肉甚浅。但他眼见胸口流血，伤处又甚疼痛，只道难以活命，喃喃的道：“谋杀亲夫……咳咳，谋杀亲……亲……”

那女郎倒在地下，哭道：“是我杀了他，老和尚，你快快杀了我，给他……给他……抵命便了。”澄观道：“咳，我师叔点化于你，女施主执迷不悟，也就罢了，这般行凶……杀人，未免太过。”韦小宝道：“我……我要死了，咳，谋杀亲……”

澄观一怔，飞奔出房，取了金创药来，敷上他伤口，说道：“师叔，你大慈大悲，点化凶顽，你福报未尽，不会就此圆寂的。再说，你伤势不重，不打紧的。”

韦小宝听他说伤势不重，精神大振，果觉伤口其实也不如何疼痛，说道：“俯耳过来，啊哟，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澄观弯腰将耳朵凑到他嘴边。韦小宝低声道：“你解开她穴道，可是不能让她出房，等她全身武艺都施展完了，这才……这才……”澄观道：“这才如何？”韦小宝道：“那时候……那时候才……”心想：“就算到了那时候，也不能放她。”说道：“就……就照我吩咐……快……快……我要死了，死得不能再死了！”

澄观听他催得紧迫，虽然不明其意，还是回过身来，弹指解开那女郎被封的穴道。

那女郎眼见韦小宝对澄观说话之时鬼鬼祟祟，心想这小恶僧诡计多端，临死之时，定是安排了毒计来整治我，否则干么反而放我？当即跃起，但穴道初解，血行未畅，双腿麻软，又即摔倒。澄观呆呆的瞧着她，不住念佛。那女郎惊惧更甚，叫道：“快快一掌打死了我，折磨人的不是英雄好汉。”

澄观道：“小师叔说此刻不能放你，当然也不能害死你。”

那女郎大惊，脸上一红，心想：“这小恶僧说过，他说什么也要娶我为妻，否则死不瞑目，莫非……莫非他在断气之前，要……要娶我做……做什么……什么老婆？”侧身拾起地下柳叶刀，猛力往自己额头砍落。

澄观袍袖拂出，卷住刀锋，左手衣袖向她脸上拂去。那女郎但觉劲风刮面，只得松手撤刀，向后跃开。澄观衣袖一弹，柳叶刀激射而上，噗的一声，钉入屋顶梁上。

那女郎见他仰头望刀，左足一点，便从他左侧窜出。澄观伸手拦阻。那女郎右手五指往他眼中抓去。澄观翻手拿她右肘，说道：“‘云烟过眼’，这是江南蒋家的武功。”那女郎飞腿踢他小腹。澄观微微弯腰，这一腿便踢了个空，说道：“这一招‘空谷足音’，源出山西晋阳，乃是沙陀人的武功。不过沙陀人一定另有名称，老衲孤陋寡闻，遍查不知，女施主可知道这一招的原名么？”

那女郎哪来理他，拳打足踢，指戳肘撞，招数层出不穷。

澄观一一辨认，只是她出招甚快，已来不及口说，只得随手拆解，一一记在心中。那女郎连出数十招，都被他毫不费力的破解，眼见难以脱身，惶急之下，一口气转不过来，晃了几下，晕倒在地。

澄观叹道：“女施主贪多务得，学了各门各派的精妙招数，身上却无内力，久战自然不济。依老衲之见，还是从头再练内力，方是正途。此刻打得脱了力，倘若救醒了你，势必再斗，不免要受内伤，还是躺着多休息一会，女施主以为如何？

不过千万不可误会，以为老衲袖手旁观，任你晕倒，置之不理。啊哟，老衲胡里胡涂，你早已昏晕，自然听不到我说话，却还在说个不休。”

走到榻边一搭韦小宝的脉搏，但觉平稳厚实，绝无险象，说道：“师叔不用担心，你这伤一点不要紧的。”

韦小宝笑道：“这小姑娘所使的招数，你都记得么？”澄观道：“倒也记得，只是要以简明易习的手法对付，却是大大的不易。”韦小宝道：“只须记住她的招数就是。至于如何对付，慢慢再想不迟。”澄观道：“是，是，师叔指点得是。”韦小宝道：“等她拳脚功夫使完之后，再让她使刀，记住了招数。”

澄观道：“对，兵刃上的招数，也要记的。只不过有一件事为难，她的柳叶刀已钉在梁上了。只怕她跳不到那么高，拿不到。”韦小宝问道：“你呢？你能跳上去取下来吗？”澄观一怔，哈哈大笑，道：“师侄真是胡涂之极。”

他这么一笑，登时将那女郎惊醒。她双手一撑，跳起身来，向门口冲出。

澄观左袖斜拂，向那女郎侧身推去。那女郎一个踉跄，撞向墙壁，澄观右袖跟着拂出，挡在墙前，将她身子轻轻一托，那女郎登时站稳。她一怔之际，知道自己武功和这老僧相差实在太远，继续争斗，徒然受他作弄，当即退了两步，坐在椅中。澄观奇道：“咦，你不打了？”那女郎气道：“打不过你，还打什么？”澄观道：“你不出手，我怎知你会些什么招式？怎能想法子来破你的武功？你快快动手罢！”

那女郎心想：“好啊，原来你诱我动手，是要明白我武功家数，我偏不让你知道。”突然间跃起身来，双拳直上直下，狂挥乱打，两脚乱踢，一般的不成章法。

澄观大奇，叫道：“咦！啊！古怪！希奇！哎！唷！不懂！

奇哉！怪也！”但见她每一招都是见所未见，偶而有数招与某些门派中的招式相似，却也是小同大异，似是而非，一时之间，头脑中混乱不堪，只觉数十年勤修苦习的武学，突然全都变了样子，一切奉为天经地义、金科玉律的规则，霎时间尽数破坏无遗。

他哪知道那女郎所使的，根本不是什么武功招式，只是乱打乱踢。她知道不论自己如何出手，这老僧决计不会加害，最多也不过给他点中了穴道、躺在地上动弹不得而已，他若要制住自己，原不过举手之劳，纵然自己使出最精妙的武功，结果也无分别，不如就此乱打乱踢。你要查知我武功的招式，我偏偏教你查不到。

澄观熟知天下各门各派的武功，竟想不到世上尽有成千成万全然没学过武功之人，打起架来，出拳便打，发足便踢，懂什么拳法脚法，招数正误？但见那女郎各种奇招怪式，源源不绝，无一不是生平从所未见，向所未闻，不由得惶然失措。

他毕生长于少林寺中，自剃度以来，从未出过寺门一步。

少林寺中有人施展拳脚，自然每一招都有根有据，有人讲到各派武功，自然皆是精妙独到之招，这些小孩子的胡打乱踢，人人都见得多了，偏偏就是这位少林寺般若堂首座、武学渊博的澄观大师从来没见过，也从来没听人说过。他再看得十余招，不由得目瞪口呆，连“奇哉怪也”的感叹之辞也说不出口了，眼前种种招式，纷至沓来：“这似乎是武当长拳的‘倒骑龙’，可是收式不对。难道是从崆峒派‘云起龙骧’这一招中化出来？咦，这一脚踢得更加怪了，这样直踢出去，给人随手一拿，便抓住了足踝。但武学之道，大巧不能胜至拙，其中必定藏有极厉害的后着变化。啊，这一招她双手抓来，要抓我头发，可是我明明没有头发，那么这是虚招了。武术讲究虚中有实，实中有虚，为什么要抓和尚头发，其中深意，不可不细加参详……”

那女郎出手越乱，澄观越感迷惘，渐渐由不解而起敬佩，由敬佩而生畏惧。

韦小宝眼见那女郎胡乱出手，澄观却一本正经地凝神钻研，忍不住“哈”的一声，笑了出来。这一笑牵动伤处，甚是疼痛，只是咬牙忍住，一时又痛又好笑，难当之极。

澄观正自惶惑失措，忽然听得韦小宝发笑，登时面红过耳，心道："师叔笑我不识得这女施主的奇妙招数，只怕要请她来当般若堂的首座。"一回头，见他神色痛苦，更感歉仄：

"师叔心地仁厚，要我将首座之位让了给这位女施主，这话一时却说不出口。"但见那女郎拳脚越来越乱，心想："古人说道，武功到于绝诣，那便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听说前朝有位独孤求败大侠，又有位令狐冲大侠，以无招胜有招，当世无敌，难道……难道……"

他只须上前一试，随便一拳一脚，便能把那女郎打倒，只是武学大师出手，必先看明对方招数，谋定后动，既对那女郎的乱打乱踢全然不识，便如黔虎初见驴子，惶恐无已。

那女郎却也不敢向他攻击。一个乱打乱踢，愤怒难抑；一个心惊胆战，胡思乱想。那女郎乱打良久，手足酸软，想到终究难以脱困，心中一阵气苦，突然一晃身子，坐倒在地。

澄观大吃一惊，心道："故老相传，武功练到极高境界，坐在地下即可遥遥出手伤人，只怕……只怕……"脑中本已一片混乱，惶急之下，热血上冲，登时晕了过去，慢慢坐倒。

那女郎又惊又喜，生怕他二人安排下什么毒辣诡计，不敢上前去杀这老少二僧，起身便即冲出禅房。般若堂众僧忽见一个少女向外疾奔，都是惊诧不已，未得尊长号令，谁也不敢上前阻拦。韦小宝卧在榻上，也只有干瞪眼的份儿。

过了良久，澄观才悠悠醒转，满脸羞惭，说道："师叔，我……我实在愧对本寺的列祖列宗。"韦小宝苦笑道："你到底想到哪里去啦？"澄观道："这位女施主武功精妙，师侄一招也识他不得，孤陋寡闻，实在惭愧之至。"用心记忆那女郎的招式，可是她招数变幻无方，全无脉络可循，却哪里记得住了？他摇摇晃晃的站起身来，手扶墙壁，又欲晕倒。

韦小宝笑道："你……你说她这样乱打一气，也是精妙武功？哈哈，呵呵，这……这可笑……笑死我了。"澄观奇道："师叔说这……这是乱打一气，不……不是精妙武功？"韦小宝按住伤口，竭力忍笑，额头汗珠一粒粒渗将出来，不住咳嗽，笑道："这是天下每个小孩儿……小孩儿……都……都会的……哈哈……啊哟……笑死我了。"

澄观吁了一口气，心下兀自将信将疑，脸上却有了笑容，说道："师叔，当真这是乱打一气？怎地我从来没见过？"韦小宝笑道："少林寺中，自然从来没这等功夫。"澄观抬头想了半天，一拍大腿，道："是了。这位女施主这些拳脚虽然奇特，其实极易破解，只须用少林长拳最粗浅的招式，便可取胜。只是……只是师侄心想天下决无如此容易之事，大巧若拙，大智若愚，良贾深藏若虚，外表看来极浅易的招式之中，定然隐伏有高深武学精义。难道这些拳脚，真的并无高深之处？这倒奇了。这位女施主为什么要在这里施展，那些招式似乎不登大雅之堂……那岂不是贻笑方家么？"韦小宝笑道："我看也没什么奇怪。她使不出什么新招了，就只好胡乱出手。

唉，哈哈，呵呵！"忍不住又大笑起来。

韦小宝所受刀伤甚轻，少林寺中的金创药又极具灵效，养息得十多天，也就好了。他是当今皇帝的替身，在寺中地位尊崇，谁也不敢问他的事，此事既非众所周知，只要他自己不说，旁人也就不知。他养伤之时，澄观将两个女郎所施的各种招式一一录明，想出了破解的法子，一等韦小宝伤愈，便一招一式的传他。

澄观所教虽杂，但大致以"拈花擒拿手"为主。"拈花擒拿手"是少林派的高深武学，纯以浑厚内力为基，出手平淡冲雅，不杂丝毫霸气。禅宗历代相传，当年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手拈金色波罗花示众，众皆默然，不解其意，独有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佛祖说道："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

摩诃迦叶是佛祖的十大弟子之一，称为"头陀第一"，禅宗奉之为初祖。少林寺属于禅宗，注重心悟。想佛祖拈花，迦叶微笑，不着一言，妙悟于心，那是何等超妙的境界？后人以"拈花"两字为这路擒拿手之名，自然每一招都是姿式高雅，和寻常擒拿手的扳手攀腿，大异其趣。只是韦小宝全无内力根基，以如此斯文雅致的手法拿到了高手身上，只要被对方轻轻一挥，势必摔出几个筋斗，跌得鼻青目肿，不免号啕大哭，微笑云云，那是全然说不上了，幸而那两个女郎也是全无内力，以此对付，倒也用得上。澄观心想对方是两个少女，不能粗鲁相待，因此教的着重于这路手法。

韦小宝当日向海大富学武功，由于有人监督，兼之即学即用，总算学到了一点儿，此后陈近南传他武功图谱，只学得几次，便畏难不学了。至于洪教主夫妇所授的救命六招，也只马马虎虎的学个大概，离神龙岛后便不再练习。可是这一次练武，为的是要捉那绿衫女郎来做老婆，自己做不成她老公便得上刀山，下油锅，死后身入十八层地狱，此事非同小可，学招时居然十分用心，一招一式，和澄观拆解试演。

学得几天，又懒了起来，忽然想到双儿："这小丫头武功不弱，大可对付得了这两个姑娘，我只须叫双儿在身边保驾便是，不用自己学武功了。"转念又想："我自己使本事拿住那绿衣姑娘，香香她的面孔，这才够味。叫双儿点了她穴道，我再去香面孔，太也没种，这绿衣姑娘更加要瞧我不起。而且叫好双儿做这等事，她纵然听话，心里一定难过，我也不能太对她不住了。就算两人的脸孔都香，公平交易，她二人也必都不喜欢。"终于强打精神，又学招式。

这天澄观说道："师叔，你用心学这种武功，其实……其实没有什么用处的。你这样拿在我身上，倘若我内力一吐，你的手腕……你的手腕就这个……就那个……"韦小宝笑道："我的手腕就这个那个喀喇一响，断之哀哉了。"澄观道："你老望安，我是决不会对你使上内劲的，师侄万万不敢。不过依师侄之见，还是从头自少林长拳学起，循序渐进，才是正途。"韦小宝道："咱们练的招式为什么不是正途？"澄观道："这些招式没有内功根基，遇上了高手，不论变化多么巧妙，总不免一败涂地。只有对付那两位女施主，才有用处。"

韦小宝笑道："那好极了，我就是要学来对付这位女施主。"

澄观向着他迷惘瞪视，大惑不解，说道："倘然今后师叔再不遇到那两位女施主，这番功夫心血，岂不是白费了？又耽误了正经练功的时日。"

韦小宝摇头道："我倘若遇不到这位女施主，那是非死不可，练了正经功夫，又有什么用？"澄观说的是"那两位女施主"，韦小宝说的却是"这位女施主"。

澄观更是奇怪，问道："师叔是不是中了那女施主的毒，因此非找到她来取解药不可，否则的话，就会性命难保？"韦小宝心道："我说的是男女风话，这老和尚却夹缠到哪里去了？"正色道："正是，正是。我中了她的毒，这毒钻入五脏六腑，全身骨髓，非她本人不解。"澄观"啊哟"一声，道："本寺澄照师弟善于解毒，我去请他来给师叔瞧瞧。"韦小宝忍笑道："不用，不用，我所中的是慢性毒，只有她本人才是解药，旁的人谁都不管用。澄照老和尚更加没用。"澄观点头道："原来只有她本人才有解药。"韦小宝说"只有她本人才是解药"，澄观误作"只有她本人才有解药"，一字之差，意思大不相同。老和尚心下担忧，喃喃自语："唉，师叔中了这位女施主的独门奇毒，幸亏是慢性的……"

那女郎武功招式繁多，澄观所拟的拆法也是变化不少，有些更颇为艰难，韦小宝武功全无根柢，一时又怎学得会？他每日里和澄观过招试演，往往将这个白须皓然的老僧，当作了是那红颜绿衫的女郎，有时竟然言语轻佻，出手温柔，好在澄观一概不懂，只道这位小师叔妙悟佛法，禅机深湛，自己蠢笨，难明精诣。

这一日两人正在禅房中谈论二女的刀法，般若堂的一名执事僧来到门外，说道："方丈大师有请师叔祖和师伯，请到大殿叙话。"

两人来到大雄宝殿，只见殿中有数十名外客，或坐或站，方丈晦聪禅师坐在下首相陪。上首坐着三人。第一人是身穿蒙古服色的贵人，二十来岁年纪；第二人是个中年喇嘛，身材干枯，矮瘦黝黑；第三人是个军官，穿戴总兵服色，约莫四十来岁。站在这三人身后的数十人有的是武官，有的是喇嘛，另有十数人穿着平民服色，眼见个个形貌健悍，身负武功。

晦聪方丈见韦小宝进殿，便站起身来，说道："师弟，贵客降临本寺。这位是蒙古葛尔丹王子殿下，这位是西藏大喇嘛昌齐大法师，这位是云南平西王麾下总兵马宝马大人。"转身向三人道："这位是老衲的师弟晦明禅师。"

众人见韦小宝年纪幼小，神情贼忒嘻嘻，十足是个浮滑小儿，居然是少林寺中与方丈并肩的禅师，均感讶异。葛尔丹王子忍不住笑了出

来，说道："这位小高僧真是小得有趣，哈哈，古怪，古怪。"韦小宝合十道："阿弥陀佛，这位大王子真是大得滑稽，嘻嘻，希奇，希奇！"葛尔丹怒道："我有什么滑稽希奇？"韦小宝道："小僧有什么有趣古怪，殿下便有什么滑稽希奇了，难兄难弟，彼此彼此，请请。"说着便在晦聪方丈的下首坐下，澄观站在他身后。

众人听了韦小宝的说话，都觉莫测高深，心中暗暗称奇。

晦聪方丈道："三位贵人降临寒寺，不知有何见教？"昌齐喇嘛道："我们三人在道中偶然相遇，言谈之下，都说少林寺是中原武学泰山北斗，好生仰慕。我们三人都僻处边地，见闻鄙陋，因此上一同前来宝寺瞻仰，得见高僧尊范，不胜荣幸。"他虽是西藏喇嘛，却说得好一口北京官话，清脆明亮，吐属文雅。

晦聪道："不敢当。蒙古、西藏、云南三地，素来佛法昌盛。三位久受佛法光照，自是智慧明澈，还盼多加指点。"昌齐喇嘛说的是武学，晦聪方丈说的却是佛法。少林寺虽以武功闻名天下，但寺中高僧皆以勤修佛法为正途，向来以为武学只是护持佛法的末节。

葛尔丹道："听说少林寺历代相传，共有七十二门绝技，威震天下，少有匹敌。方丈大师可否请贵寺众位高僧一一试演，好让小王等一开眼界？"晦聪道："好教殿下得知，江湖上传闻不足凭信。敝寺僧侣勤修参禅，以求正觉，虽然也有人闲来习练武功，也只是强身健体而已，区区小技，不足挂齿。"葛尔丹道："方丈，你这可太也不光明磊落了。你试演一下这七十二项绝技，我们也不过是瞧瞧而已，又偷学不去的，何必小气？"

少林寺名气太大，上门来领教武功之人，千余年来几乎每月皆有，有的固是诚心求艺，有的却是恶意寻衅，寺中僧侣总是好言推辞。就算来者十分狂妄，寺僧也必以礼相待，不与计较，只有来人当真动武伤人，寺僧才迫不得已，出手反击，总是教来人讨不了好去。像葛尔丹王子这等言语，晦聪方丈早已不知听了多少，当下微微一笑，说道："三位若肯阐明禅理，讲论佛法，老僧自当召集僧众，恭聆教益。至于武功什么的，本寺向有寺规，决计不敢妄自向外来的施主们班门弄斧。"

葛尔丹双眉一挺，大声道："如此说来，少林寺乃是浪得虚名。寺中僧侣的武功狗屁不如，一钱不值。"晦聪微笑道："人生在世，本是虚妄，本就狗屁不如，一钱不值。五蕴皆空，色身已是空的，名声更是身外之物。殿下说敝寺浪得虚名，那也说得是。"

葛尔丹没料得这老和尚竟没半分火气，不禁一怔，站起身来，哈哈大笑，指着韦小宝道："小和尚，你也是狗屁不如，一钱不值之人么？"

韦小宝嘻嘻一笑，说道："大王子当然是胜过小和尚了。小和尚确是狗屁不如，一钱不值。大王子却是有如狗屁，值得一钱，这叫做胜了一筹。"站着的众人之中，登时有几人笑了出来。葛尔丹大怒，忍不住便要离座动武，随即心想："这小和尚在少林寺中辈份甚高，只怕真有些古怪，也未可知。"

呼呼喘气，将满腔怒火强行按捺。

韦小宝道："殿下不必动怒，须知世上最臭的不是狗屁，而是人言。有些人说出话来，臭气冲天，好比……好比……嘿嘿，那也不用多说了。至于一钱不值，还不是最贱，最贱的乃是欠了人家几千万、几百万两银子，抵赖不还。殿下有无亏欠，自己心里有数。"

葛尔丹张口愕然，一时不知如何对答。

晦聪方丈说道："师弟之言，禅机渊深，佩服，佩服。世事因果报应，有因必有果。做了恶事，必有恶果。一钱不值，也不过无善无恶，比之欠下无数孽债，却又好得多了。"禅宗高僧，无时无刻不在探求禅理，韦小宝这几句话，本来只是讥刺葛尔丹的寻常言语，可是听在晦聪方丈耳里，只觉其中深藏机锋。

澄观听方丈这么一解，登时也明白了，不由得欢喜赞叹：

"晦明师叔年少有德，妙悟至理。老衲跟着他老人家学了几个月，近来参禅，脑筋似乎已开通了不少。"

一个小和尚胡言乱语，两个老和尚随声附和，倒似是和葛尔丹有意的过不去。

葛尔丹满脸通红，突然急纵而起，向韦小宝扑来。宾主双方相对而坐，相隔二丈有余，可是他身手矫捷，一扑即至，双手成爪，一抓面门，一抓前胸，手爪未到，一股劲风已将他全身罩住。韦小宝便欲抵挡，已毫无施展余地，只有束手待毙。

晦聪方丈右手袖子轻轻拂出，挡在葛尔丹之前。葛尔丹一股猛劲和他衣袖一撞，只觉胸口气血翻涌，便如撞在一堵棉花作面、钢铁为里的厚墙上一般，身不由主的急退三步，待欲使劲站住，竟然立不住足，又退了三步，其时撞来之力已然消失，可是霎时之间，自己全身力道竟也无影无踪，大骇之下，双膝一软，便即坐倒，心道："糟糕，这次要大大出丑。"

心念甫转，只觉屁股碰到硬板，竟已回坐入自己原来的椅子。

晦聪方丈袍袖这一拂之力，轻柔浑和，绝无半分霸气，于对方撞来的力道，顷刻间便估量得准确异常，刚好将他弹回原椅，力道用得稍重，葛尔丹势必坐裂木椅，向后摔跌，力道用得略轻，他未到椅子，便已坐倒，不免坐在地下。来人中武功高深的，眼见他这轻轻一拂之中，孕育了武学绝诣，有人忍不住便喝出彩来。

葛尔丹没有当场出丑，心下稍慰，暗吸一口气，内力潜生，并未给这老僧化去，又是一喜，随即想到适才如此鲁莽，似乎没有出丑，其实已大大的出丑，登时满脸通红，听得身后有人喝彩，料想不是称赞自己给人家这么一撞撞得好，更是恼怒。

韦小宝惊魂未定，晦聪转过头来，向他说道："师弟，你定力当真高强，外逆横来，不见不理。《大宝积经》云：'如人在荆棘林，不动即刺不伤。妄心不起，恒处寂灭之乐。一会妄心才动，即被诸有刺伤。'故经云：'有心皆苦，无心即乐。'师弟年纪轻轻，禅定修为，竟已达此'时时无心、刻刻不动'的极高境界，实是宿根深厚，大智大慧。"

他哪里知道韦小宝所以非但没有还手招架，甚至连躲闪逃避之意也未显出，只不过葛尔丹的扑击实在来得太快，所谓"迅雷不及掩耳"，并非不想掩耳，而是不及掩耳。晦聪方丈以明心见性为正宗功夫，平时孜孜兀兀所专注者，尽在如何修到无我的境界，是以一见韦小宝竟然不理会自己的生死安危，便不由得佩服之极，至于自己以"破衲功"衣袖一拂之力将葛尔丹震开，反觉渺不足道。

澄观更加佩服得五体投地，赞道："金刚经有云：'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晦明师叔竟已修到了这境界，他日自必得证阿褥多罗三藐三菩提。"

葛尔丹本已怒不可遏，听这两个老和尚又来大赞这小和尚，当即大叫："哈里斯巴儿，尼马哄，加奴比丁儿！"

他身后武士突然手臂急扬，黄光连闪，九枚金镖分击晦聪、澄观、韦小宝三人胸口。

双方相距既近，韦小宝等又不懂葛尔丹喝令发镖的蒙古话，猝不及防之际，九镖势劲力急，已然及胸。晦聪和澄观同时叫声："啊哟！"晦聪仍是使"破衲功"，袍袖一掩，已将三镖卷起。澄观双掌一合，使一招"敬礼三宝"，将三枚金镖都合在掌中。射向韦小宝的三镖噗的一声响，却都已打在他胸口。

这九镖陡发齐至，晦聪和澄观待要救援，已然不及，都大吃一惊，却听得当当嘟嘟几声响，三枚金镖落在地下。韦小宝身穿护身宝衣，金镖伤他不得。

这一来，大殿上众人无不耸动。眼见这小和尚年纪幼小，居然已练成少林派内功最高境界的"金刚护体神功"，委实不可思议，均想："难怪这小和尚能身居少林派"晦"字辈，与少林寺住持、成名已垂数十年的晦聪方丈并肩。"其实晦聪和澄观接镖的手段也都高明之极，若非内外功俱臻化境，决难办到，只是韦小宝所显的"本事"太过神妙，人人对这两位老僧便不加注意了。

众人群相惊佩之际，昌齐喇嘛笑道："小高僧的"金刚护体神功'练到了这等地步，也可说大为不易，只不过这神功似乎尚有欠缺，还不能震开暗器，以致僧袍上给戳出了三个小洞。"故老相传，这"金刚护体神功"练到登峰造极之时，周身有一层无形罡气，敌人袭来的兵刃暗器尚未及身，已给震开，可是那也只是武林中传说而已，也不知是否真有其人能够练成。昌齐喇嘛如此说法，众人都知不过是鸡蛋里找骨头，

硬要贬低敌手身价。

韦小宝给三枚金镖打得胸口剧痛，其中一枚撞在伤口之侧，更是痛入骨髓，一口气转不过来，哪里说得出话？只好勉强一笑。

众人都道他修为极高，不屑与昌齐这等无理取闹的言语争辩。好几个人心中都说："你说他这门神功还没练得到家，那么我射你三镖试试，只怕你胸口要开三个大洞，却不是衣服上戳破三个小洞了。"只是众人同路而来，不便出言讥嘲。

葛尔丹见韦小宝如此厉害，满腔怒火登时化为乌有，心想：

"少林派武功，果然大有门道。"

昌齐又道："少林寺的武功，我们已见识到了，自然不是浪得虚名，狗屁不如。只不过听说贵寺窝藏妇女，于这清规戒律，却未免有亏。"晦聪脸色一沉，说道："大喇嘛此言差矣！敝寺素不接待女施主进寺礼佛，窝藏妇女之事，从何说起？"昌齐笑道："可是江湖上沸沸扬扬，却是众口一辞。"晦聪方丈微微一笑，说道："江湖流言，何必多加理会？终须像晦明师弟一般，于外界横逆之来，全不动心，这才是悟妙理、证正觉的功夫。"

昌齐喇嘛道："听说这位小高僧的禅房之中，便藏着一位绝色美女，而且是他强力绑架而来。难道晦明禅师对这位美女，也是全不动心么？"

韦小宝这时已缓过气来，大吃一惊："他们怎么知道了？"

随即明白："是了，那穿蓝衫的姑娘逃了出去，自然是去跟她们师长说了。看来这些人是她搬来的救兵，今日搭救我老婆来了。他说我房中有个美女，那么我老婆逃了出去，还没跟他们遇上。"当即微微一笑，说道："我房中有没有美女，一看便知，各位有兴，不妨便去瞧瞧。"

葛尔丹大声道："好，我们便去搜查个水落石出。"说着站起身来，左手一挥，喝道："搜寺！"他手下的从人便欲向殿后走去。

晦聪说道："殿下要搜查本寺，不知是奉了谁的命令？"葛尔丹说道："是我本人下令就行了，何必再奉别人命令？"晦聪道："这话不对了。殿下是蒙古王子，若在蒙古，自可下令任意施为。少林寺不在蒙古境内，却不由殿下管辖。"葛尔丹指着马总兵道："那么他是朝廷命官，由他下令搜寺，这总成了。"他眼见少林僧武功高强，人数众多，倘若动武，己方数十人可不是对手，又道："你们违抗朝廷命令，那便是造反。"

晦聪道："违抗朝廷的命令，少林寺是不敢的。不过这一位是云南平西王麾下的武官，平西王权力再大，也管不到河南省来。"晦聪为人本来精明，只是一谈到禅理，就不由得将世事全然置之度外，除此之外，却是畅晓世务，与澄观的一窍不通全然不同。

昌齐喇嘛笑道："这位小高僧都答应了，方丈大师却又何必借词阻拦？难道这位美女不是在晦明禅师房中，却是在……是在……嘻嘻……在方丈大师的禅房之中么？"

晦聪道："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大师何出此言？"

葛尔丹身后忽有一人娇声说道："殿下，我妹子明明是给这小和尚捉去的，快叫他们交出人来，否则我们决不能罢休，一把火将少林寺烧了。"这几句话全是女子声音，但说话之人却是个男人，脸色焦黄，满腮浓髯。

韦小宝一听，即知此人便是那蓝衫女郎所乔装改扮，不过脸上涂了黄蜡，粘了假须，不禁大喜："这几日我正在发愁，老婆的门派不知道，姓名不知道，她背夫私逃，却上哪里找去？现今知道她们跟这蒙古王子是一伙，很好，很好，那便走不脱了。"

晦聪也认了出来，说道："原来这位便是那日来到敝寺伤人的姑娘，另有一位姑娘，确曾在敝寺疗伤，不是随着姑娘一起去了吗？"

那女郎怒道："后来我师妹又给这小和尚捉进你庙里来了，这个老和尚便是帮手，是他将我师妹打倒的。"说着指着澄观。

韦小宝大惊，心道："啊哟！不好。澄观老和尚不会撒谎，这件事可要穿了，那便如何是好？"一时彷徨无计。

那女郎手指澄观，大声道："老和尚，你说，你说，有没这回事？"

澄观合十道："令师妹女施主到了何处，还请赐告。我师叔中了她所下的剧毒，只有她本人才有解药。女施主大慈大悲，请你赶快去求求令师妹，赐予解药。虽然晦明师叔智慧深湛，勘破生死，对这事漫不在乎，所谓生死即涅槃，涅槃即生死，不过……唉……"

他颠三倒四的说了一大串，旁人虽然不能尽晓，但也都知道那女郎不在寺中，而且韦小宝被她下了毒，正要找她拿解药解毒，否则性命难保。众人见他形貌质朴，这番话说得极是诚恳，谁都相信不是假话，只想："就算寺中当真窝藏妇女，而住持又让人搜查，少林寺百房千舍，一时三刻却哪里搜得出来？当真要搜，多半徒然自讨没趣。"

那女郎却尖声道："我师妹明明是给你们掳进寺去的，只怕已给你们害死了。你们这些恶和尚伤天害理，毁尸灭迹，自然搜不到了。"说到后来，又气又急，声音中已带呜咽。

葛尔丹点头道："此话甚是。这个……这个小和尚不是好人。"

那女郎指着韦小宝骂道："你这坏人，那天……那天在妓院里和那许多坏女人鬼混，又见到我师妹生得美貌，心里便转歹主意，一定是我师妹不肯……不肯从你，你就将她杀了。你妓院都去，还有什么坏事做不出来？"

晦聪一听，微微一笑，心想哪有此事。澄观更不知妓院是什么东西，还道是类似少林寺戒律院、达摩院、菩提院的所在，心道："小师叔勇猛精进，勤行善法，这是六波罗蜜中的'精进波罗蜜'，在妓院中修行，那也很好啊！"

韦小宝心中却是大急，生怕她一五一十，将自己的胡闹都抖了出来。

忽然马总兵身后走出一人，抱拳说道："姑娘，小人知道这位小禅师戒律精严，绝无涉足妓院之事，只怕是传闻所误。"

韦小宝一见之下，登时大喜，原来此人便是在北京会过面的杨溢之。他当日卫护吴应熊前往北京，想来吴应熊已回云南，这一趟随着马总兵来到河南，他一直低下了头，站在旁人身后，是以没认他出来。

那女郎怒道："你又怎知道？难道你认得他吗？"

杨溢之神态恭敬，说道："小人认得这位小禅师，我们世子也认得他。这位小禅师于我王府有极大恩惠，他出家之前，本是皇宫中的一位公公。因此去妓院什么的，又是什么强逼令师妹，决非事实，请姑娘明鉴。"

众人一听，都"哦"的一声，均想："如果他本是太监，自然不会去嫖妓，更不会强抢女子，藏入寺中。"

那女郎见了众人神色，知道大家已不信自己的话，更是恼怒，尖声道："你怎么知道他是太监？他如是太监，怎会说要娶……娶我师妹做……做老婆？不但小和尚风言风语，这老和尚也是油嘴滑舌，爱讨人便宜。"说着手指澄观。

众人见澄观年逾八旬，一副呆头呆脑的模样，适才听他说话结结巴巴，辞不达意，普天下要找一个比他更不油嘴滑舌之人，只怕十分为难。这一来，对那女郎的话更加不信了，都觉今日贸然听了她异想天开的一面之辞，来到少林寺出丑，颇为后悔。

杨溢之道："姑娘，你不知这位小禅师出家之前，大大有名，乃是手诛大奸臣鳌拜的桂公公。我们王爷受奸人诬陷，险遭不白之冤，全仗这位小禅师在皇上面前一力分辩，大恩大德，至今未报。"

众人都曾听过杀鳌拜的小桂子之名，知他是康熙所宠幸的一个小太监，不由得"哦"了一声，脸上显露惊佩之色。

韦小宝笑道："杨兄，多时不见，你们世子好？从前的一些小事，你老是挂在嘴上干什么？"

杨溢之跟随着马总兵上少室山来，除了平西王手下诸人之外，葛尔丹和昌齐喇嘛那伙人都不知他姓名，听得韦小宝称他为"杨兄"，两人自是素识无疑。只听杨溢之道："禅师慈悲为怀，与人为善，说道小事一件，我们王爷却是感激无已。虽然皇上圣明，是非黑白，最后终能辨

明，可是若非禅师及早代为言明真相，这中间的波折，可也难说得很了。”

韦小宝笑道：“好说，好说。你们王爷太也客气了。”心下却想：“我恨不得扳倒了你们这个汉奸王爷，只是皇上圣明，自己查知了真相，我这个顺水人情就想不做也不可得。总算当日结下了善缘，今天居然是这人来给我解围。”

葛尔丹上上下下的向他打量，说道：“原来你就是杀死鳌拜的小太监。我在蒙古，也曾听到过你的名头。鳌拜号称满洲第一勇士，那么你的武功，并不是在少林寺中学的了。”

韦小宝笑道：“我的武功差劲之极，说来不值一笑。教过我武功的人倒是不少，这位杨大哥，就曾教过我一招‘横扫千军’，一招‘高山流水’。”说着站起身来，将这两招随手比划。他没使半分内劲，旁人瞧不出高下，但招式确是“沐家拳”无疑。

杨溢之道：“全仗禅师将这两招演给皇上看了，才辨明我们王爷为仇家诬陷的冤屈。”

那女郎脸色已不如先前气恼，道：“杨大哥，这小……这人当真本来是太监？当真于平西王府有恩？”杨溢之道：“正是。此事北京知道的人甚多。”

那女郎微一沉吟，问韦小宝道：“那么你跟我们姊妹……这样……这样开玩笑，是不是另有用意？”韦小宝道：“玩笑是没有开，用意当然是有的。”心道：“我的用意是要娶你妹子做老婆，不过这里人多，说不出口。”那女郎道：“什么用意？”韦小宝微微一笑，并不答复。众人均想：“他既别有用意，当然不便当众揭露。”

昌齐站起身来，合十说道：“方丈大师、晦明禅师，我们来得鲁莽，得罪莫怪，这就告辞了。”晦聪合十还礼，说道：“佳客远来，请用了素斋去。不过这位女施主……”他想你乔装男人，混进寺来，不加追究，也就是了，再请你吃斋，未免不合寺规。昌齐笑道：“多谢，多谢！免得方丈师兄为难，这餐斋饭，大家都不吃了罢。”

当下众人告辞出来，方丈和韦小宝、澄观等送到山门口。

忽听得马蹄声响，十余骑急驰而来。驰到近处，见马上乘客穿的都是御前侍卫服色，共是一十六人。没到寺前，十六人便都翻身下马，列队走近，当先二人正是张康年和赵齐贤。

张康年一见韦小宝，大声说道：“都……都……大人，你老人家好！”他本想叫“都统大人”，但见他穿着僧袍，这一句称呼只好含糊过去。当下十六人齐向他拜了下去。

韦小宝大喜，说道：“各位请起，不必多礼。我天天在等你们。”

葛尔丹等见这十六人都是品级不低的御前侍卫，对韦小宝却如此恭敬，均想：“这小和尚果然有些来历。”清制总兵是正二品官，一等侍卫是正三品，二等侍卫正四品。张康年等官阶虽较总兵为低，但他们是皇帝侍卫，对外省武官并不瞧在眼里，只对马总兵微一点头招呼，便向韦小宝大献殷勤。

葛尔丹见这些御前侍卫着力奉承韦小宝，对旁人视若无睹，心中有气，哼了一声，道：“走罢，我可看不惯这等样子。”

一行人向晦聪方丈一拱手，下山而去。

韦小宝邀众侍卫入寺。张康年和他并肩而行，低声道：“皇上有密旨。”韦小宝点了点头。

到得大雄宝殿，张康年取出圣旨宣读，却只是几句官样文章，皇帝赐了五千两银子给少林寺，修建僧舍，重修佛像金身，又册封韦小宝为“辅国奉圣禅师”。晦聪和韦小宝叩头拜谢。张康年道：“皇上吩咐，要辅国奉圣禅师克日启程，前往五台山。”这事早在韦小宝意料之中，躬身应道：“奴才遵旨。”

奉过茶后，韦小宝邀过张康年、赵齐贤二人到自己禅房中叙话。张康年从怀中取出一道密旨，双手奉上，说道：“皇上另有旨意。”

韦小宝跪下磕头，双手接过，见是火漆印密封了的，寻思：“不知皇上有什么吩咐。圣旨上写的字，他认得我，我不认得他。既是密旨，可不能让张赵他们得知，还是去请教方丈师兄为是。他决不能泄漏了机密。”

于是拿了密旨，来到晦聪的禅房，说道：“方丈师兄，皇上有一道密旨给我，要请你指点。”拆开密旨封套，见里面折着一大张宣纸，摊着开来，画着四幅图画。

第一幅画着五座山峰，韦小宝认得便是五台山。在南台顶之北画着一座庙宇，写着“清凉寺”三字。他曾在清凉寺多日，这三个字倒有点面熟，写在别处，他是决计不识的，写在庙上，便算是遇上熟人了。

第二幅是一个小和尚走进一座庙宇，庙额上写的也是“清凉寺”三字。小和尚身后跟着一群僧侣，众僧头顶写着“少林寺和尚”五字。前面三字，韦小宝倒也识得，“和尚”两字虽然不识，却也猜得到。

第三幅画的是大雄宝殿，一个小和尚居中而坐，嬉皮笑脸，面目宛然便是韦小宝，但身披大红袈裟，穿了方丈法衣，旁边有许多僧人侍立。韦小宝瞧着画中的小和尚和自己实在相像，越看越觉有趣，不觉笑了出来。

第四幅画中这小和尚跪在地下，侍奉一个中年僧人。这僧人相貌清癯，正是出家后法名行痴的顺治皇帝。

除了四幅图画外，密旨中更无其他文字。原来康熙雅擅丹青，知道韦小宝识字有限，便画图下旨。这四幅图画说得再也明白不过，是要他到清凉寺去做住持，侍奉老皇帝。

韦小宝先觉有趣，随即喜悦之情消减，暗暗叫苦：“做做小和尚也还罢了，又要去做老和尚，那可糟糕之至了。”

晦聪微笑道：“恭喜师弟，皇上派你去住持清凉寺。清凉寺乃庄严古刹，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比少林寺尤早。师弟出主大寺，必可宏宣佛法，普渡众生，昌大我教。”韦小宝摇头苦笑，说道：“这住持我是做不来的，一定搞得笑话百出，一塌胡涂。”晦聪道：“圣旨中画明要师弟带领一群本寺僧侣，随同前往。师弟可自行挑选。大家既是你相熟的晚辈，自当尽心辅佐，决无疏虞，师弟大可放心。”

韦小宝呆了半晌，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小皇帝思虑周详，当时派自己来少林寺出家，早就安排下了今日之事。让自己在少林寺住了半年有余，得与群僧相熟，以便挑选合意僧侣，同赴清凉寺。老皇帝既已出家，决不愿由侍卫官兵保卫，说不定竟然来个不别而行，从此再也找不到他。少林僧武功卓绝，由自己率领了保护皇帝，比之侍卫官兵是稳妥得多了。

何况此事乃天大机密，皇帝倘若派遣侍卫官兵，去保卫五台山的一个和尚，必定沸沸扬扬，传得举世皆知。众侍卫中也必有识得老皇帝的。由一个少林僧入主清凉寺，却十分寻常，以前清凉寺的住持澄光，本就是少林寺的十八罗汉之一。又想：“倘若小皇帝起初就命我去清凉寺出家，仍然太过引人注目，到少林寺来转得一转，就不会有人疑心了。”想到此处，对康熙的布置不由得大是钦服。

当下回去禅房，取出六千两银票，命张康年等分赏给众侍卫。张赵二人没想到韦小宝做了和尚，还是这等慷慨，喜出望外，赞道：“自古以来，大和尚赏银子给皇帝侍卫的，只有你韦大人一位，当真是空前绝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韦小宝笑道：“前无古僧，后无来僧。”

张康年低声道：“韦大人，皇上派你办什么大事，我们不敢多问。你有什么差遣，尽管吩咐好了。给你办事就是给皇上办事，大伙儿一样的奋勇争先。”赵齐贤道：“倘若韦大人要办什么事，一时不得其便，我们或许可以稍尽微力。比方……比方说，韦大人如果要取少林寺中的武功秘本，我们就来放火烧寺，一场大乱，韦大人就可乘机下手。”张康年吃吃而笑，悄声道：“是啊，这叫做乘火打劫，浑水摸鱼。”

韦小宝一怔，随即明白：“是了，他们一定在猜想皇上派我来少林寺做和尚，到底有什么用意，这次交来的密旨之中，又说了些什么。他们知道皇上好武，派我来少林寺出家，自然是盗取武功秘本了。”笑了一笑，也低声道：“两位放心！这个……我已经得手啦。”

张赵二人大喜，一齐躬身请安，道：“皇上洪福齐天，韦大人精明干练，恭喜你立此大功。”赵齐贤道：“要不要让我们给你带出去？庙里和尚若有疑心，韦大人尽可解衣给他们搜查。”韦小宝笑道：“那倒不用。你们去回奏皇上，就说奴才韦小宝谨奉圣旨，已将图画牢牢记

住，用心办事，请皇上放心。”两人应道：“是。”

赵齐贤想了片刻，已明白其中道理，道：“原来这些武功秘诀都是图谱，韦大人看熟后已牢牢记住。”张康年也即省悟，赞道：“那是更加好了，倘若将秘本盗了出去，庙里和尚自然会知道，终究……终究不如那个最好，看过后记住，却是神不知鬼不觉。那也全仗韦大人天生的绝顶聪明，像我这等蠢才，就说什么记不住。”韦小宝见二人又误会他所说的图画是少林寺武功图谱，暗暗好笑，说道：“张兄不必太谦，在寺里慢慢的看，一天两天不成，几个月下来，终于记住了。”两人齐声称是，心想你在寺中半年有余，少林派武学的图谱一定记了不少。

两人告辞出去。韦小宝想起一事，问道：“刚才在山门外遇见一批人，你们可知是什么来历？”张赵二人道：“不知。”

韦小宝道：“你们快去查查。这群人来到少林寺，鬼鬼祟祟，看样子也是想偷盗寺里的武功秘本。尤其是那个总兵，不知是谁的部下，他身为朝廷命官，竟胆敢想坏皇上的大事，委实大逆不道，存心造反。你们查到是何人主使，倒是一件大大的功劳。”二人喜道：“这个容易，他们下山不久，一定追得上。那总兵有名有姓，一查便知。”韦小宝明知那马总兵是吴三桂部下，却故意诬陷，假作不知他来历，让一众御前侍卫查知，禀告皇上邀功，远胜于自己去诬告。

韦小宝又道：“跟这伙人在一起的，有个女扮男装的少女，她们正在找寻另一个约莫十六七岁的美貌姑娘。这两个女子，跟这件逆谋大事牵涉极多。你们去设法详细查明，两个女子叫什么名字，什么出身来历。查明之后，送封信来。”这番话自然是假公济私了。他差皇帝的侍卫去追查自己的心上人，他们贪图赏金，定然落力办事。御前侍卫要查什么案子，普天下官府都奉命差遣，如此雷厉风行的追查，岂有找不到线索之理？

张赵二人拍胸担保，定当查个水落石出，以报韦大人提拔之恩、知遇之恩、眷顾之情、重赏之惠。



第二十四回　爱河纵涸须千劫 苦海难量为一慈

众侍卫辞去后，韦小宝去见方丈，说道既有皇命，明日便须启程，前赴清凉寺。

晦聪方丈道：“自当如此。师弟生具宿慧，妙悟佛义，可惜相聚之日无多，又须分别，未能多有切磋，同参正法，想是缘尽于此。不知师弟要带同哪些僧侣去？”韦小宝道：“般若堂首座澄观师侄是要的，罗汉堂的十八名师侄是要的。”此外又点了十多名和他说得来的僧侣，一共凑齐了三十六名。

晦聪并无异言，将这三十六名少林僧召来，说道晦明禅师要去住持五台山清凉寺，叮嘱他们随同前去，护法修持，听由晦明禅师吩咐差遣，不可有违。

次日一早，韦小宝带同三十六僧，与方丈等告别。来到山下，他独自去看双儿。

双儿在民家寄居，和他分别半年有余，乍看之下，惊喜交集，虽早听张康年转告，主人已在少林寺出家，也不知哭过了多少场，这时亲眼见到他光头僧袍，忍不住又哭了出来。

韦小宝笑道：“好双儿，你为什么哭？怪我这些日子没来瞧你，是不是？”双儿哭道：“不……不是的。你……你……相公出了家……”

韦小宝拉住她右手，提了起来，在她手背上轻轻一吻，笑道：“傻丫头，相公做和尚是假的。”双儿又喜又羞，连耳根子都红了。

韦小宝细看她脸，见她容色憔悴，瘦了许多，身子却长高了些，更见婀娜清秀，微笑道：“你为什么瘦了？天天想着我，是不是？”双儿红着脸，想要摇头，却慢慢低下头来。韦小宝道：“好了，你快换了男装，跟我去罢。”双儿大喜，也不多问，当即换上男装，仍是扮作个书僮模样。

一行人一路无话，不一日来到五台山下。刚要上山，只见四名僧人迎将上来，当先一名老僧合十问道：“众位是少林寺来的师父吗？”韦小宝点点头。那老僧道：“这一位想必是法名上晦下明的禅师了？”韦小宝又点点头。四僧一齐拜倒，说道：“得知禅师前来住持清凉，众僧侣不胜之喜，已在山下等候多日了。”

自澄光回归少林寺，清凉寺由老僧法胜住持。康熙另行差人颁了密旨给法胜，派他去长安慈云寺作住持，一等少林僧来，便即交接。长安慈云寺比清凉寺大得多，法胜甚是欣喜，派了四僧在五台山下迎接。

韦小宝等来到清凉寺中，与法胜行了交接之礼。众僧俱来参见。玉林、行痴和行颠三僧却不亲至，只由玉林写了个参见新住持的疏文。

法胜次日下山，西去长安，韦小宝便是清凉寺的一寺之主了。好在种种仪节规矩都有澄光等僧随时指点，他小和尚做起方丈来，倒也似模似样，并无差错。

那日韦小宝与双儿在清凉寺逐走来犯敌人，救了合寺僧侣性命，众僧都是亲见，这时见他忽然落发出家，又来清凉寺作住持，无不奇怪，但他于本寺有恩，各僧尽皆感服。韦小宝命双儿住在寺外的一间小屋之中，以便一呼即至。

来清凉寺作住持，首要大事自是保护老皇爷的周全，他询问执事僧，得知玉林、行痴、行颠三僧仍住在后山小庙，当下也不过去打扰，和澄心大师商议后，命人在距小庙半里处的东西南北四方，各结一座茅庐，派八名少林僧轮流在茅庐当值。

诸事一定，便苦等张康年和赵齐贤送信来，好知道那绿衫女郎的姓名来历，可是等了数月，竟没丝毫信息，寂寞之时，便和澄观拆解招式，把老和尚当作了“那个女施主”，偶尔溜到双儿的小屋中，跟她说说笑话，摸摸她小手。有时想及：“我服了洪教主的‘豹胎易筋丸’，倘若一年之内不送一部经书去神龙岛，毒性发作起来，可不是玩的，算起来也没剩下几个月了。我如变得又老又蠢，跟澄观师侄一模一样，我

那绿衣老婆一见，便叫我‘油嘴滑舌的老和尚’，再在她绿裙上剪下一幅布来，做顶帽子给我戴戴，那可差劲之至了！”

这一日，他百无聊赖，独自在五台山到处乱走，心中想的只是那绿衫女郎，行到一条山溪之畔，见一株垂柳在风中不住晃动，心想：“这株柳树若是我那绿衣老婆，老子自然毫不客气，走上前去，一把抱住。她一定不依，使一招昆仑派的‘千岩竞秀’，接连向我拍上几掌。那也没什么大不了，老子便使一招‘沿门托钵’，大大方方的化去。澄观师侄说这一招要使得举重若轻，方显得名门正派武功的风范。老子举轻若轻，举重若重，管他妈的什么名门旁门、正派邪派？这一招发出，跟着便是一招‘智珠在握’，左手抓她左手，右手抓她右手，牢牢擒住，那是杀我的头也不放开了……”

他想得高兴，手上便一招一式的使出，噗噗两声，双手各自抓住一根柳枝，将吃奶的力气也用了出来，牢牢握住。忽听得一人粗声粗气的道：“你瞧这小和尚在发颠！”

韦小宝吃了一惊，抬头看时，见有三个红衣喇嘛，正在向着他指指点点的说笑。韦小宝脸上一红，一时之间，只道自己心事给他们看穿了，堂堂清凉寺的大方丈，却在荒山无人之处，想着要抓住一个美丽姑娘，实在也太丢脸，当即回头便走。

转过一条山道，迎面又过来几个喇嘛。五台山上喇嘛庙甚多，韦小宝也不以为意，只是有了适才之事，不愿和他们正面相对，转过了头，假意观赏风景，任由那几名喇嘛从身后走过。只听得一名喇嘛说道：“上头法旨，要咱们无论如何在今日午时之前，赶上五台山，真是急如星火，可是上得山来，什么玩意儿都没有。那不是开玩笑么？”另一名喇嘛道：“上头这样安排，总有道理的。你舍不得大同城里那小娘儿，是不是？”

韦小宝听了也不在意，对他们反而心生好感，心道：“这些喇嘛喝酒逛窑子，倒不假正经。老子真要出家，宁可做喇嘛，不做和尚。”

回到清凉寺，只见澄通候在山门口，一见到他，立即迎了上来，低声道：“师叔，我看情形有些不大对头。”韦小宝见他脸色郑重，忙问：“怎么？”

澄通招招手，和他沿着石级，走上寺侧的一个小峰。韦小宝一瞥眼间，只见南边一团团的无数黄点，凝神看去，那些黄点原来都是身穿黄衣的喇嘛，没有一千，也有九百，三五成群，分布于树丛山石之间。韦小宝吓了一跳，道：“这许多喇嘛，干什么哪？”澄通向西一指，道：“那边还有。”韦小宝转眼向西，果然也是成千喇嘛，一堆堆的或坐或立。日光自东向西照来，白光闪烁，众喇嘛身上都带着兵刃。韦小宝更是吃惊，道：“他们带着兵刃，莫非……莫非……”眼望澄通。澄通缓缓点头，说道：“师侄猜想，也是如此。”

韦小宝转向北方、东方望去，每一边都有数百名喇嘛，再细加观看，但见喇嘛群中有些披了深黄袈裟，自是一队队的首领了。韦小宝道：“他奶奶的，至少有四五千人。”澄通道：“一百二十五名首领，一共是三千二百零八十名喇嘛。”韦小宝赞道：“真有你的，数得这么清清楚楚。”澄通道：“那怎么办？”

韦小宝无言可答。遇上面对面的难事，撒谎骗人，溜之大吉，自是拿手好戏，现今对方调集三千余众，团团围困，显然一切筹划周详，如何对付，那可半点主意也没有了，听澄通这么问，也问：“那怎么办？”

澄通道：“瞧对方之意，自是想掳劫行痴大师，多半要等到晚间，四方合围进攻。”韦小宝道：“干么现下不进攻？”澄通道：“五台山上，喇嘛的黄庙和咱们中原释氏的青庙向来和好。咱们青庙庙多僧多，台顶十大庙，台外十大庙。黄庙的喇嘛虽然霸道，却也不敢欺压。倘若日间明攻，势必引起各青庙的声援。”

韦小宝道：“那么咱们立刻派人出去，通知各青庙的住持，请他们大派和尚，大伙儿跟众喇嘛决一死战，有分教：五台山和尚鏖兵，青庙僧大战喇嘛。”

澄通摇头道：“五台山各青庙中的僧人，十之八九不会武功，就是会武的，功夫也都平平，没听说有什么好手。”韦小宝道：“那么他们是不肯来援手的了？”澄通道：“赴援的也不会没有，只怕是徒然送了性命而已。”韦小宝道：“难道咱们就此投降？”他斗志向来不坚，打不过就想投降。澄通道：“咱们投降不打紧，行痴大师势必给他们掳了去。”

韦小宝寻思：“行痴大师的身份，不知少林群僧是否知悉。”问道：“他们大举前来掳劫行痴大师，到底是什么用意？

数月之前就曾来过一次，幸得众位好朋友将他们吓退。这一次来的人数却多得多了。”澄通沉吟道：“行痴大师定是大有来历之人，不是牵涉到中原武林的兴衰，便与青庙黄庙之争有重大关连。此中原由，澄心师兄没说起过。师叔既然不知，我们更加不知道了。”

韦小宝想起身上怀有皇帝亲笔御札，可以调遣文武官员，说道：“眼下事情紧急，我们少林僧武功虽高，可是寡不敌众，三十七个和尚，怎敌得过他三千多名喇嘛？我须得立刻下山求救。”澄通道：“只怕远水救不着近火。”韦小宝道：“那么咱们护送行痴大师，冲了出去。”澄通点头道：“看来只有这个法子。咱们三十七名少林僧，再加上师叔的僮儿，要抵挡三千多名喇嘛，那是万万不能，但要从空隙中冲出，却也不是什么难事。”韦小宝道：“就只怕行痴大师和他师父玉林大师不肯，他们说生死都是一般，逃不逃也没什么分别。”澄通皱眉道：“这就须请师叔劝上一劝。”

韦小宝摇头道：“劝服行痴大师，还有法子，要劝那玉林老和尚，老子可是服输啦，这叫做老鼠拉乌龟，没下嘴的地方。”向下望去，只见一群群喇嘛散坐各处，似乎杂乱无章，却又分布均匀，上山下山的通道上更是人数众多，眼见天色一黑，这三千喇嘛一涌而上，清凉寺中的和尚只有大叫“我佛慈悲”的份儿，心想：“他妈的，老子做什么和尚，倘若做了喇嘛，这当儿岂不是得意洋洋，用不着担半点心事？平时吃肉逛窑子，还不算在内。”

一想到“逛窑子”三字，脑海中灵光一闪，已有计较，当下不动声色，说道：“我回禅房去睡他妈的一觉。”澄通愕然，瞪目而视。韦小宝不再理他，径自下峰，回寺入房。

过不多时，澄心、澄观、澄光、澄通四僧齐来求见。韦小宝让四人入房，眼见各人脸有惊惶之色，他伸个懒腰，打个呵欠，懒洋洋的问道：“各位有什么事？”

澄心道：“山下喇嘛聚集，显将不利本寺，愿闻方丈师叔应付之策。”韦小宝道：“我想了半天，想不出什么好主意，只好睡觉了。大伙儿在劫难逃，只好逆来顺受，刀来颈受，人家一刀砍来，用脖子去顶他一顶，且看那刀子是否锋利，砍不砍得进去。”

澄心等三僧知道他是信口胡扯，澄观却信以为真，说道：“众喇嘛这些刀子看来甚是锋利，我们的脖子是抵不住的。师叔，出家人与世无争，逆来顺受，倒是不错。但刀来颈受，未免过分。当年达摩祖师，也没教人只挨刀子不反抗，否则的话，大家也不用学武了。”韦小宝点头道：“依澄观师侄之见，刀来颈受是不行的？”澄观道：“不行。但如拳来胸受，脚来腹受，倒还可以。”他内功深湛，对方向他拳打足踢，也可不加抵挡，只须运起内功，自可将人拳脚反弹出去。

韦小宝道：“那些喇嘛都带了戒刀禅杖，不知有什么法子，能开导得他们不用兵刃？”澄观一呆，道：“这些喇嘛只怕不可理喻，要他们放下屠刀，似乎非一朝一夕之功。”

韦小宝道：“这就难了，不知四位师侄，有什么妙计？”澄心道：“为今之计，只有大伙儿保了玉林、行痴、行颠三位，乘隙冲出。他们旨在掳劫行痴大师，寺中其余僧侣不会武功，谅这些喇嘛也不会加害。”韦小宝道：“好，咱们去跟那三位老和尚说去。”

当下率领了四僧，来到后山小庙。小沙弥通报进去，玉林等听得住持到来，出门迎迓。一见之下，玉林、行痴、行颠都是大为错愕。三僧只听说新住持晦明禅师是少林寺晦聪方丈的师弟，是一位年纪甚轻的高僧，不料竟然是他。

玉林和行痴登时便即明白，那是出于皇帝的安排，用意是在保护父亲。释家规矩甚严，住持是一庙之主，玉林等以礼参见。韦小宝恭谨还礼，一同进了禅房。

玉林请他在中间的蒲团坐下，余人两旁侍立。韦小宝心中大乐：“老子中间安坐，老皇爷站在旁边侍候，就是小皇帝也没这般威风。”强忍笑容，说道：“玉林大师、行痴大师，两位请坐。”玉林和行痴坐了。

玉林说道：“方丈大师住持清凉，小僧等未来参谒，有劳方丈大驾亲降，甚是不安。”韦小宝道：“好说。小衲知道三位不喜旁人打扰，因此一直没来看你们。若不是今日发生了一件大事，小衲还是不会来的。”他常听老和尚自己谦称“老衲”，心想自己年纪小，便自称“小衲”。众僧听他异想天开，杜撰了一个称呼出来，不觉暗暗好笑。玉林道：“是。”却不问是何大事。

韦小宝道：“澄光师侄，请你给三位说说。”玉林知道新住持法名“晦明”，也知少林寺“晦”字辈比“澄”字辈高了一辈，但眼见这小和尚油头滑脑，却对这位本寺前任住持、庄严慈祥的有德老僧口称“师侄”，还是心下一怔。

澄光恭恭敬敬的应了，便将寺周有数千喇嘛重重围困等情说了。

玉林闭目沉思半晌，睁开眼来，说道：“请问方丈大师，如何应付。”

韦小宝道：“这些喇嘛僧在本寺周围或坐或立，只是观赏风景，别无他意。这里风景清雅，他们来游山玩水，也是有的。”行颠忍不住道：“倘若是观赏风景，不会将本寺团团围住，好几个时辰不去。他们定是想来捉了行痴师兄去。”韦小宝道：“小衲心想天下青庙黄庙，都是我佛座下的释氏弟子，他们如要请行痴大师去，也必是仰慕三位大师佛法深湛，请你们去喇嘛庙讲经说法。说不定众喇嘛仰慕我中土佛法，大家不做喇嘛，改做和尚，那也是极好的机缘。”行颠连连摇头，不以为然，说道：“未必，未必。”

澄观道：“方丈师叔，那么他们为什么都带了兵器呢？”韦小宝合十道：“他们带了禅杖戒刀，声势汹汹，或许真是想杀本寺僧侣之头。佛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自当刀来颈受，这叫做我不给人杀头，谁给人杀头？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有生故有灭，有头故有杀。佛有三德：大定、大智、大悲。众喇嘛持刀而来，我们不闻不见，不观不识，是为大定；他们举刀欲砍，我们当他刀即是空，空即是刀，是为大智；一刀刀将我们的光头都砍将下来，大家呜呼哀哉，是为大悲。”他在寺中日久，听了不少佛经中的言语，便信口胡扯一番。澄观道：“方丈师叔，这大悲的悲字，恐怕是慈悲的悲，不是悲哀之悲。”

韦小宝微笑道：“师侄也说得是，想我佛割肉喂鹰，舍身饲虎，实是大慈大悲之至。那些喇嘛虽然凶顽，比之恶鹰猛虎，总究会好些，那么我们舍身以如恶喇嘛之愿，也是大慈大悲之心。”澄观合十道：“师叔妙慧，令人敬服。”韦小宝道：“昔日玉林大师曾有言道：‘出家人与世无争，逆来顺受。清凉寺倘然真有祸殃，那也是在劫难逃。’我们一齐在恶喇嘛刀下圆寂，同赴西方极乐世界，一路甚是热闹，倒也有趣得紧。”

众僧面面相觑，均想韦小宝的话虽也言之成理，毕竟太过迂腐，恐怕是错解了佛法。澄心、澄通又觉这些言语与他平素为人全然不合，料想他说的是反话，多半是要激得玉林与行痴自行出言求救。只有澄观一人信之不疑，欢喜赞叹。

众僧默然半晌。行颠突然大声道：“师父曾说，西藏喇嘛要捉了师兄去，乃是想虐害万民，要占咱们这花花世界。咱们自己的生死不打紧，千千万万百姓都受他们欺侮压迫，岂不是大大的罪业？师父曾道，咱们决不能任由他们如此胡作非为。”

韦小宝点头道：“师兄这番话很是有理，比之小衲所见，又高了一层。只是眼下喇嘛势大，咱们只怕寡不敌众。”行颠道：“我们保护了师父师兄，冲将出去，料想恶喇嘛也挡不住。”

韦小宝道：“就恐怕争斗一起，不免要杀伤众喇嘛的性命。阿弥陀佛，我佛有好生之德，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杀人一命，如拆八级宝塔。释家诸戒，首戒杀生。这便如何是好？”

行颠道：“是他们要来杀人，我们迫不得已，但求自保。能够不杀人，当然最好，可也不能眼睁睁的束手待毙。”

忽然门外脚步声响，少林僧澄觉快步进来，说道：“启禀方丈师叔：山下众喇嘛刚才一齐上山，又逼近了约莫一百丈，停了下来。”韦小宝道：“为什么上了一段路，却又停下？恐怕是忽受我佛感化，生了悔悟之心，明白了回头是岸的道理。”

行颠大声道：“不是的，不是的，他们只待天一黑，便一鼓作气，冲进来了。”他昔年是正黄旗大将，进关时身经百战，深知行军打仗之法，后来才做顺治的御前侍卫总管。

韦小宝道：“待他们一进本寺大雄宝殿，见到我佛如来的庄严宝相，忽然悬……悬什么勒马，也是有的。”行颠怒道：“你这位小方丈，实在胡……胡……唉，不会的。”他本想说“实在胡涂”，总算想到不可对方丈无礼，话到口边，忽然悬崖勒马。

玉林一直默不作声，听着众人辩论，眼见行颠额头青筋迸现，说话越来越大声，微微一笑，说道：“行颠，你自己才实在胡涂。方丈大师早已智珠在握，成竹在胸，你又何必多所忧虑？”行颠一怔，道：“啊，原来方丈大师早有妙策。”

韦小宝愁眉苦脸，说道：“我妙策是没有。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大家既然都说冲出去的好，那么咱们就冲出去罢！只不过若非迫不得已，千万不可多伤人命。”行颠和澄心等一齐称是。韦小宝道：“那么大家收拾收拾，一等天黑，他们还没动手，咱们先冲了下去。向东冲到阜平县县城，这些喇嘛再恶，总不敢公然来攻打县城。”行颠等又都称善。

行痴忽然说道：“我是不祥之身，上次已为我杀伤了不少性命。就算这次逃过了厄难，他们仍然死心不息。多造杀业，终无已时。”

行颠道：“师兄，这些恶喇嘛想将你绑架了去，残害天下百姓。”行痴叹道：“我是世间祸胎，等得他们到来，我当众自焚其身，让他们从此死了这条心，也就是了。”行颠急道：“皇……皇……不，师兄，那是万万不可，我代你焚身便是。”

行痴微微一笑，道：“你代我焚身，有何用处？他们只是要捉了我去，有所挟制而已。”

众僧默然半晌。玉林道：“善哉，善哉！行痴已悟大道，这才是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真义。”韦小宝心中骂道：“臭和尚，他说的是真义，我说的便是假义了？”玉林又道：“待会众喇嘛到来，老衲和行痴一同焚身，方丈大师和众位师兄不可阻拦。”

韦小宝和众僧面面相觑，尽皆骇然。

行痴缓缓道：“昔日攻城掠地，生灵涂炭，小僧早已百死莫赎。今日得为黎民舍身，亦不过以偿当年罪业之万一。倘若再因小僧而争斗不息，多伤人命，那更增我的罪业了。我意已决，还请各位护持，成此因缘。若能由此而感化众位喇嘛，去恶向善，更是一件好事。”说着站起身来，向韦小宝及少林五僧合十躬身。

澄心等见他神色，显是心意甚坚，难以进言，只得辞出，回到文殊殿中。韦小宝招集三十六名少林僧，说知此事。众僧都道，两位大师要自焚消业，那是万万不可，事到临头，只好以武力阻止。

韦小宝道：“大家都要保护三位大师周全，是不是？”众僧齐道：“是！”韦小宝道：“那也不难。大家听我的话。你们三十六位，现下冲出寺去，齐攻东路，装作向山下突围，可是难以成功，又退回寺中，不过须得顺手牵羊，擒拿四五十名喇嘛上来。”澄心道：“方丈之意，是否将这些喇嘛作为人质，使得他们不敢轻举妄动？若是如此，那么所擒拿的喇嘛位份越高越好。”

韦小宝道：“要擒拿大喇嘛恐怕不容易，不免多有杀伤，咱们只须捉来几十个小喇嘛也就够了。”众僧不明他用意，但方丈有命，便都奉令出寺。

过不多时，只听得山腰里喊声大作。韦小宝站在鼓楼上观看，见三十六名少林僧冲入喇嘛群中，刀光闪动，打了起来。

这三十六名僧人都是少林寺高手，寻常喇嘛自然不是敌手，冲出数十丈后，挡路喇嘛愈聚愈多。澄心等拳打足踢、掌劈指戳，顷刻间打倒了数十人。澄心高声叫道：“敌人势大，冲不出去，暂且回寺，再作道理。”他内力深厚，这几句呼声远远传了出去，山谷鸣响。澄通也纵声叫道：“冲不出去，如何是好？”澄心叫道：“大家捉些喇嘛回去，教他们有所顾忌，不敢胡乱害人。”众僧或双手各抓一名喇嘛，或肩上扛了一名，转身入寺。澄心与澄光断后，又点倒了数人。但听得喇嘛阵后有人以藏语传令。众喇嘛呐喊叫骂，却不追来。

韦小宝笑嘻嘻的在寺门前迎接，一点人数，擒来了四十七名喇嘛。回到文殊殿中，韦小宝道：“把这些家伙全身衣服剥光了，每人点上十八处穴道，都去锁在后园柴房之中。”

众僧均觉方丈这道法谕大是高深莫测，当下将四十七名喇嘛都剥得赤条条地，身上加点穴道，锁入柴房。

韦小宝合十说道：“世间诸色相，皆空皆无。无我无人，无和尚无喇嘛。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和尚即喇嘛，喇嘛即和尚。诸位师侄，大

家脱下袈裟，穿上喇嘛的袍子罢！”众僧尽皆愕然，面面相觑。

韦小宝大声叫道：“双儿，你过来，帮我扮小喇嘛。”双儿一直候在殿外，当即进殿，检了一件最小的喇嘛袍子，助他换上。韦小宝身材矮小，穿了仍是太大，便拔出匕首，将袍子下摆和衣袖都割下了一截，腰间束上衣带，勉强将就，带上喇嘛冠，宛然便是个小喇嘛，对双儿道：“你也扮个小喇嘛。”

澄光问道：“师叔改穿喇嘛服色，不知是何用意？”澄观道：“难道咱们向喇嘛投降，改归黄教吗？”韦小宝道：“非也！

大家扮作喇嘛，涌到后边小庙，将玉林、行痴、行颠三个和尚捉住，点了他们穴道，再将他们换上喇嘛衣衫……”

澄通听到这里，鼓掌笑道：“妙计，妙计！咱们几十个假喇嘛黑夜中向山下冲去，众喇嘛难分真假，那就难以阻拦了。”

众僧一齐称善，登时笑逐颜开。他们自然谁都不知，韦小宝这条妙计，不过是师法当日假扮妓女、得脱大难的故智。

澄心道：“如此冲将出去，不须多所杀伤，最是上策。”澄光踌躇道：“只不过冒犯了行痴大师他们三位，未免不敬。”韦小宝道：“阿弥陀佛，救了三命，胜造三七二十一级浮屠。小小冒犯，胜于烈火焚身。”澄光道：“师叔说得是。”当下众僧一齐脱下僧袍，换上喇嘛衣衫。众僧平生谨守戒律，端严庄重，这时却跟着韦小宝做此胡闹之事，眼见穿上喇嘛衣衫之后形相古怪，人人忍不住好笑。

韦小宝道：“各人把僧袍包了，带在身上，脱困后再行换过。冲下山后，倘若失散，齐到阜平县吉祥寺会齐。”命双儿收拾了银两物事，包作一包，负在背上。

堪堪等到天色将黑，韦小宝道：“大家在脸上涂些香灰尘土，每人手中提一桶水，这就动手罢！”众僧听了法谕，皆大欢喜，信受奉行，当下捧土抹脸，提了水桶兵刃，齐向山后奔去。来到小庙之外，众僧唏哩花拉，高声呐喊，向庙中冲去。

玉林、行痴、行颠三人已决意自焚，在院子中堆了柴草，身上浇满了香油，只待众喇嘛攻到，向他们说明舍身自焚用意，便即点火，哪知众喇嘛说来便来，事先竟没半分朕兆，待得听到“呜噜呜噜，花差花差”似藏语非藏语的怪声大作，数十名喇嘛已冲进庙来。

玉林朗声道：“众位稍待，老衲有几句话说……”蓦地里当头一桶冷水浇将下来，跟着数十桶冷水纷纷泼到三人身上。

这一下迅雷不及掩耳，别说三人来不及点火自焚，就算已经点着了，也被立时浇熄。

双儿纵身过去，先点了行颠穴道，行痴不会武功，玉林武功不弱，却不愿出手抗御，混乱中都被点了穴道。众僧七手八脚，脱下三人僧袍，将喇嘛袍服套在三人身上。韦小宝有心大说杜撰藏话，生怕给玉林听出口音，只好忍住，向双儿一努嘴，双儿取过烛台，便将院中堆着的柴草烧了起来。韦小宝见行颠的黄金杵放在殿角，想取了带走，不料金杵沉重，竟然提之不动，澄通伸手抓起。韦小宝手一挥，众僧将行痴等三僧拥在中间，向东冲下山去。

只奔出数十丈，小庙中黑烟与火光已冲天而起，这大堆柴草上早也淋满了香油，极易着火。山腰间众喇嘛见到火起，大声惊叫，登时四下大乱。领头的喇嘛派人上来救火。火把光下见到韦小宝等众僧，都道是自己人，混乱之中，又有谁来盘问阻挡？

众僧来到山下，已将大队喇嘛抛在路后，回头向山上望去，但见火光烛天，那座小庙已烧穿了顶。澄通道：“这座小庙一烧，他们又找不到行痴大师，只道他已烧死在小庙之中，就此死了这条心，再也不来滋扰，倒是一件好事。”澄光点头道：“师弟之言有理。”

韦小宝命澄观将行痴等三人身上穴道解了，说道：“多有得罪，还请莫怪。”

行痴等刚才穴道被点，动弹不得，耳目却是无碍，见到经过情形，早明白是少林僧设法相救。行颠大声喝彩，说道：“妙计，妙计！大伙儿轻轻易易便逃了出来。方丈大师，你是救我们性命，多谢你还来不及，谁来怪你？”行痴决意焚身消业，行颠忠心耿耿，只好陪着殉主，但心中毕竟是不愿就此便死，此时得脱大难，自是欢喜之极。行痴微笑道：“不伤一人而化解此事，的是难能可贵。”

忽听得迎面山道上脚步声响，大队人群快步奔来。澄通道：“师叔，有大批喇嘛杀过来了。”韦小宝道：“咱们冲向前去，嘴里叽哩咕噜一番，见到他们时脸上露出笑容，伸手向山上指去，总之不可与他们动手。”众僧一齐遵命，连行痴和玉林也都点头。

韦小宝心中大乐：“老皇爷听我号令，老皇爷的师父也听我号令。”

众僧将行痴护在中间，沿大道奔去。

只见山坳后冲出一股人来，手执灯笼火把，却不是喇嘛，都是朝山进香的香客，颈中挂了黄布袋，袋上写着“虔诚进香”等等大字。一众少林僧奔到近处，均是一呆，澄通等早已住口，澄观等头脑下大灵敏的，却还在乱叫“杜撰藏语”。

香客中走出一名汉子，大声喝道：“你们干什么的？”这人身材魁梧，声音洪亮。韦小宝一见大喜，认得他是御前侍卫总管多隆，当即奔上，叫道：“多大哥，你瞧小弟是谁？”

多隆一怔，从身旁一人手中接过灯笼，移到他面前一照。

韦小宝向他挤眉弄眼，哈哈大笑。多隆惊喜交集道：“是……是韦兄弟，你……你怎么在这里？又扮作个小喇嘛模样？”韦小宝笑道：“你又怎么到了这里？”

说话之间，多隆身后又有一群香客赶到，带头的香客却是赵齐贤。韦小宝一看，这些香客都是御前侍卫所扮，其中倒有一大半相识。众侍卫围了上来，嘻嘻哈哈的十分亲热。

韦小宝低声问多隆道：“皇上派你们来的？”多隆低声道：“皇上和太后到五台山来进香，现下是在灵境寺中。”韦小宝惊喜交集，道：“皇上到五台山来了？那好极了！好极了！”心想：“那老婊子也来干什么？老皇爷恨不得杀了她。”

不多时又到了一批骁骑营的军官士兵，也都扮作了香客。

韦小宝问：“这次从北京到五台山来的，共有多少香客？”多隆低声道：“除了咱们御前侍卫之外，骁骑营、前锋营、护军营也都随驾来此。”韦小宝道：“那怕不有三四万官兵？”多隆道：“一共是三万四千多人。”韦小宝道：“护驾诸营的总管是谁？”多隆道：“是康亲王。”韦小宝笑道：“那也是老朋友了。”

向赵齐贤招招手，等他走近，说道：“赵大哥，请你去禀报康亲王，我要调动人马，办一件大事，事情紧急，来不及向他请示了。”赵齐贤应命而去。

跟着骁骑营正黄旗都统察尔珠也到了。韦小宝道：“多老哥，都统大人，有数千西藏喇嘛，定是得知了皇上进香的讯息，刻下团团围住了清凉寺，造反作乱。你们两位立即去把这干反贼拿下了，这可是一件大大的功劳。”两人大喜，齐向韦小宝道谢。说道：“韦大人送功劳给我们，真是何以克当。”

韦小宝道：“大家忠心为皇上办事，分什么彼此？这叫做有福同享，有难共当。”两人当即传下令去，把守四周山道，点齐猛将精兵，向山上杀去。

韦小宝大声叫道：“圣上仁慈英明，有好生之德，你们只须擒拿反贼，不可多伤人命。因为圣上是鸟生鱼汤，不是差劲的皇帝。”一众侍卫、亲兵齐声答应。“尧舜禹汤”四字，康熙虽曾简略解说过，韦小宝却也难以明白，总之知道“鸟生鱼汤”这碗汤是大大的好汤，不是差劲的汤，凡是皇帝，听了无不十分欢喜。他这几句话，却是叫给老皇帝听的，心想今日老小皇帝父子相会，多拍老皇帝马屁，比之拍小皇帝马屁更为灵验有效。

他转身走到行痴跟前，说道：“三位大师，咱们身上衣服不伦不类，且到前面金阁寺去换过衣衫，找个清静的所在休息，免得这些闲人打扰了三位清修。”行痴等点头称是。

一行人又行数里，来到金阁寺中。韦小宝一进寺门，便取出一千两银票，交给住持，说道：“暂借宝刹休息，一切不可多问。问一句话，扣十两银子。一句不问，这一千两银子都是香金。如果问了一百零一句，你倒找我十两，不折不扣，童叟无欺。”

那住持乍得巨金，又惊又喜，当即诺诺连声，问道：“师兄要……”话到口边，突然一怔，忙改口道：“……要喝杯茶了。”匆匆入内端茶。他本来想问“师兄要不要喝杯茶？”总算尚有急智，临时改口，省下了十两银子。

韦小宝出寺暗传号令，命百余名御前侍卫在金阁寺四周守卫，又差两名侍卫去奏报皇上：“奴才韦小宝职责重大，不敢擅离，在金阁寺候驾。”

一名侍卫道：“启禀韦副总管：咱们做臣子的，该当前去叩见皇上才是，不能等皇上过来见你。”韦小宝双手一摊，笑道：“没法子。这一次只好坏一坏规矩了。”两名侍卫答应了，转过身来，都伸了伸舌头，心道：“好大的胆子，连性命也不要了。”当即奔去奏报。

众僧换过衣衫，坐下休息，只听得山上杀声大震，侍卫亲兵已在围捕喇嘛。扰攘良久，声音渐歇。又过了半个多时辰，突然间万籁俱寂，但闻数十人的脚步声自远而近，来到寺外而止。跟着靴声橐橐，一群人走进寺来。

韦小宝心想：“小皇帝到了。”拔出匕首，执在手中，守在行痴的禅房之外，脸上自是摆出一副忠心护主、万死不辞的模样，单以外表而论，行颠的忠义勇烈，那是远远不如了。

脚步声自外而内，十余名身穿便装的侍卫快步过来，手提着灯笼，站在两旁。一名侍卫低声喝道：“快收起刀子。”韦小宝退了几步，以背靠门，横剑当胸，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入”之概，喝道：“禅房里众位大师正在休息，谁都不可过来啰唣。”只见一位身穿蓝袍的少年走了过来，正是康熙。

韦小宝这才还剑入鞘，抢上叩头，低声道：“皇上大喜。老……老法师在里面。”

康熙颤声道：“你给我……给我通报。”转身挥手道：“你们都出去！”

待众侍卫退出后，韦小宝在禅房门上轻击两下，说道：“晦明求见。”过了好一会，内无应声。康熙忍不住抢上一步，在门上敲了两下。韦小宝摇摇手，示意不可说话，康熙将已到口边的“父皇”一声叫唤强行忍住。

又过良久，只听得行颠说道：“方丈大师，我师兄精神困倦，恕不相见。他身入空门，尘缘已了，请你转告外人，不可妨他清修。”韦小宝道：“是，是，请你开门，只见一面便是。”行颠道：“我师兄之意，此处是金阁寺，大家是客，不奉方丈法旨，还盼莫怪。”

韦小宝转头向康熙瞧去，见他神色凄惨，心想：“你说我在这里不是方丈，不能叫你开门，那么我去要本寺方丈来叫门，也容易得紧。”正想转身去叫方丈，康熙已自忍耐不住，突然放声大哭。

韦小宝心想：“若要本寺方丈来叫开了门，倒有逼迫老皇爷之意，倒还是软求的好。”双手在胸口猛捶数下，跟着也大哭起来，一面干号，一面叫道：“我在这世上是个没爹没娘的孤儿，孤苦伶仃的，没人疼我。做人还有什么乐趣？不如一头撞死了倒还干净。”假哭是他自幼熟习的拿手本事，叫得几声，眼泪便倾泻而出，哭得悲切异常。

康熙听得他大哭，初时不禁一愕，跟着又哭了起来。

只听得呀的一声，禅房门开了。行颠站在门口，说道：“请小施主进来。”

康熙悲喜交集，直冲进房，抱住行痴双脚，放声大哭。

行痴轻轻抚摸他头，说道：“痴儿，痴儿。”眼泪也滚滚而下。

玉林和行颠低头走出禅房，反手带上了门，对站在门外的韦小宝瞧也不瞧，径行出外。行颠觉得太过无礼，心中又对他感激，走了十几步后，回头叫了声：“方丈。”

韦小宝正在凝神倾听禅房内行痴和康熙父子二人有何说话，对行颠也没理会，只听得康熙哭着叫道：“父皇，这可想死孩儿了。”行痴轻声说了几句，隔着房门便听不清楚。其后康熙止了哭声，两人说话都是极轻，韦小宝一句也听不见。他虽然好奇，却也不敢将房门推开一线，侧耳去听，只得站在门外等候。

过了好一会，隐约听到康熙提到“端敬皇后”四字，韦小宝心道：“上次老皇爷叫我转告小皇帝，不可难为了老婊子，我捺下了这句话没说，不知老皇爷现下是否回心转意？”

再过一会，听得行痴说道：“今日你我一会，已是非份，误我修为不小。此后可不能再来了。”康熙没有作声。行痴又道：“你派人侍奉我，虽是你一番孝心，可是出家人历练魔劫，乃是应有之义，侍奉我太过周到，也是不宜……”两人又说了一会，只听行痴道：“你这就去罢，好好保重身子，爱惜百姓，便是向我尽孝了。”康熙似乎恋恋不舍，不肯便走。

终于听得脚步声响，走向门边，韦小宝急忙退后几步，眼望庭中。

呀的一声，房门打开，行痴携着康熙的手走出门外。父子两人对望片刻，康熙牢牢握住父亲的手。行痴道：“你很好，比我好得多。我很放心。你也放心！”轻轻挣脱了他手，退入房内，关上了门。又过片刻，喀的一响，已上了闩。

康熙扑在门上，呜咽不止。韦小宝站在旁边，陪着他流泪。康熙哭了一会，料想父亲再不会开门，却也不肯就此便去，拉了韦小宝的手，和他并肩坐在庭前阶石之上，取出手帕，拭了眼泪，抬头望着天上白云，出了一会神，说道：“小桂子，父皇说你很好，不过不要你服侍了。父皇说臣子们护持得太周到，倒令他老人家不像是出家人了。”说到“出家人”三字，眼泪又流了下来。

韦小宝听说老皇爷不再要他服侍，开心之极，脸上却不敢露出丝毫喜色，也不敢显得太过“忠”字当头，奋不顾身，以免又生后患，说道：“想害老皇爷的人很多，皇上总得想个法子，暗中妥为保护才是。”

康熙道：“那是一定要的。那些恶喇嘛，哼，他奶奶的，到底有什么阴谋诡计？”他本来只会说一句“他妈的”，数月不见，却多了一句“他奶奶的”。韦小宝道：“师父，你又多了一句骂人的话。”康熙脸上露出一丝微笑，道：“是我妹子从侍卫们那里学来的。她和太后都跟着上了山……”脸色一沉，道：“父皇不想见她们。”韦小宝点了点头。

康熙道：“那些喇嘛自然是想劫持父皇，企图挟制于我，叫我事事听他们的话。哼，哪有这么容易？小桂子，你很好，这一次救了父皇，功劳不小。”

韦小宝道：“皇上神机妙算，早就料到了，派奴才到这里做和尚，本来就是为了做这件事。奴才也没什么功劳，皇上不论差谁来办，谁都能办的。”

康熙道：“那也不然。父皇说你能体会他的意思，不伤一人而得脱危难。”韦小宝道：“奴才见到老皇爷要点火自焚，说什么舍身消业，可真把我吓得魂灵出窍，屁滚尿流。”康熙惊道：“什么点火自焚？舍身消业？”韦小宝加油添醋的说了经过，只把康熙听得出了一身冷汗。韦小宝道：“只是奴才情急之下，将老皇爷淋了一身冷水，那可大大的不敬了。”康熙道：“你是护主心切，很好，很好。”

他沉默半晌，回头向禅房门看了一眼，说道：“老皇帝吩咐我爱惜百姓，永不加赋。这句话你先前也传过给我了，这一次老皇爷又亲口叮嘱，我自然是永不敢忘。”韦小宝问道：“永不加赋是什么东西？”康熙微微一笑，道：“赋就是赋税。

明朝那些皇帝穷奢极欲，用兵打仗，钱不够用了，就下旨命老百姓多缴赋税。明朝的官儿又贪污得厉害，皇帝要加赋一千万两，大小官儿们至少多刮二千万两。百姓本已穷得很了，朝廷今年加赋，明年加税，百姓哪里还有饭吃？田里收成的谷子麦子，都让做官的拿了去，老百姓眼看全家要饿死，只好起来造反。这叫做官逼民反。”

韦小宝点头道：“我明白了，原来明朝百姓造反，倒是做皇帝、做官的不好。”康熙道：“可不是吗？明朝崇祯年间，普天下百姓都没饭吃，所以东也反、西也反。杀平了河南的，陕西又反；镇压了山西的，四川又反。这些穷人东流西窜，也不过是为活命。明朝亡在这些穷人手里，他们汉人说是流寇作乱。其实什么乱民流寇，都是给朝廷逼出来的。”韦小宝道：“原来如此。老皇爷要皇上永不加赋，天下就没有流寇了。皇上鸟生鱼汤，铁桶似的江山，万岁万岁万万岁。”康熙道：“尧舜禹汤，谈何容易？不过我们满洲人来做中国皇帝，总得要强过明朝那些无道昏君，才对得起天下百姓。”

韦小宝心想：“天地会、沐王府的人，说到满清鞑子占我汉人江山，没一个不恨得牙痒痒地。小皇帝却说明朝的皇帝不好，倒还是他鞑子皇帝好。那也不希奇，一个人自称自赞，总是有的。”

康熙又道：“父皇跟我说，这几年来他静修参禅，想到我们满洲人昔年的所作所为，常常惭愧得汗流浃背。明朝崇祯是给流寇李自成逼死的，吴三桂来向我们大清借兵，打败了李自成，给明朝皇帝报了大仇。可是汉人百姓非但不感激大清，反而拿咱们看作仇人，你说是什么缘故？”韦小宝道：“想是他们胡涂。本来天下胡涂人多，聪明人少，又或者是他们忘恩负义。”康熙道：“那倒不然。汉人说我们是胡虏，是外族人，占了他们花花江山。清兵入关之后，到处杀人放火，害死了无数百姓，那也令他们恨咱们满洲人入骨。”

韦小宝本是汉人，康熙赐他作了正黄旗满洲人，跟他说起来，便“咱们、咱们”的，当他便是满洲人一般。其实说到国家大事，韦小宝什么都不懂。只是康熙甫与父亲相会，心中激动，想到父皇的谆谆叮嘱，便跟这个小亲信讲论起来。

韦小宝道：“奴才在扬州之时，也听人说过从前清兵杀人的惨事。”

康熙叹了口气，道：“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杀人不计其数，那是我们大清所做下的大大恶事。我要下旨免了扬州和嘉定的三年钱粮。”

韦小宝心想：“扬州人三年不用交钱粮，大家口袋里有钱，丽春院的生意，可要大大兴旺了。怎生想个法子，叫小皇帝派我去扬州办事？我叫妈妈不用做婊子了，自己开他三家妓院，老子做老板，再来做庄，大赌十日，也来个‘扬州十日’。然后带了大批银两，去嘉定赌他妈的三次，这叫做‘嘉定三赌’。”又想：“老皇爷和皇上都说嘉定三赌杀人太多，是件大大的惨事，为什么赌三次钱，便杀不少人？不知嘉定在什么地方。这地方的人赌钱本事厉害，倒须小心在意。”

康熙问道：“小桂子，你说好不好？”韦小宝忙道：“好，好极了，这样一来，大家有饭吃，有钱……谁也不会造反了。”

话到口边，硬生生把“有钱赌”的“赌”字缩住了。

康熙道：“虽然大家有饭吃，有钱使，却也未必没人造反。

你出京之时，叫侍卫们送了一个人来，说是王屋山的逆贼，我已亲自问过了他几次。”韦小宝心中一惊，忙站起身来，说道：“皇上吩咐奴才不可多管闲事，以后再也不敢了。”康熙道：“你坐下，这件事办得很好，那也不是闲事，今后还得大大的多管。”韦小宝道：“是，是。”心下莫名其妙。

康熙低声道：“我命侍卫传旨申斥你，乃是掩人耳目，别让反贼有了防备。”

韦小宝大喜，纵身一跳，这才坐下，低声道：“奴才明白了，原来皇上怕吴三桂这反贼惊觉。”康熙道：“吴三桂是否想造反，现下还拿不定，不过他早有不臣之心，欺我年幼，不把我放在眼里。”韦小宝道：“皇上使点儿小小手段出来，教他知道厉害。吴三桂他奶奶的，有什么了不起？皇上伸个小指头儿，就杀他一个横扫千军，高山流水。”

康熙微笑道：“这两句成语用得不好，该说伸个小指头儿，就横扫千军，杀他一个落花流水。”韦小宝道：“是，是，是。

奴才做了好几个月和尚，学问半点也没长进，以后常常服侍皇上，用起成语来就横扫千军，让人家听个落花流水。”

康熙忍不住哈哈一笑，郁抑稍减，低声道：“吴三桂这厮善能用兵，手下猛将精兵，着实不少，倘若真的造反，和福建耿精忠、广东尚可喜三藩连兵，倒也棘手得很。咱们只能慢慢来，须得谋定而后动，一动手就得叫他奶奶的吴三桂落花流水，屁滚尿流。”

康熙勤奋好学，每日躬亲政务之余，由翰林学士侍讲、侍读经书诗文，只是诗云子曰读得多了，突然说几句“他奶奶的”、“屁滚尿流”，倒也颇有调剂之乐。他今日见到父亲，本是又喜又悲，但亲近不到半个时辰，便被摒诸门外，不知今后是否再能相见，深感凄伤，幸得韦小宝出言有趣，稍解愁怀，又谈到了除逆定乱的大事，更激发了胸中雄心。

他站起身来，在庭中取了四块石头，排列在地，说道：“汉军四王，东边的、南边的、西边的，要分了开来，不能让他们联在一起。定南王孔有德这家伙幸好死了，只留下一个女儿，倒容易对付。”说着轻轻一脚，踢开一块石头，说道：“耿精忠有勇无谋，不足为虑，只须不让他和台湾郑氏联盟便是。”一脚又踢开一块石头，说道：“尚可喜父子不和，两个儿子又势成水火，自相倾轧，料他无能为力。”将第三块石头也踢开了，只留下一块最大的石头，对住了怔怔出神。

韦小宝问道：“皇上，这是吴三桂？”康熙点点头。韦小宝骂道：“这奸贼，自己老不死，却累得我万岁爷为你大伤脑筋。皇上，你在他身上拉一泡尿。”

康熙哈哈大笑，童心大起，当真拉开裤子，便在那石头上撒尿，笑道：“你也来。”韦小宝大笑，也在石头上撒尿，笑道：“这一回书，叫做‘万岁爷高山流水，小桂子……小桂子……’”心想“横扫千军”这四字用在这里不妥，突然想到说书先生说三国故事，有一回书叫做“关云长水淹七军”，便道：“小桂子水淹七军。”

康熙更是好笑，缚好裤子，笑道：“哪一日咱们捉到这臭贼，便当真在他身上撒尿。”

康熙坐回阶石，只听得庙外脚步声甚响，虽然无人喧哗，显是已有不少人聚集在外，韦小宝道：“看来他们已把那些恶喇嘛都捉了来。皇上真是洪福齐天，凑巧之极，刚好这时候赶到，把这些恶喇嘛一网打尽。”康熙道：“那倒不是凑巧，我得到你的密报，派人查察，得讯之后，急速赶来，却已慢了一步，让这些恶喇嘛惊动了圣驾。若不是你机灵，我可终身遗恨无穷，罪不可逭了。”韦小宝奇道：“奴才没给您什么密报啊。”

康熙道：“我派侍卫到少林寺传旨，他们说见到了一个蒙古王子，几个喇嘛，又有几名武官。是不是？”韦小宝道：“是啊。”康熙道：“你吩咐他们暗中查察，这几人办事倒也得力。一查之下，便查到那蒙古王子叫作葛尔丹。那武官名叫马宝，是吴三桂那厮手下的总兵。他们和喇嘛勾结谋叛，意欲不利于父皇。”

韦小宝一拍大腿，说道：“原来如此！奴才见他们鬼鬼祟祟，不是好人，倒不知竟是吴三桂的部下。”其实那些人的姓名来历，他早已得知，要赵齐贤等查察，意在追寻那绿衣女郎的，顺便诬陷吴三桂，想不到竟会引得小皇帝赶上五台山来。

康熙道：“这三伙人后来分了手。侍卫张康年跟踪喇嘛，听到他们大集人手，要到五台山来捉拿一位重要人物。他不知事情重大，又跟了好几天，这才回京奏知。我一听之下，岂有不急？当即火速启程，只是皇帝出京，啰里啰苏的仪注一大套，我虽下旨一切从简，还是迟到了一天。”

韦小宝道：“吴三桂这反贼如此大胆，竟敢派遣数千喇嘛，前来得罪老皇爷，那……那不是公然造反么？”康熙嘘了一声，道：“小声！我只知他手下总兵和这些喇嘛结伴同行。他是否就此造反，现下还不能确知。”韦小宝道：“一定反！一定反！

如果他是好人，怎会差遣手下大将，去和这些恶喇嘛阴谋暗害老皇爷？”

康熙道：“他自然不是好人。”心下沉吟，缓缓的道：“不过我年纪还小，行军打仗，还不是他的对手，最好咱们再等几年，等我再长大些，等他又老了些。那时再动手，就可操必胜。小桂子，你不必性急，多过一天，对咱们就多一分好处，对他便多一分坏处。”

韦小宝急道：“倘若他老得死了，岂不便宜了他？”康熙微笑道：“那是他的运气。”顿了一顿，说道：“父皇刚才叮嘱我，能够不用兵打仗，那是最好，一打上仗，不论胜败，兵卒死伤，那是不用说了，天下百姓便不知要受多少苦楚。因此吴三桂如果乘早死了，等不到我去动手，虽然不大好玩……”他微微一顿，韦小宝接口道：“简直大大的不好玩。”康熙一笑，道：“对于百姓兵卒，却是一件大好事。小桂子，你想玩，几时我带你去辽东打黑熊，打老虎。”韦小宝大喜，叫道：“妙极，妙极！”

康熙望着禅房门，轻轻的道：“我六岁那年，父皇就曾带我去辽东打围，现今……”慢慢的走到门边，手抚木门，泫然欲涕。过了一会，跪倒在地，拜了几拜，低声道：“父皇保重，孩儿去了。”韦小宝跟着跪拜。

康熙走到大雄宝殿，康亲王杰书带着骁骑营都统察尔珠、御前侍卫正总管多隆，以及索额图等随驾大臣、前锋营都统、护军营都统等都候在殿中，见皇帝出来，跪下参见。群臣站起后，偷眼见小皇帝眼圈甚红，显是大哭过一场，均感诧异。

皇帝年纪虽小，但识见卓越，处事明断，朝中大臣都对他敬畏日增，不敢稍存轻他年幼之心。小皇帝居然会哭，倒是一件奇事。又见韦小宝脸上也有泪痕，均想：“定是韦小宝这小家伙逗得皇上哭了，两个少年，不知搞些什么玩意儿。”顺治在五台山出家，康熙瞒得极紧，纵是至亲的妹子建宁公主也不让知道，群臣自然更加不知。

康亲王上前奏道：“启奏皇上：查得有数千名喇嘛，在清凉寺外啰苏争闹，不知何故，现下俱已擒获在此，候旨发落。”

康熙点点头，道：“把为首的带上来。”

察尔珠押上三名老喇嘛，都带了足镣手铐。三名喇嘛不知康熙是当今皇帝，神态倔强，叽哩咕噜的说个不休。康熙突然叽哩咕噜的也说了起来，群臣都吃了一惊，谁都不知皇上居然会说藏语。其实这些喇嘛是蒙古喇嘛，并非来自西藏，康熙和他们说的是蒙古话。说了一会，三名喇嘛俯首不语，似乎已经屈服。康熙道：“带他们到旁边房里去，朕要密审。”多隆道：“是。”将三人拉入殿旁一间经房。

康熙向韦小宝招招手，两人走入经房。韦小宝反手带上了房门，拔出匕首，在三名喇嘛眼睛、喉头、鼻孔、耳朵各处不住比划。康熙用蒙古话大声问了几句，一名最老的喇嘛神态恭顺，一一回答。两人一问一答，说了良久。韦小宝一听康熙声音大了起来，稍有怒色，便出匕首威吓，若见康熙神色温和，他就笑嘻嘻的站在一旁，向喇嘛点头鼓励。

康熙盘问了大半个时辰，才命侍卫将三名喇嘛带出，叫韦小宝关上了门，沉吟道：“这可奇怪了。”韦小宝不敢打断他思路，站在一旁不语。

康熙又想了一会，问道：“小桂子，父皇在这里出家，这事有几个人知道？”韦小宝道：“除了皇上和奴才之外，知道这事的有老皇爷的师父玉林大师，他师弟行颠大师。本来有个太监海大富，他已经死了。清凉寺原来的住持澄光大师似乎并不知道详情，只知老皇爷是一位大有来头的人物。除此之外，只有老……老……那个太后了。”

康熙点头道：“不错，知道此事的，世上连父皇自己在内，再加我和你，也不过六人。可是我刚才盘问那蒙古喇嘛，他说是奉了西藏拉萨达赖活佛之命，到清凉寺来接一位和尚去西藏。我细细盘问，清凉寺中那位和尚是何等人物，拉萨活佛接他去干什么，反反复复的问来问去，他确是不知。他最后说，好像这位大和尚懂得密宗的许多陀罗尼咒语，活佛要他去传授密咒，好光大佛法。这自然是胡说八道，不过瞧他样子，也不是说谎，多半人家这样骗他，他就信以为真。”

韦小宝道：“是，那西藏活佛是否知道老皇爷的身份，现下难以明白，不过那个挑拨活佛，前来冒犯老皇爷的人，恐怕……恐怕多半知道内情。”康熙点了点头。韦小宝突然害怕起来，说道：“皇上，奴才可的的确确守口如……如什么的，知道事关重大，连做梦也没泄漏过半句。”康熙道：“你不会说，我是信得过的。玉林和行颠两位自然也不会说。少林寺晦聪方丈和澄光大师就算猜到了一些，他们是有德高僧，决不会向人吐露，算来算去，只有那……那老……老贱人了。”

韦小宝道：“对！对！一定是这老……老……”

康熙沉吟道：“她在慈宁宫中，暗藏假扮宫女的男人，那是我亲眼所见。她当然担心事情败露。她杀害端敬皇后，父皇恨之入骨，父皇虽然出了家，还是派遣海大富回宫去查察此事。你知道其中详情，又在我身边。哼，这老贱人哪里睡得着觉？她非下手害了父皇不可。只有谋害了父皇，谋害了我，再杀了你，她才得平安。”

韦小宝心想：“老婊子和神龙教早有勾结，她既知老皇爷未死，一定去禀报了洪教主。看来这些喇嘛来到五台山，还和洪教主有关。”只是自己做了神龙教的白龙使，这事可不能跟皇上提及。康熙见他脸色有异，问道：“怎么？”韦小宝忙道：“奴才心想……心想……皇上的推想半点不错，一定是这老……太后说出去的。除她之外，不能更有旁人。”

康熙伸手在桌上重重一拍，咬牙切齿的道：“这贱人害死我亲生母后，又害得父皇出了家，令我成为无父无母之人。我……我不将这贱人千刀万剐，难消心头之恨。可是……可是父皇偏偏要我不可跟她为难，这却如何是好？”

韦小宝心想：“老皇爷不许你杀老婊子，可没不许我杀。

就算他不许我杀，老子是他方丈，只能我向他下令，不必听他号令。不过这件事说穿可就不灵了。”说道：“皇上不必烦心。这太后作恶多端，终究不会有好下场。皇上你睁开龙目，张开龙耳，等着就是了。”

康熙何等聪明，已明其意，向他凝视半晌，点一点头，道：“不错，这贱人作恶多端，终究不会有好下场。”他在经房中踱来踱去，说道：“眼前之计，须得不让众喇嘛再来冒犯父皇。

最好咱们派一个靠得住的人去做西藏活佛。普天下的喇嘛都归他管，那时自是更无后患。只不过西藏活佛是投胎转世的，皇帝派去的只怕不行，怎生想个法子……”

韦小宝听到这里，只吓得魂飞魄散，心道：“我今日假扮小喇嘛，别弄假成了真。皇上金口一出，那就难以挽回，可得抢在头里。”忙道：“皇上，这西藏活佛，奴才是万万不做的。”康熙哈哈大笑，说道：“你倒机灵。其实做西藏活佛有甚不好？他管的地方比吴三桂的云南还大，做活佛就是西藏王。”

韦小宝连连摇手，道：“我宁可在你身边做侍卫，一做活佛，再也难以跟你在一起。西藏王也好，东藏王也好，就算是地藏王，我也不做。”这几句倒不是假话。他和康熙相处日久，两人年岁相若，言谈投机，虽然一个是小皇帝，一个是小侍卫，已如好朋友一般，倘若远远分开，大家也真都不舍得。

康熙笑道：“地藏王菩萨的名字也乱说得的？”推开房门，走了出来，向察尔珠和多隆道：“你二人办事得力，朕有赏赐。”

察尔珠和多隆大喜，磕头谢恩。康熙道：“朕崇信佛法，果然这几年来上体天心，菩萨保祐，国家平安，万民康乐。韦小宝在这里作朕替身，代我出家为僧，大大有功。”韦小宝也磕头谢恩。

康熙道：“现今韦小宝作朕替身为期已满，随我回京，轮到察尔珠出家两年，不过不是做和尚，而是做五台山大喇嘛。

你挑选一千名骁骑营的得力军官军士，一起跟你做喇嘛。分驻山上十间大喇嘛寺。众军出家期间，饷银加倍发给，另有恩赐。”察尔珠一怔，虽然不大愿意，也只好谢恩。

康熙道：“为善若欲人知，便非真善。此事吩咐众人守口如瓶，不得泄漏，否则军法从事，不假宽贷。多隆将五台山的众喇嘛都锁拿回京，圈禁起来。派人去告知达赖活佛，说道皇上请这些喇嘛去北京弘扬佛法，明宣教义。过得七八十年，待得佛法昌盛，便送他们回西藏。”他说一句，察尔珠和多隆便应一句。

韦小宝大喜：“老子逃出生天，从此不必做和尚了。”又想：“这些喇嘛再过得七八十年，还有命回家么？他们大胆冒犯老皇爷，皇上宽洪大量，不杀他们的头。监禁一世，那是大大的便宜了。”

康熙又道：“韦小宝，升你为骁骑营正黄旗都统，仍兼御前侍卫副总管。察尔珠，你大喇嘛做得好，回京之后，派你到外省去做提督。”两人又都谢恩。

韦小宝也不怎样，心想正都统、副都统反正都是这么一回事。察尔珠却十分喜欢，京中大官极多，骁骑营都统不过得皇帝亲信，单是骁骑营一营，八旗各有一个都统，便有八个都统，见到亲王贝勒、贝子公侯，都得屈膝请安，除了饷银之外，又没什么油水，一放到外省去做提督，那可威风八面、财源广进了。

其时天已黎明，康熙吩咐去清凉寺拜佛。来到寺外，只见刀枪抛了一地，草间石上溅满血渍，可见昨晚擒拿众喇嘛时一场激战，着实打得厉害。康熙入寺参拜如来和文殊菩萨，便到后山顺治参禅的小庙去察看，但见焦木残砖，小庙早已焚毁一空，康熙暗暗心惊：“倘若父皇昨晚没逃出，不免便烧在庙中，我……我……”一时不敢往下再想，吩咐索额图布施白银二千两，重修小庙。他知父亲不愿张大其事，因此银子也不便多给。

回到大雄宝殿，众少林僧都过来相见。他们见这位小施主随从众多，气派极大，自必大有来头，说不定还是亲王贝勒之流。群僧虽不趋炎附势，但他布施巨金，重修小庙，都合十称谢。澄通等也都看出，那些假扮香客的随从之中，有不少人身具武功。

康熙来到父亲出家之地，不愿便去。说道：“我想在宝刹借住三五天，不知使得么？”韦小宝道：“大施主光降，求之不得……”

突然间砰的一声巨响，泥沙纷纷而下，大雄宝殿顶上已穿了一洞，白影晃动，一团白色的物事直堕而下，却是个身穿白衣的僧人，手持长剑，疾向康熙扑去，叫道：“今日为大明天子复仇！”

康熙急忙退后，多隆、察尔珠、康亲王等因在皇帝之旁，都未携带兵刃，大惊之下，都向那人抓去。那人左手衣袖疾挥，一股强劲之极的厉风鼓荡而出，多隆等七八人站立不稳，同时向后摔出。

澄心、澄光等齐叫：“不可伤人。”出手阻拦。那僧人又是袍袖一拂，少林寺澄字辈的僧人各施绝技化开，可是众僧的虎爪手、龙爪手、拈花擒拿手、擒龙功等等，却也没能抓住此人。众僧惊诧之下，都是心念一闪：“天下竟有如此人物！”

那白衣僧更不停留，又挺剑向康熙刺来。康熙背靠佛座供桌，已无可再退。

韦小宝急跃而上，挡在康熙身前，噗的一声，剑尖刺正他胸口，长剑一弯，竟没刺入。韦小宝胸口剧痛，他早拔出匕首在手，回手挥去，将敌剑斩为两截。

那白衣僧一呆。澄观叫道：“不可伤我师叔！”左掌向他右肩拍落。白衣僧抛去断剑，反掌挡架。澄观只觉胸口热血翻涌，眼前金星乱冒。

白衣僧赞道：“好功夫！”眼见四周高手甚众，适才这一剑刺不进那小和尚身子，更是大为骇异，当下不敢恋战，右手一长，已抓住韦小宝领口，突然间身子拔起，从殿顶的破洞窜了出去。这一下去得极快，殿上空有三十六名少林高手，竟没一人来得及阻挡。

澄心、澄光等急从破洞中跟着窜上，但见后山白影晃动，竟已在十余丈外，这人轻功之佳，实是匪夷所思。群僧眼见追赶不上，但本寺方丈被擒，追不上也得追，三十六僧大呼追去，只晃眼之间，那团白色人影已翻过了山坳。

注：本回回目均为佛家语，“劫”是极长的时间单位。佛家认为，人生所以苦海无边，在于爱心和慈念难断。



第二十五回　乌飞白头窜帝子 马挟红粉啼宫娥

韦小宝被提着疾行，犹似腾云驾雾一般，一棵棵大树在身旁掠过，只觉越奔越高，心中说不出的害怕："这贼秃一剑刺不死我，定然大大不服气。他要改用别法，且看从万丈高峰上掷下来，我这小贼秃会不会死？"果然不出所料，那白衣僧突然松手，将韦小宝掷下。

韦小宝大叫一声，跟着背心着地，却原来只是摔在地下。

白衣僧冷冷的瞧着他，说道："听说少林派有一门护体神功，刀枪不入，想不到你这小和尚倒会。"韦小宝听那人语音清亮，带着三分娇柔，微感诧异，看那人脸时，只见雪白一张瓜子脸，双眉弯弯，凤目含愁，竟是个极美貌的女子，约莫三十来岁年纪，只是剃光了头，顶有香疤，原来是个尼姑。

韦小宝心中一喜："尼姑总比和尚好说话些。"忙欲坐起，只觉胸口剧痛，却是适才给她刺了一剑，虽仗宝衣护身，未曾刺伤皮肉，但她内力太强，戳得他疼痛已极，"啊哟"一声，又即翻倒。

那女尼冷冷的道："我道少林神功有什么了不起，原来也不过如此。"

韦小宝道："不瞒师太说，清凉寺大雄宝殿中那三十六名少林僧，有的是达摩院首座，有的是般若堂首座……哎唷……哎唷……少林派大名鼎鼎的十八罗汉都在其内，个个都是少林派一等一的头挑高手。他们三十六人敌不过你师太一个人……哎唷……"顿了一顿，又道："早知如此，我也不入少林寺了，哎唷……拜了师太为师，那可高上百倍。"

白衣尼冷峻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在少林寺学艺几年了？"

韦小宝思忖："她行刺皇上，说要为大明天子报仇，自然是反清复明之至，只不知她跟天地会是友是敌，还是暂不吐露的为妙。"便道："我是扬州穷人家的孤儿，爹爹给鞑子兵杀死了，从小给送进了皇宫去当小太监，叫做小桂子。后来……"

白衣女尼沉吟道："小太监小桂子？好像听过你的名字。鞑子朝廷有个大奸臣鳌拜，是给一个小太监杀死的，那是谁杀的？"韦小宝听得"鳌拜"的名字上加了"大奸臣"三字，忙道："是……是我杀的。"白衣尼将信将疑，道："当真是你杀的？那鳌拜武功很高，号称满洲第一勇士，你怎么杀他得了？"

韦小宝慢慢坐起，说了擒鳌拜的经过，如何小皇帝下令动手，如何自己冷不防向鳌拜刺了一刀，如何将香灰撒入他的眼中，后来又如何在囚室之中刺他背脊。这件事他已说过好几遍，每多说一次，油盐酱醋等等作料便加添一些。

白衣尼静静听完，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倘若当真如此，庄家那些寡妇们可真要多谢你了。"韦小宝喜道："你老人家说的是庄家三少奶奶她们？她早谢过我了，还送了一个丫头给我，叫作双儿，这时候她一定急死啦，她……"白衣尼问道："你又怎地识得庄家的人了？"韦小宝据实而言，最后道："你老人家倘若不信，可以去叫双儿来问。"白衣尼道："你知道三少奶和双儿，那就是了。怎么又去做了和尚？"

韦小宝心想老皇爷出家之事自当隐瞒，说道："小皇帝派我作他替身，到少林寺出家，后来又派我去清凉寺。少林派的武功我学得很少，其实就算再学几十年，把什么韦陀掌、般若掌、拈花擒拿手等等都学全了，在你老人家面前，那也毫无用处。"

白衣尼突然脸一沉，森然道："你既是汉人，为什么认贼作父，舍命去保护皇帝？真是生成的奴才胚子！"

韦小宝心中一寒，这句话实在不易回答，当时这白衣尼行刺康熙，他情急之下，挺身遮挡，可全没想到要讨好皇帝，只觉康熙是自己世上最亲近之人，就像是亲哥哥一样，无论如何不能让人杀了他。

白衣尼冷冷的道："满洲鞑子来抢咱们大明天下，还不算最坏的坏人，最坏的是为虎作伥的汉人，只求自己荣华富贵，什么事都做得出。

”说着眼光射到韦小宝的脸上，缓缓的道：“我把你从这山峰上抛下去。你的护体神功还管不管用？”

韦小宝大声道：“当然不管用。其实也不用将我抛下山去，只须轻轻在我头顶一掌，我的脑袋立刻碎成十七八块。”

白衣尼道：“那么你讨好鞑子皇帝。还有什么好处？”

韦小宝大声道：“我不是讨好他。小皇帝是我的朋友，他……他说过要永不加赋，爱惜百姓。咱们江湖上汉子，义气为重，要爱惜百姓。”其实他对康熙义气倒确是有的，爱惜百姓什么，却做梦也没想过，眼前性命交关，只好抬出这顶大帽子来抵挡一阵。

白衣尼脸上闪过一阵迟疑之色，问道：“他说过要永不加赋，爱惜百姓？”韦小宝忙道：“不错，不错。也不知说过几百遍了。他说鞑子皇帝进关之后大杀百姓，大大的不该，什么扬州十日、嘉定三赌，简直是禽兽畜生做的事。他心里不安，所以……所以要上五台山来烧香拜佛，还下旨免了扬州、嘉定三年钱粮。”白衣尼点了点头。韦小宝又道：“鳌拜这大奸臣害死了许多忠良，小皇帝不许他害，他偏偏不听。小皇帝大怒。就叫我杀他。好师太，你倘若杀了小皇帝，朝廷里大事就由太后做主了。这老婊子坏得不得了，她一拿权，又要搞什么扬州十日、嘉定三赌。你要杀鞑子，还是去杀了太后这老婊子的好。”

白衣尼瞪了他一眼，道：“在我面前，不可口出粗俗无礼的言语。”韦小宝道：“是，是！在你老人家跟前，以后七八十年之中，我再也不说半句粗俗的言语。”

白衣尼抬头望着天上白云，不去理他，过了一会，问道：“太后有什么不好？”韦小宝心想：“太后做的坏事，跟这师太全不相干，我得胡诌些罪名，加在她头上。”说道：“太后说现下是大清的天下，应当把大明十七八代皇帝的坟墓都掘了，看看坟里有什么宝贝，又说天下姓朱的汉人都不大要得，应当家家满门抄斩，免得他们来抢回大清的江山……”

白衣尼大怒，右手一掌拍在石上，登时石屑纷飞，厉声道：“这女人好恶毒！”

韦小宝道：“可不是吗？我劝小皇帝道，这等事万万做不得。”

白衣尼哼了一声，道：“你有什么学问，说得出什么道理，劝得小皇帝信你的话？”

韦小宝道：“我的道理可大着哪。我说，皇上，一个人总是要死的。阳间固然是你们满洲人掌权，你可知阴世的阎罗王是汉人还是满人？那些判官、小鬼、牛头、马面、黑无常、白无常，是汉人还是满人？他们个个是汉人。你在阳间欺压汉人，就算你活到一百岁，总有一天，你要大大的糟糕。小皇帝说，小桂子，亏得你提醒。因此太后那些坏主意，小皇帝一句也不听，反说要颁下银两，大修大明皇帝的坟，从洪武爷爷的修起，一直修到崇祯皇帝，对了，还有什么福王、鲁王、唐王、桂王。我也记不清那许多皇帝。”

白衣尼突然眼圈一红，掉下泪来，一滴滴眼泪从衣衫上滚下，滴在草上，过了好一会，她伸衣袖一拭泪水，说道：“倘若真是如此，你不但无过，反而有极大功劳，要是我……

要是我大明历代皇帝的陵墓都叫这……恶女人给掘了……”

说到这里，声音哽咽，再也说不下去。她站起身来，走上一块悬崖。

韦小宝大叫：“师太，你……你千万不可……不可自寻短见。”说着奔过去拉她左臂。在这片刻之间，他对这美貌尼姑已大有好感，只觉她清丽高雅，斯文慈和，生平所见女子中没一个及得上。一拉之下，只拉到一只空袖，韦小宝一怔，才知她没了左臂。

白衣尼回头道：“胡闹！我为什么要寻短见？”韦小宝道：“我见你很伤心，怕你一时想不开。”白衣尼道：“我如自寻短见，你回到皇帝身边，从此大富大贵，岂不是好？”韦小宝道：“不，不！我做小太监，是迫不得已，鞑子兵杀了我爸爸，我怎能认贼作……作那个爹？”白衣尼点点头，道：“你倒也还有良心。”从身边取出十几两银子，伸手给他，说道：“给你作盘缠，你回扬州本乡去罢。”

韦小宝心想：“我赏人银子，不是二百两，也有一百两，怎希罕你这点儿钱？这师太心肠软，我索性讨讨她的好。”不接银子，突然伏在地下，抱住她腿，放声大哭。

白衣尼皱眉道：“干什么？起来，起来。”韦小宝道：“我……我不要银子。”白衣尼道：“那你哭什么？”韦小宝道：“我没爹没娘，从来没人疼我，师太，你……你就像我娘一样。

我自个儿常常想，有……有个好好疼我的妈妈就好了。”白衣尼脸上一红，轻声啐道：“胡说八道！我是出家人……”韦小宝道：“是，是！”站起身来，泪痕满脸，说哭便哭原是他的绝技之一。

白衣尼沉吟道：“我本要去北京，那么带你一起上路好了。不过你是个小和尚……”

韦小宝心想：回去北京，那当真再好不过，忙道：“我这小和尚是假的，下山后换过衣衫，便不是小和尚了。”

白衣尼点点头，更不说话，同下峰来。遇到险峻难行之处，白衣尼提住他衣领，轻轻巧巧的一跃而过。韦小宝大赞不已，又说少林派武功天下闻名，可及不上她一点边儿，那白衣尼便似听而不闻。待韦小宝说到第七八遍时，白衣尼道：“少林派武功自有独到之处，小孩儿家井底之蛙，不可信口雌黄。单以你这刀枪不入的护体神功而言，我就不会。”

韦小宝一阵冲动，说道：“我这护体神功是假的。”解开外衣，露出背心，道：“这件背心才是刀枪不入。”白衣尼伸手一扯，指上用劲，以她这一扯之力，连钢丝也扯断了，可是那背心竟丝毫不动。她微微一笑，道：“原来如此。我本来奇怪，就算少林派内功当真了得，以你小小年纪，也决计练不到这火候。”解开了心中一个疑团，甚是高兴，笑道：“你这孩子，说话倒也老实。”

韦小宝暗暗好笑，一生之中，居然有人赞他老实，当真希罕之至，说道：“我对别人也不怎么老实，对师太却句句说的是实话，也不知是什么缘故，多半是我把你当作是我……我妈妈……”白衣尼道：“以后别再说这话，难听得很。”

韦小宝道：“是，是。”心道：“你在我胸口戳了这一下，这时候还在痛。我已叫了你好几声妈妈，就算扯直了。”他叫人妈妈，就是骂人为婊子，得意之下，又向白衣尼瞧了一眼，见到她高华贵重的气象，不自禁的心生尊敬，好生后悔叫了她几声“妈妈”。

他又向白衣尼望了一眼，却见她泪水盈眶，泫然欲泣，心下奇怪。

他自然不知道，白衣尼心中正在想：“这件背心，我早该想到了。他……他……可不是也有这么一件吗？”

白衣尼和他自北边下山，折而向东。到得一座市镇，韦小宝便去购买衣衫，打扮成个少年公子模样。他假扮喇嘛，护着顺治离清凉寺时，几十万两银票自然决不离身。一路之上吩咐店家供应精美素斋。服侍得白衣尼十分周到。

白衣尼对菜肴美恶分辨甚精，便如出身于大富大贵之家一般，与那些少林僧全然不同。她虽不有意挑剔，但如菜肴精致，便多吃几筷。韦小宝有的是银子，只要市上买得到，什么人参、燕窝、茯苓、银耳、金钱菇，有多贵就买多贵。他掌管御厨多时，太后、皇帝每逢佛祖诞、观音诞或是祈年大斋都要吃素，他点起素菜来自也十分在行。有时客店中的厨子不知如何烹饪，倒要他去厨房指点一番，煮出来倒也与御膳有七八分差相仿佛。

白衣尼沉默寡言，往往整日不说一句话。韦小宝对她既生敬意，便也不敢胡说八道。不一日到了北京，韦小宝去找了一家大客店，一进门便赏了十两银子。客店掌柜虽觉尼姑住店有些突兀，但这位贵公子出手豪阔，自是殷勤接待。白衣尼似乎一切视作当然，从来不问。

用过午膳后，白衣尼道：“我要去煤山瞧瞧。”韦小宝道：“去煤山吗？那是崇祯皇上归天的地方，咱们得去磕几个头。”

那煤山便在皇宫之侧，片刻即到。来到山上，韦小宝指着一株大树，说道：“崇祯皇上便是在这株树上吊死的。”

白衣尼伸手抚树，手臂不住颤动，泪水扑簌簌的滚了下来，忽然放声大哭，伏倒在地。

韦小宝见她哭得伤心，寻思：“难道她认得崇祯皇帝？”心念一动：“莫非她就跟陶姑姑一样，也是大明皇宫里的宫女，说不定还是崇祯皇帝的妃子。不，年纪可不对了，她好像比老婊子还年轻，不会是崇祯的妃子。”只听她哭得哀切异常，一口气几乎转不过来，忍不住也掉下泪来，跪倒在地，向那树拜了几拜。

白衣尼哀哭良久，站起身来，抱住了树干，突然全身颤抖，昏晕了过去，身子慢慢软垂下来。韦小宝吃了一惊，急忙扶住，叫道："师太，师太，快醒来。"

过了好一会，白衣尼悠悠醒转，定了定神，说道："咱们去皇宫瞧瞧。"韦小宝道："好，咱们先回客店。我去弄套太监的衣衫来，师太换上了，我带你入宫。"白衣尼怒道："我怎能穿鞑子太监的衣衫？"韦小宝道："是，是。那么……那么……有了，师太扮作个喇嘛，皇宫里经常有喇嘛进出的。"

白衣尼道："我也不扮喇嘛。就这样冲进宫去，谁能阻挡？"韦小宝道："是，谅那些侍卫也挡不住师太。只不过……这不免要大开杀戒。师太只顾杀人，就不能静静的瞧东西了。"他可真不愿跟白衣尼就这样硬闯皇宫。

白衣尼点点头："那也说得是，今天晚上趁黑闯宫便了。

你在客店里等着我，以免遭遇危险。"韦小宝道：'不，不，我跟你一起去。你一个人进宫，我不放心。皇宫里我可熟得到了家，地方熟，人也熟。你想瞧什么地方，我带你去便是。"

白衣尼不语，呆呆出神。

到得二更天时，白衣尼和韦小宝出了客店，来到宫墙之外。韦小宝道："咱们绕到东北角上，那边的宫墙较矮，里面是苏拉杂役所住的所在，没什么侍卫巡查。"白衣尼依着他指点，来到北十三排之侧，抓住韦小宝后腰，轻轻跃进宫去。

韦小宝低声道："这边过去是乐寿堂和养性殿，师太你想瞧什么地方？"白衣尼沉吟道："什么地方都瞧瞧。"向西从乐寿堂和养性殿之间穿过，绕过一道长廊，经玄穹宝殿、景阳宫、钟粹宫而到了御花园中。

白衣尼虽在黑暗之中，仍行走十分迅速，转弯抹角，竟无丝毫迟疑，遇到侍卫和更夫巡查，便在屋角或树林后一躲。

韦小宝大奇："她怎地对宫中情形如此熟悉？她以前定是在宫里住过的。"

跟着她过御花园，继续向西，出坤宁门，来到坤宁宫外。

白衣尼微一踌躇，问道："皇后是不是住在这里？"韦小宝道："皇上还没大婚，没有皇后。从前太后住在这里，现今搬到慈宁宫去了。眼下坤宁宫没人住。"白衣尼道："咱们去瞧瞧。"

来到坤宁宫外，伸手按上窗格，微一使劲，窗闩嗤嗤轻响，已然断了，拉开窗子，跃了进去。韦小宝跟着爬进。

坤宁宫是皇后的寝宫，韦小宝从没来过，这寝宫久无人住，触鼻一阵灰尘霉气。月光从窗纸中映进一些微光，依稀见到白衣尼坐在床沿之上，一动也不动。过了一会，听得扑簌簌有声，却是她眼泪流上了衣襟。

韦小宝心道："是了，她多半跟陶姑姑一样，本来是宫里的宫女，服侍过前朝皇后。"只见她抬头瞧着屋梁，低声道："周皇后，就是……就是在这里自尽死的。"韦小宝应道："是。"

心下更无怀疑，低声问道："师太，你要不要见见我姑姑？"

白衣尼奇道："你姑姑？她是什么人？"韦小宝道："我姑姑姓陶，叫作陶红英……"白衣尼轻声惊呼："红英？"韦小宝道："是啊，说不定你认识她。我姑姑从前是服侍崇祯皇帝的长公主的。"

白衣尼道："好，好。她在哪里？你快……快去叫她来见我。"她一直泰然自若，即就那日在清凉寺中行刺康熙，尽管行动迅速，仍不失镇静，可是此刻语音中竟显得十分焦急。

韦小宝道："今晚是叫不到了。"白衣尼连问："为什么？为什么？"韦小宝道："我姑姑忠于大明，曾行刺鞑子太后，可惜刺她不死，只好在宫里躲躲藏藏。她要见到我的暗号之后，明晚才能相见。"白衣尼道："很好，红英这丫头有气节。你做什么暗号？"韦小宝道："我跟姑姑约好的。我在火场上堆一个石堆，插一根木条，她便知道了。"

白衣尼道："咱们就做暗号去。"跃出窗外，拉了韦小宝的手，出隆福门，过永寿宫、体元殿、保华殿，向北来到火场。韦小宝拾起一根炭条，在一块木片上画了只雀儿，用乱石堆成一堆，将木条插入石堆。白衣尼忽道："有人来啦！"

火场是宫中焚烧废物的所在，深夜忽然有人到来，事非寻常。韦小宝一拉白衣尼的手，躲到了一只大瓦缸之后，只听得脚步声细碎，一人奔将过来，站定身四下一看，见到了韦小宝所插的木条，微微一怔，便走过去拔起。这人一转身，月光照到脸上，韦小宝见到正是陶红英，心中大喜，叫道："姑姑，我在这里。"从瓦缸后面走了出来。

陶红英抢上前来，一把搂住了他，喜道："好孩子，你终于来了。每天晚上，我都到这里来瞧瞧，只盼早日见到你的记号。"韦小宝道："姑姑，有一个人想见你。"陶红英微感诧异，放开了他身子，问道："是谁？"

白衣尼站直身子，低声道："红英，你……你还认得我么？"

陶红英没想到瓦缸后另有别人，吃了一惊，退后三步，右手在腰间一摸，拔短剑在手，道："是……是谁？"白衣尼叹了口气，道："原来你不认得我了。"陶红英道："我……我见不到你脸，你……你是……"

白衣尼身子微侧，让月光照在她半边脸上，低声道："你相貌也变了很多啦。"

陶红英颤声道："你是……你是……"突然间掷下短剑，叫道："公主，是你？我……我……"扑过去抱住白衣尼的腿，伏在地上，呜咽道："公主，今日能再见到你，我……我便即刻死了，也……也喜欢得紧。"

一听得"公主"二字，韦小宝这一下惊诧自是非同小可，但随即想起陶红英先前说过的往事：她是先朝宫中的宫女，一直服侍长公主，李闯攻入北京后，崇祯提剑要杀长公主，砍断了她手臂，陶红英在混乱中晕了过去，醒转来时，皇帝和公主都已不见。韦小宝向白衣尼望了一眼，心想："她少了一条手臂，对宫中情形这样熟悉，又在坤宁宫中哭泣，我早该想到了。似她这等高贵模样，怎能会是宫女？我到这时候才知，真是大大的蠢才。"

只听白衣尼道："这些日子来，你一直都在宫里？"陶红英呜咽道："是。"白衣尼道："这孩子说，你曾行刺鞑子皇太后，那很好。可……可也难为你了。"说到这里，泪水不禁涔涔而下。陶红英道："公主是万金之体，不可在这里耽搁。奴婢即刻送公主出宫。"白衣尼叹了口气，道："我早已不是公主了。"陶红英道："不，不，在奴婢心里，你永远是公主，是我的长公主。"

白衣尼凄然一笑。月光之下，她脸颊上泪珠莹然，这一笑更显凄清。她缓缓的道："宁寿宫这会儿有人住么？我想去瞧瞧。"陶红英道："宁寿宫……现今是……是鞑子的建宁公主住着。不过这几天鞑子皇帝、太后和公主都不在宫里，不知上哪里去了。宁寿宫只余下几个宫女太监。待奴婢去把他们杀了，请公主过去。"宁寿宫是公主的寝宫，正是这位大明长平公主的旧居。

白衣尼道："那也不用杀人，我们过去瞧瞧便是。"陶红英道："是。"她不知长平公主已身负超凡入圣的武功，只道是韦小宝带着她混进宫来的。她乍逢故主，满心激动，别说公主不过是要去看看旧居，就是刀山油锅，也毫不思索的抢先跳了。

当下三人向北出西铁门，折而向东，过顺贞门，经北五所、茶库，来到宁寿宫外。

陶红英低声道："待奴婢进去驱除宫女太监。"白衣尼道："不用。"伸手推门，门闩轻轻一响的断了，宫门打开，白衣尼走了进去。虽然换了朝代，宫中规矩并无多大更改，宁寿宫是白衣尼的旧居，她熟知太监宫女住宿何处，不待众人惊觉，已一一点了各人的晕穴，来到公主的寝殿。陶红英又惊又喜，道："公主，想不到你武功如此了得！"

白衣尼坐在床沿之上，回思二十多年前的往事，自己曾在这里图绘一人的肖像，又曾与此人同被共枕。现今天下都给鞑子占了去，自己这一间卧室，也给鞑子的公主占住了，那人更是远在绝域万里之外，今生今世，再也难以相见……

（按：大明长平公主之事，请参阅拙作《碧血剑》。）

陶红英和韦小宝侍立在旁，默不作声。过了好一会，白衣尼轻声叹息，幽幽的道：“点起烛火。”陶红英道：“是。”点燃了蜡烛，只见墙壁上、桌椅上，都是刀剑皮鞭之类的兵器，便如是个武人的居室，哪里像是金枝玉叶的公主寝宫。

白衣尼道：“原来这公主也生性好武。”

韦小宝道：“这鞑子公主的脾气很怪，不但喜欢打人，还喜欢人家打她，武功却稀松平常，连我也不如。”他向床上瞧了一眼，想起那日躲在公主被中，给太后抓住，若不是那枚五龙令掉了出来，此刻早在阴世做小太监、服侍阎罗王的公主了。

白衣尼轻声道：“我那些图画、书册，都给她丢掉了？”陶红英道：“是。这番邦女子只怕字也认不得几个，懂得什么丹青图书？”

白衣尼左手一抬，袖子微扬，烛火登时灭了，说道：“你跟我出宫去罢。”

陶红英道：“是。”又道：“公主，你身手这样了得，如能抓到鞑子太后，逼她将那几部经书交了出来，便可破了鞑子的龙脉。”

白衣尼道：“什么经书？鞑子的龙脉？”陶红英当下简述八部《四十二章经》的来历。白衣尼默默的听完，沉吟半晌，说道：“这八部经书之中，倘若当真藏着这么个大秘密，能破得鞑子的龙脉，自是再好不过。等鞑子皇太后回宫，我们再来。”

三人出得宁寿宫，仍从北十三排之侧城墙出宫，回到客店宿歇。陶红英和白衣尼住在一房，事隔二十多年，今晚竟得再和故主同室而卧，喜不自胜，这一晚哪里能再睡得着？

韦小宝却想：“五部经书在我手里，有一部在皇上那里，另外两部却不知在哪里。这位公主师太要逼老婊子交出经书，她是交不出的，正好三言两语，撺掇公主师太杀了她，拔了皇上和我的眼中钉。”

此后数日，白衣尼和陶红英在客店中足不出户，韦小宝每日里出去打听，皇上是否已经回宫。到第七日上午，见康亲王、索额图、多隆等人率领大批御前侍卫，拥卫着几辆大轿子入宫，知道皇上已回。果然过不多时，一群群亲王贝勒、各部大臣陆续进宫，自是去恭叩圣安。韦小宝回到客店告知。

白衣尼道：“很好，今晚我进宫去。鞑子皇帝已回，宫中守卫必比上次严密数倍，你们二人在客店里等着我便是。”韦小宝道：“公主师太，我跟你去。”陶红英也道：“奴婢想随着公主。奴婢和这孩子熟知宫中地形，不会有危险的。”她既和故主重逢，说什么也不肯再离她一步了。白衣尼点头允可。

当晚三人自原路入宫，来到太后所住的慈宁宫外。四下里静悄悄地，白衣尼带着三人绕到宫后，抓住韦小宝后腰越墙而入，落地无声。陶红英跃下之时，白衣尼左手衣袖在她腰间一托，她落地时便也一无声息。韦小宝指着太后寝宫的侧窗，打手势示意太后住于该处，领着二人走入后院。那是慈宁宫宫女的住处。眼见只三间屋子的窗子透出淡淡黄光。白衣尼自一间屋子的窗缝中向内一张，见十余名宫女并排坐在凳上，每人低头垂眉，犹似入定一般。她轻轻掀开帘子，径自走进太后的寝殿。韦小宝和陶红英跟了进去。

桌上明晃晃的点着四根红烛，房中一人也无。陶红英低声道：“婢子曾划破三口箱子，抽屉中也全找过了，还没见到经书影子，鞑子太后和那个假宫女就进来了……啊哟，有人来啦！”韦小宝一扯她衣袖，忙躲到床后。白衣尼点点头，和陶红英跟着躲在床后。

只听房外一个女子声音说道：“妈，我跟你办成了这件事，你赏我什么？”正是建宁公主。听得太后道：“妈差你做些小事，也要讨赏。真不成话！”两人说着话，走进房来。

建宁公主道：“啊哟，这还是小事吗？倘若皇帝哥哥查起来，知道是我拿的，非大大生气不可。”太后坐了下来，道：“一部佛经，又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去五台山进香，为的是求菩萨保祐，回宫之后，仍要诵经念佛，菩萨这才喜欢哪。”

公主道：“既然没什么大不了，那么我就跟皇帝哥哥说去，说你差我拿了这部《四十二章经》，用来诵经念佛，求菩萨保祐他国泰民安，皇帝哥哥万岁万岁万万岁。”

韦小宝心中喜道：“妙极，原来你差公主去偷了经书来。”

转念一想，又觉运气不好，倘若这次不是和白衣尼同来，这部经书大可落入自己手中，现下却没指望了。

太后道：“你去说好了。皇帝如来问我，我可不知道这回事。小孩子家胡言乱语，也作得准的？”建宁公主叫道：“啊哟，妈，你想赖么？经书明明在这里。”太后嗤的一笑，道：“那也容易，我丢在炉子里烧了便是。”公主笑道：“算了，算了，我总说不过你。小气的妈，你不肯赏也罢了，却来欺侮女儿。”太后道：“你什么都有了，又要我赏什么？”

公主道：“我什么都有了，就是差了一件。”太后道：“差什么？”公主道：“差了个陪我玩儿的小太监。”太后又是一笑，说道：“小太监，宫里几百个小太监，你爱差哪个陪你玩，就差哪一个，还嫌少了？”公主道：“不，那些小太监笨死啦，都不好玩。我要皇帝哥哥身边的那个小桂子……”

韦小宝心中一震：“这死丫头居然还记着我。陪她玩这件差事可不容易当，一不小心，便送了老子的一条老命。”只听公主续道：“我问皇帝哥哥，他说差小桂子出京办事去了。可是这么久也不回来。妈，你去跟皇帝说，要他将小桂子给了我。”

韦小宝肚里暗骂：“鬼丫头倒想得出，老子落入了你手里，全身若不是每天长上十七八个大伤口，老子就跟你姓。啊哟，公主姓什么？公主跟小皇帝是一样的姓，小皇帝却又姓什么？老子当真胡涂，这可不知道。”

太后道：“皇帝差小桂子去办事，你可知去了哪里？去办什么事？”

建宁公主道：“这个我倒知道。听侍卫们说，小桂子是在五台山上。”

太后“啊”的一声，轻轻惊呼，道：“他……便在五台山上？这一次咱们怎地没见到他？”公主道：“我也是回宫之后，才听侍卫们说起的，可不知皇帝哥哥派他去五台山干什么。听侍卫们说，皇帝哥哥又升了他的官。”太后嗯了一声，沉思半晌，道：“好，等他回宫，我跟皇帝说去。”语音冷淡，似乎心思不属，又道：“不早了，你回去睡罢。”

公主道：“妈，我不回去，我要陪你睡。”太后道：“又不是小娃娃啦，怎不回自己屋里去？”公主道：“我屋里闹鬼，我怕！”太后道：“胡说，什么闹鬼？”公主道：“妈，真的。我宫里的太监宫女们都说，前几天夜里，每个人都让鬼给迷了，一觉直睡到第二天中午才醒，个个人都做恶梦。”太后道：“哪有这等事，别听奴才们胡说。我们不在宫里，奴才们心里害怕，便疑神疑鬼的。快回去罢。”公主不敢再说，请了安退出。

太后坐在桌边，一手支颐，望着烛火呆呆出神，过了良久，一转头间，突然见到墙上两个人影，随着烛焰微微颤动。

她还道是眼花，凝神一看，果然是两个影子。一个是自己的，另一个影子和自己的影子并列。这一惊非同小可，想到自己过去害死了的人命，不由得全身寒毛直竖，饶是一身武功，竟然不敢回过头来。

过了好一会，想起：“鬼是没影子的，有影子的就不是鬼。”

可是屏息倾听，身畔竟无第二人的呼吸之声，只吓得全身手足酸软，动弹不得，瞪视着墙上两个影子，几欲晕去。突然之间，听到床背后有轻轻呼吸，心中一喜，转过头来。

只见一个白衣尼姑隔着桌子坐在对面，一双妙目凝望着自己，容貌清秀，神色木然，一时也看不出是人是鬼。太后颤声道：“你……你是谁？为什么……为什么在这里？”

白衣尼不答，过了片刻，冷冷的道：“你是谁？为什么在这里。”

太后听到她说话，惊惧稍减，说道：“这里是皇宫内院，你……你好大胆？”白衣尼冷冷的道：“不错，这里是皇宫内院，你是什么东西？大胆来到此处？”太后怒道：“我是皇太后，你是何方妖人？”

白衣尼伸出右手，按在太后面前那部《四十二章经》上，慢慢拿过。太后喝道：“放手！”呼的一掌，向她面门击去。白衣尼右手翻起，

和她对了一掌。太后身子一晃，离椅而起，低声喝道：“好啊，原来是个武林高手。”既知对方是人非鬼，惧意尽去，扑上来呼呼呼呼连击四掌。白衣尼坐在椅上，并不起立，先将经书在怀中一揣，举掌将她攻来的四招一一化解了。太后见她取去经书，惊怒交集，催动掌力，霎时间又连攻了七八招。白衣尼一一化解，始终不加还击。太后伸手在右腿上一摸，手中已多了一柄寒光闪闪的短刃。

韦小宝凝神看去，见太后手中所握的是一柄白金点钢蛾眉刺，当日杀海大富用的便是此物。她兵刃在手，气势一振，接连向白衣尼戳去，只听得风声呼呼，掌劈刺戳，寝宫中一条条白光急闪。韦小宝低声道：“我出去喝住她，别伤了师太。”

陶红英一把拉住，低声道：“不用！”

但见白衣尼仍稳坐椅上，右手食指东一点，西一戳，将太后凌厉的攻势一一化解。太后倏进倏退，忽而跃起，忽而伏低，迅速之极，掌风将四枝蜡烛的火焰逼得向后倾斜，突然间房中一暗，四枝烛火熄了两枝，更拆数招，余下两枝也都熄了。

黑暗中只听得掌风之声更响，夹着太后重浊的喘息之声。

忽听白衣尼冷冷的道：“你身为皇太后，这些武功是哪里学来的？”太后不答，仍是竭力进攻，突然拍拍拍拍四下清脆之声，显是太后脸上给打中了四下耳光，跟着她“啊”的一声叫，声音中充满着愤怒与惊惧，腾的一响，登时房中更无声音。

黑暗中火光一闪，白衣尼手中已持着一条点燃了的火折，太后却直挺挺的跪在她身前，一动也不动。韦小宝大喜，心想：“今日非杀了老婊子不可。”

只见白衣尼将火折轻轻向上一掷，火飞起数尺，左手衣袖挥出，那火折为袖风所送，缓缓飞向烛火，竟将四枝烛火逐一点燃，便如有一只无形的手在空中拿住一般。白衣尼衣袖向里一招，一股吸力将火折吸了回来，伸右手接过，轻轻吹熄了，放入怀中。只将韦小宝瞧得目瞪口呆，佩服得五体投地。

太后被点中穴道，跪在地下，一张脸忽而紫胀，忽而惨白，低声怒道：“你快把我杀了，这等折磨人，不是高人所为。”

白衣尼道：“你一身蛇岛武功，这可奇了。一个深宫中的贵人，怎会和神龙教拉上了关系？”

韦小宝暗暗咋舌，心想这位师太无事不知，以后向她撒谎，可要加倍留神。

太后道：“我不知神龙教是什么。我这些微末功夫，是宫里一个太监教的。”白衣尼道：“太监？宫里的太监，怎会跟神龙教有关？他叫什么名字？”太后道：“他叫海大富，早已死了。”韦小宝肚里大笑，心道：“老婊子胡说八道之至。倘若她知道我躲在这里，可不敢撒这漫天大谎了。”

白衣尼沉吟道：“海大富？没听见过这一号人物。你刚才向我连拍七掌，掌力阴沉，那是什么掌法？”太后道：“我师父说，这是武当派功夫，叫作……叫作柔云掌。”白衣尼摇头道：“不是，这是‘化骨绵掌’。武当派名门正派，怎能有这等阴毒的功夫？”太后道：“师太说得是。那是我师父说的，我……我可不知道。”她见白衣尼武功精深，见闻广博，心中越来越敬畏，言语中便也越加客气。

白衣尼道：“你用这路掌法，伤过多少人？”太后道：“我……晚辈生长深宫，习武只是为了强身，从来没伤过一个人。”

韦小宝心想：“不要脸，大吹法螺，不用本钱。”只听她又道：“师太明鉴，晚辈有人保护，一生之中，从来没跟人动过手，今晚遇上师太，那是第一次。晚辈所学的武功，原来半点也没有用。”白衣尼微微一笑，道：“你的武功，也算挺不差的了。”

太后道：“晚辈是井底之蛙，今日若不见到师太的绝世神功，岂知天地之大。”白衣尼唔了一声，问道：“那太监海大富几时死的？是谁杀了他的？”太后道：“他……他逝世多年，是年老病死的。”白衣尼道：“你自身虽未作恶，但你们满洲鞑子占我大明江山，逼死我大明天子。你是第一个鞑子皇帝的妻子，第二个鞑子皇帝的母亲，却也容你不得。”

太后大惊，颤声道：“师……师太，当今皇帝并不是晚辈生的。他的亲生母亲是孝康皇后，早已死了。”白衣尼点头道：“原来如此。可是你身为顺治之妻，他残杀我千千万万汉人百姓，何以你未有一言相劝？”太后道：“师太明鉴，先帝只宠那狐媚子董鄂妃，晚辈当年要见先帝一面也难，实是无从劝起。”白衣尼沉吟片刻，道：“你说的话也不无道理。今日我不来杀你……”太后道：“多谢师太不杀之恩，晚辈今后必定日日诵经念佛。那……那部佛经，请师太赐还了罢。”

白衣尼道：“这部《四十二章经》，你要来何用？”太后道：“晚辈虔心礼佛，今后有生之年，日日晚晚都要念经。”白衣尼道：“《四十二章经》是十分寻常的经书，不论哪一所庙宇寺院之中，都有十部八部，何以你非要这部不可？”太后道：“师太有所不知。这部经书是先帝当年日夕诵读的，晚辈不忘旧情，对经如对先帝。”白衣尼道：“那就不是了。诵经礼佛之时，须当心中一片空明，不可有丝毫情缘牵缠。你一面念经，一面想着死去的丈夫，复有何用？”太后道：“多谢师太指点。只是……只是晚辈愚鲁，解脱不开。”

白衣尼双眼中突然神光一现，问道：“到底这部经书之中，有什么古怪，你给我从实说来。”太后道：“实在……实在是晚辈一片痴心。先帝虽然待晚辈不好，可是我始终忘不了他，每日见到这部经书，也可稍慰思念之苦。”

白衣尼叹道：“你既执迷不悟，不肯实说，那也由得你。”

左手衣袖挥动，袖尖在她身上一拂，被点的穴道登时解了。太后道：“多谢师太慈悲！”磕了个头，站起身来。

白衣尼道：“我也没什么慈悲。你那‘化骨绵掌’打中在别人身上之后，那便如何？”

太后道：“那太监没跟我说过，只说这路掌法很是了得，天下没几人能抵挡得住。”

白衣尼道：“嗯，适才你向我拍了七掌，我也并没抵挡，只是将你七掌‘化骨绵掌’的掌力，尽数送了回去，从何处来，回何处去。这掌力自你身上而出，回到你的身上。这恶业是你自作，自作自受，须怪旁人不得。”

太后不由得魂飞天外。她自然深知这“化骨绵掌”的厉害，身中这掌力之后，全身骨骸酥化，寸寸断绝，终于遍体如绵，欲抬一根小指头也不可得。当年她以此掌力拍死董鄂妃姊妹、董鄂妃的儿子荣亲王，三人临死时的惨状，自己亲眼目睹。这白衣尼武功如此了得，而将敌人掌力逼回敌身，亦为武学中所常有，此言自非虚假，这等如有人将七掌“化骨绵掌”拍在自己身上。适才出手，唯恐不狠，实是竭尽了平生之力，只一掌便已禁受不起，何况连拍七掌？霎时间惊惧到了极处，跪倒在地，叫道：“求师太救命。”

白衣尼叹了口气道：“业由自作，须当自解，旁人可无能为力。”太后磕头道：“还望师太慈悲，指点一条明路。”白衣尼道：“你事事隐瞒，不肯吐实。明路好端端的就摆在你眼前，自己偏不愿走，又怨得谁来？我纵有慈悲之心，也对我们汉人同胞施去。你是鞑子满奴，和我有深仇大恨，今日不亲手取你性命，已是慈悲之极了。”说着站起身来。

太后知道时机稍纵即逝，此人一走，自己数日间便死得惨不堪言，董鄂妃姊妹临死时痛楚万状、辗转床第的情景，霎时之间都现在眼前，不由得全身发颤，叫道：“师……师太，我不是鞑子，我是，我是……”白衣尼问道：“你是什么？”太后道：“我是，我是……汉人。”白衣尼冷笑道：“到这当儿还在满口胡言。鞑子皇后哪有由汉人充任之理？”太后道：“我不是胡言。当今皇帝的亲生母亲佟佳氏，她父亲佟图赖是汉军旗的，就是汉人。”白衣尼道：“她是母以子贵，听说本来只是妃子，并不是皇后。她从来没做过皇后，儿子做了皇帝之后，才追封她为皇太后。”

太后俯首道：“是。”见白衣尼举步欲行，急道：“师太，我真的是汉人，我……我恨死了鞑子。”白衣尼道：“那是什么缘故？”太后道：“这是一个天大的秘密，我……我原是不该说的，不过……不过……”白衣尼道：“既是不该说，也就不用说了。”

太后这当儿当真是火烧眉毛，只顾眼下，其余一切都顾不得了，一咬牙，说道：“我这太后是假的，我……我不是太后！”

此言一出，白衣尼固然一愣，躲在床后的韦小宝更是大吃一惊。

白衣尼缓缓坐入椅中，问道：“怎么是假的？”太后道：“我父母为鞑子所害，我恨死了鞑子，我被逼入宫做宫女，服侍皇后，后来……后来，我假冒了皇后。”

韦小宝越听越奇，心道：“这老婊子撒谎的胆子当真不小，这等怪话也敢说。乖乖龙的东，老婊子还没入我白龙门，已学全了掌门使小白

龙的吹牛功夫。我入宫假冒小太监，难道她也是当真入宫假冒皇后？”

只听太后又道：“真太后是满洲人，姓博尔济吉特，是科尔沁贝勒的女儿。晚辈的父亲姓毛，是浙江杭州的汉人，便是大明大将军毛文龙。晚辈名叫毛东珠。”白衣尼一怔，问道：“你是毛文龙的女儿？当年镇守皮岛的毛文龙？”太后道：“正是，我爹爹和鞑子连年交战，后来给袁崇焕大帅所杀。其实……其实那是由于鞑子的反间计。”白衣尼哦了一声，道：“这倒是一件奇闻了。你怎能冒充皇后，这许多年竟会不给发觉？”

太后道：“晚辈服侍皇后多年，她的说话声调、举止神态，给我学得维肖维妙。我这副面貌，也是假的。”说着走到妆台之侧，拿起一块锦帕，在金盒中浸湿了，在脸上用力擦洗数下，又在双颊上撕下两块人皮一般的物事来，登时相貌大变，本来胖胖的一张圆脸，忽然变成了瘦削的瓜子脸，眼眶下面也凹了进去。

白衣尼“啊”的一声，甚感惊异，说道：“你的相貌果然大大不同了。”沉吟片刻，道：“可是要假冒皇后，毕竟不是易事。难道你贴身的宫女会认不出？连你丈夫也认不出？”太后道：“我丈夫？先帝只宠爱狐媚子董鄂妃一人，这些年来，他从来没在皇后这里住过一晚。真皇后他一眼都不瞧，假皇后他自然也不瞧。”这几句话语气甚是苦涩，又道：“别说我化装得甚像，就算全然不像，他……他……哼，他也怎会知道？”

白衣尼微微点头，又问：“那么服侍皇后的太监宫女，难道也都认不出来？”太后道：“晚辈一制住皇后，便让她将慈宁宫的太监宫女尽数换了新人，我极少出外，偶尔不得不出去，宫里规矩，太监宫女们也不敢正面瞧我，就算远远偷瞧一眼，又怎分辨得出真假？”

白衣尼忽然想起一事，说道：“不对。你说老皇帝从不睬你，可是……可是你却生下了一个公主。”太后道：“这个女儿，不是皇帝生的。他父亲是个汉人，有时偷偷来到宫里和我相会，便假扮了宫女。这人……他不久之前不幸……不幸病死了。”

陶红英捏了捏韦小宝的手掌，两人均想：“假扮宫女的男子倒确是有的，只不过不是病死而已。”韦小宝又想：“怪不得公主如此野蛮胡闹，原来是那个假宫女生的杂种。老皇爷慈祥温和，生的女儿决不会这个样子。”

白衣尼心想：“你忽然怀孕生女，老皇帝倘若没跟你同房，怎会不起疑心？”只是这种居室之私，她处女出家，问不出口，寻思：“这人既然处心积虑的假冒皇后，一觉怀孕，总有法子遮掩，那也不必细查。”摇摇头，说道：“你的话总是不尽不实。”

太后急道：“前辈，连这等十分可耻之事，我也照实说了，余事更加不敢隐瞒。”白衣尼道：“如此说来，那真太后是给你杀了。你手上沾的血腥却也不少。”太后道：“晚辈诵经拜佛，虽对鞑子心怀深仇，却不敢胡乱杀人。真太后还好端端的活着。”

这句话令床前床后三人都大出意料之外。白衣尼道：“她还活着？你不怕泄漏秘密？”

太后走到一张大挂毡之前，拉动毡旁的羊毛衫子，挂毡慢慢卷了上去，露出两扇柜门。太后从怀里摸出一枚黄金钥匙，开了柜上暗锁，打开柜门，只见柜内横卧着一个女人，身上盖着锦被。白衣尼轻轻一声惊呼，问道：“她……她便是真太后？”

太后道：“前辈请瞧她的相貌。”说着手持烛台，将烛光照在那女子的脸上。白衣尼见那女子容色十分憔悴，更无半点血色，但相貌确与太后除去脸上化装之前甚为相似。

那女子微微将眼睁开，随即闭住，低声道：“我不说，你……你快快将我杀了。”

太后道：“我从来不杀人，怎会杀你？”说着关上柜门，放下挂毡。

白衣尼道：“你将她关在这里，已关了许多年？”太后道：“是。”白衣尼道：“你逼问她什么事？只因她坚决不说，这才得以活到今日。她一说了出来，你立即便将她杀了，是不是？”

太后道：“不，不。晚辈知道佛门首戒杀生，平时常常吃素，决不会伤她性命。”

白衣尼哼了一声，道：“你当我是三岁孩童，不明白你的心思？这人关在这里，时时刻刻都有危险，你不杀她，必有重大图谋。倘若她在柜内叫嚷起来，岂不立时败露机关？”

太后道：“她不敢叫的，我对她说，这事要是败露，我首先杀了老皇帝。后来老皇帝死了，我就说要杀小皇帝。这鞑子女人对两个皇帝忠心耿耿，决不肯让他们受到伤害。”白衣尼道：“你到底逼问她什么话？她不肯说，你干么不以皇帝的性命相胁？”太后道：“她说我倘若害了皇帝，她立即绝食自尽。她所以不绝食，只因我答应不加害皇帝。”

白衣尼寻思：真假太后一个以绝食自尽相胁，一个以加害皇帝相胁，各有所忌，相持多年，形成僵局。按理说，真太后如此危险的人物，便一刻也留不得，杀了之后，尚须将尸骨化灰，不留半丝痕迹，居然仍让她活在宫中，自是因为她尚有一件重要秘密，始终不肯吐露之故，而秘密之重大，也就可想而知。问道：“我问你的那句话，你总是东拉西扯，回避不答，你到底逼问她说什么秘密？”

太后道：“是，是。这是关涉鞑子气运盛衰的一个大秘密。鞑子龙兴辽东，占了我大明天下，自是因为他们祖宗的风水奇佳。晚辈得知辽东长白山中，有一道爱新觉罗氏的龙脉，只须将这道龙脉掘断了，我们非但能光复汉家山河，鞑子还得尽数覆灭于关内。”

白衣尼点点头，心想这话倒与陶红英所说无甚差别，问道：“这道龙脉在哪里？”

太后道：“这就是那个大秘密了。先帝临死之时，小皇帝还小，不懂事，先帝最宠爱的董鄂妃又先他而死，因此他将这个大秘密跟皇后说了，要她等小皇帝年长，才跟他说知。那时晚辈是服侍皇后的宫女，偷听到先帝和皇后的说话，却未能听得全。我只想查明了这件大事，邀集一批有志之士，去长白山掘断龙脉，我大明天下就可重光了。”

白衣尼沉吟道：“风水龙脉之事，事属虚无缥缈，殊难入信。我大明失却天下，是因历朝施政不善，苛待百姓，以致官逼民反。这些道理，直到近年来我周游四方，这才明白。”

太后道：“是，师太洞明事理，自非晚辈所及。不过为了光复我汉家山河，那风水龙脉之事，也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若能掘了龙脉，最糟也不过对鞑子一无所损，倘若此事当真灵验，岂不是能拯救普天下千千万万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

白衣尼矍然动容，点头道：“你说得是。到底是否具有灵效，事不可知，就算无益，也是绝无所损。只须将此事宣示天下，鞑子君臣是深信龙脉之事的，他们心中先自馁了，咱们图谋复国，大伙儿又多了一层信心。你逼问这真太后的，就是这个秘密？”

太后道：“正是。但这贱人知道此事关连她子孙基业，宁死不肯吐露，不论晚辈如何软骗硬吓，这些年来出尽了法子，她始终宁死不说。”

白衣尼从怀中取出那部《四十二章经》，道：“你是要问她，其余那几部经书是在何处？”太后吓了一跳，倒退两步，颤声道：“你……你已知道了？”白衣尼道：“那个大秘密，便藏在这经书之中，你已得了几部？”太后道：“师太法力神通，无所不知，晚辈不敢隐瞒。本来我已得了三部，第一部是先帝赐给董鄂妃的，她死之后，就在晚辈这里了。另外两部，是从奸臣鳌拜家里抄出来的。可是一天晚上有人入宫行刺，在我胸口刺了一刀，将这三部经书都盗去了。师太请看。”说着解开外衣、内衣和肚兜，露出胸口一个极大伤疤。

韦小宝一颗心怦怦大跳：“再查问下去，恐怕师太要疑心到我头上来了。”

只听白衣尼道：“我知道行刺你的是谁，可是这人并没取去那三部经书。”她想这三部经书若为陶红英取去，她决不会隐瞒不说。太后失惊道：“这刺客没盗经书？那么三本经书是谁偷了去，这……这可真奇了。”白衣尼道：“说与不说，也全由得你。”太后道：“师太恨鞑子入骨，又是法力神通，这大秘密若能交在您手里，由您老人家主持大局，去掘了鞑子的龙脉，正是求之不得，晚辈如何会再隐瞒？再说，须得八部经书一齐到手，方能找到龙脉所在，现下有一部已在师太手中，晚辈就算另有三部，也是一无用处。”

白衣尼冷冷的道：“到底你心中打什么主意，我也不必费心猜测。你既是皮岛毛文龙之女，那么跟神龙教定是渊源极深的了。”

太后颤声道：“不，没……没有。晚辈……从来没听见过神龙教的名字。”

白衣尼向她瞪视片刻，道：“我传你一项散功的法子，每日朝午晚三次，依此法拍击树木，连拍九九八十一日，或许可将你体内所中‘化

骨绵掌’的阴毒掌力散出。”太后大喜，又跪倒叩谢。白衣尼当即传了口诀，说道：“自今以后，你只须一运内力，出手伤人，全身骨骼立即寸断，谁也救你不得了。”太后低声应道：“是。”神色黯然。

韦小宝心花怒放：“此后见到老婊子，就算我没五龙令，也不用再怕她了。”

白衣尼衣袖一拂，点了她晕穴，太后登时双眼翻白，晕倒在地。

白衣尼低声道：“出来罢。”韦小宝和陶红英从床后出来。

韦小宝道：“师太，这女人说话三分真，七分假，相信不得。”

白衣尼点头道：“经书中所藏秘密，不单是关及鞑子龙脉，其中的金钱财宝，她便故意不提。”

韦小宝道：“我再来抄抄看。”假装东翻西寻，揭开被褥，见到了暗格盖板上的铜环，低声喜呼：“经书在这里了！”拉起暗格盖板，见暗格中藏着不少珠宝银票，却无经书，叹道：“没有经书！珠宝有什么用？”白衣尼道：“把珠宝都取了。日后起义兴复，在在都须用钱。”陶红英将珠宝银票包入一块锦缎之中，交给白衣尼。

韦小宝心想：“老婊子这一下可大大破财了。”又想：“怎地上次暗格中没珠宝银票？是了，上次放了经书，放不下别的东西了，可惜，可惜。”

白衣尼向陶红英道：“这女人假冒太后，多半另有图谋。

你潜藏宫中，细加查察。好在她武功已失，不足为惧。”陶红英答应了，与旧主重会不久，又须分手，甚是恋恋不舍。

白衣尼带了韦小宝越墙出宫，回到客店，取出经书察看。

这部经书黄绸封面，正是顺治皇帝命韦小宝交给康熙的。白衣尼揭开书面，见第一页上写着“永不加赋”四个大字，点了点头，向韦小宝道：“你说鞑子皇帝要‘永不加赋’，这四个字果然写在这里。”一页页的查阅下去。《四十二章经》的经文甚短，每一章只寥寥数行，只是字体极大，每一章才占了一页二页不等。这些经文她早已熟习如流，从头至尾的诵读一遍，与原经无一字之差，再将书页对准烛火映照，也不见有夹层字迹。

她沉思良久，见内文不过数十页，上下封皮还比内文厚得多，忽然想起袁承志当年得到“金蛇秘笈”的经过，当下用清水浸湿封皮，轻轻揭开，只见里面包着两层羊皮，四边密密以丝线缝合，拆开丝线，两层羊皮之间藏着百余片剪碎的极薄羊皮。

韦小宝喜叫：“是了，是了！这就是那个大秘密。”

白衣尼将碎片铺在桌上，只见每一片有大有小，有方有圆，或为三角，或作菱形，皮上绘有许多弯弯曲曲的朱线，另用黑墨写着满洲文字，只是图文都已剪破，残缺不全，百余片碎皮各不相接，难以拼凑。韦小宝道：“原来每一部经书中都藏了碎皮，要八部经书都得到了，才拼成得一张地图。”白衣尼道：“想必如此。”将碎皮放回原来的两层羊皮之间，用锦缎包好，收入衣囊。

次日白衣尼带了韦小宝，出京向西，来到昌平县锦屏山思陵，那是安葬崇祯皇帝之所。陵前乱草丛生，甚是荒凉。白衣尼一路之上不发一言，这时再也忍耐不住，伏在陵前大哭。

韦小宝也跪下磕头，忽觉身旁长草一动，转过头来，见到一条绿色裙子。

这条绿色裙子，韦小宝日间不知已想过了多少万千次，夜里做梦也不知已梦到了多少千百次，此时陡然见到，心中怦的一跳，只怕又是做梦，一时不敢去看。

只听得一个娇嫩的声音轻轻叫了一声什么，说道：“终于等到了，我……我已在这里等了三天啦。”接着一声叹息，又道：“可别太伤心了。”正是那绿衣女郎的声音。

这一句温柔的娇音入耳，韦小宝脑中登时天旋地转，喜欢得全身如欲炸裂，一片片尽如《四十二章经》中的碎皮，有大有小，有方有圆，或为三角，或作菱形，说道：“是，是，你已等了我三天，多谢，多谢。我……我听你的话，我不伤心。”说着站起身来，一眼见到的，正是那绿衣女郎秀美绝伦的可爱容颜，只是她温柔的脸色突然转为错愕，立即又转为气恼。

韦小宝笑道：“我可也想得你好苦……”话未说完，小腹上一痛，身子飞起，向后摔出丈余，重重掉在地下，却是给她踢了一交。但见那女郎提起柳叶刀，往他头上砍落，急忙一个打滚，拍的一声，一刀砍在地下。

那女郎还待再砍，白衣尼喝道：“住手！”那女郎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抛下刀子，扑在白衣尼怀里，叫道：“这坏人，他……他专门欺侮我。师父，你快快把他杀了。”

韦小宝又惊又喜，又是没趣，心道：“原来她是师太的徒弟，刚才那两句话却不是向我说的。”哭丧着脸慢慢坐起，寻思：“事到如今，我只有拚命装好人，最好能骗得师太大发慈悲，作主将她配我为妻。”走上前去，向那女郎深深一揖，说道：“小人无意中得罪了姑娘，还请姑娘大人大量，不要见怪。

姑娘要打，尽管下手便是，只盼姑娘饶了小人性命。”

那女郎双手搂着白衣尼，并不转身，飞腿倒踢一脚，足踝正踢中韦小宝下颚。他“啊”的一声，又向后摔倒，哼哼唧唧，一时爬不起身。

白衣尼道：“阿珂，你怎地不问情由，一见面就踢人两脚？”

语气中颇有见责之意。

韦小宝一听大喜，心想：“原来你名叫阿珂，终于给我知道了。”他随伴白衣尼多日，知她喜人恭谨谦让，在她面前，越是吃亏，越有好处，忙道：“师太，姑娘这两脚原是该踢的，实在是我不对，真难怪姑娘生气。她便再踢我一千一万下，那也是小的该死。”爬起身来，双手托住下颚，只痛得眼泪也流了出来。这倒不是做作，实在那一脚踢得不轻。

阿珂抽抽噎噎的道：“师父，这小和尚坏死了，他……他欺侮我。”白衣尼道：“他怎么欺侮你？”阿珂脸上一红，道：“他……欺侮了我很多……很多次。”

韦小宝道：“师太，总而言之，是我胡涂，武功又差。那一日姑娘到少林寺去玩……”白衣尼道：“你去少林寺？女孩儿家怎么能去少林寺？”韦小宝心中又是一喜：“她去少林寺，原来不是师太吩咐的，那更加好了。”说道：“那不是姑娘自己去的，是她的一位师姊要去，姑娘拗不过她，只好陪着。”

白衣尼道：“你又怎地知道？”

韦小宝道：“那时我奉了鞑子小皇帝之命，做他替身，在少林寺出家为僧，见到另一位姑娘向少林寺来，姑娘跟在后面，显然是不大愿意。”

白衣尼转头问道：“是阿琪带你去的？”阿珂道：“是。”白衣尼道：“那便怎样？”阿珂道：“他们少林寺的和尚凶得很，说他们寺里的规矩，不许女子入寺。”

韦小宝道：“是，是。这规矩实在要不得，为什么女施主不能入寺？观世音菩萨就是女的。”白衣尼道：“那便怎样？”

韦小宝道：“姑娘说，既然人家不让进寺，那就回去罢。可是少林寺的四个知客僧很没礼貌，胡言乱语，得罪了两位姑娘，偏偏武功又差劲得很。”

白衣尼问阿珂道：“你们跟人家动了手？”

韦小宝抢着道：“那全是少林寺知客僧的不是，这是我亲眼目睹的。他们伸手去推两位姑娘。师太你想，两位姑娘是千金之体，怎能让四

个和尚的脏手碰到身上？两位姑娘自然要闪身躲避，四个和尚毛手毛脚，自己将手脚碰在山亭柱子上，不免有点儿痛了。”

白衣尼哼了一声，道：“少林寺武功领袖武林，岂有如此不济的？阿珂，你出手之时，用的是哪几招手法？”阿珂不敢隐瞒，低头小声说了。白衣尼道：“你们将四名少林僧都打倒了？”阿珂向韦小宝望了一眼，恨恨的道：“连他是五个。”

白衣尼道：“你们胆子倒真不小，上得少林寺去，将人家五位少林寺僧人的手足打脱了骱。”双目如电，向她全身打量。

阿珂吓得脸孔更加白了。白衣尼见到她颈中一条红痕，问道：“这一条刀伤，是寺中高手伤的？”

阿珂道：“不，不是。他……他……”抬头向韦小宝白了一眼，突然双颊晕红，眼中含泪道：“他……他好生羞辱我，弟子自己……自己挥刀勒了脖子，却……却没有死。”

白衣尼先前听到两名弟子上少林寺胡闹，甚是恼怒，但见她颈中刀痕甚长，登生怜惜之心，问道：“他怎地羞辱你？”

阿珂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韦小宝道：“的的确确，是我大大的不该，我说话没上没下，没有分寸，姑娘只不过抓住了我，吓我一跳，说要挖出我的眼珠，又不是真挖，偏偏我胆小没用，吓得魂飞天外，双手反过来乱打乱抓，不小心碰到了姑娘的身子，虽然不是有意，总也难怪姑娘生气。”

阿珂一张俏脸羞得通红，眼光中却满是恼怒气苦。

白衣尼问了几句当时动手的招数，已明就理，说道：“这是无心之过，却也不必太当真了。”轻轻拍了拍阿珂的肩头，柔声道：“他是个小小孩童，又是……又是个太监，没什么要紧，你既已用‘乳燕归巢’那一招折断了他双臂，已罚过他了。”

阿珂眼中泪水不住滚动，心道：“他哪里是个小孩童了？

他曾到妓院去做坏事。”但这句话却也不敢出口，生怕师父追问，查知自己跟着师姊去妓院打人，心中一急，又哭了出来。

韦小宝跪倒在地，连连磕头，说道：“姑娘，你心中不痛快，再踢我几脚出气罢。”阿珂顿足哭道：“我偏偏不踢。”韦小宝提起手掌，劈劈拍拍，在自己脸上连打了几个耳光，说道：“是我该死，是我该死。”

白衣尼微皱双眉，说道：“这事也不算是你的错。阿珂，咱们也不能太欺侮人了。”阿珂抽抽噎噎的道：“是他欺侮我，把我捉了去，关在庙里不放。”白衣尼一惊，道：“有这等事？”

韦小宝道：“是，是。是我知道自己不对，想讨好姑娘，因此请了她进寺。我心里想，这件事总是因姑娘想进少林寺逛逛而起，寺里和尚不让她进寺，难怪她生气，因此……这就大了胆子，请了姑娘去般若堂玩玩，叫一个老和尚陪着姑娘说话解闷。”

白衣尼道：“胡闹，胡闹，两个孩子都胡闹。什么老和尚？”

韦小宝道：“是般若堂的首座澄观大师，就是师太在清凉寺中跟他对过一掌的。”

白衣尼点点头道：“这位大师武功很是了得。”又拍了拍阿珂的肩头，道：“好啊，这位大师武功既高，年纪又老，小宝请他陪你，也不算委曲了你。这件事就不用多说了。”

阿珂心想：“这小恶人实在坏得不得了，只是有许多事，却又不便说，否则师父追究起来，师姊和我都落得有许多不是。”说道：“师父，你不知道，他……他……”

白衣尼不再理她，瞧着崇祯的坟墓只呆呆出神。

韦小宝向阿珂伸伸舌头，扮个鬼脸。阿珂大怒，向他狠狠白了一眼。韦小宝只觉她就算生气之时，也是美不可言，心中大乐，坐在一旁，目不转睛的欣赏她的神态，但见她从头至脚，头发眉毛，连一根小指头儿也是美丽到了极处。

阿珂斜眼向他瞥了一眼，见他呆呆的瞧着自己，脸上一红，扯了扯白衣尼的衣袖，道：“师父，他……他在看我。”

白衣尼嗯了一声，心中正自想着当年在宫中的情景，这句话全没听进耳里。

这一坐直到太阳偏西，白衣尼还是不舍得离开父亲的坟墓。韦小宝盼她就这样十天半月的一直坐下去，只要眼中望着阿珂，就算不吃饭也不打紧。阿珂却给他瞧得周身好生不自在，虽然不去转头望他，却知他一双眼总是盯在自己身上，心里一阵害羞，一阵焦躁，又是一阵恚怒，心想：“这小恶人花言巧语，不知说了些什么谎话，骗得师父老是护着他。一等师父不在，我非杀了他不可，拚着给师父狠狠责罚一场，也不能容得他如此羞辱于我。”

又过了一个多时辰，天色渐黑，白衣尼叹了口长气，站起身来道：“咱们走罢。”

当晚三人在一家农家借宿。韦小宝知道白衣尼好洁，吃饭时先将她二人的碗筷用热水洗过，将她二人所坐的板凳、吃饭的桌子抹得纤尘不染，又去抹床扫地，将她二人所住的一间身打扫得干干净净。他向来懒惰，如此勤力做事，实是生平从所未有。

白衣尼暗暗点头，心想：“这孩子倒也勤快，出外行走，带了他倒是方便得多。”她十五岁前长于深宫，自幼给宫女太监服侍惯了，身遭国变之后流落江湖，日常起居饮食自是大不相同。韦小宝做惯太监，又是尽心竭力的讨好，竟令她重享旧日做公主之乐。白衣尼出家修行，于昔时豪华，自早不放在心上，但每个人幼时如何过日子，一生深印脑中，再也磨灭不掉，她不求再做公主，韦小宝却服侍得她犹如公主一般，自感愉悦。

晚饭过后，白衣尼问起阿琪的下落。阿珂道：“那日在少林寺外失散之后，就没再见到师姊，只怕……只怕已给他害死了。”说着眼睛向韦小宝一横。韦小宝忙道：“哪有此事？我见到阿琪姑娘跟蒙古的葛尔丹王子在一起，还有几个喇嘛，吴三桂手下的一个总兵。”

白衣尼一听到吴三桂的名字，登时神色愤怒之极，怒道：“阿琪她干什么跟这些不相干的人混在一起？”韦小宝道：“那些人到少林寺来，大概刚好跟阿琪姑娘撞到。师太，你要找她，我陪着你，那就很容易找到了。”白衣尼道：“为什么？”

韦小宝道“那些蒙古人、喇嘛，还有云南的军官，我都记得他们的相貌，只须遇上一个，就好办了。”

白衣尼道：“好，那你就跟着我一起去找。”韦小宝大喜，忙道：“多谢师太。”白衣尼奇道：“你帮我去办事，该当我谢你才是，你又谢我什么了？”韦小宝道：“我每日跟着师太，再也快活不过，最好是永远陪在师太身边。就算不能，那也是多陪一天好一天。”白衣尼道：“是吗？”她虽收了阿琪、阿珂两人为徒，但平素对这两个弟子一直都冷冰冰地。二女对她甚为敬畏，从来不敢吐露什么心事，哪有如韦小宝这般花言巧语、甜嘴蜜舌？她虽性情严冷，这些话听在耳中，毕竟甚是受用，不由得嘴角边露出微笑。

阿珂道：“师父，他……他不是的……”她深知韦小宝热心帮同去寻师姊，其实是为了要陪着自己，什么“我每日跟着师太，再也快活不过，最好是永远陪在师太身边”云云，其实他内心的真意，该当把“师太”两字，换上了“阿珂”才是。

白衣尼向她瞪了眼，道：“为什么不是？你又怎知道人家的心事？我以前常跟你说，江湖上人心险诈，言语不可尽信。

但这孩子跟随我多日，并无虚假，那是可以信得过的。他小小孩童，岂能与江湖上的汉子一概而论？”

阿珂不敢再说，只得低头应了声：“是。”

韦小宝大喜，暗道：“阿珂好老婆，你老公自然与众不同，岂能与江湖上的汉子一概而论？你听师父的话，包你不吃亏。

最多不过嫁了给我，难道我还舍得不要你吗？放你一百二十个心。”

注：“帝子”是皇帝的女儿，通常指公主。《楚辞・九歌・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帝子是尧的女儿。马怀素《送金城公主适西番诗》：“帝子今何在？重姻适异方。”



第二十六回　草木连天人骨白 关山满眼夕阳红

次日三人向南进发，沿路寻访阿琪的下落。一路之上，韦小宝服侍二人十分周到，心中虽爱煞了阿珂，却不敢丝毫露出轻狂之态，心想倘若给白衣尼察觉，那就糟糕之极了。阿珂从来没对他有一句好言好语，往往乘白衣尼不见，便打他一拳、踢他一脚出气。韦小宝只要能陪伴着她，那就满心喜乐不禁，偶尔挨上几下，那也是拳来身受，脚来臀受，晚间睡在床上细细回味她踢打的情状，但觉乐也无尽。

这一日将到沧州，三人在一家小客店中歇宿。次日清晨，韦小宝到街上去买新鲜蔬菜，交给店伴给白衣尼做早饭。他兴匆匆的提了两斤白菜，半斤腐皮、二两口蘑从街上回来，见阿珂站在客店门口闲眺，当即笑吟吟的迎上去，从怀里掏出一包玫瑰松子糖，说道：“我在街上给你买了一包糖，想不到在这小镇上，也有这样好的糖果。”

阿珂不接，向他白了一眼，说道：“你买的糖是臭的，我不爱吃。”韦小宝道：“你吃一粒试试，滋味可真不差。”他冷眼旁观，早知阿珂爱吃零食，只是白衣尼没什么钱给她零花，偶尔买一小包糖豆，也吃得津津有味，因此买了一包糖讨她欢喜。

阿珂接了过来，说道：“师父在房里打坐。我气闷得紧。

这里有什么风景优雅、僻静无人的所在，你陪我去玩玩。”韦小宝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登时全身热血沸腾，一张脸胀得通红，道：“你……你这不是冤我？”阿珂道：“我冤你什么？

你不肯陪我，我自己一个儿去好了。”说着向东边一条小路走去。韦小宝道：“去，去，为什么不去？姑娘就是叫我赴汤蹈火，我也不会皱一皱眉头。”忙跟在她身后。

两人出得小镇，阿珂指着东南方数里外的一座小山，道：“到那边去玩玩倒也不错。”韦小宝心花怒放，忙道：“是，是。”

两人沿着山道，来到了山上。

那小山上生满了密密的松树，确实僻静无人，风景却一无足观。

但纵是天地间最丑最恶的山水，此刻在韦小宝眼中，也是胜景无极，何况景色好恶，他本来也不大分辨得出，当即大赞：“这里的风景真是美妙无比。”阿珂道：“有什么美？许多乱石树木挤在一起，难看死啦。”韦小宝道：“是，是。风景本是没什么好看。”阿珂道：“那你怎么说‘这里的风景真是美妙无比’？”韦小宝笑道：“原来的风景是不好看的，不过你的容貌一映上去，就美妙无比了。这山上没花儿，你的相貌，却比一万朵鲜花还要美丽。山上没有鸟雀，你的声音，可比一千头黄莺一齐唱歌还好听得多。”

阿珂哼了一声，说道：“我叫你到这里，不是来听你胡言乱语，是叫你立刻给我走开，走得远远地，从今而后，再也不许见我的面。倘若再给我见到，定然挖出了你的眼珠子。”

韦小宝一颗心登时沉了下去，哭丧着脸道：“姑娘，以后我再也不敢得罪你啦。请你饶了我罢。”阿珂道：“我确是饶了你啦，今日不取你性命，便是饶你。”说着刷的一声，从腰间拔出柳叶刀来，又道：“你跟着我，心中老是存着坏念头，难道我不知道了？你如此羞辱于我，我……我宁可给师父责打一千次一万次，也非杀了你不可。”

韦小宝见到刀光闪闪，想起她刚烈的性情，知道不是虚言，说道：“师太命我帮同找寻阿琪姑娘，找到之后，我就不再跟着你便是。”阿珂摇头道：“不成！没有你帮，我们也找得到。就算找不到，我师姊又不是三岁小孩，难道自己不会回来？”提刀在空中虚劈，呼呼生风，厉声道：“你再不走，可休怪我无情！”

韦小宝笑道：“你本来对我就很无情，那也没什么。”阿珂大怒，喝道：“到了此刻，你还胆敢向我风言风语？”纵身而前，举刀向韦小

宝头顶砍落。

韦小宝大骇，急忙跃开闪避。阿珂喝道：“你走不走？”韦小宝道：“你就算将我碎尸万段，我变成了鬼，也是跟定了你。”

阿珂怒极，提刀呼呼呼三刀。幸好这些招数，在少林寺般若堂中都已施展过，澄观和尚——想出了拆解之法。韦小宝受过指点，当下逐一避过。阿珂砍他不中，更是气恼，柳叶刀使得越加急了。再过数招，韦小宝已感难以躲闪，只得拔出匕首，当的一声，将她柳叶刀削为两截。

阿珂惊怒交集，舞起半截断刀，向他没头没脑的剁去。韦小宝见她刀短，不敢再用匕首招架，自己武艺平庸，一个拿捏不准，如此锋利的匕首只消在她身上轻轻一带，便送了她性命，避了几下，只得发足奔逃下山。

阿珂持着断刀追下，叫道：“你给我滚得远远地，便不杀你。”却见他向镇上奔去，心下大急：“这小坏人去向师父哭诉，那可不妥。”忙提气疾追，想将他迎头截住。但白衣尼只传了她一些武功招式，内功心法却从未传过，她的内功修为和韦小宝只是半斤八两，始终追他不上，眼见他奔进了客店，急得险些要哭，心想：“倘若师父责怪，只好将他从前调戏我的言语都说了出来。”收起断刀，慢慢走进客店。

一步踏进店房，突觉一股力道奇大的劲风，从房门中激扑出来，将她一撞，登时立足不定，腾腾腾倒退三步，一交坐倒。

阿珂只觉身下软绵绵地，却是坐在一人身上，忙想支撑着站起，右手反过去一撑，正按在那人脸上，狼狈之下，也不及细想，挺身站起，回过身来一看，见地下那人正是韦小宝。

她吃了一惊，喝道：“你干什……”一言未毕，突觉双膝一软，再也站立不定，一交扑倒，向韦小宝摔将下来。这一次却是俯身而扑，惊叫：“不，不……”已摔在他的怀里，四只眼睛相对，相距不及数寸。

阿珂大急，生怕这小恶人乘机来吻自己，拚命想快快站起，不知如何，竟然全身没了丝毫力气，只得转过了头，急道：“快扶我起来。”

韦小宝道：“我也没了力气，这可如何是好。”身上伏着这个千娇百媚的美女，心中真快活得便欲疯了，暗道：“别说我没力气，这当儿就有一万斤力气，也不会扶你起来。是你自己扑在我身上的，又怎怪得我？”

阿珂急道：“师父正在受敌人围攻，快想法子帮她。”原来刚才她一进门，只见白衣尼盘膝坐在地下，右手出掌，左手挥动衣袖，正在与敌人相抗。对方是些什么人，却没看清，只知非止一人，待要细看，已被房中的内力劲风逼了出来。

韦小宝比她先到了几步，遭遇却是一模一样，也是一脚刚踏进门，立被劲风撞出，摔在地下，阿珂跟着赶到，便跌在他身上。虽然韦小宝既摔得屁股奇痛，阿珂从空中跌下，压得他胸口肚腹又是一阵疼痛，心里却欣喜无比，只盼这个小美人永远伏在自己怀中，再也不能站起来，至于白衣尼跟什么人相斗，可全不放在心上，料想她功力通神，再厉害的敌人也奈何她不得。

阿珂右手撑在韦小宝胸口，慢慢挺身，深深吸了口气，终于站起，嗔道：“你干么躺在这里，绊了我一交？”她明知韦小宝和自己遭际相同，身不由己，但刚才的情景实在太过羞人，忍不住要发作几句。韦小宝道：“是，是。早知你要摔在这地方，我该当向旁爬开三尺才是。不，三尺也还不够，若只爬开三尺，和你并头而卧，却也不大雅相。”

阿珂啐了一口，挂念着师父，张目往房中望去。

只见白衣尼坐在地下，发掌挥袖，迎击敌人。围攻她的敌人一眼见到共有五人，都是身穿红衣的喇嘛，每人迅速之极的出掌拍击，但被白衣尼的掌力所逼，均是背脊紧紧贴着房中的板壁，难以欺近。阿珂走上一步，想看除了这五人外是否另有敌人，但只跨出一步，便觉劲风压体，气也喘不过来，只得倒退了两步，踢了韦小宝一脚，道：“喂，还不站起来？你看敌人是什么来路？”

韦小宝手扶身后墙壁，站起身来，见到房中情景，说道：“六个喇嘛都是坏人。”他站在阿珂之侧，多见到了一名喇嘛。

阿珂道：“废话！自然是坏人，还用你说？”韦小宝笑道：“是不是坏人，也不一定的。好比我是好人，你偏偏说我是坏人。

这六个喇嘛，胆敢向师太动手，可比我坏得多啦。”阿珂横了他一眼，道：“哼，我瞧你们是一伙。这六个喇嘛，是你引来的，想要来害师父。”韦小宝道：“我敬重师太，好比敬重菩萨一样；敬重姑娘，好比敬重仙女一样，哪有加害之理？”阿珂凝神瞧着房中情景，突然一声惊呼。

韦小宝向房内望去，只见六个喇嘛均已手持戒刀，欲待上前砍杀，只是给白衣尼的袖力掌风逼住了，欺不近身。但白衣尼头顶已冒出丝丝白气，看来已是出尽了全力。她只一条臂膀，独力拚斗六个手执兵刃的喇嘛，再支持下去恐怕难以抵敌，韦小宝想上前相助，但自知武艺低微，连房门也走不进去，就算在地下爬了进去，白衣尼不免要分心照顾，反而是帮她倒忙，焦急之下，忽见墙角落里倚着一柄扫帚，当即过去拿起，身子缩在门边，伸出扫帚，向近门的一名喇嘛脸上乱拨，只盼他心神一乱，内力不纯，就可给白衣尼的掌力震死。

扫帚刚伸出，便听得一声大喝，手中一轻，扫帚头已被那喇嘛一刀斩断，随着房中鼓荡的劲风直飞出来，擦过他脸畔，划出了几条血丝，好不疼痛。

阿珂急道：“你这般胡闹，那……那不成的。”

韦小宝身靠房门的板壁，只觉不住的震动，似乎店房四周的板壁都要被刀风掌力震坍一般，心念一动，看清了六名喇嘛所站的方位，走到那削断他扫帚的喇嘛身后，拔出匕首，隔着板壁刺了进去。

匕首锋利无比，板壁不过一寸来厚，匕首刺去，如入豆腐，跟着插入了那喇嘛后心。那喇嘛大叫一声，身子软垂，靠着板壁慢慢坐倒。韦小宝听得叫声，知已得手，走到第二名喇嘛后，又是一匕首刺出。转眼之间，如此连杀了四人。匕首刃短，刺入后心之后并不从前胸穿出，每名喇嘛中剑坐倒，房中余人均不知他们如何身死。

其余两名喇嘛大骇，夺门欲逃。白衣尼跃身发掌，击在一名喇嘛后心，登时震得他狂喷鲜血而死，左手衣袖一拂，阻住了另一名喇嘛去路，右手出指如风，点了他身上五处穴道。

那喇嘛软瘫在地，动弹不得。

白衣尼踢转四名喇嘛尸身，见到背上各有刀伤，又看到板壁上的洞孔，才明其理，向那喇嘛喝道：“你……你是何……”突然身子一晃坐倒，口中鲜血汩汩涌出。六名喇嘛都是好手，她以一敌六，内力几已耗竭，最后这一击一拂，更是全力施为，再也支持不住。

阿珂和韦小宝大惊，抢上扶住。阿珂连叫：“师父，师父！”

白衣尼呼吸细微，闭目不语。韦小宝和阿珂两人将她抬到炕上，她又吐出许多血来。阿珂慌了手脚，只是流泪。

客店中掌柜与店小二等见有人斗殴，早就躲得远远地，这时听得声音渐息，过来探头探脑，见到满地鲜血，死尸狼藉，吓得都大叫起来。韦小宝双手各提一柄戒刀，喝道：“叫什么？

快给我闭上了鸟嘴，否则一刀一个，都将你们杀了。”众人见到明晃晃的戒刀，吓得诺诺连声。韦小宝取出三锭银子，每锭都是五两，交给店伙，喝道：“快去雇两辆大车来。五两银子赏你的。”那店伙又惊又喜，飞奔而出，片刻间将大车雇到。

韦小宝又取出四十两银子，交给掌柜，大声道：“这六个恶喇嘛自己打架，你杀我，我杀你，你们都亲眼瞧见了，是不是？”那掌柜如何敢说不是，只有点头。韦小宝道：“这四十两银子，算是房饭钱。”和阿珂合力抬起白衣尼放入大车，取过炕上棉被，盖在她身上，再命店伙将那被点了穴道的喇嘛抬入另一辆大车。

韦小宝向阿珂道：“你陪师父，我陪他。”两人上了大车。

韦小宝吩咐沿大路向南，心想：“师太身受重伤，再有喇嘛来攻，那可糟糕。得找个偏僻的地方，让师太养伤才好。”生怕那喇嘛解开了穴道，可不是他对手，取过一条绳子，将他手足牢牢缚住。

行得十余里，阿珂忽然叫停，从车中跃出，奔到韦小宝车前，满脸惶急，说道：“师父的气息越来越弱，只怕……只怕……”韦小宝一惊，忙下车去看，见白衣尼已气若游丝。阿珂哭道：“有什么灵效伤药，那就好了。咱们快找大夫去。只是这地方……”

韦小宝忽然想起，太后曾给自己三十颗丸药，叫什么“雪参玉蟾丸”，是高丽国国王进贡来的，说道服后强身健体，解毒疗伤，灵验非凡，其中廿二颗请自己转呈洪教主和夫人，当即从怀中取出那玉瓶，说道：“灵效伤药，我这里倒有。”倒了两颗出来，喂在白衣尼口中。阿珂取过水壶，喂着师父喝了两口。韦小宝乘机坐在白衣尼车中，与阿珂相对，说道：“师太服药之后，不知如何，我得时时刻刻守着她。”命两辆大车又行。

过了一盏茶时分，白衣尼忽然长长吸了口气，缓缓睁眼。

阿珂大喜，叫道：“师父，你好些了？”白衣尼点了点头。韦小宝忙又取出两颗丸药，道：“师太，丸药有效，你再服两颗。”

白衣尼微微摇头，低声道：“今天……够了……我得运气化这药力……停……停下车子。”韦小宝道：“是，是。”吩咐停车。

白衣尼命阿珂扶起身子，盘膝而坐，闭目运功。

阿珂目不转睛的望着师父，韦小宝却目不转睛的瞧着阿珂。

但见阿珂初时脸上深有忧色，渐渐的秀眉转舒，眼中露出光彩，又过一会，小嘴边露出了一丝笑意，韦小宝不用去看白衣尼，也知她运功疗伤，大有进境。再过一会，见阿珂喜色更浓，韦小宝心想：“倘若车中没有这位师太，就只我和小美人儿两个，而她脸色也是这般欢喜，那可真开心死我了。”

突然间阿珂抬起头来，见到他呆呆的瞧着自己，登时双颊红晕，便欲叱责，生怕惊扰了师父行功，一句话到得口边，又即忍住，狠狠的白了他一眼。韦小宝向她一笑，顺着她眼光看白衣尼时，呼吸也已调匀。

白衣尼呼了口气，睁开眼来，低声道：“可以走了。”韦小宝道：“再歇一会，也不打紧。”白衣尼道：“不用了。”韦小宝又取出五两银子分赏车夫，命他们赶车启程。当时雇一辆大车，一日只须一钱半银子，两名车夫见他出手豪阔，大喜过望，连声称谢。

白衣尼缓缓的道：“小宝，你给我服的，是什么药？”韦小宝道：“那叫做‘雪参玉蟾丸’，是朝鲜国国王进贡给小皇帝的。”白衣尼脸上闪过一丝喜色，说道：“雪参和玉蟾二物，都是疗伤大补的圣药，几有起死回生之功，想不到竟教我碰上了，那也是命不该绝。”她重伤之余，这时说话竟然声调平稳，已无中气不足之象。

阿珂喜道：“师父，你老人家好了？”白衣尼道：“死不了啦。”韦小宝道：“我这里还有二十八粒，请师太收用。”说着将玉瓶递过。白衣尼不接，道：“最多再服两三颗，也就够了，用不着这许多。”

韦小宝本性慷慨，心想：“三十颗丸药就都给你吃了，又打什么紧？老婊子那里一定还有。”说道：“师太，你身子要紧，这丸药既然有用，下次我见到小皇帝，再向他讨些就是了。”将玉瓶放在她手里。白衣尼点了点头，但仍将玉瓶还了给他。

又行一程，白衣尼道：“有什么僻静所在，停下车来，问问那个喇嘛。”韦小宝应道：“是。”命大车驶入一处山坳，叫车夫将那喇嘛抬在地下，然后牵骡子到山后吃草，说道：“不听我叫唤，不可过来。”两名车夫答应了，牵了骡子走开。白衣尼道：“你问他。”

韦小宝拔出匕首，嗤的一声，割下一条树枝，随手批削，顷刻间将树枝削成一条木棍，问道：“老兄，你想不想变成一条人棍？”

那喇嘛见那匕首如此锋利，早已心寒，颤声道：“请问小爷，什么叫做人棍？”韦小宝道：“把你两条臂膀削去，耳朵、鼻子也都削了，全身凸出来的东西，通统削平，那就是一条人棍。很好玩的，你要不要试试？”说着将匕首在他鼻子上擦了几擦。那喇嘛道：“不，不，小僧不要做人棍。”韦小宝道：“我不骗你，很好玩的，做一次也不妨。”那喇嘛道：“恐怕不好玩。”韦小宝道：“你又没做过，怎知不好玩？咱们试试再说。”说着将匕首在他肩头比了比。那喇嘛哀求道：“小爷饶命，小的大胆冒犯了师太，实是不该。”

韦小宝道：“好，我问一句，你答一句，只消有半句虚言，就叫你做一条人棍。我将你种在这里，加些肥料，淋上些水，过得十天半月，说不定你又会长出两条臂膀和耳朵、鼻子来。”

那喇嘛道：“不会的，不会的。小僧老实回答就是。”韦小宝道：“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来冒犯师太？”

那喇嘛道：“小僧名叫呼巴音，是西藏的喇嘛，奉了大师兄桑结之命，想要生……生擒这位师太。”韦小宝心想桑结之名，在五台山上倒也听说过，问道：“这位师太好端端地，又没得罪了你那个臭师兄，你们为什么这等大胆妄为？”呼巴音道：“大师兄说，我们活佛有八部宝经，给这位师太偷……不，不，不是偷，是借了去，要请师太赐还。”韦小宝道：“什么宝经？”呼巴音道：“是差奄古吐乌经。”韦小宝道：“胡说八道，什么叽哩咕噜乌经？”呼巴音道：“是，是。这是我们西藏话，汉语就是《四十二章经》。”韦小宝道：“你的臭师兄，又怎知道师太取了《四十二章经》？”呼巴音道：“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韦小宝道：“你不知道，留着舌头何用？把舌头伸出来。”

说着把匕首一扬。呼巴音哪里肯伸？求道：“小僧真的不知道。”

韦小宝道：“你臭师兄在西藏，哪有这么快便派了你们出来？”

呼巴音道：“大师兄和我们几个，本来都是在北京，一路从北京追出来的。”韦小宝点点头，已明其理：“那自然是老婊子通了消息。”问道：“你们这一伙臭喇嘛，武功比你高的，跟你差不多的，还有几个？”

呼巴音道：“我们同门师兄弟，一共是一十三人，给师太打死了五个，还有八个。”韦小宝暗暗心惊，喝道：“什么八个？你还算是人么？你早晚是一条人棍。”呼巴音道：“小爷答应过，不让小僧变人棍的。”韦小宝道：“余下那七条人棍，现今到了哪里？”呼巴音道：“我们大师兄本领高强得很，不会变人棍的。”韦小宝在他腰眼里重重踢了一脚，骂道：“你这臭贼，死到临头，还在胡吹大气。你那臭师兄本事再大，我也削成一条人棍给你瞧瞧。”呼巴音道：“是，是。”可是脸上神色，显是颇不以为然。

韦小宝反来复去的又盘问良久，再也问不出什么，于是钻进大车，放下了车帷，低声将呼巴音的话说了，又道：“师太，还有七个喇嘛，如果一齐赶到，那可不容易对付。若在平日，师太自也不放在心上，此刻你身子不大舒服……”

白衣尼摇头道：“就算我安然无恙，以一敌六，也是难以取胜，何况再加上一个武功远远高出侪辈的大师兄。听说那桑结是西藏密宗的第一高手，大手印神功已练到登峰造极的境界。”

韦小宝道：“我倒有一个计较，只是……只是太堕了师太的威风。”白衣尼叹道：“出家人有什么威风可言？你有什么计策？”韦小宝道：“我们去到偏僻的所在，找家农家躲了起来。请师太换上乡下女子的装束，睡在床上养伤。阿珂姑娘和我换上乡下姑娘和小子的衣衫，算是师太……师太的儿子女儿。”白衣尼摇了摇头。阿珂道：“你这人坏，想出来的计策也就坏。师父是当世高人，这么躲了起来，岂不是怕了人家？”白衣尼道：“计策可以行得。你两个算是我的侄儿侄女。”

韦小宝喜道：“是，是。”心道：“最好算是你的侄儿跟侄儿媳妇。”阿珂白了他一眼，听得师父接纳他的计策，颇不乐意。

韦小宝道：“留下这喇嘛的活口，只怕他泄露了风声，咱们将他活埋了就是，不露丝毫痕迹。”白衣尼道：“先前与人动手，是不得已，难以容情。这喇嘛已无抗拒之力，再要杀他，未免太过狠毒。只是……只是放了他却也不行，咱们暂且带着，再作打算。”

韦小宝应了，叫过车夫，将呼巴音抬入车中，命车夫赶了大车又走。一路上却不见有什么农家，生怕桑结赶上，只待一见小路，便转道而行，只是沿途所见的岔道都太过窄小，行不得大车。

正行之间，忽听得身后马蹄声响，有数十骑马急驰追来。

韦小宝暗暗叫苦：“糟了，糟了！臭喇嘛竟有数十名之多。”催大车快奔。两名车夫口催鞭打，急赶骡子。但追骑越奔越近，不多时已到大车之后。

韦小宝从车厢板壁缝中一张，当即放心，透了口大气，原来这数十骑都是身穿青衣的汉子，并非喇嘛。顷刻之间，数十乘马都从车旁掠过，抢到了车前。

阿珂突然叫道：“郑……郑公子！”

马上一名乘客立时勒住了马，向旁一让，待大车赶上时与车子并肩而驰，叫道：“是陈姑娘？”阿珂道：“是啊，是我。”

声音中充满喜悦之意。马上乘客大声道：“想不到又再相见，你跟王姑娘在一起吗？”阿珂道：“不是，师姊不在这里。”那乘客道：“你也去河间府？咱们正好一路同行。”阿珂道：“不，我们不去河间府。”那乘客道：“河间府很热闹的，你也去罢。”

他二人说话之时，车马仍继续前驰。

韦小宝见阿珂双颊晕红，眼中满是光彩，又是高兴，便如遇上了世上最亲近之人一般，霎时之间，他胸口便如给大锤子重重捶了一下，心想：“难道是她的意中人到了？”低声道：“咱们避难要紧，别跟不相干的人说话。”

阿珂全没听见他的说话，问道：“河间府有什么热闹事？”

那人道：“你不知道么？”车帷一掀，一张脸探了进来。

那人面目俊美，约莫二十三四岁年纪，满脸欢容，说道：“河间府要开‘杀龟大会’，天下英雄好汉都去参与，好玩得很呢。”阿珂问道：“什么‘杀龟大会’，杀大乌龟么？那有什么好玩？”那人笑道：“是杀大乌龟，不过不是真的乌龟，是个大坏人。他名字中有个‘龟’字的。”阿珂笑道：“哪有人名字中有个‘龟’字的？你骗人。”那人笑道：“不是乌龟的龟，声音相同罢了，是桂花的‘桂’，你倒猜猜看，是什么人？”

韦小宝吓了一跳，心道：“名字中有个桂花的‘桂’，那不是要杀我小桂子么？”

却听阿珂拍手笑道：“我知道啦，是大汉奸吴三桂。”那人笑道：“正是，你真聪明，一猜就着。”阿珂道：“你们把吴三桂捉到了么？”那人道：“这可没有，大伙儿商量怎么去杀了这大汉奸。”

韦小宝舒了口气，心道：“这就是了。想我小桂子是个小小孩童，他们不会要杀我的，就算要杀，也用不着开什么‘杀龟大会’。他妈的，老子假冒姓名，也算倒霉，冒得名字中有个‘桂’字。”

只见那人笑吟吟的瞧着阿珂，蹄声车声一直不断。这人骑在马上，弯过身来瞧着车里，骑术极精。

阿珂转头向白衣尼低声道：“师父，咱们要不要去？”

白衣尼武功虽高，却殊乏应变之才，武林豪杰共商诛杀吴三桂之策，自己亟愿与闻，但桑结等众喇嘛不久就会追赶前来，情势甚急，沉吟片刻，问韦小宝道：“你说呢？”

韦小宝见到阿珂对待那青年神态语气，心中说不出的厌憎，决不愿让阿珂跟他在一起，忙道：“恶喇嘛一来，咱们对付不了，还是尽快躲避的为是。”

那青年道：“什么恶喇嘛？”阿珂道：“郑公子，这位是我师父。我们途中遇到一群恶喇嘛，要害我师父。她老人家身受重伤，后面还有七名喇嘛追来。”

那青年道：“是！”转头出去，几声呼啸，马队都停了下来，两辆大车也即停住。

那青年跃下马背，卷起车帷，躬身说道：“晚辈郑克塽拜见前辈。”白衣尼点了点头。郑克塽道：“谅七八名喇嘛，也不用挂心，晚辈代劳，打发了便是。”阿珂又惊又喜，又有些担心，说道：“那些恶喇嘛很厉害的。”郑克塽道：“我带的那些伴当，武艺都很了得，谅可料理得了。咱们就算不以多胜少，一个对一个，也不怕他七八个喇嘛。”

阿珂转头瞧向师父，眼光中露出询问之意，其实祈求之意更多于询问。

韦小宝道：“不行，师太这等高深的武功，还受了伤，你二十几个人，又有什么用？”阿珂怒道：“又不是问你，要你多啰唆什么？”韦小宝道：“我是关心师太的平安。”阿珂怒道：“你自己怕死，却说关心师父。你这小恶人，就只会做坏事，还安着好心了？”韦小宝道：“这姓郑的本事很大么？比师太还强么？”阿珂道：“他带着二十几人，个个武艺高强。难道二十几个人还怕了七个喇嘛？”韦小宝道：“你怎知道二十几人个个武艺高强？我看个个武艺低微。”阿珂道：“我自然知道，我见过他们出手，每个都抵得你一百个。”

白衣尼沉吟不语，韦小宝要她扮作农妇，躲避喇嘛，事非得已，却实大违所愿，若只两个小孩子知道，那也罢了，要她当着二三十个江湖豪客之前去乔装避祸，那是宁死不为，缓缓的道：“这些喇嘛是冲着我一人而来，郑公子，多谢你的好意，你们请上路罢。”

郑克塽道：“师太说哪里话来？路见不平，尚且要拔刀相助，何况……何况师太是陈姑娘的师父，晚辈稍效微劳，那是义不容辞。”阿珂脸上一红，低下头去，却显得十分得意。

白衣尼点了点头，道：“好，那么咱们一起去河间府瞧瞧，不过你不必对旁人说起。我生性疏懒，不愿跟旁人相见。”郑克塽喜道：“是，是！自当谨遵前辈吩咐。”白衣尼道：“郑公子属何门派？尊师是哪一位？”问他门派师承，那是在考查他的武功了。

郑克塽道：“晚辈承三位师父传过武艺。启蒙的业师姓施，是武夷派高手。第二位师父姓刘，是福建莆田少林寺的俗家高手。”白衣尼道：“嗯，这位刘师傅尊姓大名？”郑克塽道：“他叫刘国轩。”

白衣尼听得他直呼师父的名字，并无恭敬之意，微觉奇怪，随即想起一人，道：“那不是跟台湾的刘大将军同名么？”

郑克啰道：“那就是台湾延平郡王麾下中提督刘国轩刘大将军。”白衣尼道：“郑公子是延平郡王一家人？”郑克塽道：“晚辈是延平郡王次子。”

白衣尼点了点头，道：“原来是忠良后代。”

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夺得台湾。桂王封郑为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永历十六年（即康熙元年）五月，郑成功逝世，其时世子郑经镇守金门、厦门，郑成功之弟郑袭在台湾接位。郑经率领大将周全斌、陈近南等回师台湾，攻破拥戴郑袭的部队，而接延平郡王之位。郑经长子克塽，次子克塽，自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算起，郑克塽已是郑家的第四代了。

其时延平郡王以一军力抗满清不屈，孤悬海外而奉大明正朔，天下仁人义士无不敬仰。郑克塽说出自己身份，只道这尼姑定当肃然起敬，哪知白衣尼只点点头，说了一句“原来是忠良后代”，更无其他表示。他不知白衣尼是崇祯皇帝的公主。他师父刘国轩是父亲部属，他对之便不如何恭敬，在白衣尼眼中，郑经也不过是一个忠良的臣子而已。

韦小宝肚里已在骂个不休：“他妈的，好希罕么？延平郡王有什么了不起？”其实他知道延平郡王是了不起的，他师父陈近南就是延平郡王的部下，心下越来越觉不妙。眼看郑克塽的神情，对阿珂大为有意，他是坐拥雄兵、据地开府的郡王的堂堂公子，比之流落江湖的沐王府，又不可同日而语，何况这人相貌比自己俊雅十倍，谈吐高出百倍，年纪又比自己大得多。武功如何虽不知道，看来就算高不上十倍，七八倍总是有的。阿珂对他十分倾心，就是瞎子也瞧得出来。倘若师父知道自己跟郑公子争夺阿珂，不用郑公子下令，只怕先一掌将自己打死了。师太又在赞他是忠良后代，自己是什么后代了？只不过是婊子的后代而已。

白衣尼眼望郑克塽，缓缓的道：“那么你第一个师父，就是投降满清鞑子的施琅么？”

郑克塽道：“是。这人无耻忘义，晚辈早已不认他是师父，他日疆场相见，必当亲手杀了他。”言下甚是慷慨激昂。韦小宝寻思：“原来你的师父投降了朝廷。这个施琅，下次见了面倒要留心。”郑克塽又道：“晚辈近十年来，一直跟冯师父学艺，他是昆仑派的第一高手，外号叫作‘一剑无血’，师太想必知道他的名字。”白衣尼道：“嗯，那是冯锡范冯师傅，只是不知他这外号的来历。”郑克塽道：“冯师父剑法固然极高，气功尤其出神入化。他用利剑的剑尖点人死穴，被杀之人皮肤不伤，决不见血。”

白衣尼“哦”的一声，道：“气功练到这般由利返钝的境界，当世也没几人。冯师傅他有多大年纪了？”郑克塽十分得意，道：“今年冬天，晚辈就要给师父办五十寿筵。”白衣尼点了点头，道：“还不过五十岁，内力已如此精纯，很难得了。”

顿了一顿，又道："你带的那些随从，武功都还过得去罢？"郑克塽道："师太放心，那都是晚辈王府中精选的高手卫士。"

韦小宝忽道："师太，天下的高手怎地这么多啊？这位郑公子的第一个师父是武夷派高手，第二个师父是福建少林派高手，第三个师父是昆仑派高手，所带的随从又个个是高手，想来他自己也必是高手了。"

郑克塽听他出言尖刻，登时大怒，只是不知这孩童的来历，但见他和白衣尼、阿珂同坐一车，想必跟她们极有渊源，当下强自忍耐。

阿珂道："常言道，名师必出高徒，郑公子由三位名师调教出来，武功自然了得。"韦小宝道："姑娘说得甚是。我没见识过郑公子的武功，因此随口问问。姑娘和郑公子相比，不知哪一位的武功强些？"阿珂向郑克塽瞟了一眼，道："自然是他比我强得多。"郑克塽一笑，说道："姑娘太谦了。"韦小宝点头道："原来如此。你说名师必出高徒，原来你武功不高，只因为你师父是低手，是暗师，远远不及郑公子的三位高手名师。"

说到言辞便给，阿珂如何是他的对手，只一句便给他捉住了把柄。阿珂一张小脸胀得通红，忙道："我……我几时说过师父是低手、是暗师了？你自己在这里胡说八道。"

白衣尼微微一笑，道："阿珂，你跟小宝斗嘴，是斗不过的。咱们走罢。"

大车放下帷幕。一行车马折向西行。郑克塽骑马随在大车之侧。

白衣尼低声问阿珂道："这个郑公子，你怎么相识的？"阿珂脸一红，道："我和师姊在河南开封府见到他的。那时候我们……我们穿了男装，他以为我们是男人，在酒楼上过来请我们喝酒。"白衣尼道："你们胆子可不小哇，两个大姑娘家，到酒楼上去喝酒。"阿珂低下头去，道："也不是真的喝酒，装模作样，好玩儿的。"

韦小宝道："阿珂姑娘，你相貌这样美，就算穿了男装，人人一看都知道你是个美貌姑娘。这郑公子哪，我瞧是不怀好意。"阿珂怒道："你才不怀好意！我们扮了男人，他一点都认不出来。后来师姊跟他说了，他还连声道歉呢。人家是彬彬有礼的君子，哪像你……"

一行人中午时分到了丰尔庄，那是冀西的一个大镇。众人到一家饭店中打尖。

韦小宝下得车来，但见那郑克塽长身玉立，气宇轩昂，至少要高出自己一个半头，不由得更兴自惭形秽之感，又见他衣饰华贵，腰间所悬佩剑的剑鞘上镶了珠玉宝石，灿然生光。

他手下二十余名随从，有的身材魁梧，有的精悍挺拔，身负刀剑，看来个个神气十足。

来到饭店，阿珂抹着白衣尼在桌边坐下，她和郑克塽便打横相陪。韦小宝正要在白衣尼对面坐下，阿珂向他白了一眼，道："那边座位很多，你别坐在这里行不行？我见到了你吃不下饭。"韦小宝大怒，一张脸登时胀得通红，心道："这位郑公子陪着你，你就多吃几碗饭，他妈的，胀死了你这小娘皮。"白衣尼道："阿珂，你怎地对小宝如此无礼？"阿珂道："他是个无恶不作的坏人。师父吩咐不许杀他，否则……"说着向韦小宝狠狠横了一眼。

韦小宝心中气苦，自行走到厅角的一张桌旁坐了，心想：

"你是一心一意，要嫁这他妈的臭贼郑公子做老婆了，我韦小宝岂肯轻易罢休？你想杀我，可没那么容易。待老子用个计策，先杀了你心目中的老公，教你还没嫁成，先做了寡妇，终究还是非嫁老子不可。老子不算你是寡妇改嫁，便宜了你这小娘皮！"

饭店中伙计送上饭菜，郑家众伴当即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韦小宝拿了七八个馒头，去给缚在大车中的呼巴音吃了，只觉这呼巴音比之郑家那些人倒还更可亲些。他回入座位，隔着几张桌子瞧去，只见阿珂容光焕发，和郑克塽言笑晏晏，神情甚是亲密，韦小宝气得几乎难以下咽，寻思："要害死这郑公子，倒不容易，可不能让人瞧出半点痕迹，否则阿珂如知是我害的，定要谋杀亲夫，为奸夫报仇。"

忽听得一阵马蹄声响，几个人乘马冲进镇来，下马入店，却是七个喇嘛。韦小宝心中怦怦乱跳，但又有些幸灾乐祸，心想："这郑公子刚才胡吹大气，什么跟三个高手师父学了武功。

且让你们打场大架，老子袖手旁观，倒是妙极！"

那七名喇嘛一见白衣尼，登时脸色大变，咕噜咕噜说起话来。其中一名身材高瘦的喇嘛吩咐了几句，七人在门口一张桌边坐下，叫了饭菜。各人目不转睛的瞧着白衣尼，神色甚是愤怒。白衣尼只作不见，自管自的缓缓吃饭，过了一会，一名喇嘛站起身来，走到白衣尼桌前，大声道："兀那尼姑，我们的几个同伴，都是你害死的么？"

郑克塽站起身来，朗声道："你们干什么的？在这里大呼小叫，如此无礼？"

那喇嘛怒道："你是什么东西？我们自跟这尼姑说话，关你什么事？滚开！"

只听得呼呼几声，郑克塽手下四名伴当跃了过来，齐向那喇嘛抓去。那喇嘛右手一格，挡开了两人，飞出一腿，将一名伴当踢得向饭店外摔了出去，跟着迎面一拳，正中另一名伴当的鼻梁，将他打得晕倒在地。

其余众伴当大叫："并肩子上啊！"抽出兵刃，向那喇嘛杀去。那边五名喇嘛也各抽戒刀，杀将过来，只那高瘦喇嘛坐着不动。顷刻之间，饭堂中乒乒乓乓，打得十分热闹。店伴和吃饭的闲人见有人打大架，纷向店外逃出。郑克塽和阿珂都拔出长剑，守在白衣尼身前，店堂中碗盏纷飞，桌椅乱掷，每一名喇嘛都抵挡四五名郑府伴当。

忽听得呼的一声响，一柄单刀向上飞去，砍在屋梁之上，韦小宝抬头看去，白光闪动，又有两把刀飞了上来，砍在梁上。跟着又有三四柄长剑飞上，几名郑府伴当连声惊呼，空手跃开，呼呼声接连不断，一柄柄兵刃向上飞去，都是钉在横梁或是椽子之上，再不落下。有些钢鞭、铁锏等沉重兵器，却是穿破了屋顶，掉上瓦面。

不到半炷香时分，郑府二十余名伴当手中都没了兵刃。韦小宝又惊又喜，喜欢却比惊讶更多了几分。

几名喇嘛纷纷喝道："快跪下投降，迟得一步，把你们脑袋瓜儿一个个都砍了下来。"郑府众伴当兵刃虽失，并无怯意，或空手使拳，或提起长凳，又向六喇嘛扑来。

六名喇嘛一声吆喝，挥刀掷出，扑的一声响，六柄戒刀都插在那高瘦喇嘛所坐的桌上，整整齐齐的围成了一个圆圈，跟着六人跃入人群，但听得哎唷、啊哟，呼声此起彼落，混杂着喀喇、喀喇之声不绝，片刻之间，二十余名伴当个个都被折断了大腿骨，在店堂中摔满了一地。

韦小宝这时心中惊骇已远远胜过欢喜之情，只是叫苦，心道："他们就要去为难师太和我的小美人儿了，那可如何是好？"

六名喇嘛双手合十，叽哩咕噜的似乎念了一会经，坐回桌旁，拔下桌上的戒刀，挂在身旁。那高瘦喇嘛叫道："拿酒来，拿饭菜来！"喝了几声，店伴远远瞧着，哪敢过来？一名喇嘛骂道："他妈的，不拿酒饭来，咱们放火烧了这家黑店。"

掌柜的一听要烧店，忙道："是，是！这就拿酒饭来，快快，快拿酒饭给众位佛爷。"

韦小宝眼望白衣尼，瞧她有何对策，但见她右手拿着茶杯缓缓啜茶，衣袖纹丝不动，脸上神色漠然。阿珂却脸色惨白，眼光中满是惧意。郑克塽脸上青一阵、白一阵，手按剑柄，手臂不住颤动，一时拿不定主意，不知是否该当上前厮杀。

那高瘦喇嘛一声冷笑，起身走到郑克塽面前。郑克塽向旁跃开，剑尖指着那喇嘛，喝道："你……你……你待怎地？"

声音又是嘶哑，又是发颤。那喇嘛道："我们只找这尼姑有事，跟旁人不相干。你是她的弟子？"郑克塽道："不是。"那喇嘛道："好！识相的，快快滚罢。"郑克塽道："尊驾……尊驾是谁，请留下万儿来，日后……日后也好……"

那喇嘛仰头长笑，韦小宝耳中嗡嗡作响，登时头晕脑胀。

阿珂站立不定，坐倒在凳，伏在桌上。那喇嘛笑道："我法名桑结，是西藏达赖喇嘛活佛座下的大护法。你日后怎么样？想来找我报仇是不是？"郑克塽硬起了头皮，颤声道："正……正是！"

桑结哈哈一笑，左手衣袖往他脸上拂去。郑克塽举剑挡架。桑结右手中指弹出，铮的一声响，长剑飞起，插到屋顶梁上，跟着左手一探，

已抓住了他后领，将他提了起来，重重往板凳一放，笑道："坐下罢！"

郑克塽给他抓住了后颈"大椎穴"，那是手足三阳督脉之会，登时全身动弹不得。桑结嘿嘿冷笑，回去自己桌旁坐下。

韦小宝心想："他们在等甚么？怎地不向师太动手？难道还有帮手来么？"四下一望，饭堂四边都是砖墙，已不能故技重施，用匕首隔着板壁刺敌，忽地想起大车中那个呼巴音，暗道："糟糕，他们将呼巴音一救出，立时便知我跟师太是一伙，说不定还会知道那四个喇嘛是我杀的。那时候韦小宝不去阴世跟四个大喇嘛聚聚，只怕也难得很了。最怕他们先将我削成一根人棍，这可是我的法子。"想到即以其人之匕首，还削其人为人棍，不禁全身寒毛直竖，转头向桑结瞧去，只见他神情肃然，脸上竟微有惴惴不安之意，登时明白："是了，他不知师太已负重伤，忌惮师太武功了得，正自拿不定主意，不知如何出手才好。"

这时店伙送上酒菜，一壶酒在每个喇嘛面前斟得半碗，便即空了。一个喇嘛拍桌骂道："这一点儿酒，给佛爷独个儿喝也还不够。"店伙早就全身发抖，更加怕得厉害，转身又去取酒。

韦小宝灵机一动，跟进厨房。他是个小小孩童，谁也没加留意。只见那店伙拿了酒提，从坛中提了酒倒入壶中，双手发颤，只溅得地下、桌上、坛边、壶旁到处都是酒水。韦小宝取出一锭小银子，交给了他，说道："不用怕。这是我的饭钱，多下的是赏钱。我来帮你倒酒。"说着接过了酒提。那店伙大喜过望，想不到世上竟有这样的好人。韦小宝道："这些喇嘛凶得很，你去瞧瞧，他们在干什么？"店伙应了，到厨房门口向店堂张望。

韦小宝从怀中取出蒙汗药，打开纸包，尽数抖入酒壶，又倒了几提酒，用力晃动。那店伙转身道："他们在喝酒，没……没干什么！"韦小宝将酒壶交给他，说道："快拿去，他们发起脾气来，别真的把店烧了。"那店伙谢不绝口，双手捧了酒壶出去，口中兀自喃喃的说："多谢，多谢，唉，真是好人，菩萨保佑。"

众喇嘛抢过酒壶，各人斟了半碗，喝道："不够，再去打酒。"

韦小宝见七名喇嘛毫不疑心，将碗中药酒喝得精光，心中大喜，暗道："臭喇嘛枉自武功高强，连这一点粗浅之极的江湖上道儿，也不提防，当真可笑。"

殊不知桑结等一干人眼见五个同门死于非命，其中一人更是被掌力震得全身前后肋骨齐断，敌人武功之高，世所罕见，桑结自忖若和此人动手，只怕还是输面居多。在饭店中见白衣尼始终神色自若，的是大高手的风范，七人全神贯注，尽在注视她的动静，又怎会提防一位武功已臻登峰造极之境的大高手，竟会去使用蒙汗药这等下三滥的勾当？他们口中喝酒，其实全然饮而不知其味，想到五名师兄弟惨死的情状，心中一直在栗栗自惧。倘若饭店中并无白衣尼安坐座头，那么这一壶下了大量蒙汗药的药酒饮入口中，未必就察觉不出。

一名胖胖的喇嘛是个好色之徒，见到阿珂容色艳丽，早就想上前摸手摸脚，只是忌惮白衣尼了得，不敢无礼，待得半碗酒一下肚，已自按捺不住，过得片刻，药性发作，脑中昏昏沉沉，登时什么都不在乎了，站起身来，笑嘻嘻的道："小姑娘，有了婆家没有？"伸出大手，在阿珂脸蛋上摸了一把。

阿珂吓得全身发抖，道："你……你……"挥刀砍去。那喇嘛伸手抓住她手腕，一扭之下，阿珂手中钢刀落地。那喇嘛哈哈大笑，将她抱在怀中。阿珂高声尖叫，拚命挣扎，但那喇嘛一双粗大的手臂犹如一个大铁圆相似，紧紧箍住，却哪里挣扎得脱？

白衣尼本来镇静自若，这一来却也脸上变色，心想："这些恶喇嘛倘若出手杀了我，倒不打紧，如此当众无礼，我便立时死了，也不闭眼。"

郑克塽双手撑桌，站起身来，叫道："你……你……"那胖大喇嘛左手一拳直挺，砰的一声，将他打得在地上连翻了两个滚。

韦小宝见心上人受辱，十分焦急："怎地蒙汗药还不发作，难道臭喇嘛另有古怪功夫，不怕迷药？"眼见那喇嘛伸嘴去阿珂脸上乱吻乱嗅，再也顾不得凶险，袖中暗藏匕首，笑嘻嘻的走过去，笑道："大和尚，你在干什么啊？"右手碰到他左边背心，手腕一翻，匕首从衣袖中戳了出来，插入那喇嘛心脏，笑道："大和尚，你在玩什么把戏？"急速向左一闪，防他反击。

匕首锋锐无匹，入肉无声，刺入时又是对准了心脏，这喇嘛心跳立停，就此僵立不动，但双手仍抱住了阿珂不放。阿珂不知他已死，吓得只是尖声大叫。

韦小宝走上前去，扳开那喇嘛的手臂，在他胸口一撞，低声道："阿珂，快跟我走。"一手拉着她手，一手扶了白衣尼，向店堂外走出。

那胖大喇嘛一离阿珂的身子，慢慢软倒。余下几名喇嘛大惊，纷纷抢上。韦小宝叫道："站住！我师父神功奇妙，这喇嘛无礼，已把他治死了。谁要踏上一步，一个个叫他立刻便死。"众喇嘛一呆之际，砰砰两声，两人摔倒在地，过得一会，又有两人摔倒。桑结内力深湛，蒙汗药一时迷他不倒，却也觉头脑晕眩，身子摇摇晃晃，脚下飘浮，只道白衣尼真有古怪法术，心慌意乱，神智迷糊，哪想得到是中了蒙汗药？

阿珂叫道："郑公子，快跟我们走。"郑克塽道："是。"爬起身来，抢先出外。韦小宝扶了白衣尼出店。桑结追得两步，身子一晃，摔在一张桌上，喀喇一声响，登时将桌子压垮。韦小宝见车夫已不知逃到了何处，不及等待，扶着白衣尼上车，见车中那呼巴音赫然在内，生怕桑结等喇嘛追出，见阿珂和郑克塽都上了车，跳上车夫座位，扬鞭赶车。

一口气奔出十余里，骡子脚程已疲，这才放慢了行走，便在此时，只听得马蹄声隐隐响起，数乘马追将上来。

郑克塽道："唉，可惜没骑马，否则我们的骏马奔跑迅速，恶喇嘛定然追赶不上。"韦小宝道："师太怎么能骑马？我又没请你上车。"说着口中吆喝，挥鞭赶骡。郑克塽自知失言，他是王府公子，向来给人奉承惯了的，给抢白了两句，登时满脸怒色。

但听得马蹄声越来越近，韦小宝道："师太，我们下车躲一躲。"一眼望出去，并无房屋，只右首田中有几个大麦草堆，说道："好，我们去躲在麦草堆里。"说着勒定骡子。

郑克塽怒道："藏身草堆之中，倘若给人知道了，岂不堕了我延平王府的威风。"韦小宝道："对！我们三个去躲在草堆里，请公子继续赶车急奔，好将追兵引开。"当下扶着白衣尼下车。阿珂一时拿不定主意。白衣尼道："阿珂，你来！"阿珂向郑克塽招了招手，道："你也躲起来罢。"郑克塽见三人钻入了麦草堆，略一迟疑，跟着钻进草堆。

韦小宝忽然想起一事，忙从草堆中钻出，走进大车，拔出匕首将呼巴音一刀戳死，心念一动，将他右手齐腕割下，又在骡子臀上刺了一刀。骡子吃痛，拉着大车狂奔而去。只听得追骑渐近，忙又钻入草堆。

他将匕首插入靴筒，右手拿了那只死人手掌，想去吓阿珂一吓，左手摸出去，碰到的是一条辫子，知是郑克塽，又伸手过去摸索，这次摸到一条纤细柔软的腰肢，那自是阿珂了，心中大喜，用力捏了几把，叫道："郑公子，你干什么摸我屁股？"

郑克塽道："我没有。"韦小宝道："哼，你以为我是阿珂姑娘，是不是？动手动脚，好生无礼。"郑克塽骂道："胡说。"

韦小宝左手在阿珂胸口用力一捏，立即缩手，大叫："喂，郑公子，你还在多手！"跟着将呼巴音的手掌放在阿珂脸上，来回抚摸，跟着向下去摸她胸脯。

先前他摸阿珂的腰肢和胸口，口中大呼小叫，阿珂还道真是郑克塽在草堆中乘机无礼，不禁又羞又急，接着又是一只冷冰冰的大手摸到自己脸上，心想韦小宝的手掌决没这么大，自然是郑克塽无疑，待要叫嚷，又觉给师父和韦小宝听到了不雅，忙转头相避，那只大手又摸到了自己胸口，心想：

"这郑公子如此无赖。"不由得暗暗恼怒，身子向右一让。

韦小宝反过左手，拍的一声，重重打了郑克塽一个耳光，叫道："阿珂姑娘，打得好，这郑公子是个好色之徒，啊哟，郑公子，你又来摸我，摸错人了。"郑克塽只道这一记耳光是阿珂打的，怒道："是你去摸人，却害我……害我……"阿珂心想："这明明是只大手，决不会是小恶人。"韦小宝持着呼巴音的手掌，又去摸阿珂的后颈。

便在此时，马蹄声奔到了近处。原来桑结见白衣尼等出店，待欲追赶，却是全身无力。他内功深湛，饮了蒙汗药酒，竟不昏倒，提了两口

气，内息畅通无阻，只是头晕眼花，登时明白，叫道：“取冷水来，快取冷水来！”店伙取了一碗冷水过来，桑结叫道：“倒在我头上。”那店伙如何敢倒，迟疑不动。桑结还道这迷药是这家饭店所下，双手抬不起来，深深吸了口气，将脑袋往那碗冷水撞去，一碗水都泼在他头上，头脑略觉清醒，叫道：“冷水，越多越好，快，快。”店伙又去倒了两碗水，桑结倒在自己头上，命店伙提了一大桶水来，救醒了众喇嘛，那胖大喇嘛却说什么也不醒。待见他背心有血，检视伤口，才知已死。六名喇嘛来不及放火烧店，骑上马匹，大呼追来。

阿珂觉到那大手又摸到颈中，再也忍耐不住，叫道：“不要！”韦小宝反手一掌。郑克塽身在草堆之中，眼不见物，难以闪避，又吃了一记耳光，叫道：“不是我！”

这两声一叫，踪迹立被发觉，桑结叫道：“在这里了！”一名喇嘛跃下马来，奔到草堆旁，见到郑克塽一只脚露在外面，抓住他足踝，将他拉出草堆，怕他反击，随手一甩，将他摔出数丈之外。

那喇嘛又伸手入草堆掏摸。韦小宝蜷缩成一团，这时草堆已被那喇嘛掀开，但见一只大手伸进来乱抓，情急之下，将呼巴音的手掌塞入他手里。那喇嘛摸到一只手掌，当即使力向外一拉，只待将这人拉出草堆，跟着也是随手一甩，哪料到这一拉竟拉了个空。

他使劲极大，只拉到一只断手，登时一交坐倒。待看得清楚是一只死人手掌时，只觉胸口气血翻涌，说不出的难受。

他所使的这一股力道，本拟从草堆中拉出一个人来，用力甩了出去。郑克塽有一百二三十斤，那喇嘛预拟第二个人重量相若，这一拉之力少说也有二百余斤。何况这一次拉到的不是足踝，而是手掌，生怕使力不够，反被对方拉入草堆，是以使劲更是刚猛。哪知这一股大力竟用来拉一只只有几两重的手掌，自是尽数回到了自身，直和受了二百余斤的掌力重重一击无异。

韦小宝见他坐倒，大喜之下，将一大捆麦草抛到他脸上。

那喇嘛伸手掠开，突然间胸口一痛，身子扭曲了几下，便即不动了，却是韦小宝乘着他目光为麦草所遮，急跃上前，挺匕首刺入了他心口。

他刚拔出匕首，只听得身周有几人以西藏话大声呼喝，不禁暗暗叫苦，料想无路可逃，只得将匕首藏入衣袖，慢慢站起身来，一抬头，便见桑结和余下四名喇嘛站在麦田之中，离开草堆却有三丈之遥。

那喇嘛尸首上堆满了麦杆，如何死法，桑结等并不知道，料想又是白衣尼施展神功，将他击死，当下都离得远远地，不敢过来。桑结叫道：“小尼姑，你连杀我八名师弟，我跟你仇深似海。躲在草堆之中不敢出来，算是什么英雄？”

韦小宝心道：“怎么已杀了他八名师弟？”一算果然是八个，其中只有一名是白衣尼杀的，眼见桑结说出了这句话后，又向后退了两步，显是颇有惧意，忍不住大声道：“我师父武功出神入化，天下更没第二个比得上，不过她老人家慈悲为怀，有好生之德，不想再杀人了。你们五个喇嘛，她老人家说饶了性命，快快给我去罢。”

桑结道：“哪有这么容易？小尼姑，你把那部《四十二章经》乖乖的交出来，佛爷放你们走路。否则便逃到天涯海角，佛爷也决不罢休。”韦小宝道：“你们要《四十二章经》？这经书到处寺庙里都有，有什么希罕？”桑结道：“我们便是要小尼姑身上的那一部。”

韦小宝一指郑克塽，道：“这一部经书，我师父早就送了给他，你们问他要便是。”这时郑克塽刚从地下爬起，还没站稳，一名喇嘛扑过抓住他双臂，另一名喇嘛便扯他衣衫，嗤嗤声响，外衫内衣立时撕破，衣袋中的金银珠宝掉了一地，却哪里有什么经书？韦小宝叫道：“郑公子，你这部经书藏到哪里去啦？跟他们说了罢，那又不是什么贵重东西。”

郑克塽怒极，大声道：“我没有！”一名喇嘛拍的一掌，打得他险些晕去，喝道：“你说不说？”跟着又是一掌。韦小宝见他两边脸颊登时肿起，心中说不出的痛快，叫道：“郑公子，你带这几位佛爷去拿经书罢。我见你在那边客店中地下挖洞，是不是埋藏经书？”

桑结喜道：“是了，小孩子说的，必是真话，押他回店去取。”那喇嘛应道：“是！”又打了郑克塽一个耳光。

阿珂再也忍不住，从草堆中钻了出来，叫道：“这小孩子专门说谎，你们别信他的。这位郑公子从没见过什么经书。”

韦小宝回头低声道：“我是要救师太和你，让郑公子引开他们。”阿珂道：“我不要你救。你冤枉郑公子，要害得他送了性命。”韦小宝道：“师太和你的性命，比郑公子要紧万倍。”

桑结向抓住郑克塽的喇嘛叫道：“别打死了他。”转头道：“小尼姑，你出来，还有两个娃娃，跟我们一起去取经书。”

阿珂怒道：“你自己怕死，却说救师父。你有种，就去跟这些喇嘛打上一架。”韦小宝心头热血上涌，心想：“你这样瞧不起我，我就给这些恶喇嘛打死了，又算得了什么？”说道：“打就打。我死了也没什么，只是救不了你和师太。倘若我赢了呢？”阿珂道：“哼，你转世投胎，也赢不了。你打得赢一个喇嘛，我永远服了你。”

韦小宝道：“什么打得赢一个？我不是已杀了七个喇嘛？”

阿珂道：“你使鬼计杀的，那不算。”韦小宝道：“我打赢一个喇嘛，你就嫁给我做老婆。”阿珂怒道：“胡说！你是小和尚，又是小太监，怎么……怎么……”韦小宝道：“小和尚可以还俗，小太监可以不做太监，总而言之，我非娶你做老婆不可。”

阿珂急道：“师父，你听，在这当口，他还在不干不净的瞎说。”

白衣尼叹了口气，心想当真形势危急，只好自绝经脉而死，免得受喇嘛的凌辱，低声道：“小宝，你伸手到草堆中来。”

韦小宝道：“是。”左手反手伸入草堆，只觉手掌中多了一个小纸包，听得白衣尼低声道：“这是经书中所藏的地图，你不必管我，自行逃命。将来如能得到另外七部经书，我大汉山河说不定便有光复之望。那可比我一人的生命要紧得多了。”

韦小宝见她对自己如此看重，这件要物不交给徒儿，反而交给自己，登时精神一振，突然间心中有了主意，当下不及细想，便大声道：“我师父是当世高人，不愿跟你们动手。

你们派一个人出来，先跟我比划比划，倘若打得赢我，我师姊才会出手。哼，哼！料你们也不敢，识相的，还是快快挟了尾巴逃走罢。”说着将那纸包揣入怀中。

五名喇嘛纵声大笑。他们对白衣尼虽然颇为忌惮，这小孩子却哪里放在心上？一名喇嘛笑道：“我只须一掌，便打得你翻出十七八个筋斗，比划个屁！”

韦小宝踏上一步，朗声道：“好，就是你跟我来比。”回头向阿珂道：“我打赢之后，你就是我老婆了，可不能抵赖。”

阿珂道：“你打不赢的，说什么也不会赢。”韦小宝道：“一夫拚命，万夫莫当。为了要娶你做老婆，只好拚命了。”

那喇嘛走上几步，笑道：“你真的要跟我比？”

韦小宝道：“那还有假的？咱二人一对一的比，你放心，我师父决不出手。你那四个师兄弟，会不会帮你？”

桑结哈哈大笑，说道：“我们自然不帮。”韦小宝道：“倘若我一拳打死了他，你们是否一拥而上，想倚多为胜？咱们话说在前头，倘若你们一起来，我可敌不过，我师父也只好出手了。”桑结也真怕白衣尼出手，心想几名师弟都死得不明不白，不知这尼姑使的是什么武功，让一名师弟先和这小孩单打独斗，看明白这尼姑的武功家数，实是大大有利，便道：“你们二人单打独斗便是，双方谁也不许相帮。”韦小宝道：“有人帮了，便是乌龟儿子王八蛋。”桑结道：“不错，有人相帮，便是乌龟女儿王八蛋。”

桑结武功既高，又十分机灵，眼见白衣尼和阿珂都是女子，是以将“乌龟儿子王八蛋”说成了“乌龟女儿王八蛋”，以免对方反正做不成乌龟儿子，就此出手相助。韦小宝笑道：“很好，你大喇嘛非常精明，在下佩服之至。”桑结道：“你再走上几步。”他见韦小宝距草堆仍近，生怕白衣尼贴住他背心，暗传功力，师弟便抵敌不住。

韦小宝道：“我们汉人光明正大，赢要赢得光彩，输要输得漂亮，岂有作弊之理？”白衣尼低声道：“小宝，你赢不了的，假意比武，快抢了马逃走罢。”韦小宝道：“是。”走上三步，距草堆已有丈许。桑结见白衣尼再也无法暗中相助，便点了点头。

那喇嘛也走上数步，和他相对而立，笑问：“怎样比法？”

韦小宝道：“文比也可以，武比也可以。”那喇嘛笑道：“文比是怎样？武比又是怎样？”韦小宝道：“文比是我打你一拳，你又打我一拳。我再打你一拳，你又打我一拳。打上七八十拳，直到有人跌倒为止。你打我的时候，我不能躲闪退让，也不能出手招架，只能直挺挺的站着，运起内功，硬受你一拳。我打你的时候，你也一样。如是武比，那么比兵刃也罢，比拳脚也罢，自然可以闪避招架，奔跑跳跃。”

桑结心想：“这顽童身子灵便，倘若跳来跳去，只怕师弟一时打他不到。他有恃无恐，必有鬼计，多半他会跳到草堆之旁，引得师弟追过去，那尼姑便在草堆中突施暗算。如是文比，他这小小拳头，就在师弟身上打上七八十拳，也只当是搔痒。”用藏语叫道：“跟他文比，可别打伤了他。跟他打得越久越好，以便看明他的武功家数。”

韦小宝道：“你师兄害怕了，怕你打我不过，教你投降，是不是？”

那喇嘛笑道：“小鬼头胡说八道。师哥见你可怜，叫我别一拳便打死了你。谅你小小年纪，兵刃拳脚的功夫有限，我也不占这个便宜，咱们便文比罢。”

韦小宝道：“好！”挺起胸膛，双手负在背后，道：“你先打我一拳。我如躲闪招架，不算英雄好汉。”那喇嘛笑道：“你是小孩，自然是你先打。”说着学他的样，也是双手负在背后，挺出了胸膛。他比韦小宝足足高了一个头有余，脸上笑嘻嘻地，全不以这小顽童为意。韦小宝左手拳头伸出，刚好及到他的小腹，比了一比。

五名喇嘛见了他的小拳头，都哈哈大笑起来。

韦小宝道：“好！我打了！”那喇嘛倒也不敢太过大意，生怕他得异人传授，内力有独到之处，当下将一股内力，都运上了小腹。韦小宝右手衣袖突然拂出，拳头藏在袖中，无声无息的在他左边胸口打了一拳。桑结等见这一拳如此无力，又都大笑。

笑声未歇，却见那喇嘛身子晃了一晃，韦小宝道：“现下你打我了。”那喇嘛突然一交扑倒，伏在地下，就此不动。桑结等人大惊，一齐奔出。韦小宝退向草堆，叫道：“站住，谁过来就是乌龟喇嘛王八蛋。”四名喇嘛登时停步，只见那喇嘛仍是不动，不是闭气重伤，便已死去。四人张大了嘴，惊骇无已，都说不出话来。

韦小宝双手拳头高举过顶，说道：“我师父教我的这门功夫，叫做‘隔山打牛神拳’，大牯牛也一拳打死了，何况一个小小喇嘛？哪一个不服，再来尝尝滋味！”低声道：“阿珂老婆，你赖不了罢？”

阿珂见他这等轻描淡写的一拳，居然便将这武功高强、身材魁梧的喇嘛打得伏地不起，不知死活，也是讶异之极，听了他的话，竟然忘了斥责。韦小宝笑道：“哈哈，你答应了，乖老婆。”阿珂怒道：“没有。”韦小宝道：“你又要赖，不是英雄好汉。”阿珂道：“不是就不是，又怎样了？”

白衣尼却看到韦小宝在那喇嘛心中打了一拳之后，那喇嘛胸前便渗出鲜血，摇晃几下，便即伏倒，一凝思间，已知韦小宝袖中暗藏匕首，其实并不是打了一拳，而是对准了对方心脏戳了一剑。这匕首锋利绝伦，别说戳在人身，便是钢铁，也戳了进去。韦小宝先用左手拳头比一比，让人瞧见他使用拳头，使了匕首后立即藏起，双拳高举，旁人更是绝无怀疑。

桑结叫了那喇嘛几声，不闻回音，一时惊疑难决。一名身材瘦削的喇嘛拔出戒刀，叫道：“小鬼头，就算你拳法高明，却又怎地？佛爷来跟你比比刀法。”心想这小孩得到高明传授，内功拳劲果然是非同小可，但跟他用兵刃相斗，他的拳劲便无用处。

韦小宝道：“比刀法也可以，过来罢！”那喇嘛不敢走近，喝道：“有种的便过来。”韦小宝道：“你有种，你过来！”那喇嘛道：“一、二、三！大家走上三步。”韦小宝道：“好！一、二、三！”走上了三步。那喇嘛也走上了三步，戒刀舞成一团白光，护住上盘，只怕他忽然使出“隔山打牛神拳”。韦小宝笑道：“你不用害怕，我不使神拳打你便是。”那喇嘛哪里肯信，仍是将戒刀舞得呼呼风响，叫道：“快拔刀！”

韦小宝笑道：“我已练成了‘金顶门’的护头神功，你在我头顶砍一刀试试，包管你这柄大刀反弹转来，砍下了你自己的光头。我先跟你说明白了，免得你上当。”那喇嘛将信将疑，眼见他随手一拳便打死了师兄，武功果然深不可测，一时不敢贸然上前，更不敢举刀往他头上砍去。韦小宝道：“你武功太低，我决不还手就是。不过你只能砍我的头，可不能斩我胸口。我年纪小，胸口的护体神功还没练成，你一刀斩在我胸口，非杀了我不可。”

那喇嘛斜眼看他，问道：“你脑袋当真不怕刀砍？”韦小宝摘下帽子，道：“你瞧，我的辫子已经练断了，头发越练越短，头顶和头颈中的神功已经练成。等到头发练得一根都没有了，你就是砍在我胸口也不怕了。”他在少林寺、清凉寺出家，头发剃得精光，这时长起还不过一寸多长。当时除了和尚和天生秃头之外，男子人人都留辫子，似他这般头上只长一寸头发，确是世间所无。至于头发越练越短云云，是他记起了当日在康亲王府中，见到吴应熊那些“金顶门”随从的情景。

那喇嘛看了，更信了几分，又知武林中确有个“金顶门”，铁头功夫十分厉害，说道：“我不信你脑袋经得起我刀砍。”韦小宝道：“我劝你还是别试的好，这一刀反弹过来，你的吃饭家伙就不保了。”那喇嘛道：“我不信！站着别动，我要砍你！”说着举起了戒刀。

韦小宝见到刀光闪闪，实是说不出的害怕，心想倘若他当真一刀砍在自己头上，别说脑袋一分为二，连身子也非给剖成两爿不可。只是一来不能真的跟这喇嘛动手，除了使诈，别无脱身之法；二来他好赌成性，赌这喇嘛听了自己一番恐吓之后，不敢砍自己脑袋和项颈，这场赌，赌注是自己性命。

这时自己的生死，只在这喇嘛一念之间，然而是输是赢，也不过和掷骰子一般无异，何况这一场大赌是非赌不可的，倘若不赌，这喇嘛提刀乱砍，自己和白衣尼、阿珂三人终究还是会给他砍死，更何况阿珂这小美人正在目不转睛的瞧着自己，想到这里，忍不住向躺在地下的郑克塽瞧了一眼，心道：“你是王府公子，跟我这婊子儿子相比，又是谁英雄些？他妈的，你敢不敢站在这里，让人家在脑袋上砍一刀？”

桑结用藏语叫道：“这小鬼甚是邪门，别砍他脑袋颈项。”

韦小宝道：“他说什么？他叫你不可砍我的头，是不是？

你们阴险狡猾，说过了话不算数，那可不行。”那喇嘛道：“不是，不是！大师兄叫我别信你吹牛，一刀把你的脑袋砍成两半。

”这“半”字一出口，一刀从半空中砍将下来。

韦小宝只吓得魂飞天外，满腔英雄气概，霎时间不知去向，急忙缩头，暗叫：“我命休矣！”不料这一刀砍到离他头顶三尺之处，已然变招，戒刀转了半个圈子，化成一招“怀中抱月”，回刀自外向内，扑的一声，砍在他背上。

这一刀劲力极大，韦小宝背上剧痛，立足不定，跌入那喇嘛怀中，右手匕首立即在他胸口连戳三下，低头在他胯下爬了出来，叫道：“啊哟，啊哟，你说话不算数！”

那喇嘛口中荷荷而叫，戒刀反将过来，正好砍在自己脸上，蜷缩成一团，扭了几下，便不动了。

韦小宝本盼他这一刀砍在自己胸口，自己有宝衣护身，不会丧命，便可将四名喇嘛吓得逃走，哪知他不砍胸而砍背，将自己推入他怀中，正好乘机用匕首戳他几剑，只是在对方胯下爬出，未免太过狼狈，临危逃命，也顾不得英雄还是狗熊了。他大叫大嚷：“师父，我背上的神功也练成啦，你瞧，咳，咳……这一刀反弹过去，杀死了他，妙极，妙极！”

其实戒刀反弹，那喇嘛脸上受伤甚轻，匕首所戳的三下才是致命之伤。但桑结等三人哪知其中关窍，只道真是戒刀反弹杀人，只吓得纵出数丈之外，高声叫唤那喇嘛的名字。

韦小宝穿有护身宝衣，白衣尼是知道的，阿珂曾两次砍他不伤，这一次倒也不以为奇，但他竟敢用脑袋试刀，不禁都佩服他的胆气。只是韦小宝刚才这一下只吓得尿水长流，裤裆中淋淋漓漓，除他自己之外，却是谁也不知道了。那喇嘛这一刀劲力甚重，撞得他背上肋骨几乎断折，靠在草堆之上，忍不住呻吟。

白衣尼道："快给他服'雪参玉蟾丸'。"阿珂向韦小宝道："药丸呢？"韦小宝道："在我怀里，我可活不了啦。"阿珂从他怀中取出玉瓶，拔开塞子，取出一颗丸药，塞上塞子，将玉瓶放回他怀中，说道："快吃了罢！"韦小宝伸手去接，却假装提不起手来。阿珂无奈，只得送入他嘴里。韦小宝见到她雪白粉嫩的小手，药丸一入口，立即伸嘴去吻。阿珂急忙缩手，却已给他手背上吻了一下，"啊"的一声叫了出来。

韦小宝大声道："师父，这些喇嘛说话如同放狗屁。讲好砍我的头，却砍我背心。现下还剩下三个，弟子就用'隔山打牛神拳'，将他们都打死了罢！"

桑结等听了，又退了几步。三名喇嘛商议了几句，取出火折，点燃几束麦杆，向草堆掷将过来。起初三束草落在空处，桑结又点了一束，奔前数丈，使劲掷出，双掌虚拍护身，以防韦小宝使"神拳"袭击，随即飞身退回。

草堆一遇着火，立即便烧了起来。韦小宝拉白衣尼从草堆中爬出，四下一望，见西首山石间似有一洞，当下不及细看，道："阿珂，你快扶师父到那边山洞去躲避，我挡住这些喇嘛。"向桑结走上两步，叫道："你们好大胆子，居然不怕小爷的'隔山打牛神拳'、'护头金顶神功'。桑结，你是头脑，快上来吃小爷两拳。"

桑结甚是持重，一时倒也真的不敢过来，但想到经书要紧，而十名师弟俱都丧命，倘若就此罢手，一世英名，更有何剩？眼见白衣尼步履缓慢，要那小姑娘扶着行走，若非受伤，便是患病，那正是良机，难道连眼前这一个小孩子也斗不过？只是他武功怪异，中人立毙，一时迟疑不决。

韦小宝一转头，见白衣尼和阿珂已走近山洞，回过头来，叫道："你不敢跟我比武，老子要过来杀人了，你们还不逃走？"

这句话可露了马脚，桑结心想："你真有本事杀我，何不就此冲过来？叫我逃走，便是心中怕了我。"一阵狞笑，双手伸出，全身骨骼格格作响，走上两步。

韦小宝暗叫："糟糕。这一次却用什么诡计杀他？"这时身后草堆已烧得极旺，即将烧到身上，寻思："老子先躲到山洞之中，慢慢再想法子。"想到躲入山洞，心中便是一喜，山洞中倘若暗不见物，又好向阿珂动手动脚了。一弯腰，从死喇嘛手中将呼巴音的那只手掌拿了过来，放入怀中，见桑结又走上了几步，便大声叫道："这里太热，老子神功使不出，你有种的，就到那边去比比。"说着转身奔向山洞，钻了进去。

只见白衣尼和阿珂已坐在地下，这山洞其实只是山壁上凹进去的一块，并无可资躲避之处，洞中也不黑暗，阿珂靠着白衣尼而坐，要想摸手摸脚，绝无可能，不由得微感失望。

桑结和两名喇嘛慢慢走到洞前，隔着三丈站定。桑结叫道："你们已走上了绝路，无路可逃。拿火把来。"两名喇嘛捡起一束束麦杆，交在他手中。

韦小宝道："很好，你快将火把丢过来，且看烧不烧死我们。那部《四十二章经》，烧起来倒只怕快得很。"

桑结高举火束，正要投掷入洞，听他这么说，觉得此话不错，要烧死三人，那部经书却也毁了。便掷下火把，叫道："快把经书交出来，佛爷慈悲为怀，放你们一条生路。"

韦小宝道："你向我师父磕十八个响头，我师父慈悲为怀，放你们一条生路。"

桑结大怒，拾起火束，投到洞前。一阵浓烟随风卷入洞中，韦小宝和阿珂都给薰得双目流泪，大咳起来。白衣尼呼吸细微缓慢，却不受呛。另外两名喇嘛纷纷投掷火束。

韦小宝道："师太，那部经书已没有用了，便给了他们，先来缓……缓将之计。"阿珂道："缓兵之计。"韦小宝道："他们又不是兵。"阿珂连声咳嗽，无法跟他争辩。白衣尼道："也好。"将经书交了给他。

韦小宝大声道："经书这里倒有一部，我抛出来了。抛在火里烧了，可不关我事。"

桑结听他答应交出经书，心中大喜，生怕经书落在火中烧了，当即拾起几块大石，抛在火束上。他劲力既大，投掷又准，火束登时便给大石压熄。

韦小宝见他投掷大石的劲力，不由得吃惊，心想："倘若他将大石向山洞中投来，我们三人都给他砸死了，经书却砸不坏。这主意可不能让他想到。"

桑结叫道："快将经书抛出来。"

韦小宝道："很好，很好！我师父说，你们想读经书，是佛门的好弟子，吩咐我不可伤害你们……"一面说，一面抽出匕首，将呼巴音的手掌切成数块，放在经书上，从怀中取出那瓶"化尸粉"，在断掌的血肉中撒下一些粉末。他身子遮住了白衣尼和阿珂的眼光，不让她们见到，大声道："我师父说，这部《四十二章经》，是从北京皇宫里取出来的，十分宝贵。听说其中藏有重大秘密，参详出来之后，便可昌盛佛教，使得普天下人人都信菩萨，男的都做和尚，女的都做尼姑，小孩子便做小和尚、小尼姑，老头儿……"他说话之时，断掌渐渐化为黄水，渗入经书。

桑结听得这部经书果然是从皇宫得来，其中又藏有重大秘密，登时心花怒放，知道"昌盛佛法"云云，显非实情，生怕他不肯交出经书，口中便胡乱敷衍，说道："昌盛佛法，光大本教，那好得很啊。"

韦小宝道："我师父读了以后，想不出其中秘密，现下把这经书给你，请你好好想想。倘若发见了其中秘密，你务必要遍告普天下和尚庙、尼姑庵，可不许自私，只兴旺你们的喇嘛教。你答允不答允？"桑结笑道："自然答允，请你师父放心好啦。"韦小宝道："你如想不出，就交到少林寺去。少林寺的和尚想不出，请他们交到五台山清凉寺。清凉寺的和尚想不出，就交到扬州的禅智寺去。一个交一个，总之要找到经书中的秘密为止。"

桑结道："好啦，我必定办到。"心道："这尼姑只道经书中的秘密和佛法有关，幸亏她不明真相，否则怎肯轻易交出？哼，得了经书之后，再慢慢想法子治死你们。"

韦小宝又道："我师父说，你念完这部《四十二章经》后，如果心慕佛法，还想再念，你可以再来找她老人家，我们还有金刚经、法华经、心经、大般若经、小般若经、长阿含经、短阿含经、不长不短中阿含经、老阿含经、少阿含经……"一连串说了十几部佛经的名字，都是他在少林寺清凉寺出家时听来的，其中自不免说错了不少。

桑结不耐烦起来，却又不敢径自过去强抢，既怕白衣尼的神拳，又怕他们将经书毁了，只得随口敷衍，说道："是了，我念完这部经后，再向你师父借就是了。"

韦小宝见断掌血肉已然化尽，所化的黄水浸湿了经书内外，当即除下鞋子套在手上，拿起经书抛了出去，叫道："《四十二章经》来了。"

桑结大喜，纵身而前，伸手欲取，忽然心想："这经书十分宝贵，哪有如此轻易便得到了，莫非其中有诈？只怕他乘我去拿经书，便即发射暗器。"一迟疑间，两名喇嘛已将经书拾起，说道："师兄，是不是这部经书？"桑结道："到那边细看，别要上当，弄到一部假经。"两名喇嘛道："是。师兄想得周到，可别让他们蒙骗过去。"

三人退出数丈，忙不迭的打开书函，翻阅起来。桑结道："经书湿了，慢慢的翻，别弄破了纸页。瞧样子倒不像是假，跟那人所说果然是一模一样。"一名喇嘛叫道："是了，大师兄，正是这部经书。"

韦小宝听到他们大声说话，虽然不懂藏语，但语气中欣喜异常的心情，却也听得出来，叫道："喂喂，你们脸上怎么有蜈蚣？"

两名喇嘛一惊，伸手在脸上摸了几下，没什么蜈蚣昆虫，骂道："小顽童就爱胡说。"桑结修为甚深，颇有定力，听得韦小宝叫嚷时不觉

脸上有虫豸爬动，便不上他当，只是凝神翻阅经书。

韦小宝又叫：“啊哟，啊哟，十几只蝎子钻进他们衣领去了。”这一次两名喇嘛再不上当。一人道：“这顽童见我们得到经书，心有不甘，说些怪话来骗人。这小贼杀了咱们两个师弟，可不能就此饶他性命。”另一人却似颈中有些麻痒，伸手去搔了几把，只搔得几下，突觉十根手指都痒不可当，当下在手臂上擦了几擦。

这时桑结和另一名喇嘛也觉手指发痒，一时也不在意，过得半晌，竟然痒得难以忍耐，提起一看，只见十根指尖都渗出黄水。三人齐声叫道：“奇怪，那是什么东西？”两名喇嘛只觉脸上也大痒起来，当即伸指用力搔抓，越搔越痒，又过片刻，脸上也渗出黄水来。

桑结突然省悟，叫道：“啊哟，不好，经书上有毒！”使力将经书抛在地下，只见自己手指上一粒粒黄水，犹如汗珠般渗将出来，大惊之下，忙在地下泥土擦了几擦，但见两名师弟使劲在脸上搔抓，一条条都是血痕。

韦小宝从海大富处得来的这瓶化尸粉最是厉害不过，倘若沾在完好肌肤之上，那是绝无害处，但只须碰到一滴血液，血液便化成黄水，腐蚀性极强，化烂血肉，又成为黄色毒水，越化越多，便似火石上爆出的一星火花，可以将一个大草料场烧成飞灰一般。这化尸粉遇血而成毒，可说是天下第一毒药，最初传自西域，据传为宋代武林怪杰西毒欧阳锋所创，系以十余种毒蛇、毒虫的毒液合成。母毒既成，此后便不必再制，只须将血肉化成的黄色毒水晒干，便成化尸毒粉了。

两名喇嘛搔脸见血，顷刻间脸上黄水淋漓，登时大声号叫，又痛又痒，摔倒在地，不住打滚。桑结侥幸没在脸上搔那一搔，但十根手指也是奇痒入骨，当即脱下外衣，裹起经书，挟在肋下，飞奔而去，急欲找水来洗去指上毒药。两名喇嘛痒得神智迷糊，举头在岩石上乱撞，撞得几下，便双双晕去。

白衣尼和阿珂见了这等神情，都是惊讶无已。韦小宝只见过化尸粉能化去尸体，不知用在活人身上是否生效，危急之际，只好一试，居然一举成功，也幸好有了呼巴音那只断掌作为引子，倘若将化尸粉撒在经书之上，却一无用处了。他本来只想拿断掌再去抚摸阿珂，岂知竟成此大功。

他见桑结远去，两名喇嘛晕倒，忙从山洞中奔出，拔出匕首，想在每人身上戳上两剑。奔到临近，只见两名喇嘛脸上已然腐烂见骨，不用自己动手，不多时便会化成两滩黄水。

当下走到郑克塽身边，笑道：“郑公子，我这门妖法倒很灵验，你要不要尝尝滋味？”

郑克塽见到两名喇嘛的可怖情状，听韦小宝这么说，大吃一惊，向后急纵，握拳护身，叫道：“你……你别过来！”

阿珂从山洞中出来，对韦小宝怒喝：“你……你想干什么？”韦小宝笑道：“我吓吓他的，要你担什么心？”阿珂怒道：“不许你吓人！”韦小宝道：“你怕吓坏了他么？”阿珂道：“好端端的干什么吓人？”韦小宝招招手道：“你过来看。”

阿珂道：“我不看。”嘴里这样说，还是好奇心起，慢慢走近，低眼一看，不由得吓了一跳，尖声叫了出来，只见两名喇嘛脸上肌肉、鼻子、嘴唇都已烂去，只剩下满脸白骨，四个窟窿，但头发、耳朵和项颈以下的肌肉却尚未烂去。

世上自有生人以来，只怕从未有过如此两张可怖的脸孔。

阿珂一阵晕眩，向后便倒。韦小宝忙伸手扶住，叫道：“别怕，别怕！”阿珂又是一声尖叫，逃回了山洞，喘气道：“师父，师父，他……他把两个喇嘛弄成了……弄成了妖怪。”

白衣尼缓缓站起，阿珂扶着她走到那两名喇嘛身旁，自己却闭住了眼不敢再看。白衣尼见到这两个白骨骷髅，不禁打一个突，再见到远处又有三名喇嘛的尸体，不禁长叹，抬起头来。此刻太阳西沉，映得半边天色血也似红，心想这夕阳所照之处，千关万山，尽属胡虏，若要复国，不知又将杀伤多少人命，堆下多少白骨，到底该是不该？



第二十七回　滇海有人闻鬼哭 棘门此外尽儿嬉

白衣尼出神半晌，见韦小宝笑嘻嘻的走近，知他在经书上下了剧毒，叹道：“若不是你聪明机警，今日我难免命丧敌手，那也罢了，只恐尚须受辱。只是杀人情非得已，不用这般开心。”韦小宝收起笑脸，应了声：“是。”白衣尼又道：“这等阴毒狠辣法子，非名门正派弟子所当为，危急之际用以对付奸人，事出无奈，今后可不得胡乱使用。”韦小宝又答应了，说道：“这些法子，我今日都是第一次使。实在我武功也太差劲，不能跟他们光明正大的打一架，否则男子汉大丈夫，赢要赢得漂亮，岂能使这等胡闹手段？”

白衣尼向他凝视半晌，问道：“你在少林寺、清凉寺这许多时候，难道寺中高僧师父，没传你武功么？”韦小宝道：“功夫是学了一些的，可惜晚辈学而不得其法，只学了些招式皮毛，却没练内功。”白衣尼向阿珂瞧了一眼，问道：“那为什么？”韦小宝道：“来不及练。”白衣尼道：“什么来不及？”

韦小宝道：“阿珂姑娘因为弟子冒犯了她，要杀我，时候紧迫，只好胡乱学几招防身保命。”

白衣尼点点头，道：“刚才你跟那些喇嘛说话，不住口的叫我师父，那是什么意思？”韦小宝脸上一红。阿珂抢着道：“师父，他心中存着坏主意，想拜你为师。”白衣尼微微一笑，道：“想拜我为师，也不算什么坏主意啊。”阿珂急道：“不是的。”她知道韦小宝想拜白衣尼为师，真意只不过想整日缠着自己而已，但这话却说不出口。

白衣尼向韦小宝道：“你叫我师父，也不能让你白叫了。”

韦小宝大喜，当即跪下，恭恭敬敬的磕了八个响头，大声叫道：“师父。”白衣尼微微一笑，道：“你入我门后，可得守规矩，不能胡闹。”韦小宝道：“是。弟子只对坏人胡闹，对好人是一向规规矩矩的。”

阿珂向他扮个鬼脸，伸了伸舌头，心中说不出的气恼：

“这小恶人拜了师父为师，从此再也不能杀他，老是缠在我身旁，赶不开，踢不走，当真头痛之极了。”

白衣尼先前受六名喇嘛围攻，若非韦小宝相救，已然无幸，此后桑结等七喇嘛追到，自己只有束手待擒的份儿，情势更是凶险。她虽年逾四旬，相貌仍是极美，落入这些恶喇嘛手中，势必遭受极大侮辱，天幸这小孩儿诡计多端，将敌人一一除去，保全了自己清白之躯，心中的感激实是无可言喻，眼见韦小宝拜师之心切，当即便答允了他，心想小孩儿家顽皮胡闹，不足为患，受了自己薰陶调教，日后必可在江湖上立身扬名。

按照武林中规矩，韦小宝既已入了陈近南门下，若不得师父允可，绝不能另行拜师，但他于这些门规一概不知，就算知道，这时候也必置之不理。白衣尼既肯收他入门，就能时时和阿珂见面，就算康熙跟他调个皇帝来做，那也是不干的了。他学武之心甚懒，想到跟白衣尼学武，多半要下苦功，不免头痛，然而只要能伴着阿珂，再苦的事也能甘之如饴，这八个头磕过，不由得心花怒放，当真如天上掉下了宝贝来一般。

白衣尼见他欢喜，还道他是为了得遇明师，从此能练成一身上乘武功，倘若知道了他的用心，只怕一脚踢他八个筋斗，刚刚收入门下，立即开革。

阿珂小嘴一扁，道：“师父，你瞧他高兴成这个样子，真是坏得到了家。”韦小宝道：“一位武功当世第一的高人收我为徒，我自然高兴得不得了。”白衣尼微笑道：“我并非武功当世第一，不可胡说。你既入我门，为师的法名自须知晓。我法名九难，我们这门派叫做铁剑门。你师祖是位道人，道号上木下桑，已经逝世。我虽是尼姑，武功却是属于道流。”韦小宝道：“是，弟子记住了。”

白衣尼九难又道：“阿珂，你跟他年纪谁大些？”阿珂道：“自然是我大。”韦小宝道：“我大。”九难道：“好了，两人别争，先进师

门为大，以后两个别‘阿珂姑娘’、‘小恶人’的乱叫，一个是陈师姊，一个是韦师弟。”韦小宝大声叫道：“陈师姊。”阿珂哼了一声，碍着师父，不敢斥骂，却狠狠白了他一眼。

九难道：“阿珂，过去的一些小事，不可老是放在心上。

这次小宝相救你我二人有功，就算他曾得罪过你，那也是抵偿有余了。”说到这里，轻轻叹了口气，心想：“这孩子聪明伶俐，只可惜幼遭不幸，是个太监。”又道：“小宝从前受人欺凌，被迫做了太监，你做师姊的当怜他孤苦，多照看着他些。这样也好，彼此没男女之分，以后在一起不须顾忌，方便得多。不过这件事可跟谁也不许说。”

阿珂答应了，想到这小恶人是个太监，过去对自己无礼，也不大要紧，心中气恼稍平，转头叫道：“郑公子，你受了伤么？”

郑克塽一跛一拐的走近，说道：“还好，只腿上扭了筋。”

想到先前把话说得满了，自称对付几名喇嘛绰绰有余，事到临头，竟一败涂地，全仗这小孩退敌，不由得满脸羞惭。

阿珂道：“师父，咱们怎么办？还去河间府吗？”九难沉吟道：“去河间府瞧瞧也好，只是须防那桑结喇嘛去而复来，眼下我又行动不便。”韦小宝道：“师父，你们且在这里休息，我去找大车。”

韦小宝大车没找到，却向农家买来一辆牛车，请九难等三人坐上，赶着牛车缓缓而行，幸喜桑结没再出现。到得前面一个小市集，弃了牛车，改雇两辆大车。

路上韦小宝定要师父再多服几粒“雪参玉蟾丸”。九难内力深厚，兼之得灵药助力，内伤痊愈甚快。两日之后的正午时分，到了河间府。

投店后，郑克塽便出去打探消息，过了一个多时辰，垂头丧气的回来，说道在城中到处探问“杀龟大会”之事，竟没一人得知。

九难道：“‘杀龟大会’原来的讯息，公子从何处得来？”

郑克塽道：“两河大侠冯不破、冯不摧兄弟请天地会送信去台湾，请我父王派人主持‘杀龟大会’，说道大会定本月十五在河间府举行，今儿是十一，算来只差四天了。”九难点点头，缓缓的道：“冯氏兄弟？那是华山派的。”抬头望着窗外，想起了昔年之事。

郑克塽道：“父王命我前来主持大会，料想冯氏兄弟必定派人在此恭候迎迓，哪知……哼……”神色甚是气恼。九难道：“说不定鞑子得到了讯息，有甚异动，以致冯氏兄弟改了日子地方。”郑克塽悻悻的道：“就算如此，也该通知我啊。”

正说话间，店小二来到门外，说道：“郑客官，外面有人求见。”郑克塽大喜，急忙出去，过了好一会，兴匆匆的进来，说道：“冯氏兄弟亲自来过了，着实向我道歉。他们说知道我带了二十几人来，这几天一直在城外等候迎接，哪知道我们神不知、鬼不觉的来到了城里。现下已摆设了大宴，为我们洗尘接风，请大家一起去罢。”九难摇头道：“郑公子一个儿去便是，也别提到我在这里。”郑克塽有些扫兴，道：“师太既不喜烦扰，那么请陈姑娘和韦兄弟同去。”九难道：“他们也不用去了，到大会正日，大家齐去赴会便是。”

这晚郑克塽喝得醉醺醺的回来。到了半夜，他的二十多名伴当也寻到了客店，只是每个人手足上都绑了木板绷带，看来大是不雅。

次日一早，郑克塽向九难、阿珂、韦小宝三人大讲筵席中的情形，说道冯氏兄弟对他好生相敬，请他坐了首席，不住颂扬郑氏在台湾独竖义旗，抗拒满清。

九难问起有哪些人前来赴会。郑克塽道：来的人已经很多，这几天陆续还有得来，定了十五半夜，在城西十八里的槐树坪集会。半夜集会，是防清廷的耳目。其实冯氏兄弟过于把细，有这许多英雄好汉在此，就是有大队清兵来到，也杀他们个落花流水。”九难细问与会英豪的姓名，郑克塽却说不上来，只道：“一起吃酒的有好几百人，为头的几十人一个个来向我为父王敬酒，他们自己报了门派姓名，一时之间，可也记不起那许多。”九难就不言语了，心想：“这位郑公子徒然外表生得好看，却没什么才干。”

在客店中又休养得几日，九难伤势已愈。她约束阿珂和韦小宝不得出外乱走，以免遇上武林人物，多生事端。郑克塽却一早外出，直到半夜始归，每日均有江湖豪侠设宴相请。

到得十五傍晚，九难穿起韦小宝买来的衣衫，扮成个中年妇人，头上蒙以黑帕，脸上涂了黄粉，双眉画得斜斜下垂，再也认她不出本来面目。韦小宝和阿珂则是寻常少年少女的打扮。郑克塽却是一身锦袍，取去了假辫子，竟然穿了明朝王公的冠戴，神采奕奕。九难久已不见故国衣冠，见了他的服色，又是欢喜，又是感慨。阿珂瞧着他丰神如玉的模样，更是心魂俱醉。只有韦小宝自惭形秽，肚里暗暗骂了十七八声“绣花枕头王八蛋”。

一更时分，延平王府侍从赶了大车，载着四人来到槐树坪赴会。那槐树坪群山环绕，中间好大一片平地，原是乡人赶集、赛会、做社戏的所在。平地上已黑压压的坐满了人。

郑克塽一到，四下里欢声雷动，数十人迎将上来，将他拥入中间。九难自和阿珂、韦小宝远远坐在一株大槐树下。这时东西南北陆续有人到来，草坪上聚集的人越来越多。韦小宝心想：“吴三桂这奸贼结下的怨家也真多。我们天地会和沐王府打赌，看是谁先杀了他。这王八蛋仇家千千万万，如有人先下了手，天地会和沐王府都不免输了。”

眼见一轮明月渐渐移到头顶，草坪中一个身材魁梧、白须飘动的老者站起身来，抱拳说道：“各位英雄好汉，在下冯难敌有礼。”群雄站起还礼，齐声道：“冯老英雄好。”

九难低声道：“他是冯氏兄弟的父亲。”想起在华山之巅，曾和他有一面之缘，那时她以“阿九”之名和江湖豪侠相会，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女。其时冯难敌方当盛年，今日却已垂垂老矣。他师祖穆人清、师父铜笔算盘黄真想来均已不在人世，至于他师叔袁承志呢？这人她当年对之刻骨相思，可是二十几年来，从没得过他一点讯息。她这些年来心如古井不波，今晚乍见故人，不由得千思万绪，蓦地里都涌上心来。

韦小宝见她眼眶中泪水莹然，心想：“师父见了这个冯老头，为什么忽然想哭，难道这老头是她的旧情人么？我不妨从中撮合，让她和老情人破什么重圆。不过师父年纪这样轻，不会爱上这老头儿罢。”

只听得冯难敌声音洪亮，朗朗说道：“众位朋友，咱们今日在此相聚，大伙儿都知道是为了一件大事。我大明江山为鞑子所占，罪魁祸首，乃是那十恶不赦、罪该万死的……”

四下群豪一齐叫道：“吴三桂！”众人齐声大叫，当真便如雷轰一般，声震群山。跟着有的大叫：“大汉奸！”有的大叫：“龟儿子！”有的大叫：“王八蛋！”有的大叫：“我操他十八代祖宗！”

众人骂了一阵，声音渐渐歇了下来，突然有个孩子声音大声叫道：“我操他十九代祖宗的奶奶！”群雄本来十分愤恨，突然听到这句骂声，忍不住都哈哈大笑。

这一声叫骂，正是韦小宝所发。阿珂嗔道：“怎么说这般难听的话？”韦小宝道：“大家都骂，我为甚么骂不得？”阿珂道：“人家哪有骂得这么难听的？”韦小宝微微一笑，便不言语了，心想：“再难听十倍的话，也还多得很呢。”

冯难敌道：“大汉奸罪大恶极，人人切齿痛恨。那位小兄弟年纪虽幼，也知恨不得生食其肉，死寝其皮。今晚大伙儿聚集在此，便是要商议一条良策，如何去诛杀这奸贼。”

当下群雄纷纷献计。有的说大伙儿一起去到云南，攻入平西王府，杀得吴三桂全家鸡犬不留；有的说吴贼手下兵马众多，明攻难期必成，不如暗杀；有的说假如一刀杀了，未免太过便宜了他，不如剜了他眼睛，断他双手，令他痛苦难当；有的说还是用些厉害毒药，毒得他全身腐烂。

有个中年黑衣女子说道：最好将吴三桂全家老幼都杀了，只剩下他一人，让他深受寂寞凄凉之苦。另一个中年男子道：他投降清朝，是为了爱妾陈圆圆为李闯所夺，不如去将陈圆圆掳了来，让他心痛欲死。又有人道：吴贼虽然好色，但最爱的毕竟是权位富贵，最好是让他功名富贵、妻子儿女都一无所有，沦落世上，却偏偏不死。数百名豪杰大声喝采，齐说：“如此惩罚，才算罚得到了家。”一条汉子说道：“满清鞑子对他十分宠幸，这贼子官封平西王，权势薰天，杀他妻子儿女已然不易，要除去他的功名富贵，更是难如登天。”

有个云南人站起身来，述说吴三桂如何在云南欺压百姓、杀人如麻的种种惨事，只听得群雄更是义愤填膺，热血如沸。

好几人都道，让吴三桂在云南多掌一天权，便多害死几个无辜百姓。但如何锄奸除害，却是谁也没真正的好主意。

这时冯难敌父子所预备下的牛肉、面饼、酒水，流水价送将上来，群豪欢声大作，大吃大喝起来。这些豪士酒一入肚，说话更是肆无忌惮，异想天开。

有人说道：将陈圆圆掳来之后，要开一家妓院，让吴三桂真正做一只大乌龟。

韦小宝一听，大为赞成，叫道："这家妓院，须得开在扬州。"一名豪士笑道："小兄弟，这主意要得。那时候你去不去逛逛啊？"韦小宝正待要说"自然要去"，一瞥眼见到阿珂满脸怒色，这句话便不敢出口了。九难道："小宝，别说这些市井下流言语。"韦小宝应道："是。"心中却想："要开妓院，只怕这里几千人，没一个及得老子在行。"

众人吃喝了一会，冯难敌又站起来说道："咱们都是粗鲁武人，一刀一枪的杀敌拚命，那是义不容辞，于天下大事却见识浅陋，现下请顾亭林先生指教。顾先生是当世大儒，国破之后，他老人家奔波各地，联络贤豪，一心一意筹划规复，大伙儿都是十分仰慕的。"群豪中有不少识得顾亭林，他的名头更是十有八九都知，登时四下里掌声雷动。

人群中站起一个形貌清癯的老者，正是顾亭林。他拱手说："冯大侠如此称赞，兄弟实在愧不敢当，刚才听了各位的说话，个个心怀忠义，决意诛此大奸，兄弟甚是佩服。古人道：'众志成城'，又有言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大伙儿齐心合力，决意对付这罪魁祸首，任他有天大的本事，咱们也终能成功。"

群雄哄声大叫："对，对！一定能成功。"

顾亭林道："众位所提的计谋，每一条均有高见，只是要对付这奸贼，须得随机应变，难以预拟确定的方策。依兄弟愚见，大伙儿分头并进，相机行事。第一，当然是不可泄露风声，令这奸贼加紧防范；第二是不可鲁莽，事事要谋定而后动，免得枉自送了性命；第三，大家都是好兄弟，不要为了争功抢先，自相争斗，伤了义气。"

群豪都道："是，是，顾先生说得不错。"

顾亭林道："今日各门派、各帮会英雄好汉聚会。此后如果各干各的，力量太过分散，结成一个大帮呢，人数实在太多，极易为鞑子和吴贼知觉，不知各位有何良策？"

群豪沉默了一会。一人说道："不知顾先生高见如何？"

顾亭林道："以兄弟之见，这里天下十八省的英雄都有，咱们一省结成一盟，一共是一十八个杀龟同盟。唔，'杀龟盟'听来不雅，不如称为'锄奸盟'如何？"

群豪纷纷鼓掌叫好，说道："读书人说出来的话，毕竟和我们粗人大不相同。"

顾亭林来参与河间府"杀龟大会"之前，便已深思熟虑，觉得群豪齐心要诛杀吴三桂，大家一鼓作气，勇往直前，要杀了他也不为难。但真正大事还不在杀这汉奸，而是要驱除满虏，光复汉家江山。如为了诛杀一人而致伤亡重大，大损元气，反而于光复大业有害。学武之人门户派别之见极深，要这数千英豪统属于一人之下，势难办到。大家为了争夺"盟主"之位，不免明争暗斗，多生嫌隙。失败之人倘若心胸狭隘，说不定还会去向清廷或吴三桂告密。但如分成一十八省，各举盟主，既不会乱成一团，无所统辖，而每省推举一位盟主也容易得多。这十八省的"锄奸盟"将来可逐步扩充，成为起义反清的骨干。他一倡此议，听得群豪立表赞成，甚为欣慰。

冯难敌道："顾先生此意极是高明。众位既无异议，咱们便分成一十八省，各组'锄奸盟'，每省推举一位盟主。咱们分省之法，不依各人本身籍贯，而是瞧那门派帮会的根本之地在什么省。例如少林寺的僧俗弟子，不论是辽东人也好，云南人也好，都属河南省。华山派弟子都属陕西省。众位意下如何？"

群豪均道："自该如此。否则每一门派、帮会之中，各省之人都有，分属各省，那是一团糟了。"

有一人站起来说道："像我们天地会，在好几省中都有分堂，总舵的所在却迁移无定。请问该当如何归属？"韦小宝见说话之人乃是钱老本，心想："原来他也来了。不知我青木堂的兄弟们来了几人。"

冯难敌朗声道："顾先生说：天地会广东分堂的众位英雄属广东，直隶分堂的属直隶。咱们只是结盟共图大事，并不是拆散了原来的门派帮会。'锄奸盟'的盟主的职责，只是联络本省英豪，以求群策群力。至于各门各派、各帮各会的事务，自然一仍其旧，盟主无权干预。各省盟主，也不是高过了各门派的掌门人、各帮会的帮主。"

群豪之中本来有人心有顾虑，生怕推举了各省盟主出来，不免压低了自己，听得冯难敌如此分剖明白，更无疑忧。当下一省省的分别聚集，自行推举。

韦小宝道："师父，咱们又算哪一省？"九难道："哪一省都不算。我独来独往，不必加盟。"韦小宝道："以您老人家的身份武功，原该做天下总盟主才是。"九难"嘿"的一声，说道："这些话以后不可再说，给人听见了，没的惹人耻笑。"

在她心中，与会群雄之中，原无一人位望比她更尊。这大明江山，本来便是她朱家的。说到武学修为，她除了学得木桑道人所传的铁剑门武功之外，十余年前更得奇遇，百尺竿头又进一步，与当年木桑道人相比，也已远远的青出于蓝，环顾当世，除了那个不知所踪的袁承志之外，只怕再无抗手了。

草坪上群雄分成一十八堆聚集。此外疏疏落落的站着七八十人。那都是和九难相类的奇人逸士，既不愿做盟主，也不愿奉人号令。顾亭林和冯难敌明白这些武林高人的脾性习性，也不勉强，心想他们既来赴会，遇上了事，自会暗中伸手相助。

过不多时，好几省的盟主先行推举了出来。河南省是少林寺方丈晦聪禅师，湖北省是武当派掌门人云雁道人，陕西省是华山派掌门人"八面威风"冯难敌，云南省是沐王府的沐剑声沐公子，福建省是延平郡王的次公子郑克塽，都是众望所归，一下子就毫无异议的推出。其他各省有些争执了一会，有些争持不决，请顾亭林过去秉公调解，终于也一一推了出来。其中三省由天地会的分堂香主担任盟主，天地会可算得极有面子。

当下各省盟主聚齐在一起，但一点人数，却只一十三位，原来晦聪禅师、云雁道人等都没有赴会，由其门人弟子代师参预。冯难敌朗声说道："现下一十八省盟主已经推出，兄弟不当众宣布各位盟主的尊姓大名，以免泄漏机密。"众盟主商议了一会，冯难敌又道："咱们恭请顾亭林先生与天地会陈总舵主两位，为一十八省'锄奸盟'的总军师。"

群雄欢声雷动。韦小宝听师父如此得群豪推重，做了"锄奸盟"的总军师，甚是得意。

当下各省豪杰分别商议如何诛杀吴三桂，东一堆、西一簇，谈得甚是起劲。

九难带了韦小宝、阿珂回到客店，次日清晨便雇车东行。

九难知道群雄散归各地，一路上定会遇上熟人，是以并不除去乔装。

韦小宝见郑克塽不再跟随，心下大喜，不住口的谈论昨晚"杀龟大会"之事。阿珂听他说了一会，白了他一眼，道："我知道你为什么这样高兴。"韦小宝道："你真聪明，猜得很对。有这许多人要去杀吴三桂，哪有不成功之理？我自然开心得很了。"阿珂道："哼，你才不为这个高兴呢。你的心有这么好？"韦小宝道："这倒奇了，那我为什么高兴？"阿珂道："只因为郑公子……郑公子……"

韦小宝见她神色懊恼，故意激她一激，说道："啊，是了。

郑公子确是好人，刚才我出去雇车，见到他带着四个美貌的姑娘，有说有笑，见到我后，要我问候师父和你。"阿珂心中怦的一跳，道："你……你怎么不早说？他又说什么？"韦小宝道："他说，这几位侠女要到台湾去玩玩，他就带她们同去，说要尽什么地主之……之什么的。"阿珂咬牙道："地主之谊。"

韦小宝道："对了，对了！原来师姊刚才跟在我后面，都听见了。"阿珂怒道："我才没听见呢。"说到这里，声音有些哽咽。

行出十余里，身后马蹄声响，数十乘马追了上来，阿珂脸上登现喜色。但这数十骑掠过大车，毫不停留的向东疾驰，阿珂脸色又暗了下来。韦小宝道："可惜，可惜，不是！"阿珂道："可惜什么？"韦小宝道："可惜不是郑公子追上来。"阿珂道："他……他追上来干什么？"韦小宝道："或许他也请你去台湾玩玩呢。"阿珂"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九难知道女徒的心事，斥道："小宝，别老是使坏，激你师姊。"韦小宝心里大喜，口中答应："是，是。"又道："天下的王孙公子，三妻四妾，八妻九妾，最是没良心。那四位美貌女侠，一到台湾，我看很难回得出来。这位郑公子到了浙江、福建，只怕还得再带几个美女……"九难喝道："小宝！"

韦小宝道："是，是。"

三人行到中午，在道旁一家小面店中打尖，忽听马蹄声响，又有数十骑自西而来。

一行人来到面店门外，下马来到店中，有人叫道："杀鸡，切牛肉，做面，快，快！"纷纷坐下。韦小宝一看，原来都是熟人，徐天川、钱老本、关安基、李力世、风际中、高彦超、玄贞道人、樊纲一干天地会青木堂的好手全在其内。他想：

"昨晚我在会中虽说了几句话，骂了几句人，但这么许多人，乱嘈嘈的，他们离得我又远，黑夜之中一定没认出，否则当时怎么不过来招呼？此刻我如上前相认，各种各样的事说个不休，又见我另拜了师父，多半要不开心，不如装作不见的为妙。"当下侧身向内，眼光不和他们相对。

过了一会，徐天川等所要的酒菜陆续送了上来。众人提起筷子，正要吃喝，忽然马蹄声响，又有一伙人来到店中。有人叫道："杀鸡，切牛肉，做面，快，快！"

阿珂喜极而呼：'啊，郑……郑公子来了。"原来这一伙人是郑克塽和他伴当。

他听得阿珂呼叫，转头见到了她，心中大喜，急忙走近，道："陈姑娘，师太，你们在这里，我到处找寻你们不见。"

那面店甚是窄小，天地会群雄分坐六桌，再加上阿珂等三人坐了一桌，已无空桌。郑府一名伴当向徐天川道："喂，老头儿，你们几个挤一挤，让几张桌子出来。"

昨晚"杀龟大会"之中，郑克塽身穿明朝服色，人人注目，徐天川等都认得他，天地会是延平郡王的部属，原有让座之意，只是这伴当言语甚是无礼，众人一听，都心头有气。

玄贞道人骂道："他妈的，什么东西？"李力世使个眼色，低声道："大家自己人，别跟他一般见识，让个座位无妨。"当下徐天川、关安基、高彦超、樊纲四人站起身来，坐到风际中一桌上去，让了一张桌子出来。

这时郑克塽已在九难的桌旁坐下。阿珂向韦小宝瞪了一眼，说道："当面撒谎！又说郑公子带了四个什么女侠……"

韦小宝道："郑公子一到，你就不喜欢我坐在一起，又要见到我便吃不下面，那也不相干。"走到徐天川身旁坐下，低声道："大家别认我。"徐天川等一见，都是又惊又喜。这些人个个都是老江湖，机警万分，一听他这么说，立时会意，谁都不动声色。韦小宝又低声道："咱们只当从未见过面，徐三哥，你去跟大家说说。"徐天川站起身来，走到李力世一席上，低声道："本堂韦香主驾到，要大伙儿装作素不相识。"李力世等头也不回，自顾喝酒吃菜，心下均自欣喜，片刻之间，每一桌都通知到了。

那边桌上郑克塽兴高采烈，大声道："师太，昨晚会中，众家英雄推举我做福建省的盟主。大家商议大事，直谈到天亮。我到客店中一找，你们已经走了，一路追来，幸喜在这里遇上。"九难道："恭喜郑公子。不过这等机密大事，别在大庭广众之间提起。"郑克塽道："是。好在这里也没旁人，那些乡下粗人，听了也不懂的。"原来天地会群雄都作了乡农打扮，一个个赤了双足，有的还提着锄头钉耙。昨晚会中人多，郑克塽却不认得。

韦小宝低头吃面，低声说道："这家伙嚣张得很，这几天在河间府到处吹牛，说咱们天地会是他台湾延平王府的下属，说总舵主见了他，恭恭敬敬的连大气也不敢喘上一口。又说咱们什么堂的香主蔡老哥，从前是他爷爷的马夫，什么堂的香主李老哥，又是给他爷爷倒便壶的……"关安基怒道："哪有这等事！蔡香主、李香主虽曾在国姓爷部下，都是上阵打仗的军官……"徐天川低声道："关夫子，小声些。"关安基点点头。韦小宝又道："他还说了好多阴损咱们青木堂尹香主的坏话。旁人说道尹香主早已归天了。这小子说：'是啊，这姓尹的武艺低微，人头儿又次，我早知道是个短命鬼……'"

关安基怒极，举掌往桌上重重拍落，徐天川手快，一把抓住他手腕。

韦小宝知道群雄不肯得罪了延平王府的人，何况这小子是王爷的儿子，若非大肆挑拨，难以激得他们动手，眼见众人恼怒，心下暗暗喜欢，脸上却深有忧色，说道："这小子胡说八道，本来也不打紧。只是他一路上招摇，说了咱们会中的许多机密大事，逢人便说切口，什么'地振高冈，一派溪山千古秀'，自称是坐在红花亭顶上的，总舵主烧六柱香，他自己便烧七柱香。听的人不懂，他就详细解说……"

群雄一齐摇头，会中这等机密如此泄露出去，要是落入朝廷鹰爪耳中，天地会兄弟人人有性命之忧，眼见郑克塽神色轻浮，所带的伴当飞扬跋扈，这哪里还有假的？何况刚才便听到他在对一个妇人大谈昨晚"杀龟大会"中之事，得意洋洋的自称当了福建省盟主。

韦小宝道："我看咱们非得杀杀他的气势不可，否则大事不妙。"群雄都缓缓点头，韦小宝道："请风大哥去揍他一顿，却也别打得太厉害了，只是教训教训他。待会我出来抱打不平，请风大哥假意输了给我。"风际中微微点头。韦小宝又道："钱老本，昨晚你在会中说过话，只怕这小子认得你。"钱老本低声道："是，我先避开了。"

郑府众伴当中兀自多人没座位，一人见天地会群雄的桌上尚有空位，在徐天川背上轻轻一推，道："喂，那边还有空位，你们再让张桌子出来。"

徐天川跳起身来，骂道："让了一张桌子还不够？老子最看不惯有钱人家的公子儿子，仗势欺人。"一声咳嗽，一口浓痰呼的喷出，向郑克塽吐去。

郑克塽正和阿珂说话，全没提防，待得觉着风声，浓痰已到颊边，急忙一闪，还是落在头颈之中，滑腻腻的，甚为恶心。他忙掏出手帕擦去，大怒骂道："几个乡下泥腿子这等无法无天，给我打！"一名伴当随向徐天川便是一拳。

徐天川叫声"啊哟"，不等拳头打到面门，身子已向后摔了出去，假意跌得狼狈不堪，叫嚷："打死人哪！打死人哪！"

郑克塽和阿珂哈哈大笑。

风际中站起身来，指着郑克塽喝道："有什么好笑？"郑克塽怒道："我偏要笑，你管得着么？"风际中一伸手，拍的一声，重重打了他一个耳光。郑克塽又惊又怒，扑上去连击两拳。风际中左躲右闪，转身逃出门外。

郑克塽追了出去，向风际中迎面一拳，风际中斜身避开。

风际中明白韦小宝的用意，要尽量让这郑公子出丑，压低他的气焰，只东一拳、西一脚的跟他游斗。

徐天川叫道："咱们河南伏牛山好汉的威风，可不能折在这小家伙手里。"群雄跟着吆喝，大家知道戏弄一下这少年虽然不妨，却不能让他认出众人来历，喝骂叫嚷的话也甚有分寸，没半句辱及他家门。李力世喝道："咱们伏牛山这次出来做案，还没发市，正好撞上这穿金戴银的小子，把他抓了去，叫他老子拿一百万两银子来赎票。"

郑府众伴当见公子一时战不下这乡下人，听得众人呼喝，原来是伏牛山的盗匪，当即取出兵刃，杀将过去。徐天川、樊纲、玄贞道人、高彦超、关安基、李力世等一齐出手，登时乒乒乓乓的打得十分热闹。郑府那些伴当虽然都是延平王府精选的卫士，又怎及得上天地会群雄，兼之数日前被众喇嘛折断了手足，个个身上负伤，不数合间便被一一制服。天地会群雄手下留情，只是夺去他们兵刃，将之围成一圈，执刀监

视，并不损伤他们身子。

那边郑克塽斗得十余合，眼见风际中手脚笨拙，跌跌撞撞，似乎下盘极为不稳，当下抖擞精神，将生平绝技尽数施展出来。他有心要在阿珂之前炫耀，以博美人青睐，挥拳生风，踢腿有声，着着进逼。风际中似乎只有招架之功，往往在千钧一发之际避过。

阿珂瞧得心焦，不住低叫：“啊哟，可惜，又差了一点儿。”

韦小宝走近前去，说道：“师父，你老人家身子未曾痊愈，这些大盗凶悍得紧，待会郑公子如果落败，你老人家别出手罢。”

阿珂怒道：“你瞧他全然占了上风，怎会打输？真是瞎三话四。”

九难微笑道：“这些人似乎对郑公子并无恶意，只是跟他开开玩笑。这一位对手，武功可比郑公子强得太多了。”阿珂不信，问道：“师父，你说那强盗的武功高过郑公子？”九难微笑道：“那还用说？这人武功着实了得，只怕也未必是什么伏牛山的强盗。倘若他们真是强盗，嘴里就不会乱叫乱嚷，说什么要绑票做案。”

韦小宝心想：“毕竟师父眼光高明。”说道：“那么弟子去劝他们别打了罢？”阿珂白了他一眼，道：“你有什么面子，什么本事？能劝得他们动？”韦小宝道：“这强盗武功虽高，拳脚中却有老大破绽。郑公子斗他不下，我在十招之内，定可打得他落荒而逃。”

九难知他武功低微，但说不定又有什么希奇古怪的法子，足以制胜，说道：“这伙人看来不是坏人，不可伤了他们性命。”

顿了一顿，又道：“那些下三滥的下蒙汗药、放毒之类手段，若不是面临生死关头，决不可使。你已是我铁剑门的门下，可不能坏了本派名头。”韦小宝道：“是，是。我听师父的话，决不损伤他们便是。”

九难轻轻叹了口气，忽然想起当年华山之巅，铁剑门掌门人玉真子来向木桑道人寻衅之事。玉真子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说到铁剑门的名头，一来门下人丁寥落，名声不响，二来由于玉真子之故，实在也没什么光彩。这小弟子轻浮跳脱，如不走上正途，只怕将来成了玉真子的嫡系传人，那可大大不妥了。

韦小宝见她忽有忧色，自然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只道她瞧出天地会群雄武功不弱，她武功未复，深感难以应付，便道：“师父你尽管放心，我有法子救郑公子的性命。”

阿珂啐道：“又来胡说了。郑公子转眼便赢，要你救什么性命？”

刚说到这里，只听得嗤的一声响，郑克塽的长袍已被拉下了一片。郑克塽大怒，出手更加快了，却听得嗤嗤嗤之声不绝，风际中十根手指便如鹰爪一般，将他长袍、内衣、裤子一片片的撕将下来，但用劲恰到好处，丝毫不伤到他肌肉。

郑克塽眼见再撕得几下，身子便会全裸，惊惶之下，转身欲逃。风际中双臂一曲，两手手肘已抵到他胸前。

郑克塽急忙后退，双拳击出，只觉手腕一紧，风际中左手已握住他右手，右手握住他左手，顺势一挥，将他身子掷出，叫道：“接住了！”这一掷竟有七八丈远。

玄贞道人展开轻功追去，抬头叫道：“高兄弟，你来接班！”

高彦超立即跃出。樊纲、徐天川、关安基等觉得有趣，纷纷大呼奔去。玄贞道人接住了郑克塽，便又掷出，落下时刚好高彦超赶到，接住后再掷给数丈外的徐天川。

这些人的膂力有强弱，轻功有高低，掷人时或远或近，奔跃时或快或慢，但郑克塽在半空中飞出数十丈以外，始终没有落地。天地会群雄各展所长，这时方显出真功夫来。关安基膂力奇大，先将郑克塽向天掷上四五丈，待他落下时，双掌在他背心一推，两股力道并在一起，郑克塽犹似腾云驾雾一般，这一下飞得更远。

韦小宝看得高兴之极，拍手大笑，突然后脑秃的一声响，给阿珂用手指节重重打了个爆栗。他一惊回头。阿珂惊怒交集，急道：“他们绑了他去啦，你……你快去救人。”韦小宝道：“他们跟郑公子又没冤仇，师父说不过是开开玩笑，你何必着急？”阿珂道：“不，不是的，他们绑了他去，要勒索一百万两银子。”韦小宝道：“郑公子家里银子多得很，三百万、四百万也出得起，一百万两银子打什么紧？”

阿珂右足在地下重重一顿，说道：“唉，你不生眼睛么？他……他给这些强盗整得死去活来。”韦小宝在她耳边轻声道：“你要我救他，这也不难，你得答应做我老婆。”阿珂怒道：“胡说。”远远望去，见郑克塽给人接住后不再抛掷，听得有人叫道：“喂，你们快回去拿银子，到伏牛山来赎人。我们不会伤害这小子性命，每天只打他三百大板。银子早到一天，他就少挨三百下，迟到十天，多吃三千板。”阿珂拉住韦小宝的手，急道：“你听，你听，他们每天要打他三百板，这里去台湾路途遥远，一个月也不能来回。”

韦小宝道：“每天三百板，就算两个月罢，两个月六十天，三六一十八，也不过一千八百板……”阿珂道：“唉，不是的，是一万八千板，你这人真是……”韦小宝笑道：“我算数不行。

这一万八千板打下来，他的‘屁股功’可练得登峰造极了。”

阿珂怒极，将他手掌一摔，道：“我再也不睬你了。”又气又急，哭了出来。

韦小宝道：“好，好，别哭，我来想法子。不过我刚才提的条款，你可不能赖。”阿珂道：“你快救了他再说。”韦小宝知道她只是随口敷衍，真要她答应嫁给自己，那是无论如何不肯的，说道：“我为你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以后你可不得再欺侮我。”

阿珂道：“是，是！快去，快去！”说这话时，眼光没向他带上一眼，只是瞧着远处的郑克塽，但见他双手已被反绑，给人抱上了马背，转眼便给带走了，情急之下，伸手在韦小宝背上推了推。韦小宝心中骂道：“他奶奶的，老子遇到的美貌妞儿，总是求我去救她的心上人。老子这冤大头可做得熟手之极，只怕‘冤大头功’也练得登峰造极了。”

他快步奔出，叫道：“喂，喂，伏牛山的大王，在下有话说。”

群雄早就在等他挺身而出，当下都转过身来。高彦超道：“小兄弟，你有什么话说？”韦小宝道：“你们干么要抓他？”高彦超道：“我们山寨里兄弟众多，缺了粮食，今日将他暂行扣押，要向他爹爹借一百万两银子。”韦小宝道：“一百万两银子，那是小事一件，我借给你们便是。”

高彦超哈哈大笑，说道：“小兄弟尊姓大名？凭什么说这等大话？”韦小宝道：“我名叫韦小宝。”高彦超“啊哟”一声，抱拳行礼，躬身说道：“原来是小白龙韦英雄，你杀死满洲第一勇士鳌拜，天下扬名，我们好生仰慕，今日拜见尊范，实是三生有幸。”樊纲等一齐恭谨行礼。韦小宝抱拳还礼，道：“不敢当。”高彦超道：“冲着韦英雄大大的面子，这小子我们放了。那一百万两银子，也不敢要了。”徐天川从身边取出两只大元宝来，双手恭恭敬敬的呈上，说道：“韦英雄，你路上倘若使费不足，这里一百两银子，请先收用。”

韦小宝道：“多谢！”收下元宝，转身交给阿珂。阿珂万万想不到这个小恶人名头竟如此响亮，这些凶神恶煞的大强盗一听他自报姓名，竟如下属见到了顶头上司一般。她哪知这个“小恶人”，其实正是这些“大强盗”的顶头上司，这些“大强盗”为了凑趣，故意的加倍巴结，演出一出好戏。她又惊又喜，心想郑公子终于脱却了危难。

却见风际中踏上一步，说道：“且慢。韦英雄，你杀死鳌拜，我们是万分佩服的。只不过大家素不相识，怎知你是真的韦英雄，还是冒充他老人家的大名，出来招摇撞骗？”韦小宝道：“这话倒也有理，阁下要怎样才能相信？”风际中道：“在下斗胆，想请韦英雄指点三招。满洲第一勇士都死在你手下，尊驾武功自然非同小可，是真是假，一试就知。”

韦小宝道：“好，咱们只试招式，点到即止。”风际中道：“正是，还请韦英雄手下留情，以免打得在下身受重伤。”韦小宝暗暗好笑，心想：“风大哥向来不爱说话，哪知做起戏来，竟然似模似样。”便道：“老兄不必客气，说不定我不是你对手。”左手一指，右手轻飘飘拍了出去，只拍出半尺，手掌转了一圈，斜拍反捺，正是澄观试演过的“般若掌”中的一招“无色无相”。

风际中见闻甚博，叫道：“妙极，这‘般若掌’的高招，叫做‘无色……’什么的。”伸手一接，向后一仰，险些摔倒。

韦小宝掌上原无半分内功，笑道："阁下说得是，这是一招'无色无相'。"跟着左手斜举，自右上角挥向左下角，突然五指成抓，晃几下。风际中大叫："了不起，又是'般若掌'神功，这是'灵鹫听经'。"摆起马步，双掌缓缓前推，掌心和韦小宝手指尖微微一触，立刻"啊"的一声大叫，向后急翻三个筋斗。他翻筋斗之时，潜运内力，待得站定，满脸已涨得血红，便如喝了十七八碗烈酒一般，身子晃了几晃，一交坐倒，摇手道："不……不成……不比了，佩服之至！韦英雄，多谢你饶我性命。"

韦小宝拱手道："老兄承让。"说话之时，连连向他霎眼。

风际中却做得甚像，脸上神色又是沮丧，又是感激，还带着几分衷心钦佩之意。

徐天川迈步而前，说道："韦英雄武功惊人，果然名不虚传，在下来领教几招。"韦小宝道："好！"欺身而上，双手交叉，一手扭他左胸，一手拿他右胁，乃是少林派上乘武功"拈花擒拿手"中的一招。徐天川见他这一招擒拿手十分高明，不禁暗暗佩服："韦香主聪明之极，一学武功便进步神速。"他却不知韦小宝出手招式似模似样，其实没丝毫内力，纵然给他拿住了，也是一无所损。徐天川身材矮小，最擅长的武功是巧打擒拿，当即施展看家本领，与韦小宝拆将起来。

数招之后，两人双手扭住，徐天川"啊"的一声，右手软软下垂，假装被扭脱了关节，说道："佩服之至！"退开两步，左手托住了自己右手，一送一挺，装上了关节。这一项自上关节的手法，原是擒拿手中的上乘武功，他照做之时，一丝不苟，上得干净利落。

跟着樊纲、玄贞道人、李力世三人一一上前讨战。韦小宝所使的尽是澄观所授的上乘招式，樊纲等三人都是或三四招、或七八招便败了下去。高彦超朗声道："今日得见韦英雄高招，当真令人大开眼界，小人等佩服之至！他日韦英雄路过伏牛山，还请不弃，上山来盘桓数日。"韦小宝道："那自然是要叨扰的。"

群雄躬身行礼，牵马行开，一直走到镇尾，这才上马而去。他们竟然不敢在韦小宝面前上马，实是恭敬之极。

阿珂终于服了："这小恶人原来武功高强，每次假装打我不过，都是故意让我的。"

到此地步，郑克塽只得过来向韦小宝道谢。韦小宝笑道："郑公子不必客气，我不过运气好，误打误撞，胜了他们，讲到真实武功，那是远远不及阁下了。"他这几句话其实倒是真话，但郑克塽听来，却觉得是极辛辣的讥刺，不由得满脸通红。

当晚一行人南到献县，投了客店。九难遣开阿珂，问韦小宝道："白天跟你做戏的那些人，都是你的朋友，是不是？"

九难眼光何等厉害，风际中、徐天川那些人的做作，瞒得过郑克塽和阿珂，却怎瞒得过这位武学高人？韦小宝知道西洋镜已经拆穿，笑道："也不算是什么朋友。"九难道："这些人武功个个颇为了得，怎肯陪着你如此胡闹着玩？"韦小宝笑道："他们多半看不惯郑公子的骄傲模样，想是借着弟子，挫折一下他的骄气。"九难心想此言倒也有理，说道："你那几招般若掌、拈花擒拿手法，使得可也不错啊。"韦小宝笑道："那是装腔作势唬人的，管不了用。"

说话之间，只听得人喧马嘶，有一大帮人来投店。一人大声道："一间上房，定要最好的，其余的将就些也就罢了。"

韦小宝一听，心中一喜，认得是沐王府摇头狮子吴立身。

韦小宝问："师父，咱们是不是去杀吴三桂？"九难道："我这次所受内伤着实不轻，虽然伤势好了，内力未复，须得找个清静所在将养些时日，再定行止。否则倘再遇上敌人，我不能出手，老是由你去胡混瞎搞，咱们铁剑门太不成话。"说着也不由得好笑。

韦小宝道："是，是。师父身子要紧。"从行囊中取出极品旗枪龙井茶叶，泡了一盖碗茶，说道："弟子日后学会了师父的武功，遇上敌人，就可正大光明的动手了。师父，我去街上瞧瞧，看看有什么新鲜的蔬菜。"走出房来，只见阿珂与郑克塽正并肩走向店外，神情十分亲热，登时心底一股醋意直涌上来，便跟在二人身后。

阿珂回头道："跟着我干么？"韦小宝道："我又不是跟着你。我去给师父买菜。"阿珂道："好！郑公子，咱们向这边走。"伸手向着城西的一座小山一指。韦小宝妒火更炽，说道："小心些，别碰上了山大王，我可不能来救你们。"阿珂白了他一眼，道："谁要你救了？"郑克塽知他是重提自己丑事，甚是恼怒，哼了一声，快步而行。

韦小宝眼见二人渐渐走远，忽听得阿珂格格一声笑，激怒之下伸手拔出匕首，便欲追上去将郑克塽杀了，跨出两步，心想："当真要打，我可不是他二人对手。"

当下强忍怒气，到街上去买了些口蘑、冬菇、木耳、粉丝，提着回到店中，见阿珂和郑克塽尚未回来，想像他二人在僻静之处谈情说爱，只气得不住大骂。

突然有人在他肩头轻轻一拍，一把抱住，笑道："韦兄弟，你在这里？"韦小宝转头一看，原来是御前侍卫总管多隆，不由得大喜，笑道："你怎么来了？"只见他身后跟着十余人，都是御前侍卫，穿的却是寻常小兵装束。众侍卫见了他，个个眉花眼笑，却不上前参见招呼。多隆低声道："这里人杂，到我房里说话。"原来他们一干人便也住在这客房里。

到得房中，众侍卫才一一上前参见，韦小宝笑道："罢了，罢了！"取出一千两银票，笑道："众位兄弟们去喝酒花用罢。"

众侍卫早知这位副总管出手豪阔，只要遇上了他，必有好处，当下欢然道谢。

多隆低声道："韦兄弟，自从你在五台山遇险之后，皇上日常记挂在心，派我们出来寻找你的下落。"

韦小宝心下感激，站起身来，说道："多谢皇上恩德。却怎敢劳动多大哥的大驾？"多隆笑道："皇上本来也没派我，只派了十五名侍卫兄弟，是我自告奋勇。一来做哥哥的也真牵记着你；二来也好乘机出京来玩玩，这是托了你兄弟的洪福。"

众人都笑了起来。多隆道："这一下，我们几个算是立了大功，回京之后，皇上得知韦兄弟脱险，定是十分欢喜。我们一路上打听，韦兄弟的讯息没听到，却查到有一伙叛贼密谋造反，在河间府大举议事，我们就过来瞧瞧。"韦小宝道："我也正为此事而来，听说这次他们聚会，叫作什么'杀龟大会'。"多隆大拇指一翘，说道："厉害，厉害，什么事都逃不过韦兄弟的眼去。"韦小宝道："你们探到了什么消息？"多隆道："这里两个兄弟混入了大会之中，得知他们是要对付吴三桂，各省都推举了盟主。好几个盟主的名字也都查到了。"

韦小宝心念一动，问道："是哪几个？"多隆道："云南是沐剑声，福建是台逆郑经的次子，叫做郑克塽。"跟着又说了好几个盟主的名字。韦小宝道："那沐剑声、郑克塽等人的相貌，可认得出么？"多隆道："黑夜之中，这两个兄弟看不清楚，也不敢走近细看。"

韦小宝道："多大哥，你回京之后，请你禀告皇上，便说奴才韦小宝也在查访这件事，一等有了眉目，就回京面奏。"

多隆道："是，是。韦兄弟如此忠心办事，这次立了大功，皇上必定又有封赏。"韦小宝道："如有功劳，还不是咱们御前侍卫大伙儿的面子？眼前有一件事，要请各位辛苦一趟。"众侍卫都道："韦副总管差遣，自当效劳。"

韦小宝道："这件事说起来可气人得紧。我有个相好的姑娘，此刻正在跟一个浮滑小子勾勾搭搭……"

他刚说到这里，众侍卫已是气愤填膺，个个破口大骂：

"他奶奶的，哪一个小子如此大胆，敢来动韦副总管的人？咱们立刻去把这小子杀了。"

韦小宝道："杀倒不必。你们只须去打他一顿，给我出这一口恶气，不过这小子是我朋友，却也不可打得太过重了，尤其不可碰那位姑娘。"众侍卫笑道："这个自然理会得，韦副总管的相好姑娘，谁敢得罪了？"韦小宝道："这二人向西去了。你们一动手，我假装上来相救，将你们打跑。各位可得大大相让，使得兄弟在心上人面前出出风头。"

众侍卫齐声大笑，都道："韦副总管分派的这桩差事，最有趣不过。"

多隆笑道："大伙儿这就去干，喂，个个须得小心在意，要是露出了马脚，韦副总管可不拿你们当好兄弟啦。"众侍卫都笑道："韦副总管的大事，大伙儿赴汤蹈火，岂敢退后？"一名侍卫道："他妈的，这小子调戏韦副总管的相好，好比调戏我的亲娘，老子还不跟他拚命？"众人一齐大笑。韦小宝笑道："轻声些，别让旁人听到了。"众侍卫磨拳擦掌，嘻嘻哈哈的一拥而出。

韦小宝提了蔬菜，交给厨房，赏了他五钱银子，吩咐整治精致素菜，这才慢慢的向西城行去。走出一里多地，只听叱喝叫骂之声大作，远远望见数十人手执兵刃，打得甚是热闹，心想：“这小子倒也了得，居然以寡敌众，抵挡得住。”

缓缓走近，不禁吃了一惊，只见众侍卫围住了七八人狠斗。对方背靠城墙，负隅而战，却是沐剑声、吴立身一干人。

沐剑声身旁有个年轻姑娘，手握双刀，已打得头发散乱，城头上却有人携手观战，正是阿珂和郑克塽。韦小宝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心道：“他妈的，打错了人。定是他们先看到了沐公子，见他带着个姑娘，不分青红皂白，便即上前动手。”见多隆手握一柄鬼头刀，站在后面督战，当即走到他身边，低声道：“打错了，是城头上那两个。”说了这话，立即走开。

多隆喝道：“不对，喂，相好的，原来欠债的不是你们。

好，大伙儿都退下，放他们走罢！”众侍卫一听，纷纷退开。

沐剑声、吴立身等人少，本已不敌，先前只道自己露了形迹，这些清兵是来捉拿的，幸亏他们退开，正是求之不得。

吴立身一眼瞥见韦小宝，暗叫：“惭愧，原来这次又是蒙韦恩公相救。否则杀了我不打紧，小公爷落入鞑子手中，那可是万死莫赎了。”其时不便和韦小宝相认，与沐剑声等奔出城门，向北疾奔而去。

韦小宝走上城头，问阿珂道：“师姊，他们为什么打架？

都是些什么人？”阿珂小嘴一撇，说道：“谁知道呢？这些官兵是讨债来的。”韦小宝道：“咱们回店去罢，别让师父又记挂。”阿珂道：“你先回去，我随后就来。”

刚说到这里，众侍卫已奔上城头，一名侍卫指着郑克塽，叫道：“是他，欠我银子的是这小子。”韦小宝低声道：“郑公子，师姊，咱们快走。鞑子官兵胡作非为，惹上了很是麻烦。”

阿珂也有些害怕，道：“好，回去罢。”一名侍卫抢上前来，指着郑克塽道：“前晚在河间府妓院里玩花姑娘，你欠下我一万两银子，快快还来。”

郑克塽怒道：“胡说八道，谁到妓院里去啦，怎会欠了你银子？”一名侍卫道：“还说不是呢？前天晚上，你膝头上坐了两个粉头，叫作什么名字哪？”另一名侍卫道：“年纪大的那个叫阿翠，小的那个叫红宝。你左边亲一个嘴，喝一口酒，右边摸一摸人家脸蛋，又喝一口酒，好不风流快活，还想赖么？”又一名侍卫道：“你搂着两个粉头，跟我们掷骰子，输了二千两银子，要翻本，向我借了三千，向这位老兄借了二千，后来又向他借了一千五，向那一位借了二千两……”另一人道：“再向我借了一千五百两，一共是一万两白花花的银子。”五人一齐伸手，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快快还来！”

阿珂想起当日在妓院中见到韦小宝跟众妓胡闹的情景，又想起前几日在草堆之中，郑公子在自己身上乱摸乱捏，看来这事多半不假，再一算日子，前晚正是“杀龟大会”的前夕，郑公子深夜不归，次日清晨却见他满脸酒意，说是什么英雄豪杰邀他去喝酒，喝酒不假，请他的却不是英雄豪杰，而是妓院中的下贱女子，想到此处，不由得珠泪盈盈欲滴。

众侍卫截住郑克塽的后路，将他团团围住，后面一人一伸手，抓住了他后领。郑克塽大怒，手肘后挺，重重撞在他胸口。那侍卫大叫一声，痛得蹲下身去。余人一拥而上，拳脚纷施，这些人单打独斗，都不是郑克塽的对手，但七八人一齐动手，将他掀在地下。

阿珂急叫：“有话好说，不可胡乱打人。”抢上前去相救。

多隆道：“喂，大姑娘，这事跟你不相干，可别赶这爿混水。”阿珂急道：“让开！”伸手向他肩头推去。多隆是大内高手，武功了得，左手轻轻一挥，震得她向后跌开数步。那边众侍卫向郑克塽拳打脚踢，劈劈拍拍的不住打他耳光。阿珂急攻数招，却被多隆笑吟吟的逼得离郑克塽越来越远。多隆笑道：“大姑娘，这个花花公子吃喝嫖赌，样样俱全，今天早晨还在向我借五千两银子，说要娶那两个粉头回家去做小老婆，你何必回护于他？”阿珂退开几步，急叫：“你们别，有话……有话慢慢的说。”

一名侍卫笑道：“你叫他还了我们银子，自然不会打他。”

说着又在郑克塽面门砰的一拳，他鼻孔中登时鲜血长流。一名侍卫拔出刀来，叫道：“割下他两只耳朵再说。”说着将单刀在空中虚劈两刀。

阿珂拉住韦小宝的手，急得要哭了出来，道：“怎么办？

怎么办？”韦小宝道：“一万两银子我倒有，只是送给他还赌帐嫖帐，可不大愿意。”阿珂道：“他们要割他耳朵了，你就……就借给我罢。”韦小宝道：“师姊要借，别说一万两，就十万两也借了，不过日后你是我妻子，这笔帐不能算。你叫郑公子向我借。”阿珂顿足道：“唉，你这人真是。”叫道：“喂，你们别打，还你们钱就是。”

众侍卫也打得够了，便即住手，但仍是按住郑克塽不放。

阿珂叫道：“郑公子，我师弟有银子，你向他借来还债罢。”

郑克塽气得几欲晕去，但见钢刀在脸前晃来晃去，怕他们真的割了自己耳朵，心下也真害怕，眼望韦小宝，露出祈求之色。

阿珂拉拉韦小宝的袖子，低声道：“就借给他罢。”

一名侍卫冷笑道：“一万两银子不是小数目，没中没保，怎能轻易借了给人？这小子最爱赖债，大伙儿可不是上了他当吗？”另一人道：“除非这位姑娘做中保，这小子倘若赖帐不还，就着落在这位姑娘身上偿还。”那高举钢刀的侍卫大声道：“人家大姑娘跟这臭小子没亲没故，干么要给他作保？如果一万两银子还不出，除了拿身子偿还，嫁给这位小财主之外，还有什么法子？”众侍卫哄笑道：“对了，这主意十分高明。”

韦小宝低声道：“师姊，不成，你听他们的话，那不是太委屈你了么？”

拍的一声响，一名侍卫又重重打了郑克塽一个耳光。他手脚全被拉住，绝无抗拒之力。一名侍卫喝道：“狠狠的打，打死了他，这一万两银子，就算掉在水里。这叫做眼不见，心不烦。”劈劈拍拍，又打了起来。

郑克塽叫道：“别打！别打！韦兄弟，你手边如有银子，就请借给我一万两，我……我保证一定归还。”

韦小宝斜眼瞧着阿珂，道：“师姊，你说借不借？”

阿珂泪水在眼眶中滚来滚去，哽咽道：“借……借好了！”

一名侍卫在旁凑趣，大声道：“大姑娘作的中保，日后大姑娘嫁小财主，这臭小子倒是媒人。”韦小宝从怀中摸出一叠银票来，检了一万两，便要去交换郑克塽，一转念间，交给了阿珂。阿珂接了，说道：“银子有了，你们放开他啊。”

众侍卫均想，先前韦副总管说好是由他出手救人，现下变成了使银子救人，不知是否合他心意，当下仍然抓住郑克塽不放。

韦小宝道：“这一万两银子，你们拿去分了罢，他妈的，总算是大伙儿辛苦了一场。你们这些混帐王八蛋，快快给我放人！”众侍卫一听大喜，韦小宝言中意思，显然是将这一万两银子赏给他们了，当下放开了郑克塽。阿珂伸手将他扶起，将银票交给他。郑克塽怒极，随手接过，看也不看，便交给身旁一名侍卫。

韦小宝骂道：“你们这批王八蛋，鞑子官兵，将我朋友打成这个样子，老子不和你们干休。”阿珂生怕多起纠纷，忙道：“别骂了，咱们回去。”韦小宝道：“这件事想想也教人生气，欠债还钱，那已经还了。郑公子这一顿打，可不是白挨的吗？”

多隆哈哈大笑，说道：“这小子穷星刚脱，色心又起，他妈的，你老是挨着人家大姑娘干么？”一伸手，抓住郑克塽的后领，提起他身子，在空中转了两个圈子，喝道：“我把你抛下城墙去，瞧你是死是活！”郑克塽和阿珂齐声大叫。

多隆将郑克塽重重在地下一顿，喝道：“以后你给我离得这位姑娘远远的，人家好好的姑娘，跟你这狂嫖滥赌、偷鸡摸狗的小子在一起，

没的坏了名头。我跟你说，以后我再见到你缠在这位姑娘身旁，老子非扭断你的狗头不可。”说着左手握住他辫根，右手将他辫子在手掌绕了两转，深深吸了一口气，胸口登时鼓了起来，手臂手背上肌肉凸起，一声猛喝，双臂用力向外一分，拍的一声响，辫子从中断绝。

众侍卫见到他如此神力，登时采声雷动。多隆膂力本强，又练了一身外家硬功。双膀实有千斤之力。幸好他左手握住了辫根，否则郑克塽这根辫子是假的，轻轻一拉，便揭露了他不遵朝令、有不臣之心的大罪。

多隆抛下半截辫子，五根鼓槌儿般的大手指扠在郑克塽颈中，跟着左手扠住他的后颈，双手渐渐收紧，郑克塽的脸渐渐胀红，到后来连舌头也伸了出来，眼见便要窒息而死。十余名侍卫各抽兵刃，团团围在二人身周，不让阿珂过来相救。

韦小宝叫道：“钱也还了，还想杀人吗？”一冲而前，砰的一拳，打在一名侍卫小腹之上。那侍卫“啊哟”一声，一个筋斗摔出，大叫大嚷，手足乱伸，说什么也爬不起身来。韦小宝双拳一招“双龙抢珠”，向多隆打去。多隆两只手正扠在郑克塽颈中，难以招架，登时中拳。这招“双龙抢珠”本是打向敌人太阳穴，但多隆身材高大，韦小宝却生得矮小，两个拳头都打在他膂下。多隆假装大怒，骂道：“死小鬼，老子扠死了你！”放开郑克塽，和韦小宝斗了起来。

韦小宝使开从海大富与澄观处学来的武功，身法灵活，一招一式，倒也巧妙美观。多隆出拳有风，尽往他身旁数寸之处打去，突然斗得兴发，飞腿猛踢，喀喇一声，将韦小宝身旁的一株枣树踢断了。众侍卫大声喝采。

阿珂见多隆如此神威，生恐韦小宝给他打死了，叫道：“师弟，莫打了，咱们回去。”韦小宝大喜：“她关心起我来了，小娘皮倒也不是全没良心。”

多隆又是一脚，将地下一块斗大石头踢得飞了起来，掉下城头。韦小宝出招越来越快，拍的一掌，正中对方肚皮，多隆“啊啊”大叫，双腿一弯，坐倒在地，叫道：“老子不服，再来打过！”一跃而起，双臂直上直下的急打过来。韦小宝侧身闪避，多隆一拳打上城墙，登时打下三块大青砖来。尘土飞扬之中，韦小宝飞起右脚，脚尖还没碰到他身子，多隆大叫一声，从城墙上溜了下去，掉在城墙脚下，动也不动了。

韦小宝大吃一惊，生怕真的摔死了他，俯首下望。多隆抬头一笑，霎了霎眼，摇手示意不妨，随即伏倒。韦小宝这才放心。众侍卫都惊惶不已，纷纷奔下城头。

韦小宝一拉阿珂，低声道：“快走！快走！”三人一溜烟的奔回客店。

回到客店之中，九难见阿珂神色有异，气喘不已，问道：“遇上了什么事？”阿珂道：“有十多个鞑子官兵跟郑公子为难，幸亏……幸亏师弟打倒了官兵的头脑。”九难道：“给我在客店里安安静静的耽着，别到处乱走，惹事生非。”阿珂低头答应，过了一会总是记挂着郑克塽的伤势，到他房中去看望，只见众伴当已给他敷上伤药，已睡着了。

韦小宝见她从郑克塽房里出来，又是有气，又有些懊恼：

“刚才怎不叫他们当真割了这小子的两只耳朵？”又想：“这妞儿一心一意，总是记挂着这臭小子。我就算把小子耳朵割了、眼睛戳瞎了，看来她还是把他当作心肝宝贝。”饶是他机警多智，遇上了这等男女情爱之事，却也是一筹莫展了。

注：回目中“棘门此外尽儿戏”一句，原为汉文帝称赞周亚夫语，指其军令森严，其他将军所不及，原诗咏吴三桂残暴虐民而治军有方。“棘门”即“戟门”，亦可指宫门，本书借用以喻众御前侍卫出宫胡闹。



第二十八回　未免情多丝宛转 为谁辛苦窍玲珑

韦小宝当晚睡到半夜，忽听得窗上有声轻敲，迷迷糊糊的坐起身来，只听窗外有人低声道：“韦恩公，是我。”

他一凝神，辨明是吴立身的声音，忙走近窗边，低声道：“是吴二叔么？”吴立身道：“不敢，是我。”韦小宝轻轻打开窗子，吴立身跃入房内，抱住了他，甚是欢喜，低声道：“恩公，我日日思念你，想不到能在这里相会。”转身关上窗子，拉韦小宝并肩坐在炕上，说道：“在河间府大会里，我向贵会里的朋友打听你的消息，他们却不肯说。”

韦小宝笑道：“他们倒不是见外，有意不肯说。实在我来参加‘杀龟大会’，是乔装改扮了的，会中众兄弟也都不知。”

吴立身这才释然，道：“原来如此。今日撞到鞑子官兵，又蒙恩公解围，否则的话，只怕我们小公爷要遭不测。小公爷要我多多拜上恩公，实是深感大德。”

韦小宝道：“大家是好朋友，何必客气。吴二叔，你这么恩公长、恩公短的，听来着实别扭，倘若你当我是朋友，这称呼今后还是免了。”

吴立身道：“好，我不叫你恩公，你也别叫我二叔。咱俩今后兄弟称呼。我大着几岁，就叫你一声兄弟罢。”韦小宝笑道：“妙极，你那个刘一舟师侄，岂不是要叫我师叔了？”吴立身微觉尴尬，说道：“这家伙没出息，咱们别理他。兄弟，你要上哪里去？”

韦小宝道：“这事说来话长。二哥，做兄弟的已对了一头亲事。”

吴立身道：“恭喜，恭喜，却不知是谁家姑娘？”随即想到：“莫非就是方怡？他找到方姑娘和小郡主了？”满脸都是喜色。

韦小宝道：“我这老婆姓陈，不过有一件事，好生惭愧。”

吴立身问道：“怎么？”韦小宝道：“我这老婆却另有个相好，姓郑，这小子人品极不规矩。想勾搭我的老婆，倒还是小事，他却向鞑子官兵告密。今日那些官兵来跟小公爷为难，就是他出的主意。”

吴立身大怒，道：“这小子活得不耐烦了，却又不知为了什么？”

韦小宝道：“你道这小子是谁？他便是台湾延平郡王的第二儿子。他说延平郡王统领大军，你们沐王府却已败落，无权无势，什么何足道哉？”吴立身怒道：“我们沐王爷是大明开国功臣，世镇云南，怎是他台湾郑家新进之可比？”韦小宝道：“可不是吗？这小子说道：是谁杀了吴三桂，在天下英雄之前大大露脸；你们在云南是地头蛇，要杀吴三桂，比他们台湾郑家要方便百倍。他跟我来商量，说要把沐家的人先除去了。我说我们天地会跟沐王府早有赌赛，瞧谁先干掉吴三桂。英雄好汉，赢要赢得光彩，输要输得漂亮，哪有暗中算计对方之理？这小子不服气，便另生诡计。幸亏鞑子官兵不认得小公爷，我骗他们说认错人了，你们才得脱身。”吴立身连叫：“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他妈的，这小子不是人。”

韦小宝道：“二哥，这小子非教训他一顿不可。瞧在延平郡王的面上，我们也不能杀了他。最好你去打他一顿，兄弟便挺身出来相劝，跟你动手。你故意让我几招，假装败退，不知肯不肯？”吴立身道：“兄弟是为我们出气，哪有不肯之理？

如此最好，也免得跟台湾郑家破面，多惹纠纷。”韦小宝道：“那个头脸有伤、跟兄弟在一起的小子，便是他了。”吴立身道：“是。他郑家又怎么了？沐王府今天虽然落难，却也不是好欺侮的。”

韦小宝道：“可不是吗？”随即问起那天在庄家大屋“见鬼”之事。他日间虽见到徐天川，但当时不便问，一直记挂着这件事。

吴立身脸有惭色，不住摇头，说道：“兄弟，你今日叫我一声二哥，我这做哥哥的实在好生惭愧。那日我们被那批装神弄鬼的家伙使邪法制住了，岂知这批家伙给人引出屋去，拿了起来。几个女子刚过来放了我们，却又有一批鬼家伙攻进屋来，把章老三他们救了去。”

韦小宝点点头，心道：“那是神龙教的，庄三少奶她们抵敌不住。”

吴立身摇头道：“那时我和徐老爷子穴道刚解开，手脚还不大灵便，黑暗之中胡里胡涂的乱斗一场，大伙儿都失散了。

到第二天早上才聚在一起，可是兄弟你、小郡主、方姑娘三个，却说什么也找不到，我们又去那间鬼屋找寻。屋里只有一个老太婆，也不知是真聋还是假聋，缠了半天，问不出半点所以然来。徐老爷子和我都不死心，明探暗访，直搞了大半个月，唉，半点头绪也没有。好兄弟，今天见到你，真是开心。小郡主和方姑娘去了哪里？你可有点讯息吗？我们小王爷记挂着妹子，老是不开心。”

韦小宝含糊以应：“我也挺记挂着她两个。方姑娘聪明伶俐，小郡主却是个老实头，早些跟他哥哥见面就好啦。”心想：

“原来你们没给神龙教捉去，没给逼服了毒药来做奸细，那好得很。”他知吴立身性子爽直，不会说谎，倘若这番话是刘一舟说的，就未必可信。

吴立身道：“兄弟，你好好保重，做哥哥的去了。”说着站起，颇为依依不舍，拉着他手，又道：“兄弟，天下好姑娘有的是，你那夫人倘若对你不住，你也不必太放在心上。”韦小宝长叹一声，黯然无语。这声叹息倒是货真价实。吴立身推开窗子，跳了出去。

次日韦小宝随着九难和阿珂出城向北，郑克塽带了伴当，仍是同行。九难问他：“郑公子，你要去哪里？”郑克塽道：“我要回台湾，送师太一程，这就分手了。”

行出二十余里，忽听得马蹄声急，一行人从后赶了上来。

奔到近处，只见来人是一群乡农，手中拿了锄头、铁扒之属，当先一人叫道：“是这小子，就是他了。”韦小宝一看，这人正是吴立身。

一伙人绕过大车，拦在当路。吴立身指着郑克塽骂道：“贼小子，昨晚你在张家庄干的好事！猫儿偷了食，就想溜之大吉吗？”郑克塽怒道：“什么张家庄、李家庄？你有没生眼睛，胡说八道。”吴立身叫道：“好啊，李家庄的姑娘原来也给你骗的，你自己认招了。他妈的，贼小子！一晚上接连诱骗了两个闺女，当真大胆无耻。”

郑府伴当齐声喝道：“这位是我们公子爷，莫认错了人，胡言乱语。”

吴立身拉过一个乡下姑娘，指着郑克塽道：“是不是他？

你认清楚些。”韦小宝见这乡下姑娘浓眉大眼，颧骨高耸，牙齿凸出，身上倒穿得花花绿绿，头上包着块花布，料想是吴立身花钱去雇了来的，心下暗暗好笑。

那乡下姑娘粗声粗气的道：“是他，是他，一点儿不错。

他昨天晚上到了我屋子里，一把抱住了我，呜呜，这……。可丑死人啦，啊唷，呜呜，啊，妈呀……”说着号啕大哭。

另一个乡农大声喝道：“你欺侮我妹子，叫老子做你的便宜大舅子。他妈的，老子跟你拚命。”正是吴立身的弟子敖彪。

韦小宝细看沐王府人众，有五六人曾经会过，刘一舟却不在其内，料来吴立身曾先行挑过，并无跟自己心有嫌隙之人在内，以免败露了机关。

阿珂见那乡下姑娘如此丑陋，不信郑克塽会跟她有何苟且之事，只是她力证其事，这些乡下人又跟他无冤无仇，想来也不会故意诬赖，不由得将信将疑。韦小宝皱眉道：“郑公子也未免太风流了，去妓院中玩要那也罢了，怎地去……去……去……唉，这乡下姑娘这样难看，师姊，我想他们一定认错了人。”阿珂道：“对，准是认错了。”

吴立身对那乡姑道：“快说，快说，怕什么丑？他……这小贼给了你什么东西？”

那乡姑从怀里取出一只一百两的大银元宝，说道：“他给我这个，叫我听他的话。他说他是台湾来的，他爹爹是什么王爷，家里有金山银山，还有……还有……”

阿珂“啊”的一声尖叫，心想这乡下姑娘无知无识，怎会捏造，自然是郑克塽真的说过了，不由得心下一阵气苦。郑府众伴当也都信以为真，均想凭这乡下姑娘，身边也不会有这大元宝，纷纷喝道：“让开，让开！你拿了元宝还吵些什么？

别拦了大爷们的道路。”

敖彪叫道：“不成，我妹子给你强奸了，叫她以后如何嫁人？你非娶了她不可。你快快跟我回去，和她拜堂成亲，带她回台湾，拜见你爹娘。我妹子是好人家女儿，又不是低三下四的贱人，难道是要了你银子卖身吗？他说这一百两银子是干什么的？”最后这句话是对着那乡姑而问。那乡姑道：“他说……他说这是什么聘礼，又说要叫人来做媒，娶我做老婆，带我去王府做什么一品夫人。”敖彪道：“这就是了。妹夫啊，我跟你说，你不跟我妹子成亲，想要这样一走了之，可没那么容易，快跟你大舅子回去。”

郑克塽怒极，心想这次来到中原，尽遇到不顺遂之事，连这些乡下人也莫名其妙的找上我来，提起马鞭，拍的一声，便向敖彪头上击落。敖彪大叫：“啊哟！”双手抱头，倒撞下马，蜷缩成一团，抽搐了几下，便不动了。众乡人大叫：“打死人啦，打死人啦！”

那乡姑跳下马来，抱住敖彪身子，放声大哭，哭声既粗且哑，直似杀猪。

郑克塽一惊，眼下身在异乡，自己又是清廷欲得之而甘心的人物，闹出了人命案子，那可大大的不便，当即喝道：“大伙儿冲！”一提马缰，便欲纵马奔逃。

突然一个乡下人纵身而起，从半空中向他扑将下来。郑克塽左手反手一拳，向他胸膛打去。那人抓住他的手腕一扭，喀的一声，手肘脱臼。那人落在他身后马鞍上，右手伸到他胁下，扳住了他头颈，正是擒拿手法中一招“斜批逆鳞”，那人手法干净利落，嘴里大呼大叫：“阿三，阿狗，快来帮忙，我……我……我给他打得好痛，啊唷喂，这小子打死我啦！打死我啦！”郑克塽全身酸麻，已然动弹不得。

郑府众伴当拔出兵刃，抢攻上来。沐王府这次出来人数虽然不多，却个个身手不弱，举起锄头铁扒，一阵乱打，将本已受伤的众伴当赶开。

那乡下人抱住郑克塽，滚下马来，大叫大嚷：“阿花哪，快来捉住你老公，别让他逃走了。”那乡下姑娘叫道：“他逃不了。”纵身而上，将郑克塽牢牢抱住。韦小宝这时才看出来，这乡下姑娘原来是男扮女装，无怪如此丑陋不堪，那自然是沐王府中的人物，“她”一把抱住郑克塽，使的也是擒拿手法。

阿珂急叫：“师父，师父，他们捉住郑公子啦，那怎么办？”

九难摇头道：“这郑公子行止不端，受些教训，于他也非无益。这些乡下人也不会伤他性命。”她躺在大车之中静养，只听到车外嘈闹，却没见沐王府众人动手的情形，否则以她的眼光，一见到这些人的身手，自然便看破了。阿珂道：“这批乡下人好像是会武功的。”韦小宝道：“武功是没有，蛮力倒着实不小。”

敖彪从地下爬了起来，叫道：“他妈的，险些打死了你老子。”一名乡下人笑道：“是大舅子，怎么会是老子？”敖彪道：“好，抓住了这小子，大舅子既没有死，也不用他抵命了。我的阿花妹子终身有托，抓他去拜堂成亲罢。”众乡人欢呼大叫：

“喝喜酒去，喝喜酒去！”将郑府伴当的马匹一齐牵了，拥着郑克塽，上马向来路而去。

郑府伴当大叫急追，眼见一伙人绝尘而去，徒步却哪里追赶得上？

韦小宝笑道：“郑公子在这里招亲，那妙得很啊，原来这里的地名叫做高老庄。”阿珂惊怒交集，早就没了主意，顺口问道：“这里叫高老庄？”韦小宝道：“是啊。西游记中，不是有一回书叫‘猪八戒高老庄招亲’么？”阿珂怒道：“你才是猪八戒！”倚在路旁一株树上，哭了起来。韦小宝道：“师姊，郑公子娶媳妇，那是做喜事哪，怎么你反而哭了？”

阿珂又想骂他，转念一想，这小鬼头神通广大，只有求他相助，才能救得郑公子回来，哭道：“师弟，你怎生想个法儿，去救了他脱险。”

韦小宝睁大眼睛，装作十分惊异，道：“你说救他脱险？

他又没打死人，不会要他抵命的。”阿珂道：“你没听见？那些人要逼他跟那乡下姑娘拜堂成亲。”韦小宝笑道：“拜堂成亲，那好得很啊。”压低了嗓子，悄声道：“我就是想跟你拜堂成亲，只可惜你不肯。”阿珂白了他一眼，道：“人家都急死了，你还在说这些无聊话，瞧我以后睬不睬你？”韦小宝道：“师父说道，郑公子品行不好，让他吃些苦头，大有益处。何况拜堂成亲又不是吃苦头，郑公子多半还开心得很呢。否则的话，昨天晚上他又怎会去找这姑娘，跟她瞎七搭八，不三不四。”阿珂右足在地下一顿，怒道：“你才瞎七搭八，不三不四。”

这一日阿珂一路上故意找事耽搁，打尖之时，在骡子后蹄上砍了一刀，骡子就此一跛一拐，行得极慢，只走了十多里路，便在一个市镇上歇了。

韦小宝知她夜里定会赶去救郑克塽，吃过晚饭，等客店中众人入睡，便走到马厩之中，在草堆上睡倒。果然不到初更时分，便听得脚步之声细碎，一个黑影走过马厩来牵马。韦小宝低声叫道：“有人偷马！”

那人正是阿珂，一惊之下，转身欲逃，随即辨明是韦小宝的声音，问道：“小宝，是你吗？”韦小宝笑道：“自然是我。”

阿珂道：“你在这里干什么？”韦小宝道：“山人神机妙算，料到有人今夜要做偷马贼，因此守在这里拿贼。”阿珂啐了一口，央求道：“小宝，你陪我一起去……去救他回来。”

韦小宝听得她软语相求，不由得骨头都酥了，笑道：“倘若救出了他，有什么奖赏？”阿珂道：“你要什么都……”本来想说你要什么都依你，立即想到：“这小鬼头定是要我嫁他，那如何依得。”一句话没说完，便改口道：“你……你总是想法子来欺侮我，从来不肯真心帮我。”说到这里，呜呜咽咽的哭了起来。她哭泣倒是不假，只不过心中想到的，却是郑克塽的轻薄无行，以及他陷身险境，不知拜了堂、成了亲没有。

韦小宝给她这么一哭，心肠登时软了，叹道：“好啦，好啦！我陪你去便是。”阿珂大喜，抽抽噎噎的道：“谢……谢谢你。”韦小宝道：“谢是不用谢，就是不知道高老庄在哪里。”

阿珂一怔，随即明白，他说“高老庄”，还是绕了弯在骂郑克塽，低声道：“咱们一路寻过去就是了。”

两人悄悄开了客店后门，牵马出店，并骑而行，从来路驰回。韦小宝道：“郑公子到底有什么好，你这样喜欢他？”阿珂道：“谁说喜欢他了？不过……不过大家相识一场，他遭到危难，自然要去相救。”韦小宝道：“倘若有人捉了我去拜堂成亲，你救我不救？”阿珂噗哧一笑，道：“你好美吗？谁会捉你去拜堂成亲了？”韦小宝叹道：“你瞧我不顺眼，说不定有哪一个姑娘，瞧着我挺俊、挺帅呢？”阿珂笑道：“那可谢天谢地了，省得你老是阴魂不散的缠着我。”

韦小宝道：“好，你这样没良心。倘若有人捉了你去拜堂成亲，我可也不救你。”

阿珂微微一惊，心想若真遇上这等事，那是非要他相救不可，幽幽的道：“你一定会来救我的。”韦小宝道：“为什么？”

阿珂道：“人家欺侮我，你决不会袖手旁观，谁教你是我师弟呢？”这句话韦小宝听在耳里，心中甜甜的甚是受用。

说话之间，已驰近日间和沐王府群雄相遇之处，只见路边十余人坐在地下，手中提着灯笼，正是郑府的伴当。阿珂勒马即问：“郑公子呢？”众伴当站了起来，一人哭丧着脸说道：“在那边祠堂里。”说着向西北角一指。阿珂问道：“祠堂，干什么？”那伴当道：“这些乡下人请了公子去，硬要他拜堂成亲，公子不肯，他们就拳打足踢，凶狠得紧。”

阿珂怒道：“你们……哼……你们都是高手，怎地连几个乡下人也打不过？”众伴当甚是惭愧，都低下头来。一人道：“这些乡下人都是有武功的。”阿珂怒道：“人家有武功，你们就连主子也不顾了？我们要去救人，你们带路。”

一名年老伴当道：“那些乡下佬说，我们如再去啰唣，要把我们一个个都宰了。”阿珂道：“宰就宰了，怕什么？郡王要你们保护公子，却这等贪生怕死！”那伴当道：“是，是。最好……最好请姑娘别骑马，以防他们惊觉。”阿珂哼了一声，和韦小宝一齐跳下马来，将马系在路边树上。众伴当放下灯笼，带领二人向西北走去。

行出里许，穿过一座树林，一片坟地，来到七八间大屋外，屋中传来锣鼓喧闹之声。阿珂心中焦急：“他真的在拜堂了？”一拉韦小宝的衣袖，快步奔去，绕到屋侧，见一扇门开着一半，望进去黑沉沉的无人。两人闪将过去，循着锣鼓声来到大厅，蹲下身来，从窗缝中向内张去。

一见厅中情景，阿珂登时大急，韦小宝却开心之极。

只见郑克塽头上插了几朵红花，和一个头披红巾的女子相对而立。厅上明晃晃的点了许多蜡烛，几名乡下人敲锣打鼓，不住起哄。吴立身叫道：“再拜，再拜！”郑克塽道：“天地也拜过了，还拜什么？”阿珂一听，气得险些晕去。

吴立身摇头道：“咱们这里的规矩，新郎要向新娘连拜一百次。你只拜了三十次，还得拜七十次。”敖彪提起脚来，在郑克塽屁股上踢一脚，郑克塽站立不定，跪了下去。敖彪按住他头，喝道：“你今日做新郎，再磕几个头，又打什么紧？”

韦小宝知道他们是在拖延时刻，等候自己到来，这种好戏生平难得几回见，不妨多瞧一会儿，倒也不忙进去救人。阿珂却已忍不住，砰的一声，踢开长窗，手持单刀跳了进去，喝道：“快放开他！否则姑娘一个个的把你们都杀了！”

吴立身笑道：“姑娘，你是来喝喜酒的吗？怎么动刀动枪？”

阿珂踏上一步，挥刀向敖彪砍去，她愤急之下，出刀势道甚是凌厉。敖彪急忙跃开，提起身后长凳抵敌。阿珂虽无内力，武功招数却颇精奇，敖彪的长凳不趁手，竟被她逼得连连倒退。吴立身笑道：“嘿，倒还了得。”伸手接了过来，他武功比之敖彪可高得多了，单凭一对肉掌，在她刀刃之间穿来插去。郑克塽跃起身来待要相助，背心上被人砰砰两拳，打倒在地。

阿珂拆得七八招，眼见抵敌不住，叫道：“师弟，师弟，快来。”却听得韦小宝在窗外大叫：“好厉害，老子跟你们拚了。”又听得窗上拳打足踢，显然是韦小宝正在与人恶斗。

吴立身听得韦小宝到来，忙使个眼色，喝道：“什么人！”

他两名弟子抢了上来，使开兵刃，接过了阿珂的柳叶刀。吴立身纵到厅外，但见韦小宝独自一人，正在将长窗踢得砰砰作声，哪里有人在和他动手？吴立身险些笑了出来，叫道：“大家住手！你这小孩子在这里干什么？”韦小宝叫道：“我师姊叫我来救人，你们快快放人！啊哟，不好，你这乡下佬武功了得。”嘴里大呼小叫，向门外奔去。吴立身笑着追了出去。

来到祠堂之外，韦小宝停步笑道：“二哥，多谢你了，这件事办得十分有趣。”吴立身笑道：“那姑娘就是兄弟的心上人吗？果然武功既好，人品也……也是……嘿嘿，不错。”他生性粗豪，阿珂容貌极美，并不以为有什么了不起，但对她招数精妙，倒颇佩服。

韦小宝叹了口气，道：“可惜她一心一意只想嫁给那臭小子，不肯嫁给我。你们能逼得那臭小子跟乡下姑娘拜堂成亲，如能逼得她跟我……”灵机一动，说道：“二哥，请你帮忙帮到底。我假装给你擒住，你再去擒那姑娘，逼迫我拜堂成亲，你瞧好是不好？”

吴立身哈哈大笑，不由得摇了摇头，忙道：“很好，很好，兄弟，你别介意，我摇头是习惯成自然，不过……不过……”说到这里，颇为踌躇。韦小宝问道：“不过怎样？”吴立身道：“咱们是侠义道，开开玩笑是可以的，兄弟你别多心，做哥哥的说话老实，那贪花好色的淫戒，却万万犯不得。”

韦小宝道：“这个自然。她是我师姊，跟我拜堂成亲之后，就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二哥，你是媒人，拜天地就是正娶，是不是？又不是采花嫖堂子，有什么贪花好色了？”吴立身道：“是，是。兄弟你答应我，对这位姑娘，可不能做什么不合侠义道的……的坏事。”韦小宝道：“你放一百二十个心。大丈夫一言既出，什么马难追。”

吴立身大喜，笑道："我原知你是响当当的英雄好汉。这姑娘嫁了给你，那真是她的造化。"韦小宝微笑道："你是媒人，这杯喜酒，总是要请你喝的。"吴立身笑道："妙极！兄弟，我可要动手了。"韦小宝双手反到背后，笑道："不用客气。"

吴立身左手抓住了他双手手腕，大声道："瞧你还逃到哪里去！"将他推进大厅之中。只见阿珂手中单刀已被击落，三件兵刃指住她前心背后。敖彪等虽将她制住，但知她是韦小宝的心上人，不敢有丝毫无礼。

吴立身解下腰带，将韦小宝双手反绑了，推他坐在椅中，又过去将阿珂也绑住了。韦小宝不住口的大骂。吴立身喝道："小鬼，再骂一句，我挖了你的眼珠子。"韦小宝道："我偏偏要骂，臭贼！"阿珂低声道："师弟，别骂了，免得吃眼前亏。"

韦小宝这才住嘴。

吴立身道："这姑娘倒也明白道理，人品也还不错，很好，很好。我有个兄弟，还没娶妻，今天就娶了她做我的弟妇罢。"

阿珂大惊，忙道："不成，不成！"吴立身怒道："为什么不成？

大姑娘家，总是要嫁人的。我这兄弟是个英雄豪杰，又不会辱没了你。为什么不肯？当真不识抬举！奏乐。"敖彪等拿起锣鼓打了起来，咚咚当当，甚是热闹。

阿珂生平所受的惊吓，莫无过于此刻，心想这乡下人如此粗陋肮脏，他弟弟也决计好不了，倘若失身于这等乡间鄙夫，就算即刻自尽，也已来不及了。她牙齿紧紧咬着嘴唇，吓得话也说不出来了。吴立身笑道："很好，你答应了。"右手一挥，众人停了敲击锣鼓。

阿珂叫道："没有，我不答应。你们快杀了我！"吴立身道："好，我这就杀了你，连你师弟也一起杀了。"说着从敖彪手中接过钢刀，高高举起。阿珂哭道："你快杀，不杀的不是好汉。你……你快杀我师弟，先……先杀他好了。"

吴立身向韦小宝瞧了一眼，心道："这姑娘对你如此无情无义，你又何必娶她？"韦小宝心中也在怒骂："臭小娘，为什么先杀我？"吴立身怒道："我偏偏不杀你师弟。阿狗，把这臭小子拖出去砍了！"说着向郑克塽一指。敖彪应道："是。"

便去拉郑克塽。

阿珂惊呼："不，不要害他……他是杀不得的。他爹爹……他爹爹……"

吴立身道："也罢！那么你做不做我的弟媳？"阿珂哭道："不，不，你……你杀死我好了。"吴立身抛下钢刀，提起一条马鞭，喝道："我不杀你，先抽你一百鞭子。"心中怒气勃发，一时难以遏止，举起鞭子向空中吧的一声，虚击一鞭，便要往她身上抽去。

韦小宝叫道："且慢！"吴立身马鞭停在半空不即击下，问道："怎么？"韦小宝道："咱们英雄好汉，讲究义气。我跟师姊犹如同胞手足，这一百鞭子，你打我好了。"

阿珂见吴立身狠霸霸的举起鞭子，早吓得慌了，听韦小宝这么说，心中一喜，道："师弟，你真是好人。"

韦小宝向吴立身道："喂，老兄，什么事情都由我一力担当。这叫做大丈夫不怕危难，挺身而出。你不可逼她嫁你兄弟，你如有什么姊姊妹妹嫁不出去的，由我来跟她拜堂成亲好了。这郑公子已娶了一个，我再娶一个，连销两个，总差不多了罢？就算还有，一起都嫁给我，老子破铜烂铁，一古脑儿都收了……"

他说到这里，吴立身等无不哈哈大笑。阿珂忍不住也觉好笑，但只笑得一下，想起自身遭受如此委屈，又流下泪来。

吴立身笑道："你这小孩做人漂亮，倒是条汉子。我本想就放了你们，只是给你几句空话就吓倒了，老子太也脓包。拜堂成亲之事是一定要办的，到底是你拜堂，还是她？"

阿珂急于脱身，忙道："是他，是他！"吴立身瞪眼凝视着她，大声道："你说要他拜堂成亲？"阿珂微感惭愧，低头道："是。"吴立身道："好！"指着韦小宝大声道："今日非要你跟人拜堂成亲不可。"

韦小宝望着阿珂道："我……我……"阿珂低声道："师弟，你今日救我脱却大难，我永不忘记，你就答应了罢！"韦小宝愁眉苦脸，说道："你要我拜堂成亲？唉，你知道，这件事十分为难。"阿珂低声道："我知道，你今日如不帮我这个大忙，我只好一头撞死了。我……无可奈何，只好求你。他们……他们恶得很。"

韦小宝大声道："师姊，今日是你开口求我，我韦小宝只好勉为其难，答应了你。是你求我拜堂成亲，可不是我自己愿意的，是不是？"阿珂道："是，是我求你的。你是英雄好汉，大丈夫挺身而出，济人之急，又……又最听我话的。"

韦小宝长叹一声，道："师姊，我对你一番心意，你现在总明白了。不论你叫我做什么事，我都一口答应，不会皱一皱眉头。你既要我拜堂成亲，我自然答应。"阿珂道："我知道你待我很好，以后……以后我也会待你好的。"

吴立身道："就是这么办。小兄弟，我没妹子嫁给你，女儿还只三岁。也不成。喂，你们哪一个有姊姊妹妹的，快去叫来，跟这位小英雄拜堂成亲。"敖彪笑道："我没有。"另一人道："这位小英雄义薄云天，倘若我跟他结了亲家，倒是大大的运气，只可惜我只有兄弟，没有姊妹。"又一人道："我姊姊早嫁了人，已生了八个小孩。小英雄，你倘若等得，待我姊夫死了，我叫姊姊改嫁给你。"吴立身道："等不得。哪一个有现成的？"众人都摇头道："没有。"个个显得错过良机，可惜之至。

韦小宝喜道："各位朋友，不是我不肯，只不过你们没有姊妹，那就放了我们罢。"

吴立身摇头道："不可。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今日非拜堂不可，否则的话，冲撞了煞神太岁，这里一个个都要死于非命，这玩笑也开得的？好，你就和她拜堂成亲。"说着向阿珂一指。

阿珂和韦小宝同声叫道："不，不好！"

吴立身怒道："有什么不好？小姑娘，你愿意跟我兄弟拜堂呢，还是跟这位小英雄拜堂？你自己挑一个好了。"阿珂胀红了一张俏脸，摇头道："都不要！"吴立身怒道："到这时候还要推三阻四。时辰到了，错过了这好时辰，凶煞降临，这里没一个活得成。喂，阿三，阿狗，这两个小家伙不肯拜堂成亲，把他们两个的鼻子都割了下来罢。"

敖彪和一名师弟齐声答应，提起钢刀，将刀身在阿珂鼻子上擦了几擦。

阿珂死倒不怕，但想到割去了鼻子，那可是难看之极，只惊得脸上全无血色。

韦小宝道："别割我师姊的鼻子，割我的好了。"

吴立身道："要割两个鼻子祭煞神，你只有一个。喂，姓郑的，割了你的鼻子代这姑娘的，好不好？"阿珂眼望郑克塽，眼光中露出乞怜之意。郑克塽转开头不敢望她，却摇了摇头。

吴立身道："这小子不肯，你师弟倒肯。嘿，你师弟待你好得多了。这种人不嫁，又去嫁谁？拜堂，奏乐！"

锣鼓声中，敖彪过去取下假新娘头上的头巾，罩在阿珂头上，解开了她的绑缚。阿珂出手便是一拳，拍的一声，正中他胸口，幸好无甚内力，虽然打中，却不甚痛。敖彪横过钢刀架在她后颈。

吴立身赞礼道："新郎新娘拜天！"阿珂只觉后颈肌肤上一凉，微觉疼痛，无可奈何，只得和韦小宝并肩向外跪拜。吴立身又喝道："新郎新娘拜地。"敖彪推转她身子，向内跪拜，在"夫妻交拜"声中，两人对面的跪了下去，拜了几拜。

吴立身哈哈大笑，叫道："新夫妇谢媒。"阿珂怒极，突然飞起一脚，踢中他小腹。这一脚可着实不轻，吴立身"呵"的一声大叫，退了几步，不住咳嗽，笑道："新娘子好凶，连媒人都踢！"

便在此时，忽听祠堂外连声唿哨，东南西北都有脚步声，少说也有四五十人。吴立身笑容立敛，低喝："吹熄烛火。"祠堂中立时一团漆黑。

韦小宝抢到阿珂身边，拉住了她手，低声道："外面来了敌人。"阿珂甚是气苦，呜咽道："我……我跟你拜了天地。"

韦小宝低声道："我这是求之不得，只不过拜天地拜得太马虎了些。"阿珂怒道："不算数的。你道是真的么？"韦小宝道："那还有假？这叫做生米煮成熟饭，木已成狗。"阿珂呜咽道："什么木已成狗？木已成舟。"韦小宝道："是，是，木已成舟。

娘子学问好，以后多教教我相公。"阿珂听他居然老了脸皮，称起"娘子、相公"来，心中一急，哭了出来。

却听得祠堂外呼声大震，数十人齐声呐喊，若兽吼，若牛鸣，叽哩咕噜，浑不知叫些什么。阿珂心中害怕，不自禁向韦小宝靠去。韦小宝伸臂搂住她，低声道："别怕，好像是大批西藏喇嘛来攻。"阿珂道："那怎么办？"韦小宝拉着她手臂，悄悄走到神龛之后。

突然间火光耀眼，数十人拥进祠堂来，手中都执着火把兵刃，韦小宝和阿珂一见之下，都是大吃一惊。这群人脸上涂得花花绿绿，头上插了鸟羽，上身赤裸，腰间围着兽皮，胸口臂上都绘了花纹，原来是一群生番。阿珂见这群蛮子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个个面目狰狞，更加怕得厉害，缩在韦小宝怀里只是发抖。

众蛮子哇哇狂叫，当先一人喝道："汉人，不好，都杀了！

蛮子，好人，要杀人！咕花吐鲁，阿巴斯里！"众蛮子纵声大叫，说的都是蛮话。

吴立身是云南人，懂得夷语，但这些蛮子的话却半句不懂，用夷语说道："我们汉人是好人，大家不杀。"那蛮子首领仍道："汉人，不好，都杀了。咕花吐鲁，阿巴斯里。"众蛮子齐叫："咕花吐鲁，阿巴斯里。"举起大刀钢叉杀来。众人无奈，只得举兵刃迎敌。

数合一过，吴立身等个个大为惊异。原来众蛮子武艺精熟，兵刃上招数中规中矩，一攻一守，俱合尺度，全非乱砍乱杀。再拆得数招，韦小宝和阿珂也看了出来。吴立身边打边叫："大家小心，这些蛮子学过我们汉人武功，不可轻忽。"

为首蛮子叫道："汉人杀法，蛮子都会，不怕汉人。咕花吐鲁，阿巴斯里。"

蛮子人多，武功又甚了得。沐王府人众个个以一敌三，或是以一敌四，顷刻间便迭遇凶险。吴立身挥刀和那首领狠斗，竟占不到丝毫便宜，越斗越惊，忽听得"啊啊"两声叫，两名弟子受伤倒地。又过片刻，敖彪腿上被猎叉戳中，一交摔倒，三名蛮人扑上擒住。

不多时之间，沐王府十余人全被打倒。郑克塽早就遍体是伤，稍一抵抗就被按倒。众蛮子身上带有牛筋，将众人绑缚起来。那蛮子首领跳上跳下，大说蛮话。

吴立身暗暗叫苦，待要脱身而逃，却挂念着韦小宝和众弟子，当下奋力狠斗，只盼能制服这首领，逼他们罢手放人。

突然那首领迎头挥刀砍下，吴立身举刀挡格，当的一声，手臂隐隐发麻，突觉背后一棍着地扫来，急忙跃起闪避。那首领单刀一翻，已架在他颈中，叫道："汉人，输了。蛮人，不输了。"

韦小宝心道："这蛮子好笨，不会说'赢了'，只会说'不输了'！"

吴立身摇头长叹，掷刀就缚。

众蛮子举起火把到处搜寻。韦小宝眼见藏身不住，拉了阿珂向外便奔，叫道："蛮子，好人，我们两个，都是蛮子。

咕花吐鲁，阿巴斯里。"那首领一伸手，抓住阿珂后领。另外三名蛮子扑将上来，抱住了韦小宝。韦小宝只叫得半句"咕花……"便住了口。

蛮子首领一见到他，忽然脸色有异，伸臂将他抱住，叫道："希呼阿布，奇里温登。"抱住他了走出祠堂。韦小宝大惊，转头向阿珂叫道："娘子，这蛮子要杀我，你可得给我守寡，不能改嫁这……"话未说完，已给抱出大门。那蛮子首领奔出十余丈外，将韦小宝放了下来，说道："桂公公，怎么你在这里？"语调中显得又是惊奇，又是欢喜。

韦小宝惊喜交集，道："你……你这蛮子识得我？"那人笑道："小人是杨溢之，平西王府的杨溢之。桂公公认不出罢，哈哈。"韦小宝哈哈大笑，正要说话，杨溢之拉住他手，说道："咱们再走远些说话，别让人听见了。"两人又走出了二十余丈，这才停住。杨溢之道："在这里竟会遇到桂公公，真教人欢喜得紧。"

韦小宝问道："杨大哥怎么到了这里，又扮成了咕花吐鲁，阿巴斯里？"杨溢之笑道："有一大批家伙在河间府聚会，想要不利于我们王爷，王爷得到了讯息，派小人来查探。"

韦小宝暗暗心惊，脑中飞快的转着主意，说道："上次沐王府那批家伙入宫行刺，陷害平西王……"杨溢之忙道："多承公公云天高义，向皇上奏明，洗刷了平西王的冤屈。我们王爷感激不已，时常提起，只盼能向公公亲口道谢。"韦小宝道："道谢是不敢当。蒙王爷这样瞧得起，我在皇上身边，有什么事能帮王爷一个小忙，那总是要办的。这次皇上得知，有一群反贼要在河间府聚会，又想害平西王，我就自告奋勇，过来瞧瞧。"

杨溢之大喜，说道："原来皇上已先得知，反贼们的奸计就不得逞了。那当真好极了。小人奉王爷之命，混进了那他妈的狗头大会之中。听到他们推举各省盟主，想加害我王爷。

不瞒桂公公说，我们心中实是老大担忧。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反贼们倘若胆敢到云南来动手，不是小人夸口，来一千，捉一千，来一万，杀一万；怕的却是他们像上次沐家众狗贼那样，胡作非为，嫁祸于我们王爷，那可是无穷的后患。"

韦小宝一拍胸膛，昂然道："请杨大哥去禀告王爷，一点不用担心。我一回到京里，就将那狗头大会里的事，一五一十，十五二十，详详细细的奏知皇上。他们跟平西王作对，就是跟皇上作对。他们越是恨平西王，越显得王爷对皇上忠心耿耿。皇上一喜欢，别说平西王爷，连你杨大哥也是重重有赏，升官发财，不在话下。"

杨溢之喜道："全仗桂公公大力周旋。小人自己倒不想升官发财。王爷于先父有大恩，曾救了小人全家性命。先父临死之时曾有遗命，吩咐小人誓死保护王爷周全。公公，你到这里，是来探听沐家众狗贼的阴谋么？"

韦小宝一拍大腿，说道："杨大哥，你不但武功了得，而且料事如神，佩服，佩服。我和师姊乔装改扮了，来探听他们捣些什么鬼，却给他们发觉了。我胡说八道一番，他们居然信以为真，反逼我和师姊当场拜堂成亲，哈哈，这叫做因祸得福了。"

杨溢之心想："你是太监，成什么亲？啊，是了，你和那小姑娘假装是一对情侣，骗信了他们。"说道："这摇头狮子武功不错，却是有勇无谋。"韦小宝道："你们假扮蛮子，为的是捉拿他们？"杨溢之道："沐家跟我们王府仇深似海，上次吃了他们这大亏，一直还没翻本。这次在狗头大会之中又见了他们。小人心下盘算，倘若在直隶闹出事来，皇上知道了，只怕要怪罪我们王爷，说平西王府的人在京师附近不遵守王法，杀人生事。"

韦小宝大拇指一翘，赞道："杨大哥这计策高明得紧，你们扮成蛮子生番，咕花吐鲁，阿巴斯里，就算把沐家一伙人尽数杀了，旁人也只道是蛮子造反，谁也不会疑心到平西王身上。"杨溢之笑道："正是。只不过我们扮成这般希奇古怪的模样，倒教公公见笑了。"韦小宝道："什么见笑？我心里可羡慕得紧呢。我真想脱了衣服，脸上画得花花绿绿，跟你们大叫大跳一番。"杨溢之笑道："公公要是有兴，咱们这就装扮起来。"韦小宝叹了口气，说道："这一次是不行了，我老婆见到我这等怪模怪样，定要大发脾气。"

杨溢之道："公公当真娶了夫人？不是给那些狗贼逼着假装的么？"这却不易三言两语就说得明白，韦小宝便改换话题，说道："杨大哥，我跟你投缘得很，你如瞧得起，咱们两个便结拜成了金兰兄弟，不用公公、小人的，听着可多别扭。"

杨溢之大喜，一来平西王正有求于他，今后许多大事，都要仗他在皇上面前维持；二来这小公公为人慷慨豪爽，很够朋友，当日在康亲王府中，就对自己十分客气，便道："那是求之不得，就怕高攀不上。"韦小宝道："什么高攀低攀？咱们比比高矮，是你高呢还是我高？"杨溢之哈哈大笑。两人当即跪了下来，撮土为香，拜了八拜，改口以兄弟相称。

杨溢之道："兄弟，咱俩今后情同骨肉，非比寻常，只不过在别人之前，做哥哥的还是叫你公公，以免惹人疑心。"韦小宝道："这个自然。大哥，沐家那些人，你要拿他们怎么样？"

杨溢之道："我抓他们去云南，慢慢拷打，拿到了陷害我们王爷的口供之后，解到京里，好让皇上明白平西王赤胆忠心，也显得兄弟先前力保平西王，半分也没保错。"

韦小宝点头道："很好，很好！大哥，你想那摇头老虎肯招么？"杨溢之道："是摇头狮子吴立身。这人在江湖上也颇有名望，听说为人十分硬气，他是不肯招的。我敬他是条汉子，也不会如何难为他。可是其余那些人，总有几个熬不住刑，会招了出来。"韦小宝道："不错，计策不错。"杨溢之听他语气似在随口敷衍，便道："兄弟，我你已不是外人，你如以为不妥，还请直言相告。"

韦小宝道："不妥什么的倒是没有，听说沐家有个反贼叫沐剑声的，还有个硬背乌龙柳什么的人。"杨溢之道："铁背苍龙柳大洪。他是沐剑声的师父。"韦小宝道："是了，大哥，你记性真好。皇上吩咐，要查明这两个人的踪迹。你也捉住了他们么？"杨溢之道："沐剑声也到河间府去了，我们一路撮着下来，一到献县，却给他溜了，不知躲到了哪里。"

韦小宝道："这就有些为难了。我刚才胡说八道，已骗得那摇头狮子变成了点头狮子，说要带我去见他们小公爷。我本想查明他们怎生阴谋陷害平西王，回去奏知皇上。大哥既有把握，可以将他们的阴谋拷打出来，那也一样，倒不用兄弟冒险了。"

杨溢之寻思："我拷打几个无足轻重之人，他们未必知道真正内情，就算知道，沐家那些狗贼骨头很硬，也未必肯说。

再说，由王爷自己辩白，万万不如皇上亲自派下来的人查明回奏，来得有力。倘若我们装作不知，由桂兄弟去自行奏告皇上，那可好得太多了。"当即拉着韦小宝的手，说道："兄弟，你的法子高明得多，一切听你的。咱们怎生去放了沐家那些狗贼，教他们不起疑心？"韦小宝道："那要你来想法子。"

杨溢之沉吟片刻，道："这样罢。你逃进祠堂去，假意奋勇救你师姊，我追了进来，两人乱七八糟大讲蛮话。讲了一阵，我给你说服了，恭敬行礼而去，那就不露半点痕迹。"韦小宝笑道："妙极，我桂公公精通蛮话。那是有出戏文的，唐明皇手下有个李什么的有学问先生，喝醉了酒，一篇文章做了出来，只吓得众蛮子，屁滚尿流。"杨溢之笑道："这是李太白醉草吓蛮书。"

韦小宝拍手道："对，对！桂公公醒讲吓蛮话，一样的了不起。大哥，咱们可须装得似模似样，你向我假意拳打足踢，我毫不受伤。啊，是了，我上身穿有护身宝衣背心，刀枪不入。你不妨向我砍上几刀，只消不使内力，不震伤五脏六腑，那就半点没事。"杨溢之道："兄弟有此宝衣，那太好了。"韦小宝吹牛："皇上派我出来探查反贼的逆谋，怕给他们知觉杀了我，特地从身上脱下这件西洋红毛国进贡来的宝衣，赐了给我。大哥，你不用怕伤了我，先砍上几刀试试。"

杨溢之拔出刀来，在他左肩轻轻一划，果然刀锋只划破外衣，遇到内衣时便划不进去，手上略略加劲，又在他左肩轻轻斩了一刀，仍是丝毫不损，赞道："好宝衣，好宝衣！"

韦小宝道："大哥，里面有个姓郑的小子，就是那个穿着华丽的绣花枕头公子爷，这家伙老是向我师姊勾勾搭搭，兄弟见了生气得很，最好你们捉了他去。"杨溢之道："我将他一掌毙了便是。"韦小宝道："杀不得，杀不得。这人是皇上要的，将来要着落在他身上，办一件大事。请你捉了他去，好好看守起来，不可难为他，也不要盘问他什么事。过得二三十年，我来向你要，你就差人送到北京来罢。"

杨溢之道："是，我给你办得妥妥当当的。"突然间提高声音，大叫："胡鲁希都，爱里巴拉！嘘老嘘老！"低声笑道："咱俩说了这会子话，只怕他们要疑心了。"韦小宝也尖声大叫，说了一连串"蛮话"。杨溢之笑道："兄弟的'蛮话'，比起做哥哥的来，可流利得多了。"韦小宝笑道："这个自然，兄弟当年流落番邦，番邦公主要想招我为驸马，那蛮话是说惯了的。"杨溢之哈哈大笑。

韦小宝又道："大哥，我有一件事好生为难，你得帮我想个法子。"

杨溢之一拍胸膛，慨然道："兄弟有什么事，做哥哥的把这条性命交了给你也成，只要你吩咐，无有不遵。"韦小宝叹道："多谢了，这件事说难不难，说易却也是十分不易。"杨溢之道："兄弟说出来，我帮你琢磨琢磨。倘若做哥哥的办不了，我去求我们王爷。几万兵马，几百万两银子，也调动得出来。"韦小宝微微一笑，说道："千军万马，金山银出，只怕都是无用。那是我师姊，她给逼着跟我拜堂成亲，心中可老大不愿意。最好你有什么妙法，帮我生米煮成熟饭，弄他一个木已成舟。"

杨溢之忍不住好笑，心想："原来如此，我还道是什么大事，却原来只不过要对付一个小姑娘。但你是太监，怎能娶妻？是了，听说明朝太监常有娶几个老婆的事，兄弟想是也要来搞这一套玩意儿，过过干瘾。"想到他自幼被净了身，心下不禁难过，携着韦小宝的手，说道："兄弟，人生在世，不能事事顺遂。古往今来大英雄、大豪杰，身有缺陷之人极多，那也不必在意。我们进去罢。"

韦小宝道："好！"口中大叫"蛮话"，拔足向祠堂内奔了进去。杨溢之仗刀赶来，也是大呼"蛮话"，一进大厅，便将韦小宝一把抓住。两人你一句"希里呼噜"，我一句"阿依巴拉"，说个不休，一面指指吴立身，又指着阿珂。

吴立身和阿珂等又惊又喜，心下都存了指望，均想："幸亏他懂得蛮子话，最好能说得众蛮子收兵而去。"

杨溢之提起刀来，对准阿珂的头顶，说道："女人，不好，杀了。"韦小宝忙道："老婆，我的，不杀！"杨溢之道："老婆，你的，不杀？"韦小宝连连点头，说道："老婆，我的，不杀！"杨溢之大怒，喝道："老婆，你的，不杀。杀你！"

韦小宝道："很好，老婆，我的，不杀。杀我！"

杨溢之呼的一刀，砍向韦小宝胸口。这一刀劈下去时刀风呼呼，劲力极大，但刀锋一碰到韦小宝身上，立即收劲，手腕一抖，那刀反弹了回来。他假装大吃一惊，跳起身来，连砍三刀，在韦小宝衣襟上划了三条长缝，大声叫道："你，菩萨，杀不死？"韦小宝点头道："我，菩萨，杀不死。"

杨溢之大拇指一翘，说道："你，菩萨，不是的。大英雄，是的。"指指吴立身等人，问道："汉人，杀了？"韦小宝摇手道："朋友，我的，不杀。"杨溢之点点头，问阿珂道："你，老婆，大英雄的？"

阿珂见他手中明晃晃的钢刀，想要否认，却又不敢。杨溢之一刀疾劈，将一张供桌削为两爿，喝道："老公，你的？"

指着韦小宝。阿珂无奈，只得低声道："老公，我的。"

杨溢之哈哈大笑，提起阿珂，送到韦小宝身前，说道："老婆，你的，抱抱。"

韦小宝张开双臂，将阿珂紧紧抱住，说道："老婆，我的，抱抱。"

杨溢之指着郑克塽，问道："儿子，你的？"韦小宝摇头道："儿子，我的，不是！"杨溢之大叫几句"蛮话"，抓住郑克塽，奔了出去，口中连声呼啸。他手下从人一拥而出。只听得马蹄声响，竟自去了。

阿珂惊魂略定，只觉韦小宝双臂仍是抱住自己的腰不放，说道："放开手。"韦小宝道："老婆，我的，抱抱。"阿珂又羞又怒，用手一挣，挣脱了他的手臂。

韦小宝拾起地上一柄钢刀，将吴立身等的绑缚都割断了。

吴立身道："这些蛮子武功好生了得，亏得新郎官会说蛮话，又练了金钟罩铁布衫功夫，刀枪不入，大伙儿得你相救。"韦小宝道："这些蛮子武功虽高，头脑却笨得很。我胡说一通，他们便都信了。"

阿珂道："郑公子给他们捉去了，怎生相救才是。"

那假新娘突然大叫："我老公给蛮子捉了去，定要煮熟来吃了。"放声大哭。

吴立身向韦小宝拱手道："请教英雄高姓大名。"韦小宝道："不敢，在下姓韦。"吴立身道："韦相公和韦家娘子今日成亲，一点小小贺仪，不成敬意。"说着伸手入怀，摸出两只小小的金元宝。韦小宝道："多谢了。"伸手接过。

阿珂胀红了脸，顿足道："不是的，不算数的。"吴立身笑道："你们天地也拜过了，你刚才对那蛮子说过'老公，我的'，怎么还能赖？新娘新郎洞房花烛，我们不打扰了。"一挥手，和敖彪等人大踏步出了祠堂。

霎时之间，偌大一座祠堂中静悄悄地更无人声。

阿珂又是害怕，又是羞愤，向韦小宝偷眼瞧了一眼，想到自己已说过“老公，我的”这话，突然伏在桌上，哭了出来，顿足道：“都是你不好，都是你不好！”

韦小宝柔声道：“是，是，都是我不好。几时我再想个法儿，救了郑公子出来，你就说我好了。”阿珂抬起头来，说道：“你……你能救他出来么？”

红烛摇晃之下，她一张娇艳无伦的脸上带着亮晶晶的几滴泪珠，真是白玉镶珠不足比其容色、玫瑰初露不能方其清丽，韦小宝不由得看得呆了，竟忘了回答。

阿珂拉拉他衣襟，道：“我问你啊，怎么去救郑公子出来？”

韦小宝这才惊觉，叹了口气，说道：“那蛮子头脑说，他们出来一趟，不能空手而回，定要捉一人回去山洞，煮来大伙儿吃了……”阿珂惊叫一声，道：“煮来大伙儿吃了？”想起那“新娘”的惊叫，更是心惊。韦小宝道：“是啊，他们本来说你细皮白肉，滋味最好，要捉你去吃的……”阿珂不自禁的打了个寒战，抬头向门外一张，生怕那些蛮子去而复回。

韦小宝续道：“……我说你是我老婆，他们就放过了你。”阿珂急道：“郑公子给他们捉了去，岂不是被他们煮……煮……”

韦小宝道：“是啊，除非我自告奋勇，去让他们吃了，将郑公子换了出来。”

阿珂道：“那你就去换他出来！”这句话一出口，就知说错了，俏脸一红，低下头来。

韦小宝大怒，暗道：“臭小娘，你瞧得你老公不值半文钱，宁可让蛮子将我煮来吃了，好救你的奸夫出来。”冷冷的道：“就算换了他出来，那也没用了？”阿珂急道：“怎……怎么没用了？”韦小宝道：“郑公子已和那乡下姑娘拜堂成亲，你亲眼见到了的。他已有了明媒正娶的老婆，木已成舟，你也嫁他不成了。”阿珂顿足道：“那是假的。”韦小宝气忿忿的道：“好，你要我去换，我就去换。就不知蛮子的山洞在哪里。哼，咱们走罢。”

阿珂默默跟着他走出祠堂，生怕一句话说错，他又不肯去换郑公子了。来到大路，只见郑府众伴当提着灯笼，围着在大声说话。两人走近身去，郑府众伴当道：“陈姑娘来啦，我家公子呢？我家公子呢？”快步迎上。

人丛中一个身材瘦削的人影突然一晃而前，身法极快，韦小宝眼睛一花，便见这人到了身前，听得一个尖锐的声音问道：“我家公子在哪里？”这人背着灯光，韦小宝瞧不见他的脸，心中一惊，退了两步，岂知他退了两步，那人跟着上前两步，仍是和他面对面的站立，相距不到一尺，又问：“我家公子在哪里？”

阿珂道：“他……他给蛮子捉去啦，要……要煮了他来吃了。”那人道：“中原之地，哪来的蛮子？”阿珂道：“是真的蛮子，快……快想法子救他。”那人道：“去了多久？”阿珂道：“没多久。”

那人身子斗然拔起，向后倒跃，落下时刚好骑在一匹马的鞍上，双腿一挟，那马奔驰而去，片刻间没入了黑暗之中。

韦小宝和阿珂面面相觑。一个吃惊，一个欢喜，眼见这人武功之高，身法之快，生平殊所罕见，心下大为钦佩。阿珂道：“不知这位高人是谁？”那年老伴当道：“他是公子的师父冯锡范，外号‘一剑无血’。冯师傅天下无敌，去救公子，定然马到成功。”韦小宝和阿珂都道：“原来是他。”阿珂又道：“既是冯师傅到了，你们怎么不请他立即到那边祠堂去救公子？”一名伴当道：“冯师傅刚到。他接到我们飞鸽传书，连夜从河间府赶来。”

韦小宝道：“冯师傅在河间府，怎么我们没遇见？”众伴当你望望我，我望望你，都不答话。那伴当自知失言，低下了头。韦小宝心想：“原来台湾郑家在‘杀龟大会’中暗伏高手，一直没露面。这臭小子给人捉了去，这才赶来相救。”捏捏自己的面颊，说道：“肉啊肉，有人去救郑公子，你们就不用去掉换这心肝宝贝，给众蛮子吃了。”阿珂脸上一红，待要说句话解释，转念又想：“也不知道冯师傅单枪匹马，打不打得过这许多蛮子。”

韦小宝见她欲言又止，猜到了她心思，说道：“你放心，冯师傅救他不出，仍旧拿我的臭肉去掉你心肝就是，大丈夫一言既出，什么马难追。”阿珂道：“冯师傅能救他回来就好了。”韦小宝大怒，便即走开，但一瞥眼见到她俏脸，心中一软，转身回来，坐在路旁。

阿珂见他拔足欲行，不由得着急，心想如果冯师傅救不出郑公子，他又走了，谁去掉郑公子回来？见他回来坐倒，这才放心。这时不敢得罪了他，将身子挨近他坐下。韦小宝心想：“此时你有求于我，不乘机占些便宜，更待何时？”伸过左手，搂住了她腰，右手握住了她右手。阿珂微微一挣，就不动了。韦小宝大乐，心想道：“最好这姓冯的给杨大哥他们杀了，永远不回来，我就这样坐一辈子等着。”他明知阿珂对自己毫无半分情意，早已胸无大志，只盼这样搂着她坐一辈子，也已心满意足，更无他求了。

可是事与愿违，只搂不到片刻，便听得大马路马蹄声隐隐传来。阿珂一跃而起，叫道：“郑公子回来了。”蹄声越来越近，已听得出是两匹马的奔驰之声。韦小宝道：“好啊，我拾回了一条性命，不用去送给蛮子们吃了。”语气中充满了苦涩之意。这时他便再说得气恼十倍，阿珂也哪里还来理会？急步向大路上迎去。

两匹马先后驰到。众伴当提起灯笼照映，欢呼起来，当先一匹马上乘的正是郑克塽。他见到阿珂飞奔过来，一跃下马，两人搂抱在一起，欢喜无限。阿珂将头藏在他怀里，哭了出来，道：“我怕……怕这些蛮子将你……将你……”

韦小宝本已站起，见到这情景，胸口如中重击，一交坐倒，头晕眼花了一阵，心下立誓：“你奶奶的，我今生今世娶不到你臭小娘为妻，我是你郑克塽的十七八代灰孙子。我韦小宝是王九蛋，王八蛋再加一蛋。”常人身历此境，若不是万念俱灰，心伤泪落，便决意斩断情丝，另觅良配，韦小宝却天生一股光棍泼皮的狠劲韧劲，脸皮既老，心肠又硬：“总而言之，老子一辈子跟你泡上了，耗上了，阴魂不散，死缠到底。就算你嫁了十八嫁，第十九嫁还得嫁给老子。”他在妓院之中长大，见惯了众妓女迎新送旧，也不以为一个女子心有别恋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什么从一而终，坚贞不二，他听也没听见过。只难过得片刻，便笑嘻嘻的走上前去，说道：“郑公子，你回来了，身上没给蛮子咬下什么罢？”

郑克塽一怔，道：“咬下什么？”阿珂也是一惊，向他上下打量，见他五官手指无缺，这才放心。

冯锡范骑在马上，问道：“这小孩儿是谁？”郑克塽道：“是陈姑娘的师弟。”冯锡范点了点头。韦小宝抬头看他，见他容貌瘦削，黄中发黑，留着两撇燕尾须，一双眼睛成了两条缝，倒似个痨病鬼模样，心中挂念着杨溢之，说道：“冯师傅，你真好本领，一下子就将郑公子救了转来。那蛮子的头脑可杀了吗？”

冯锡范道：“什么蛮子？假扮的。”韦小宝心中一惊，道：“假扮？怎么他们会说蛮子话？”冯锡范道：“假的！”不屑跟这孩子多说，向郑克塽道：“公子，你累了，到那边祠堂去休息一忽儿罢。”

阿珂记挂着师父，说道：“就怕师父醒来不见了我着急。”

韦小宝道：“我们赶快回去罢。”阿珂瞧着郑克塽，只盼他同去。郑克塽道：“师父，大伙儿去客店吃些东西，再好好睡上一觉。”

路上韦小宝向郑克塽询问脱险经过。郑克塽大吹师父如何了得，数招之间就将众蛮子杀散。韦小宝问明“蛮子头脑”并未丧命，这才放心。

众人到得客店，天色已明，九难早已起身。她料到阿珂会拉着韦小宝去救郑克塽，不见了二人，也不以为奇。待得郑克塽等到来，替冯锡范向她引见了，九难见他一副没精打采的模样，但偶然一双眼睛睁大了，却是神光炯炯，心想：

“此人号称‘一剑无血’，看来名不虚传，武功着实了得。”

用过早饭后，九难说道：“郑公子，我师徒有些事情要办，咱们可得分手了。”郑克塽一怔，好生失望，道：“难得有缘拜见师太，正想多多请教。不知师太要去何处，晚辈反正左右无事，就结伴同行好了。”

九难摇头道："出家人多有不便。"带着阿珂和韦小宝，径行上车。郑克塽茫然失措，做声不得。阿珂登时红了双眼，差点没哭出声来。韦小宝努力板起了脸，暗暗祷祝："师父长命百岁，多福多寿，阿弥陀佛，菩萨保佑。"问道："师父，咱们上哪里去？"

九难道："上北京去。"过了半晌，冷冷的道："那姓郑的要是跟来，谁也不许理他。哪一个不听话，我就把那姓郑的杀了！"

阿珂惊问："师父，为甚么？"九难道："不为甚么。我爱清静，不喜欢旁人啰唆。"阿珂不敢再问，过了一会，忽然想到一事，问道："要是师弟跟他说话呢？"九难道："我一样把郑公子杀了。"韦小宝再也忍耐不住，咯的一声，笑了起来。

阿珂道："师父，这不公平。师弟会故意去跟人家说话的。"九难瞪了她一眼，道："这姓郑的如不跟来，小宝怎能和他说话？

他向我纠缠不清，便是死有余辜。"

韦小宝心花怒放，真觉世上之好人，更无逾于师父者，突然拉过九难的手来，在她掌心中亲了一吻。九难将手甩开，喝道："胡闹！"但二十多年来从未有人跟她如此亲热过，这弟子虽然放肆，却显示出真情，口中呼叱，嘴角边却带着微笑。

阿珂见师父偏心，又不知何日再得和郑公子重聚，越想越伤心，泪珠簌簌而下。

数日后三人又回北京，在东城一处僻静的小客店中住下。

九难走到韦小宝房中，闩上了门，低声道："小宝，你猜我们又来北京，为了何事？"

韦小宝道："我想不是为了陶姑姑，就是为了那余下的几部经书。"

九难点头道："不错，是为了那几部经书。"顿了一顿，缓缓道："我这次身受重伤，很有感触。一个人不论武功练到什么境界，力量总有时而穷，天下大事，终须群策群力，众志方能成城。群雄在河间府开'杀龟大会'，我仔细想想，就算杀了吴三桂奸贼一人，江山还是在鞑子手中，大家不过泄得一时之愤，又济得甚事？倘若取齐了经书，断了鞑子龙脉，号召普天下仁人志士共举义旗，那时还我大明江山，才有指望。"

韦小宝道："是，是，师父说得不错。"九难道："我再静养半月，内力就可全复，那时再到富中探听确讯，总要设法找到余下的七部经书，才是第一等大事。"

韦小宝道："待弟子先行混进宫去，竖起了耳朵用心探听，说不定老天保佑，会听到些什么线索。"

九难点头道："你聪明机灵，或能办成这件大事。这一桩大功劳……"说到这里，叹了口长气，眼光中尽是激励之意。

韦小宝一阵冲动，登时便想吐露真情："另外五部经书，都在弟子手中。"但随即转念："小玄子跟我是过命的交情，我如帮着师父，毁了他的江山，教他做不成皇帝，那不是太也没义气吗？"

九难见他有迟疑之色，只道他担心不能成功，说道："这件事本来难期必成。大家尽心竭力，也就是了。这叫做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唉，也不知朱家是气数已尽呢，还是兴复有望？这数十年来，我早已万念俱灰，尘心已断，想不到遇见了你和红英之后，我本不想理会国家大事，国家大事却理到我头上来。"

韦小宝道："师父，你是大明公主，这江山本来是你家的，给人强占了去，非得抢它回来不可。"

九难叹道："那也不单是我一家之事。我家里的人，差不多都死光了。"伸手抚摸他的头，说道："小宝，这些事情，可千万不能在师姊面前泄露半句。"

韦小宝点头答应，心想："师姊这等美丽可爱，师父却不大喜欢她，不知是什么缘故？想来因为她不会拍师父的马屁。"

次日清晨，他进宫去叩见皇帝。

康熙大喜，拉住了他手，笑道："他妈的，怎么今天才回来？我日日在等你。我先前一直担心，怕你给那恶尼姑捉了去，小命儿不保。前天听到多隆回奏，说见到了你，我这才放心。你怎么脱险的？"

韦小宝道："多谢皇上记挂，又派了御前侍卫来找寻奴才。

那恶尼姑起初十分生气，向我拳打脚踢，后来我说皇上是鸟生鱼汤，是大大的好皇帝，杀不得的。她却说了很多大逆不道的话。我赞你一句，她就打我一记耳光。后来我不肯吃眼前亏，只好闷声大发财了。"

康熙点头道："你给她打死了也是白饶，这恶尼姑到底是什么来历？她来行刺，是受了何人指使？"

韦小宝道："她受谁指使，奴才不知道。那时候她捉住了我，用绳子绑住了我双手，好像要猴儿般拉着走。皇上，我嘴里不敢骂，心里却将她十七八代祖宗骂了个够。"康熙笑道："这个自然，那还有不骂的？"韦小宝道："她拉着我走了几天，几次想杀我，幸好在道上遇到了一个人。这人跟奴才倒有交情，帮我说了好多好话，这尼姑才不打我了。"康熙奇道："那是谁？"韦小宝道："这人姓杨，是平西王世子手下的卫士头脑。"

康熙大感兴味，问道："是吴三桂那厮的手下，怎么会帮你说好话？"韦小宝道："其实那还是出于皇上的恩典。那次云南沐家的人进宫来捣乱，想诬攀吴三桂，大家都信了，但皇上英明无比，识破了阴谋。皇上派我向吴三桂的儿子传谕，那个姓杨的，就是那一次上识得奴才的。"康熙点头道："原来如此。"

韦小宝进宫之时，早已想好了一肚子谎话，又道："那姓杨的名叫杨溢之，跟那尼姑说起沐家这会事，说道皇上年纪虽轻，见识可胜得过鸟生鱼汤，聪明智慧，简直就是神仙菩萨下凡。尼姑将信将疑，对我就看得不怎么紧了。一天晚上，杨溢之和尼姑在房里说话，我假装睡着偷听，原来这尼姑来行刺皇上，果然是有人主使。"

康熙道："是吴三桂这厮。"韦小宝满脸惊异之色，道："原来皇上早知道了。是多隆奏知的么？"康熙道："不是。吴三桂的卫士头目识得这尼姑，跟她鬼鬼祟祟的商议，还能有什么好事了？"韦小宝又惊又喜，跪下磕头，说道："皇上，我跟着您办事，真是痛快。有什么事情您一猜就中，用不着我说。咱们这一辈子可万事大吉，永远不会输了给人家。"

康熙笑道："起来，起来！上次在五台山清凉寺也够凶险的了。若不是你舍命在我身前这么一挡……"说到这里，脸色转为郑重，续道："这奸贼的阴谋已然得逞了。"想到当日白衣尼那犹似雷轰电闪般的一击，兀自不寒而栗。韦小宝道："其实这尼姑一剑刺来，你身手敏捷，自然会使一招'孤云出岫'避了开去，你跟着反手一招'仙鹤梳翎'，打在那恶尼姑肩头，她非大叫'投降'不可。不过我生怕伤了你，一时胡涂了，只想到要挡在你身前，代你受这一剑。皇上一身武功没机会施展，在少林和尚面前出出风头，实在可惜。"

康熙哈哈大笑，他自知当日若非韦小宝这么一挡，定然给白衣尼刺死了，这小家伙如此忠心，却又不居功，当真难得，笑道："你小小年纪，官儿已做得够大了。等你大得几岁，再升你的官。"韦小宝摇头道："我也不想做大官，只盼常常给皇上办事，不惹你生气，那就心满意足了。"

康熙拍拍他肩头，道："很好，很好。你好好替我办事，我很是喜欢，怎会生气？那姓杨的跟那尼姑还说些什么？"

韦小宝道："杨溢之不断劝那尼姑，说了皇上的许许多多好处。他说吴三桂对他父亲有恩，他父亲临死之时，嘱咐他要保护吴三桂，但吴三桂一心一意想做皇帝，大逆不道，那是万万不可。将来事情败露，大家都要满门抄斩。那尼姑却说，她全家都给鞑……鞑……都给咱们满洲人杀了，吴三桂又对她这样客气。她来行刺，一来是冲着吴三桂的面子，二来是为自己爹娘报仇。她家里人早死光了，也不怕什么满门抄斩。"

康熙点了点头。韦小宝又道："杨溢之说，皇上待百姓好，如果……如果害了你，吴三桂做了皇帝，他自己虽可做大官，做大将军，但天下百姓可要吃大苦了。那尼姑心肠很软，讲究什么慈悲，想了很久，说他的话很对，这件事她决定不干了。二人商商量量，说道吴三桂如再派人来行刺，他两个暗中就把刺客杀了。"

康熙喜道：“这两人倒深明大义哪。”

韦小宝道：“不过杨溢之说另外有一件事不易办。”康熙问：“又有什么古怪？”韦小宝道：“他二人低声说了好多话，我可不大懂，只听到老是说什么延平郡王，台湾郑家什么的，好像吴三桂说要跟一个姓郑的平分天下。”

康熙站起身来，大声道：“原来这厮跟台湾的反贼暗中也有勾结。”韦小宝问道：“台湾郑家是他妈的什么王八蛋？”康熙道：“那姓郑的反贼盘踞台湾，不服王化，只因远在海外，一时不易平定。”

韦小宝一脸孔的恍然大悟，说道：“原来如此。这时奴才越听越气，心想这江山是皇上的，他姓吴姓郑的是什么东西，胆敢想来平分皇上的天下？杨溢之说，台湾那姓郑的派了他的第二个儿子，叫作郑克……郑克……”康熙道：“郑克塽。”

韦小宝喜道：“是，是。皇上什么都知道。”

康熙微笑不语。他近年来一直在筹划将台湾收归版图，郑家父子兄弟、以及台湾的军政大事、兵将海船等情形，早已打听得清清楚楚。

韦小宝道：“这郑克塽最近到了云南，跟吴三桂去商议了大半个月。”

康熙勃然变色，道：“有这等事？”台湾和云南两地，原是他心中最大的隐忧，没想到郑吴二人竟会勾结密谋，郑克塽到云南之事，直到此刻方知。

韦小宝道：“台湾有个武功很高的家伙，一路上保护郑克塽。这家伙姓冯，叫什么一剑出血……”康熙道：“一剑无血冯锡范。他和刘国轩、陈永华三人，号称‘台湾三虎’。”

韦小宝听得皇帝提到师父的名字，心中一凛，说道：“是，是，正是一剑无血冯锡范。杨溢之说，台湾这三只老虎之中，陈永华是好人，冯锡范和另外那人是坏的。陈永华不肯做反叛皇上的事情，不过他一只老虎，敌不过另外两只老虎。”他在康熙面前大说九难、杨溢之、陈近南三人的好话，以防将来三人万一被清廷所擒，有了伏笔，易于相救。

康熙摇头道：“那也未必，陈永华比另外两只老虎更厉害得多。”

韦小宝道：“杨溢之跟那尼姑又说，江湖上有许多吴三桂的对头，要在河间府聚会，开一个‘杀龟大会’，商量怎样杀了吴三桂。那郑克塽和冯锡范要混到会里打探消息，然后去通知吴三桂。他们越说越低声，我听了半天听不真，好在他们不是想加害皇上，也就不去理会，后来我真的睡着了。皇上，奴才这件事有点贪懒了，不过那时实在倦得要命。半夜里杨溢之悄悄来叫醒了我，解开我的穴道，说那尼姑在打坐练功，叫我溜之大吉。”

康熙点头道：“这姓杨的倒还有良心。”韦小宝道：“可不是么？将来皇上诛杀吴三桂，这杨溢之还请皇上开恩饶了他性命。”康熙道：“倘若他能立功，我不但饶他性命，还有封赏。在‘杀龟大会’中，还听到了些什么？”韦小宝道：“他们每一省推举一个盟主，那郑克塽做了福建省的盟主，好像将福建、广东、浙江、陕西什么，都划归他郑家的。”

康熙微微一笑，心想：“小桂子弄错了，定是江西，不是陕西。”双手负在背后，在书房中踱来踱去，来来回回走了十几趟，突然说道：“小桂子，你敢不敢去云南？”

韦小宝一惊，这一着大出意料之外，问道：“皇上派我到吴三桂那里去打探消息？”

康熙点了点头，道：“这件事着实有些危险，不过你年纪小，吴三桂不会怎么提防。那杨溢之又是你朋友，定会照顾你。”

韦小宝道：“是。皇上，我不是怕去云南，只是刚回宫来，没见到你几天，又要离开你身边，实在舍不得。”康熙点头道：“是，我也是一般的心思。只可惜我做了皇帝，不能随便走动，否则咱俩同去云南，我揪住吴三桂的胡子，你抓住他双手，同时问他：‘他妈的吴三桂，投不投降？’岂不有趣？”韦小宝笑道：“这可妙极了。皇上，你不能去云南，待我去将吴三桂骗到宫来，咱们再揪他胡子，好不好？”

康熙哈哈大笑，道：“好就极好，就怕这厮老奸巨猾，不肯上当。啊，小桂子，我想到个法子，令他不会起疑。”韦小宝道：“皇上神机妙算，一定高明之极。”康熙道：“我们把建宁公主嫁给他儿子，结成亲家，他就一点也不会防备了。”

韦小宝一怔，道：“嫁给吴应熊这小子？这……这岂不太便宜了他？”

康熙道：“这是那老贱人的女儿，咱们把她嫁到云南去，让她先吃点儿苦头。将来吴三桂满门抄斩，连她一起杀了。”

说着恨恨不已。他本来很喜欢这个妹子，但自从知道太后害死自己亲生母亲、气得父皇出家之后，连这妹子也恨上了，又道：“那时候我就可说老贱人教女无方，逼她自尽。”

韦小宝道：“皇上，奴才打听到一个天大的好消息，皇上听了一定十分欢喜。”康熙道：“什么好消息？”韦小宝将嘴凑到他耳边，低声道：“老贱人是假太后，真的太后还好端端地在慈宁宫中。”在康熙面前，他终究不敢口出“老婊子”三字。

康熙大吃一惊，颤声道：“什么？什么假太后？”

韦小宝于是将假太后囚禁太后、她自己冒充太后，为非作恶之事，一一说了。

康熙只听得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隔了好一会，才道：“有这等事？有这等事？……你怎么知道？”韦小宝道：“奴才知道老贱人心地恶毒，只怕她加害皇上，因此买通了慈宁宫里的宫女，暗中监视，只要一觉情形不对，就来奏知皇上，咱们好先下手为强。奴才今日一进宫，那宫女就将这件大事跟我说了。”

康熙额头汗水涔涔而下，颤声道：“那宫女呢？”韦小宝道：“我想这件事情太大，倘若她泄漏出去，那可不得了。因此奴才大胆，将她推入了一口井里，倒也没旁人瞧见。唉，实在对她不住。”康熙点了点头，脸上闪过一丝宽慰之色，道：“办得好，明儿你捞起她尸身，妥为安葬，查明她家属，厚加抚恤。”韦小宝道：“是，是，遵皇上吩咐办理。”

康熙道：“事不宜迟，咱们即刻去慈宁宫。”说着站起身来，摘下墙上两口宝剑，将一口交给了韦小宝，低声道：“这事就咱两人去干，可不能让宫女太监们知道了。”

韦小宝点头道：“皇上，老贱人武功厉害，我一进房就抱住她，皇上一剑先斩断她一条手臂，然后再问详情。”康熙点头道：“好！”韦小宝道：“皇上还是多带侍卫，候在慈宁宫外，当真情形不对，只好叫人进来。否则倘若奴才抱假太后不牢，这贱人行凶，冲撞了皇上万金之体，那……那可不妥了。”

康熙点了点头，打定了主意：“倘若非要侍卫相助不可，事成之后，将这些侍卫处死灭口便是。”

康熙出得书房，传八名侍卫护驾，来到慈宁宫外，命侍卫在花园中远远守候，与韦小宝两人走向太后寝殿。慈宁宫的宫女太监纷纷跪下迎接。康熙道：“你们都到花园去，谁也不许过来。”众人凛遵退开。

韦小宝知道当日假太后向他师父九难拍了七掌“化骨绵掌”，阴毒掌力，尽数逼还给自身，他师父虽教了化解之法，但自此之后，只要一使内力，全身骨骼立即寸断。屈指算来，此时体内掌力尚未化尽，就算已经化去，谅她也不敢动武，再加自己有五龙令在手，一切有恃无恐，心下泰然。康熙却知这假太后武功甚是厉害，自己所学的武功全是她所授，即使加上个韦小宝，两人仍然和她相差甚远，只有两人以双剑攻她空手，打她个措手不及，就如当年暗算鳌拜一般，才能取胜，是以一踏进寝殿，手掌心中就渗出汗水。

韦小宝心想：“今日是立大功的良机，我向老婊子扑将过去，皇上只道我奋不顾身，其实只不过是打一只动弹不得的死狗。打死狗吗，老子最拿手不过。”低声道：“这贱人武功了得，皇上千万不可涉险。由奴才先上！”康熙点点头，右手紧紧抓住了剑柄。

走进寝殿，却见殿中无人，床上锦帐低垂。

太后的声音从帐中传了出来：“皇帝，你多日不到慈宁宫来了，身子可安好吗？”

康熙先前每日来慈宁宫向太后请安，自从得悉内情之后，心中说不出的憎恨，便来得甚疏。两人没料到她白天也睡在床上，先前商量好的

法子便不管用了。康熙道："听说太后身子不适，儿子瞧太后来着。"向韦小宝使个眼色，吩咐："挂起了帐子！"韦小宝应道："喳！"走向床前。太后道："我怕风，别挂帐子。"

康熙心想："如不理她的话，径去揭开帐子，只怕她有了提防。"说道："是，不知太后是什么不舒服，服过药了么？"

太后道："服过了。太医说受了小小风寒，不打紧的。"康熙道："儿子想瞧瞧太后面色怎样？有没发烧？"太后叹了口气，道："我面色很好，不用瞧了。皇帝回去休息罢。"康熙心下起疑："不知她在捣甚么鬼？"

韦小宝见寝殿中黑沉沉地，当下转过身子，向着康熙大打手势，示意让自己去抱住了她双脚，皇帝便一剑斩落。

突然之间，康熙心念一动："倘若小桂子所说的言语都是假的，那便如何？虽然那男人假扮宫女，确为实情，但说不定太后只是秽乱宫禁，并无别情。我这一剑砍了下去，如果她竟是真太后，并非假冒，我岂不是既胡涂，又不孝？宁可让假太后有了提防，不得不召进侍卫来擒拿，可不能鲁莽从事，由我亲手斩伤了真太后。"当即摇摇头，挥手命韦小宝退开，说道："太后，儿子放心不下。"快步走到床前，伸手揭开帐子。

锦帐两下一分，只见太后急速转身，面向里床，但就这么一瞥之间，康熙已见到太后脸颊瘦削，容貌大不相同，说道："太后，你老人家近来忽然瘦了很多。"语音已是发颤。

太后叹了口气，道："自从五台山回来后，胃口一直不好，每天吃不上半碗饭，照照镜子，几乎自己也不认得了。"

康熙心想："小桂子的话果然不假。这老贱人没料到我突然会来，她睡在床上，没人瞧见，今日没乔装改扮，是以说什么也不肯让我瞧她容貌。我已亲眼目睹，难道还会弄错？"

怒火中烧，大声道："啊哟，太后，一只大老鼠钻到了挂毡后面。来人哪，快卷起挂毡来捉了老鼠！"说着急退两步，生怕假太后一见事情败露，便即暴起发难。

只听太后颤声道："挂毡后面有什么老鼠？"韦小宝上前拉动羊毛索子，卷起挂毡，露出柜门。康熙道："咦！原来这里有只大柜子，老鼠钻进柜里去啦！"心想："这时候事情已揭开了大半，她已然有备，再也不能偷袭了。"退到门口，向韦小宝招招手，道："传侍卫进来。柜子里有古怪声音，别要躲藏着刺客，惊吓了太后。"

韦小宝道："是。"向着门外大声叫道："传侍卫。"

八名侍卫走到寝殿门口，躬身听旨。

太后怒道："皇帝，你在玩什么花样？"康熙笑道："啊，是了，建宁公主躲在柜子里玩捉迷藏。太后，我到处找她不到，定是在柜子里。"右手挥了挥。韦小宝过去开柜，但柜门上了锁，打不开。康熙笑道："太后，柜子的钥匙在哪里？"

太后怒道："我身子不舒服，你们两个小孩子却到我屋里来玩，快快给我出去。"

众侍卫知道皇帝常和建宁公主比武闹玩，听太后这么说，都露出笑容。

康熙说道："把柜门撬开来。太后身子欠安，咱们别打扰她老人家。"

韦小宝应道："是。"从靴筒中拔出匕首，插入了柜门，轻轻一割，锁扣已断，一拉之下，柜门应手而开，只见柜内堆着一条锦被，似乎便是那晚在柜中所见，却哪里有什么人？

韦小宝一惊，寻思："那天晚上明明见到真太后给藏在柜里，怎么忽然不见了？莫非老婊子怕我师父泄漏出去，将真太后杀了？"翻开柜中锦被，依稀见到被底有一部书，似乎便是《四十二章经》，急忙放下锦被盖住，回过头来，见康熙一脸惊疑之色，再向床上瞧去，只见那被窝高高隆起，似乎另行藏得有人，喜道："公主藏在太后被窝里。"

康熙急道："快拉她出来。"只怕假太后见事情败露，立即杀了真太后。

韦小宝抢到床边，从太后足边被底伸手进去，要把真太后拉出来，触手之处，却是一条毛茸茸的大腿，不由得大吃一惊。便在此时，一只大脚突然撑出，踹中他胸膛。韦小宝"啊哟"一声大叫，跌了出去。

被窝一掀，一个赤条条的肉团跃了出来，连被抱着太后，向门口冲去。

八名侍卫大惊，急忙拦阻，给那肉团一撞，三名侍卫飞摔出去，那肉团抱了太后直冲而出。康熙奔到门口，但见那肉团奔跃如飞，几个起伏，已到了御花园墙边，一跃上了墙头，随即翻身出外。康熙叫道："快追！"三名侍卫给那团肉团一撞，倒在地下爬不起来。余下五名侍卫绕出围墙，再也瞧不见那肉团的影子。

韦小宝脑海中一片混乱，胸口剧痛，挣扎着爬起，奔到柜边，伸手入被，抓起那部经书藏入怀中，只听得康熙在花园中大叫："回来，回来！"韦小宝又是一交摔倒。听得脚步声响，众侍卫奔回，康熙在寝宫外吩咐众侍卫："大家站好，别出声。"

康熙回进寝殿，关上房门，低声问道："怎么一回事？"

韦小宝扶桌站起，说道："妖……妖怪！"惊得脸上已无半分血色。康熙摇头道："不是妖怪！是老贱人的奸夫。"韦小宝兀自不明所以，问道："什么奸夫？"康熙道："那是个男人。你没有看清楚么？一个又矮又胖的男子。"韦小宝又是吃惊，又是好笑，道："老贱人被窝里，藏着一个不穿衣服的……矮胖子男人！"

康熙神色严重，道："真太后呢？"韦小宝道："最好别……别给老贱人害死了……"忽然想到一事，掀开太后床上褥子，说道："床底下有暗格。"只见暗格中放着一柄出鞘的白金娥眉钢刺，此外更无别物，沉吟道："咱们掀开床板瞧瞧。"

康熙抢上前去，帮着韦小宝掀开床板，只见一个女子横卧在地下一张垫子上，身上盖着薄被。当床板放上之时，看来距她头脸不过半尺光景。

寝殿中黑沉沉地瞧不清楚，康熙叫道："快点了蜡烛。"韦小宝点起烛火，拿着烛台凑近一照，见那女子容色苍白，鹅蛋脸儿，果然便是那晚藏在柜中的真太后。

康熙以前见到真太后时，年纪尚甚幼小，相隔多年，本已分不出真假，但见这女子和平日所见的太后相貌极似，忙扶她起来，问道："是……是太后？"

那女子见烛火照在脸前，一时睁不开眼来，道："你……你……"韦小宝道："这位是当今皇上，亲自来救圣驾。"那女子眼睁一线，向康熙凝视片刻，颤声道："你……你当真是皇上？"突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伸臂搂着康熙，紧紧抱住。

韦小宝拿着烛台退开几步，四下照着，不见再有什么奸夫、刺客、假宫女之类，心想："皇上和真太后相会，必有许多话说。我多听一句，脑袋儿不稳一分。"将烛台放在桌上，悄悄退出，反手带上了殿门。

只见门外院子中八名侍卫和宫女太监直挺挺的站着，个个神色惶恐，他招手将众人召到花园之中，说道："刚才皇上跟建宁公主闹着玩捉迷藏。公主穿了一套古怪衣衫，扮成好像一个大肉球一般，跳了出去，大伙儿可瞧见没有？"

一名侍卫十分乖觉，忙道："是，是。建宁公主身手好快，扮的模样也真好玩。"

韦小宝微微一笑，说道："这些孩子们的玩意儿，皇上不想让人家知道，有哪一个嘴巴发痒，脖子上的脑袋瓜儿坐得不稳，想多嘴多舌，胡说八道？"

众侍卫、宫女、太监齐声道："我们不敢。"

韦小宝点点头，向着三名给撞倒受伤的侍卫道："你们怎么搞的，好端端的受了伤？"一名侍卫道："回副总管：小人三个儿今日上午练武艺，大家出手重了些，互相打伤了。"韦小宝骂道："你奶奶的，自己兄弟，练武艺也出手这般重，又不是拚命！"三名侍卫齐道："是，

是，下次一定小心。”韦小宝道：“受了伤的，每个人去支二十两银子汤药费。”三名侍卫忙躬身道谢。韦小宝道：“你奶奶的，爹娘养到你们这么大，这条性命可不太便宜啊。大伙儿倘若还想留着脑袋瓜儿吃饭的，这几张狗嘴，就都给我小心些。如果怕自己睡着说梦话，干脆把舌头自己割掉了的好。你们一个个给老子报上名来。”

众侍卫、宫女、太监都报了自己姓名。韦小宝道：“好，今日捉迷藏的事，今后老子只要听到半点风声，不管是谁多口，总之三十五人一起都砍了。你们服不服了？”众人心中明白，大家见到刚才的怪事之后，不免性命难保，皇上多半要杀人灭口，桂公公这么说，实是救了自己的性命，感激之下，一齐跪下磕头，说道：“谢公公救命大恩。”韦小宝挥手道：“谢我干什么？是皇上的恩典。”

他回到寝殿门口，坐在阶石上静静等候，直过了大半个时辰，才听得康熙叫道：“小桂子进来。”他走进寝殿，只见太后和康熙并肩坐在床上，手拉着手，两人脸上均有泪痕。

他跪下磕头，说道：“太后大喜，皇上大喜。外面一共是三十五名奴才，今日皇上跟建宁公主捉迷藏之事，要是有哪一个胆敢泄漏半句，奴才把这三十五人尽数处死，一个不留。

他们都已吓破了胆子，料想也没哪一个敢胡说八道。”康熙点了点头，韦小宝道：“倘若要现下就杀了，以免后患，奴才这就去办。”

康熙微一迟疑。太后道：“今日你我母子相见，实是天大的喜事，不可多伤人命。”康熙道：“是。咱们须得大做佛事，感谢上天和菩萨保佑。”太后凝视韦小宝，道：“你小小年纪，立下这许多功劳，实在难得。”韦小宝道：“那都是太后和皇上的洪福。只恨做奴才的没尽忠办事，不能及早揭破奸谋，累得太后受了这许多年的辛苦。”

太后心中一酸，流下泪来，向康熙道：“须得好好封赏这孩子才是。”康熙道：“是，是。小桂子，你官已做得不小了，今日再封你一个爵位。我大清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太后的恩典，封你一等子爵。”

韦小宝磕头谢恩，道：“谢太后恩典，谢皇上恩典。”心想：“这子爵有什么用？值得多少银子？”见康熙挥了挥手，便退了出去。

韦小宝回到下处，从怀中取出书来，果然便是见惯了的《四十二章经》，这部是蓝绸书面，镶了红边，寻思：“这是镶蓝旗的经书，嗯，是了，陶姑姑说，她太师父在镶蓝旗旗主府中盗经书，经书没盗到，却给神龙教的高手打得重伤而死，这部经书多半便落入了那神龙教高手的手里。怎地事隔多年，仍不将经书交给洪教主？也说不定当时没得到，最近才拿到的。”料想中间曲折甚多，难以推测，只觉胸口兀自痛得厉害，又想：“这矮胖子肉团武功了得，啊哟，莫非他就是盗得这部经书的神龙教高手？他到宫里跟老婊子相会，老婊子倒待他挺好，把真太后搬到床底下，将大柜子让了出来给他睡。我和小皇帝刚才去慈宁宫，事也真巧，恰好是捉奸在床。这肉团可别来报仇，又想到慈宁宫去取回经书。”

于是去告知多隆，说道得知讯息，日内或有奸人入宫行刺，要他多派侍卫，严密保卫皇上和太后，心想：“老婊子倘若回去神龙岛，向洪教主禀报，可不大妙。老子先下手为强，把经书中的地图取了出来，然后将一两部空经书送去神龙岛，洪教主要我再找余下的经书，非给解药不可。他在空经书中找不到地图，那是他的事，跟老子可不相干。谁教他福份太小呢？反正他寿与天齐，不用心急，慢慢的找，找上这么十万八千年，终会找到罢！”



第二十九回　卷幔微风香忽到 瞰床新月雨初收

韦小宝出宫去和李力世、关安基、玄贞道人、钱老本等人相见。天地会群雄尽皆欢然。李力世道：“属下刚得到讯息，总舵主已到天津，日内就上京来。韦香主也正回京，那真太好了。”韦小宝道：“是，是。那真太好了！”想到再见师父，心下不免惴惴。群雄当即打酒杀鸡，为他接风。

傍晚时分，韦小宝将马彦超拉在一旁，说道：“马大哥，请你给我预备一把斧头，还要一柄铁锤，一把凿子。”马彦超答应了，去取来给他。韦小宝命他带到停放那口棺木的园中土屋，说道：“我要打开棺材，放些东西进去。”马彦超应道：“是！”甚觉奇怪，但香主不说，也不便多问。韦小宝道：“前天夜里，这个死了的朋友托梦给我，说要这件东西。瞧在朋友一场，非给他不可。”马彦超更奇怪了，唯唯称是。韦小宝道：“你给我守在门外，谁也不许进来。”当下推门而入，关上了门，上了门闩。

见那口棺木上灰尘厚积，显是无人动过，用凿子斧头逐一撬开棺材钉，推开棺盖，取出包着五部经书的油布包，正要推上棺盖，忽听得马彦超在门外呼喝：“什么人？”接着有人喝问：“陈近南在哪里？”韦小宝吃了一惊：“谁问我师父？”

听口音依稀有些熟悉。

马彦超道：“你是谁？”又有一人冷冷的道：“不论他躲到了哪里，总能揪他出来。”这人的声音韦小宝入耳即知，却是郑克塽。他更加惊奇：“怎么这臭小子到了这里？”随即想起，先前说话之人乃是“一剑无血”冯锡范。只听得铮的一声，兵刃相交，跟着马彦超闷哼一声，砰的一声倒地。

韦小宝一惊更甚，当下不及细想，纵身钻入棺材，只听得郑克塽道：“这叛贼定是躲在里面。”韦小宝惊惶之下，托起棺盖便即盖上，紧跟着喀喇一声，土屋的木门已被踢破，郑克塽和冯锡范走了进来。韦小宝从棺材内望出去，见到一线亮光，知道慌忙之中，棺材盖并未密合，暗暗叫苦：“糟糕，糟糕！他们要找我师父，却找到了他的徒弟。”

忽听得门外有人说道：“公子要找我吗？不知有什么事？”

正是师父陈近南的声音。韦小宝大喜：“师父来了！”

突然之间，陈近南“啊”的一声大叫，似乎受了伤。跟着铮铮两声，兵刃相交。陈近南怒喝：“冯锡范，你忽施暗算？

干什么了？”冯锡范冷冷的道：“我奉命拿你！”

只听郑克塽道：“陈永华，你还把我放在眼里么？”语气中充满怒意。陈近南道：“二公子何出此言？属下前天才得知二公子驾临北京，连夜从天津赶来。不料二公子已先到了。属下未克迎迓，还请恕罪。”

韦小宝听师父说得恭谨，暗骂：“狗屁二公子，神气什么？”

只听郑克塽道：“父王命我到中原来公干，你总知道罢？”

陈近南道：“是。”郑克塽道：“你既得知，怎地不早来随侍保护？”陈近南道：“属下有几件紧急大事要办，未能分身，请二公子原谅。属下又知冯大哥随侍在侧，冯大哥神功无敌，群小慑伏，自能卫护二公子平安周全。”郑克塽哼了一声，怒道：“怎么我来到天地会中，你手下这些虾兵蟹将，狐群狗党，对我又如此无礼？”陈近南道：“想是他们不识得二公子。在这京师之地，咱们天地会干的又是反叛鞑子之事，大家特别小心谨慎，以致失了礼数。属下这里谢过。”

韦小宝越听越怒，心道：“师父对这臭小子何必这样客气？”

郑克塽道：“你推得一干二净，那么反倒是我错了？”陈近南道：“不敢！”随即听到纸张翻动之声，郑克塽道：“这是父王的谕示，你读来听听。”陈近南道：“是。王爷谕示说：

‘大明延平郡王令曰：派郑克塽前赴中原公干，凡事利于国家者，一切便宜行事。’”

郑克塽道：“什么叫做‘便宜行事’？”韦小宝心想：“便宜就是不吃亏，那有什么难解的？你老子叫你有便宜就占，不必客气。”哪知陈近南却道：“王爷吩咐二公子，只要是有利于国家之事，可以不必回禀王爷，自行处断。”郑克塽道：“你奉不奉父王谕示？”陈近南道：“王爷谕示，属下自当遵从。”

郑克塽道：“好，你把自己的右臂砍去了罢。”

陈近南惊道：“却是为何？”郑克塽冷冷的道：“你目无主上，不敬重我，就是不敬重父王。我瞧你所作所为，大有不臣之心，哼，你在中原拚命培植自己势力，扩充天地会，哪里还把台湾郑家放在心上。你想自立为王，是不是？”陈近南颤声道：“属下决无此意。”郑克塽道：“哼！决无此意？这次河间府大会，他们推我为福建省盟主，你知道么？”陈近南道：“是。这是普天下英雄共敬王爷忠心为国之意。”郑克塽道：“你们天地会却得了几省盟主？”陈近南默然。

韦小宝心道：“他妈的，你这小子大发脾气，原来是喝天地会的醋。”又想：“我老婆的奸夫是我师父的上司，本来这件事很有点麻烦。现下他二人大起冲突，那是妙之极矣。只不过师父中了暗算，身上受伤，可别给他们害死才好。”

只听郑克塽大声道：“你天地会得了三省盟主，我却只有福建一省。跟你天地会相比，我郑家算是老几？我只不过是小小福建省的盟主，你却是‘锄奸盟’总军师，你这可不是爬到我头上去了啦？你心里还有父王没有？”陈近南道：“二公子明鉴：天地会是属下秉承先国姓爷将令所创，旨在驱除鞑子。天地会和王爷本是一体，不分彼此。天地会的一切大事，属下都禀明王爷而行。”郑克塽冷笑道：“你天地会只知有陈近南，哪里还知道台湾郑家？就算天地会当真成了大事，驱逐了鞑子，这天下之主也是你陈近南，不是我们姓郑的。”

陈近南道：“二公子这话不对了。驱除鞑子之后，咱们同奉大明皇室后裔姓朱的为主。”

郑克塽道：“你话倒说得漂亮。此刻你已不把姓郑的放在眼里，将来又怎会将姓朱的放在眼里？我要你自断一臂，你就不奉号令。这一次我从河间府回来，路上遇到不少危难，却不见有你天地会的一兵一卒来保护我，若不是冯师父奋力相救，我这时候，也不知是不是还留得性命。你巴不得我命丧小人之手，如此用心，便已死有余辜。哼，你就只会拍我哥哥马屁，平时全没将我瞧在眼里。”陈近南道：“大公子、二公子是亲兄弟，属下一般的侍奉，岂敢有所偏颇。”郑克塽道：“我哥哥日后是要做王爷的，在你眼中，我兄弟俩怎会相同？”

韦小宝听到这里，已明白了一大半，心道：“这小子想跟他哥哥争位，怪我师父拥他哥哥，受了冯锡范的挑拨，便想乘机除了我师父。”

只听郑克塽又道：“反正你在中原势大，不如就杀了我罢。”

陈近南道：“二公子如此相遇，属下难以分说，这就回去台湾，面见王爷，听由王爷吩咐便是。王爷若要杀我，岂敢违抗？”

郑克塽哼了一声，似乎感到难以回答，又似怕在父亲面前跟他对质。

冯锡范冷冷的道：“只怕陈先生一离此间，不是去投降鞑子，出卖了二公子，便独树一帜，自立为王，再也不回台湾去的了。”陈近南怒道：“你适才偷袭伤我，是奉了王爷之命吗？王爷的谕示在哪里？”冯锡范道：“王爷将令，二公子在中原便宜行事。不奉二公子号令，便是反叛，人人得而诛之。”

陈近南道：“二公子好端端地，都是你在从中挑拨离间。国姓爷创业维艰，这大好基业，只怕要败坏在你这等奸诈小人手里。你姓冯的就算武功天下无敌，我又何惧于你？”冯锡范厉声道：“如此说来，你是公然反叛延平王府了？”陈近南朗声道：“我陈永华对王爷赤胆忠心，‘反叛’二字，再也诬加不到我头上。”

郑克塽喝道：“陈永华作反，给我拿下。”冯锡范道：“是。”

只听得铮铮声响，兵刃相撞，三人交起手来。

陈近南叫道：“二公子，请你让在一旁，属下不能跟你动手。”郑克塽道：“你不跟我动手？你不跟我动手？”连问了两句，兵刃响了两下，似是他问一声，向陈近南砍一刀。

韦小宝大急，轻轻将棺材盖推高寸许，望眼出去，只见郑克塽和冯锡范分自左右夹攻陈近南。陈近南左手执剑，右臂下垂，鲜血不断下滴，自是给冯锡范偷袭所伤。冯锡范剑招极快，陈近南奋力抵御。郑克塽一刀刀横砍直劈，陈近南不敢招架，只是闪避，变成了只挨打不还手的局面，加之左手使剑不便，右臂受伤又显然不轻。韦小宝心下焦急：“风际中、关夫子、钱老本他们怎么一个也不进来帮忙？这样打下去，师父非给他们杀了不可。”但外面静悄悄地，土屋中乒乒乓乓的恶斗，外间竟似充耳不闻。

只见冯锡范挺剑疾刺，势道极劲，陈近南举剑挡格，双剑立时相粘。郑克塽挥刀斜砍，陈近南侧身避开。郑克塽单刀横拖，嗤的一声轻响，在陈近南左腿上划了一道口子。陈近南“啊”的一声，长剑一弹而起，冯锡范就势挺剑，正中他右肩。

陈近南浴血苦战，难以支持，一步步向门口移动，意欲夺门而出。冯锡范知他心意，抢到门口堵住，冷笑道：“反贼，今日还想脱身么？”

韦小宝只盼冯锡范走到棺材之旁，就可从棺材中挺匕首刺出，便以客店中杀喇嘛的手法杀了他。这一招“隔板刺人”原是他的生平绝招，远胜拳术高手的“隔山打牛”。可是冯锡范越斗越远，却如何刺得着他？郑克塽喝道：“反贼，还不弃剑就缚？”韦小宝眼见情势危急，心想今日舍了性命也要相救师父，逼紧了喉咙，突然吱吱的叫了两声。

注：郑成功生子郑经等十人。郑经于康熙元年继位为明延平郡王，生子克塽、克塽等八人。克塽年最长，庶出，是陈永华之婿，后为监国世子。次子克塽为冯锡范之婿。郑克塽继位时年仅十二岁，本书因故事情节所需，加大了年纪，与史实有出入。

冯锡范等三人一听，都吃了一惊。郑克塽问道：“什么？”

冯锡范摇了摇头，手上丝毫不缓。韦小宝又吱吱吱的叫了三下。郑克塽怕鬼，吓得打了个寒战。

突见棺材盖一开，一团白色粉末飞了出来，三人登时眼睛刺痛，呛个不住。原来尸体入殓，棺材中必放大量石灰，当日马彦超曾购置了装入，此刻韦小宝抓起一大把，撒了出来。

冯锡范情知决非鬼魅，急跃而前，闭住了眼睛，俯身向棺材中挺剑刺落。

突的一声，剑尖刺入棺材盖，正待拔剑再刺，突觉右边胸口一痛，知是中了暗算，急忙纵身跃起，后心重重撞在墙上。他武功了得，左手按住胸前伤口，右手将一柄剑使得风雨不透，护住身前。

韦小宝在棺材中“隔板刺人”，一刺得手，握着匕首跳了出来，只见冯锡范、郑克塽和陈近南三人都紧闭双目，将刀剑乱挥乱舞，见冯锡范虽然胸口中剑，却非致命之伤，要待欺近前去再加上一剑，但冯郑二人刀剑舞得甚紧，实不敢贸然上前。此刻时机紧迫，待得他二人抹去了眼中石灰，睁眼见物，那就糟了，一时 徨无策，只得左手抓起石灰，一见冯锡范或郑克塽伸手去抹眼睛，便一把石灰撒将过去。撒石灰原是他另一项拿手绝招。

只掷得几下，冯锡范觉到石灰掷来的方位，一招“渴马奔泉”，挺剑直刺过来。韦小宝大骇，急忙坐倒，噗的一声，那剑插入了棺材之中。韦小宝连爬带滚，逃出门外。冯锡范提剑在棺中连连劈刺，还道敌人仍然在内。以他武功修为，韦小宝狼狈万状的进出，本可立时察觉，只是陡然间眼不见物，胸口受伤，一时心神大乱，又知陈近南武功卓绝，不在自己之下，强敌在侧，实是凶险无比，惶急间全没想到陈近南也已眼不见物，只盼杀了暗算之人，立即逃出。他在棺材中刺得数下，都刺了个空，随即一招“千岩竞秀”，剑花点点，护住身周，听得左边并无兵刃劈风之声，当下向左跃去，肩头在墙上一撞，靠墙而立。

这么一阵全力施为，胸前伤口中更是鲜血迸流。他微一睁眼，石灰粉末立时入眼，剧痛难当，生怕眼睛就此瞎了，不敢再睁，背靠墙壁，一步步移动，心想只须挨墙移步，便能找到门户所在，一出门外，地势空旷，就易于脱险了。

韦小宝站在门口，见他移动身子，已猜知他心意，只待他摸到门口时刺他一剑，但想此人武功太高，就算刺中，他临死时回手一剑，自己小命不免危危乎哉，于是将匕首轻轻插入门框约莫两寸，见冯锡范离门已不过两尺，突然尖声叫道："我在这……"一个"里"字还没出口，冯锡范出招快极，一剑斩落，当的一声响，长剑碰到匕首，断为两截，半截断剑跳将上来，在他额头上一斩，这才跌落。

韦小宝早已躲到了土屋之侧，心中怦怦乱跳。只听得冯锡范大声吼叫，疾冲而出。

韦小宝回到门口，但见陈近南和郑克塽仍在挥舞刀剑。强敌既去，他对这郑家二公子可丝毫不放在心上，叫道："师父，那'一剑无血'已给我斩得全身是血，逃之夭夭了。你请出来罢。"陈近南一怔，问道："谁？"韦小宝道："是弟子小宝。"

陈近南大喜，横剑当胸，不再舞动。

韦小宝叫道："张大哥、李二哥、王三哥，你们都来了，很好，很好。这姓郑的臭小子还不放下兵器投降，你们一齐上去，把他乱刀分尸了罢！"

郑克塽大吃一惊，哪知他是虚张声势，叫道："师父，师父！"不听冯锡范回答，微一迟疑，便即抛下了手中单刀。韦小宝喝道："跪下！郑克塽双膝一曲，跪倒在地。

韦小宝哈哈大笑，拾起单刀，将刀尖轻轻抵住郑克塽咽喉，喝道："站起来，向右，上前三步，爬上去，钻进去！"

韦小宝叫一句，郑克塽便战战兢兢的遵命而行，爬入了棺材。韦小宝哈哈大笑，抢上前去，推上了棺材盖，拿起那包经书负在背上，说道："师父，咱们快洗眼去。"拉着陈近南的手，走出土屋。

走得七八步，只见马彦超倒在花坛之旁，韦小宝吃了一惊，上前相扶。马彦超道："救总舵主要紧，属下只是给封了穴道，没甚干系。"陈近南俯下身来，在他背心和腰里推拿了几下，穴道登时解了。马彦超道："总舵主眼睛怎样？"陈近南皱眉道："石灰。"马彦超道："得用菜油来洗去，不能用水。"

挽住他手臂快步而行。

韦小宝道："我马上就来。"回进土屋，提起斧头，将七八枚棺材钉都钉入棺材盖中，说道："郑公子，你躺着休息几天。算你运气，欠我的一万两银子，一笔勾销，也就不用还了。"大笑一阵，走回大厅。

只见马彦超已用菜油替陈近南洗去眼中石灰，又敷好了他身上伤口。厅上风际中、钱老本、玄贞道人等躺满了一地，陈近南正在给各人解穴。

原来冯锡范陡然来袭，他武功既高，又攻了众人个措手不及。风际中等并非聚在一起，闻声出来应战，给他逐一点倒。众人都是恼怒已极，只是在总舵主面前，不便破口大骂。

马彦超说了韦小宝使诡计重创冯锡范的情形，众人登时兴高采烈，都说这厮如此奸恶，只盼石灰便此弄瞎了他双眼。

陈近南双目红肿，泪水仍不断渗出，脸色郑重，说道："钱兄弟、马兄弟，你们去洗了郑二公子眼中石灰，请他到这里来。"钱马二人答应了。

韦小宝突然"啊"的一声，假装晕倒，双目紧闭。陈近南左手一伸，拉住了他手臂，问道："怎样？"韦小宝道："我……我刚才……吓……吓得厉害，生怕他们害死了师父……

这会儿……这会儿手脚都没了力气……"陈近南抱着他放在椅上，道："你休息一会。"

原来韦小宝自知用石灰撒人眼睛，实是下三滥的行径，当年茅十八曾为此打了他一顿，虽然群雄大赞他机智，但想他们是我属下，自然要拍马屁，师父是大英雄、大豪杰，比之茅十八又高出十倍，定要重责，索性晕在前头，叫他下不了手，当真要打，落手也好轻些。

钱马二人匆匆奔回大厅，说道："总舵主，没见到郑二公子，想是他已经走了。"陈近南皱眉道："走了？不在棺材里么？"钱马二人面面相觑，土屋中棺材倒是有一口，但郑二公子怎么会在其中？

陈近南道："咱们去瞧瞧。"领着众人走向土屋。韦小宝大急，只得跟在后面，双手揉擦屁股，心道："屁股啊屁股，师父听到我将那臭小子赶入了棺材，你老兄难免要多挨几板了，真正对不住之至。"

来到土屋之中，只见满地都是石灰和鲜血，果然不见郑克塽的人影。陈近南明明听得韦小宝逼着郑克塽爬入棺材，这时棺材盖却钉上了，疑心大起，问道："小宝，你将二公子钉入了棺材里么？"韦小宝见师父面色不善，赖道："我没有。说不定他怕师父杀他，自己钉上了。"陈近南喝道："胡说！快打开来，别闷死了他。快，快！"

钱老本和马彦超拿起斧头凿子，忙将棺材钉子起下，掀开棺材盖，里面果真躺着一人。

陈近南叫道："二公子！"将那人扶着坐起。

众人一见，都是"啊"的一声惊呼。陈近南手一松，退了两步，那人又倒入棺材。

众人齐声叫道："是关夫子！"在这一刹那间，众人已看清棺材中那人乃是关安基。

陈近南抢上又再扶起，只见关安基双目圆睁，已然毙命，但身子尚自温暖，却是死去未久。众人又惊又悲，风际中、玄贞道人等跃出墙外察看，已找不到敌人踪迹。

陈近南解开关安基衣衫，只见他胸口上印着一个血红的手印，失声叫道："冯锡范！"

玄贞道人怒道："确是冯锡范！这红砂掌是他昆仑派的独门武功。这恶贼重伤之余，片刻间便去而复回，当真……他妈的，他要救郑二公子那也罢了，怎地却害死了关二哥？"众人纷纷怒骂。关安基的舅子贾老六更是呼天抢地的大哭。陈近南黯然不语。

众人回到大厅。钱老本道："总舵主，二公子与大公子争位，那是众所周知的。咱们天地会向来秉公行事，大公子居长，自然拥大公子。二公子早就把你当作了眼中钉，这次更受了冯锡范的挑拨，想乘机除了你。今日大伙儿更得罪了二公子，这么一来，只怕王爷也要信他们的谗言了。总舵主此后不能再回台湾去了。"

陈近南叹了口气，说道："国姓爷待我恩义深重，我粉身碎骨，难以报答。王爷向来英明，又对我礼敬有加，王爷决不是戕害忠良之人。"玄贞道人道："常言道：疏不间亲。二公子咬定我们天地会不服台湾号令，在中原已是如此，到得台湾，更有什么分辩的余地？他郑家共有八位公子，大家争权夺位，咱们天地会用不着牵涉在内。总舵主，咱们秦桧固然不做，却也不做岳飞。"钱老本道："总舵主忠心耿耿，一生为郑家效力，却险些儿给二公子害死，这口气无论如何咽不下。"陈近南又叹了口气，说道："大丈夫行事无愧于天地，旁人要说短长，也只好由他。只是万万料想不到，竟会有此变故。刚才若不是小宝机智，大伙儿都已死于非命了……唉，可惜关二哥……"

韦小宝听师父并不追究撒石灰、钉棺材之事，登时宽心，生怕他只是一时想不起，须得立即岔开话头，说道："咱们这么一闹，只怕左邻右舍都知道了，要是报知官府，只怕……

只怕……须得赶快搬家。"陈近南道："正是。我心神不定，竟没想到此节。"

当下众人匆匆在花园中掘地埋葬了关安基的尸身，洒泪跪拜，携了随身物件，便即分批离去。天地会群雄在京中时时搬迁，换个一住所乃是家常便饭。韦小宝生怕师父考问武功，乘机辞别，回去皇宫。

他来到自己住处，闩上房门，将六部经书逐一拆开，果见每部经书封皮的夹缝中，都有许多羊皮碎片。他取出碎片，将书画缝起还原，缝不到半部，便觉厌烦，心想："双儿如在这里就好了，她此刻多半还在少林寺外等我。我给九难师父捉了去，这好丫头一定担心得要命，得派

人去叫她来。”又缝了几针，眼睛已不大睁得开，藏好经书便睡。

次日一早去上书房侍候听旨。康熙说道：“明日便有朝旨，派你送建宁公主去云南，赐婚给那姓吴的小王八蛋。”韦小宝道：“是。只可惜没服侍得皇上几天，又要远离。”

康熙低声道：“太后跟我说了一件大事，这次你去云南，就可乘机办一办。”韦小宝应了。康熙道：“太后说道，那恶婢假冒太后，原来有个重大阴谋，她想查知我们满洲龙脉的所在，要设法破了。”

韦小宝冲口而出：“这老婊子罪大恶极！”急忙伸手按住嘴巴，自知在皇帝面前骂这等粗话，未免太过不敬。岂知康熙丝毫不以为意，跟着道：“对！这老婊子当真不是东西。太后忍辱忍苦，宁死不说，才令老婊子奸计不逞。上天保佑，太后所以得保平安至今，却也全仗了不肯吐露这个大秘密。”

韦小宝早已知道，却道：“皇上，这个天大的秘密，你最好别跟我说。多一人知道，多一分泄漏的危险。”康熙赞道：“你越来越长进啦，懂得诸事须当谨慎。不过你跟我办事以来，从来没泄漏过什么。倘若连你都信不过，我是没人可以信得过的了。”韦小宝周身数百根骨头，每根骨头登时都轻了几两几钱，跪下磕头，说道：“皇上如此信得过，奴才就是把自己舌头割了，也不敢泄漏半句皇上交代的话。”

康熙点点头，说道：“我大清龙脉的秘密，原来藏在八部四十二章经之中。”

韦小宝假作惊异，连声道：“咦，奇怪，有这等事？这可万万想不到！”

康熙续道：“当年摄政王爷进关之后，将八部经书分赐八旗旗主。八旗之中，正黄、正白、镶黄上三旗的兵马是天子自将，但田地财物，仍分属三旗旗主管领。正黄旗的经书，父皇一直放在身边，带了去五台山，后来命你拿回来赐给我。镶白旗旗主因事获罪，镶白旗的经书没入宫中，父皇赐了给端敬皇后。”韦小宝心道：“老皇爷宠爱端敬皇后，最好的东西自然要赐给她。要是换作我，八部经书一古脑儿没入宫中，全都赐了给她。”

康熙续道：“老婊子害死端敬皇后，自然也就占了她的经书。鳌拜是镶黄旗旗主。那日派你去抄鳌拜的家，老婊子要你找两部经书，一部便是镶黄旗的，另一部是正白旗的。”韦小宝道：“是。早知老婊子这样坏，奴才便回禀老婊子说找不到，将经书悄悄献给皇上。”康熙笑道：“那时咱们既不知老婊子是假太后，又不知这四十二章经中有这等重大干系，你如这样胡闹，我非……非打你屁股不可。”韦小宝道：“是，是。”

心道：“打打屁股就算了吗？那你也甭客气啦！”问道：“另外那部正白旗的，不知鳌拜是哪里来的？”

康熙道：“他害死了正白旗旗主苏克萨哈，将家产、财物，连经书一起占了去。哼，这逆贼死有余辜。”韦小宝道：“是。

这样一来，老婊子手里有了三部经书啦。”

康熙道：“岂止三部？她又派御前侍卫副总管瑞栋，去跟镶红旗旗主和察博为难。当时我不知什么缘故，和察博这家伙一向跟鳌拜勾结，我也不去理会。现下想来，自然是去取他的赐经。瑞栋又莫名其妙的失了踪，定是给老婊子杀了灭口。”

韦小宝忙道：“是，是。皇上料事如神。”心道：“你认定瑞栋是给老婊子杀的，我又赞过你料事如神，那就已敲钉转脚。日后你就算知道瑞栋是我杀的，也已不能转口，再来向我查问了。否则的话，你就承认自己不是料事如神。身为皇上，岂可料事不如神而如鬼？”

康熙道：“如果我所料不错……”韦小宝忙道：“决计不错。”康熙道：“……老婊子手中已有了四部经书。可是有一件事奇怪得很，父皇赐我的那部正黄旗经书，我一直放在上书房桌上，却忽然不见了。你想又有谁这么大胆，竟敢到上书房来偷盗物事？”韦小宝道：“能出入上书房，又胆敢擅自拿书的，只有……只有……”康熙道：“建宁公主！”韦小宝不敢接口，心道：“这次你是真的料事如神。”

康熙道：“老婊子派女儿来偷了我这部经书，这一来，她手里已有五部了。”

韦小宝道：“咱们快去慈宁宫搜查。老婊子光着身子逃出宫去，什么也没带。”心中怦怦而跳：“此刻皇上如到我屋中一查，小桂子便有一百个脑袋，也都砍了。”

康熙摇头道：“我早细细搜过了，什么也查不到。只查到一套僧袍，老婊子那个相好，原来是个和尚。哈哈，哈哈！”

韦小宝跟着大笑，笑得两声，觉得甚为无礼，忙忍住了笑。康熙仍放声大笑，说道：“不过那矮冬瓜抱着老婊子逃走之时，我瞧到他留着一头长发，这倒奇了。多半他也是假扮宫女，头发是假的。这家伙又矮又胖，老婊子什么汉子不好偷，却去找这样个矮冬瓜。”韦小宝笑道：“这矮冬瓜武功很高。相貌英俊的，未必有本事偷进宫来。上次那个假宫女，也就丑得很。”

康熙笑道：“那也说得是。”顿了一顿，续道：“另外三部经书，分别在正红旗、正蓝旗、镶蓝旗三旗手中。正红旗的旗主目下是康亲王，我已命他将经书献上来。”

韦小宝心想：“康亲王那部经书，那天晚上已给人偷了去，此刻在我手中。康亲王怎么还献得出？这一下老康可要大糟而特糟了。”

康熙又道：“正蓝旗旗主富登年岁尚轻，我刚才问过他。

他说上一任的旗主嘉坤在攻打云南时阵亡，一切后事都是吴三桂给料理的。吴三桂交到他手里的，只是一颗印信、几面军旗，还有几万两银子，此外什么都没有了。”韦小宝道：“这部经书定是吴三桂吞没了。”康熙道：“是啊。因此你到了吴三桂府中，仔细打听这件事，想法子把经书取了来，吴三桂这厮老奸巨滑，千万不能让他得知内情。”

韦小宝道：“是，奴才随机应变，设法骗他出来。”

康熙皱起眉头，在书房中踱来踱去，说道：“镶蓝旗旗主鄂硕克哈是个大胡涂蛋，我要他呈缴经书，他竟说好几年前就不见了。我派了侍卫到他家搜查，一无踪迹，我已将他下在天牢，叫人好好拷问，到底是当真给人盗去了，还是他隐匿不肯上缴。”

韦小宝道：“就怕也是老婊子派人去弄了来，也不知是明抢还是暗偷。”心想：“这可不是冤枉老婊子，明抢暗偷之人，多半便是那矮冬瓜。”又道：“倘若也是老婊子得了去，这六部经书却又到了何处？”随即微感懊悔：“我这句话可说错了，自己太也吃亏。我说老婊子得了六部经书，得了六部经书的其实是韦小宝。这么一来，我岂不成了老婊子？”

康熙道：“老婊子到底是什么来历，此刻毫无线索可寻。

她干此大事，必有同谋之人。她得到经书之后，必已陆续偷运出宫，要将这六部经书尽数追回，那就难得很了。好在太后言道，要寻找大清龙脉的所在，必须八部经书一齐到手，就算得了七部，只要少了一部，也是无用。咱们只须把康亲王和吴三桂手中的两部经书拿来毁了，那就太平无事。咱们又不是去寻龙脉，只消不让人得知，那就行了。不过失了父皇所赐的经书，倘若从此寻不回来，我实是不孝。哼，建宁公主这小……小……”

康熙这一声骂不出口，韦小宝肚里给他补足：“小婊子！”

这时康熙心中所想到的，是顺治在五台山金阁寺僧房中嘱咐他的话：

“儿啊，你精明能干，爱护百姓，做皇帝是比我强得多了。

那八部《四十二章经》中所藏地图，是一个极大藏宝库的所在。当年我八旗兵进关，在中原各地掳掠所得的金银财宝，都藏在这宝库之中。宝库是八旗公有，因此地图要分为八份，分付八旗，以免为一旗独吞。关内汉人比咱们满洲人多过百倍，倘若一齐起来造反，咱们万万压制不住，那时就当退回关外，开了宝库，八旗平分，今后数百年也就不愁温饱。”

康熙当时便想起了父皇要韦小宝带回来的话：“天下事须当顺其自然，不可强求，能给中原苍生造福，那是最好。倘若天下百姓都要咱们走，那么咱们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

听得顺治又说：“我满清唾手而得天下，实是天意，这中间当真十分侥幸。咱们不可存着久居中原之心，可别弄得满洲人尽数覆灭于关

内，匹马不得出关。”

康熙口中唯唯称是，心中却大不以为然：“我大清在中原的大业越来越稳，今后须当开疆拓土，建万世不拔之基，又何必留什么退步？一留退步，只有糟糕。父亲出了家，心情恬退，与世无争，才这样想。”果然听得父亲接下去道：“不过当年摄政王吩咐各旗旗主：关外存有大宝藏之事，万万不能泄漏，否则满洲王公民将心知尚有退步，遇上汉人造反，大家不肯拚死相斗，那就大事去矣。因此八旗旗主传交经书给后人之时，只能说经中所藏秘密，关及满清的龙脉，龙脉一被人掘断，满洲人那就人人死无葬身之地。一来使得八旗后人不敢忽起贪心，偷偷去掘宝藏；二来如知有人前去掘宝，八旗便群起而攻，竭力阻止。只有一国之主，才能得知这真正秘密。”

康熙回思当日的言语，心中又一次想到：“摄政王雄才大略，所见极是。”向韦小宝瞧了一眼，心道：“小桂子虽然忠心，却也只能跟他说龙脉，不能说宝库。这小子日后年纪大了，怎保得定他不起贪心。太后昨天对我说，父皇当年决意出家之时，将这大秘密告知了太后，要她等我年长之后转告，太后所以忍辱偷生，正是为了这件大事。她可不知我已到五台山去见到了父皇，也幸而如此，太后没给老婊子害死。”

韦小宝见康熙来回踱步思索，突然心念一动，说道：“皇上，倘若老婊子是吴三桂派进宫来的，他……他手里就有七部经书。”

康熙一惊，心想此事倒是大有可能，叫道：“传尚衣监！”

过了一会，一名老太监走进书房磕头，乃是尚衣监的总管太监。康熙问道：“查明白了吗？”那太监道：“回皇上：奴才已仔细查过，这件僧袍的衣料，是北京城里织造的。”康熙嗯了一声。韦小宝这才明白：“原来皇上要查那矮冬瓜的来历。

衣料是京里织造，就查不到什么了。”那太监又道：“不过那套男子内衣内裤，是辽东的茧绸，出于锦州一带。”康熙脸上现出喜色，点点头道：“下去罢。”那太监磕头退出。

康熙道：“只怕你料得对了，这矮冬瓜说不定跟吴三桂有些瓜葛。”韦小宝道：“奴才可不明白了。”康熙道：“吴三桂以前镇守山海关，锦州是他的辖地。这矮冬瓜或许是他的旧部。”韦小宝喜道：“正是，皇上英明，所料定然不错。”康熙沉吟道：“倘若老婊子逃回云南，你此行可多一分危险。你多带侍卫，再领三千骁骑营军士去。”韦小宝道：“是，皇上放心。最好奴才能将老婊子和矮冬瓜都抓了来，千刀万剐，好给太后出这口气。”

康熙拍拍韦小宝的肩膀，微笑道：“你如能再立此大功，给太后出了这口气，嘿嘿，你年纪太小，官儿太大，我倒有些为难了。不过咱们小皇帝、小大臣，一块儿干些大事出来，让那批老官儿们吓得目瞪口呆，倒也有趣得紧。”

韦小宝道：“皇上年纪虽小，英明远见，早已叫那批老东西打从心眼儿里佩服出来。待您再料理了吴三桂，那更是前无来者，后无古人。”

康熙哈哈大笑，说道：“他妈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你这家伙聪明伶俐，就是不学无术，不肯读书。”韦小宝笑道：“是，是。奴才几时有空，得好好读他几天书。”

其实韦小宝粗鄙无文，康熙反而欢喜，他身边文学侍从的臣子要多少有多少，整日价诗云子曰听得多了，和韦小宝说些市井俗语，颇感畅快。

韦小宝辞了出来，刚出书房，便有一名侍卫迎上来，请了个安，低声道：“韦副总管，康亲王想见您，不知韦副总管有没有空？”韦小宝问道：“王爷在哪里？”那侍卫道：“王爷在侍卫房等候回音。”韦小宝道：“他亲自来了？”那侍卫道：“是，是。他说想请韦副总管去喝酒听戏，就是担心皇上有要紧大事差韦副总管去办，您老人家分不了身。”韦小宝笑道：“他妈的，我是什么老人家了？”

来到侍卫房中，只见康亲王一手拿着茶碗，坐着呆呆出神，眉头皱起，深有忧色。他一见韦小宝进来，忙放下茶碗，抢上来拉住他手，说道：“兄弟，多日不见，可想杀我了。”

韦小宝明知他为了失却经书之事有求于己，但见他如此亲热，也自欢喜，说道：“王爷有事，派人吩咐一声就行了，赏酒赏饭，卑职还不巴巴的赶来么？你这样给面子，却自己来找我。”康亲王道：“我家里已预备了戏班子，就怕兄弟没空。这会儿能过去坐坐吗？”韦小宝笑道：“好啊，王爷赏饭，只要不是皇上吩咐我去办什么急事，就是我亲生老子死了，卑职也要先扰了王爷这顿饭再说。”

两人携手出宫，乘马来到王府。康亲王隆重款待，极尽礼数，这一次却无外客。饭罢，康亲王邀他到书房之中，说些闲话，赞他代皇上在少林寺出家，积下无数功德善果，又赞他年纪轻轻，竟已做到御前侍卫副总管、骁骑营都统，前程实是不可限量。韦小宝谦逊一番，说以后全仗王爷提携栽培。

康亲王叹了一口气，说道：“兄弟，你我是自己人，什么都不用瞒你，做老哥的眼前大祸临头，只怕身家性命都难保了。”韦小宝假装大为惊奇，说道：“王爷是代善大贝勒的嫡派子孙，铁帽子王，皇上正在信任重用，有什么大祸临头了？”

康亲王道：“兄弟，你有所不知。当年咱们满清进关之后，每一旗旗主，先帝都赐了一部佛经。我是正红旗旗主，也蒙恩赐一部。今日皇上召见，要我将先帝赐经呈缴。可是……

可是我这部经书，却不知如何，竟……竟给人盗去了。”

韦小宝满脸讶异，说道：“真是希奇！金子银子不妨偷偷，书有什么好偷？这书是金子打的么？还是镶满了翡翠珠宝，值钱得很？”

康亲王道：“那倒不是，也不过是寻常的经书。可是我没能好好保管先帝的赐物，委实是大不敬。皇上忽然要我呈缴，只怕是已经知道我失去赐经，要追究此事。兄弟，你可得救我一救。”说着站起身来，请下安去。

韦小宝急忙还礼，说道：“王爷这等客气，可不折杀了小人？”康亲王愁眉苦脸的道：“兄弟，你如不给我想个法子，我……我只好自尽了。”韦小宝道：“王爷也未免把事情看得太重了。我明日将这件事奏知皇上，最多也不过罚王爷几个月俸银，或者交宗人府申斥一番，哪有性命交关之理？”康亲王摇头道：“只要保得性命，就真把我这亲王的王爵革去，贬作庶人，我也已谢天谢地，心满意足了。镶蓝旗旗主鄂硕克哈就因为丢了赐经，昨儿给打入了天牢，听说很受了拷打，皇上派人严审，那部经书到底弄到哪里去了。”说着脸上肌肉抖动，显是想到了身入天牢、备受苦刑的惨酷。

韦小宝皱眉道：“这部经书当真如此要紧？啊，是了，那日抄鳌拜的家，太后命我到他家里去找两部什么三十二章经、四十三章经什么的。王爷不见了的，就是这个东西么？”康亲王脸上忧色更深，说道：“正是，是四十二章经。一抄鳌拜的家，太后什么都不要，单要经书，可见这东西非同小可。兄弟可找到了没有？”韦小宝道：“找是找到了。鳌拜那厮把经书放在他卧房的地板洞里，找得我出了一身大汗。这经书有什么希奇？我给你到和尚庙里去要他十部八部来，缴给皇上就是。”康亲王道：“先皇钦赐的经书，跟和尚庙里的寻常佛经大不相同，可混冒不来。”

韦小宝神色郑重，说道：“这样倒真有点儿麻烦了。不知王爷要我办什么事？”

康亲王摇摇头，说道：“这件事我实在说不出口，怎……

怎能要兄弟去做欺君之事？”韦小宝一拍胸膛，道：“王爷但说不妨。你当韦小宝是朋友，我为你送了这条小命，也是一场义气。好，你去奏知皇上，就说这部经书我韦小宝借去瞧瞧，却不小心弄丢了。皇上这几天很喜欢我，最多打我一顿板子，未必就会砍了我的头。”康亲王道：“多谢兄弟的好意，但这条路子恐怕行不通。皇上不会相信兄弟借经书去看。”韦小宝点头道：“我虽然做过和尚，但西瓜大的字识不了一担，借经书去看，皇上恐怕不大相信。咱们得另想法子。”

康亲王道：“我是想请兄弟……想请兄弟……想请兄弟……”连说三句“想请兄弟”，却不接下去，只是眼望韦小宝，瞧着他脸上的神气。

韦小宝道：“王爷，你不必为难。做兄弟的一条小性命……”左手抓住自己辫子，右手在自己头颈里一斩，做个双手捧着脑袋送上的姿势，说道：“已经交了给你，只要不是危害皇上之事，什么事都听你吩咐。”

康亲王大喜，道：“兄弟如此义气深重，唉，做哥哥的别的话也不多说了。我是想请兄弟到太后或是皇上身边，去偷一部经书出来。我已叫定了几十名高手匠人，等在这里，咱们连夜开工，仿造一部，好渡过这个难关。”

韦小宝问道：“能造得一模一样？”

康亲王忙道：“能，能，定能造得一模一样，包管没有破绽。做了样子之后，兄弟就把原来的经书放回，决不敢有丝毫损伤。”其实他明知仓卒之间仿造一部经书，要造得毫无破绽，殊所难能，他是想将真假经书掉一个包，将假经书让韦小宝放回原处，真的经书呈缴皇帝。料想韦小宝不识之无，难以分辨真伪，将来能不发觉，那是上上大吉，就算发觉，也已连累不到自己头上。只是这番用意，此刻自是不能直言。

韦小宝道：“好，事不宜迟，我这就想法子去偷，王爷在府上静候好音便了。”

康亲王千恩万谢，亲自送他到门外，又不住叮嘱他务须小心。

韦小宝回到屋中，将几十片羊皮碎片在灯下拼凑，心想八部已得其七，就算空下一些，也能拼个大概出来。哪知足足花了大半个时辰，连地图的一只角也凑不起来。他本无耐心，厌烦起来，便不再拼，当下将千百片碎片用油纸包了，外面再包了层油布，贴身藏好。心想：“老康是正红旗旗主，他这部经书自然是红封皮的，明儿我另拿一部给他便是。”

次日清晨，将镶白旗经书的羊皮面缝好，粘上封皮，揣在怀中，径去康亲王府。

康亲王一听他到来，三脚两步的迎了出来，握住他双手，连问：“怎样？怎样？”韦小宝愁眉苦脸，摇了摇头。康亲王一颗心登时沉了下去，说道：“这件事本来为难，今日未能成功……”韦小宝低声道：“东西拿到了，就怕你十天半月之内，假冒不成。”

康亲王大喜，一跃而起，将他一把抱住，抱入书房。

众亲随、侍卫见王爷这等模样，不由得都暗暗好笑。

韦小宝将经书取出，双手送将过去，问道：“是这东西吗？”

康亲王紧紧抓住，全身发抖，打开书函一看，道：“正是，正是，这是镶白旗的赐经，因此是白封皮镶红边儿的。咱们立刻开工雕版。兄弟，你得再教我一个法儿，怎生推搪得几天。

嗯，我假装从马上跌了下来，摔得头破血流，昏迷不醒。待得冒牌经书造好，再去叩见皇上，你说可好？”

韦小宝摇头道：“皇上英明之极，你掉这枪花，他心中犯了疑，你将西贝货儿呈上去，皇上细细一看，只怕西洋镜当场就得拆穿。这部书跟你失去的那部，除了封皮颜色之外，还有什么不同？”康亲王道：“就只封皮颜色不同，另外都是一样。”韦小宝道：“这个容易，你将这部书换个封皮，今日就拿去呈给皇上。”

康亲王又惊又喜，颤声道：“这……这……宫里失了经书，查究起来，只怕要牵累到兄弟。”韦小宝道：“我昨晚悄悄在上书房里偷了出来，没人瞧见的。就算有人瞧见，哼哼，谅这狗崽子也不敢说。我跟你担了这个干系便是。”康亲王心下感激，不由得眼眶也湿了，握住他双手，再也说不出话来。

韦小宝回到宫中，另行拿了两部经书，去寻胖头陀和陆高轩。他想正黄旗的经书上浸满了毒水，给桑结喇嘛抢去了；镶白旗的给了康亲王；剩下五部之中，镶黄、正白两部从鳌拜家中抄来，镶蓝从老婊子的柜中取得，这三部书老婊子都见过的，这时老婊子如在洪教主身边，呈上去可大不妙。正红旗是从康亲王府中顺手牵来，镶红旗是从瑞栋身上取得，老婊子虽知来历，却也不妨。于是交给胖陆二人的是一部正红，一部镶红。胖陆二人早已等得望眼欲穿，见他突然到来，又得到了教主所要的两部经书，当真喜从天降。

韦小宝道：“陆先生，你将经书呈给教主和夫人，说道我打听到，吴三桂知道另外六部经书的下落。我白龙使为教主和夫人办事，忠字当头，十万死百万死不辞，因此要到云南去赴汤蹈火，找寻经书。胖尊者，你护送我去再为教主立功。”

胖陆二人欣然答应。

胖头陀道：“陆兄，白龙使立此大功，咱二人也跟着有了好处。教主赐下豹胎易筋丸的解药，你务必尽快差妥人送到云南来。”

陆高轩连声称是，心想：“白龙使小小年纪，已如此了得。

教主这大位，日后非传给他不可。我此刻不乘机讨好于他，更待何时？”说道：“这解药非同小可，属下决不放心交给旁人，定当亲自送来。白龙使，属下对你忠心耿耿，定要服侍你服了解药之后，属下和胖兄再服。否则就算豹胎易筋丸药性发作，属下有解药在手，宁死也决不先服。”

韦小宝笑道：“很好，很好，你对我如此忠心，我总忘不了你的好处。”陆高轩大喜，躬身道：“属下恭祝白龙使永享清福，寿比南山。”韦小宝心想：“我只比教主低了一级，永享清福，寿比南山，倒也不错了。”

他回宫不久，便有太监宣下朝旨，封韦小宝为一等子爵，赐婚使，护送建宁公主前赴云南，赐婚平西王世子吴应熊。吴应熊封三等精奇尼哈番，加少保，兼太子太保。

韦小宝取钱赏了太监，心想：“倒便宜了吴应熊这小子，娶了个美貌公主，又封了个大官。说书先生说精忠岳传，岳飞岳爷爷官封少保，你吴应熊臭小子如何能跟岳爷爷相比？”

转念又想：“皇上封他做个大官，只不过叫吴三桂不起疑心，迟早会砍他的脑袋。鳌拜可也不是官封少保吗？对，对，岳飞岳少保也给皇帝杀了。可见官封少保，便是要杀他的头。下次皇上如果封我做少保，可得死命推辞。”

当下去见皇帝谢恩，说道：“皇上，奴才这次去云南跟你办事，你有什么锦囊妙计，那就跟我说了罢。”康熙哈哈大笑，说道：“小桂子没学问。锦囊妙计，是封在锦囊之中的，天机不可泄漏，怎能先跟你说？”韦小宝道：“原来如此。可惜我不识字，皇上若有锦囊妙计，须得画成图画。皇上，上次你吩咐我去清凉寺做主持，这道圣旨，画得可挺美哪。”

康熙笑道：“自古以来，圣旨不用文字而用图画，只怕以咱们君臣二人开始了。”韦小宝道：“这叫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康熙笑道：“很好。你记心好，教了你的成语，便记住了。”韦小宝道：“皇上教的，我总记得，别人教的，可记来记去总记不住，也不知是什么道理。好比一言既出，什么马难追，这匹什么马，总是记不住。”

说到这里，太监禀报建宁公主前来辞行。康熙向韦小宝望了一眼，吩咐进见。

建宁公主一进书房，便扑在康熙怀里，放声大哭，说道：“皇帝哥哥，我……我……我不愿嫁到云南，求你收回圣旨罢。”

康熙本来自幼便喜欢这个妹子，但自从得知假太后的恶行之后，连带的对妹子也生了厌憎之心，将她嫁给吴应熊，实是有心陷害，这时见她哭得可怜，倒有些不忍，但事已至此，已难收回成命，拍拍她肩膀，温言道：“女孩子长大了，总是要嫁人的。我给你拣的丈夫可很不错哪。小桂子，你跟公主说，那吴应熊相貌挺英俊的，是不是？”

韦小宝道：“正是。公主，你那位额驸，是云南省有名的美男子，上次他来北京，前门外有十几个姑娘打架，打出了三条人命。”建宁公主一怔，问道：“那为什么？”韦小宝道：“平西王世子生得漂亮，天下有名。他进京那天，北京城里成千成万的姑娘太太们，都挤着去瞧。有十几个姑娘你挤我，我挤你，便打起来啦。”建宁公主破涕为笑，啐道：“呸！你骗人，哪有这等事？”

韦小宝道：“公主，你猜皇上为什么派我护送你去云南？

又吩咐我多带侍卫兵勇，妥为保护？”公主道：“那是皇帝哥哥爱惜我。”韦小宝道：“是啊，这是皇上的英明远见，深谋远虑。你想，额驸这样英俊潇洒，不知有多少姑娘想嫁给他做夫人，现今给你一下子占了去，天下不知道打翻了多少醋缸子、醋坛子、醋罐子、醋瓶子。有些会武艺的姑娘一怒，说不定要来跟你为难。虽然公主自己武功高强，终究寡不敌众，是不是？因此奴才这一次护送公主南下，肩头的担子可真不轻，要对付这一队糖醋娘子军，你想想，可有多难？”

建宁公主笑道：“什么糖醋娘子军，你真会胡说八道。”她这时笑靥如花，脸颊上却兀自挂着几滴亮晶晶的泪珠，向康熙道：“皇帝哥哥，小桂子送我到了云南之后，就让他陪着我说话儿解闷，否则我可不去。”康熙笑道：“好，好，让他多陪你些时候，等你一切惯了再说。”建宁公主道：“我要他永远陪着我，不让他回来。”

韦小宝一伸舌头，道：“那不成，你的驸马爷倘若见我惹厌，生起气来一刀将我砍了，没了脑袋的小桂子，可不能陪公主说话解闷了。”建宁公主小嘴一扁，道：“哼，他敢？”

康熙道：“小桂子，你去云南之前，有件事先给我查查。

上书房里不见了一部佛经，这事可有点奇怪，连这里的东西，竟也有人敢偷！”说到最后一句话时，语气已颇为严峻。韦小宝应道：“是，是。”建宁公主插口道：“皇帝哥哥，你这部佛经是我拿的。嘻嘻。”

康熙道：“你拿去干什么？怎么没先问过我？”公主笑道：“是太后吩咐我拿的。太后说，皇帝每天要办千百件军国大事，问你要部佛经这等小事，便不用来麻烦你啦。”康熙哼了一声，便不言语了。建宁公主伸伸舌头，央求道：“皇帝哥哥，你别为这件事生我的气。以后我去了云南，便想再来这里拿你的书，可也来不了啦。”

康熙听她说得可怜，心肠登时软了下来，温言道：“你去了云南，要什么东西，尽管向我要好了。”顿了一顿，说道：“平西王府里，又有什么东西没有？”

韦小宝从上书房出来，众侍卫、太监纷纷前来道贺。每个侍卫都盼能得他带去云南，吴三桂富可敌国，这一趟美差，发一笔财是十拿九稳之事。

到得午夜，康亲王又进宫来相见，喜气洋洋的道：“兄弟，经书已呈缴给了皇上。皇上很是高兴，着实夸奖了我几句。”

韦小宝道：“那好得很啊。”

康亲王道：“你不日就去云南，今日哥哥作个小东，一来庆贺你封了子爵，二来给你饯行。”携着他手出得宫来，这次却不是去康亲王府，来到东城一所精致的宅第。这屋子虽没康亲王府宏伟，但雕栋画梁，花木山石，陈设得甚是奢华。

康亲王道：“兄弟，你瞧这间房子怎样？”韦小宝笑道：“好极，漂亮之极！王爷真会享福。这是小福晋的住所么？”康亲王微笑不答，邀他走进大厅。

厅上已等着许多贵官，索额图、多隆等都出来相迎，“恭喜”之声，不绝于耳。

康亲王笑道：“咱们今日庆贺韦大人高升，按理他该坐首席才是。不过他是本宅主人，只好坐主位了。”韦小宝奇道：“什么本宅主人？”康亲王笑道：“这所宅子，是韦大人的子爵府。做哥哥的跟你预备的。车夫、厨子、仆役、婢女，全都有了。匆匆忙忙的，只怕很不周全，兄弟见缺了什么，只管吩咐，命人到我家里来搬便是。”

韦小宝惊喜交集，自己帮了康亲王这个大忙，不费分文本钱，不担丝毫风险，虽然明知他定有酬谢，却万想不到竟会送这样一件重礼，一时说不出话来，只道：“这……这个……

那怎么可以？”

康亲王捏了捏他手，说道：“咱哥儿俩是过命的交情，哪还分什么彼此？来来来，大伙儿喝酒。哪一位不喝醉的，今日不能放他回去。”

这一席酒喝得尽欢而散。韦小宝贵为子爵，大家又早知他那太监是奉旨假扮的，便不能再回宫住宿了。这一晚睡在富丽华贵的卧室之中，放眼不是金器银器，就是绫罗绸缎，忽想：“他奶奶的，我如在这子爵府开座妓院，十间丽春院也比下去了。”

次日一早去见九难，告知皇帝派他去云南送婚。九难道：“很好，我陪你一起去。”韦小宝大喜，转头向阿珂瞧去。九难道：“阿珂也去。”韦小宝更是喜从天降，这个喜讯，便是皇帝连封他一百个子爵也比不上。从九难处告辞出来，便去天地会新搬的下处。

陈近南沉吟道：“鞑子皇帝对吴三桂如此宠幸，一时是扳他不倒的了。不过这实是大好机会。小宝，吴三桂这奸贼不造反，咱们要激得他造反，激不成功，就冤枉他造反。我本该和你同去，只是二公子和冯锡范回到台湾之后，必定会向王爷进谗，料想王爷会派人来查询天地会之事。我得留在这里，据实禀告。这里的众兄弟，你都带了去云南罢。”

韦小宝道：“就怕冯锡范这家伙又来加害师父，这里众位兄弟还是留着相助师父罢，否则弟子放心不下。”陈近南拍拍他肩膀，温言道：“难得你如此孝心。冯锡范武功虽强，你师父也不见得就弱于他了。这次他只不过攻了咱们个出其不意，一上来躲在门后偷袭，先伤了我右臂。下次相遇，他未必能再占到便宜。诛杀吴三桂是当前第一大事，咱们须得倾全力以赴。只盼这里的事情了结得快；我也能赶来云南。咱们可不能让沐家着了先鞭。”韦小宝点头道：“倘若给沐王府先得了手，今后天地会要奉他们号令，可差劲得很了。”

陈近南伸手搭他脉搏，又命他伸出舌头瞧瞧，皱眉道：“你中的毒怎么又转了性？幸好一时也不会发作。我传你的内功暂且不可再练，以防毒性侵入经脉。”

韦小宝大喜，心道：“你叫我不练功夫，这是你自己说的，以后可不能怪我。”又想：“这豹胎易筋丸当真厉害，连师父也不知是什么东西，但盼陆先生快些送来解药才好。”

数日后诸事齐备，韦小宝率领御前侍卫、骁骑营、天地会群雄、神龙教的胖头陀等人，辞别了康熙和太后，护送建宁公主前赴云南。九难和阿珂扮作宫女，混入人群之中。天地会群雄和胖头陀也都乔装改扮，算是韦小宝的亲随，穿了骁骑营军士的服色。韦小宝胯下康亲王所增的玉骢马，前呼后拥，得意洋洋的往南进发，他已派人前往河南，通知双儿南来，盼能和她在途中会合，此时唯一美中不足的，便是身边少了这个温柔体贴的俏丫头。

一路之上，官府尽力铺张供应，对这位赐婚使大人巴结奉承，马屁拍到了十足十。韦小宝心花怒放，自从奉旨出差以来，从未有如这次那么舒服神气，心想：“老婊子不争气，只生了一个女儿，倘若一口气生他妈的十七八个，老子专做赐婚大臣，送了一个又一个。这一辈子吃喝玩乐，金银珠宝花差花差，可比干什么都强了。”

这一日到了郑州，知府迎接一行人在当地大富绅家的花园中歇宿。盛宴散后，建宁公主又把韦小宝召去闲谈。自从出京以来，日日都是如此。韦小宝生怕公主拳打脚踢，每次均要钱老本和马彦超随伴在侧，不论公主求恳也好，发怒也好，决不遣开两人单独和她相对。

这日晚饭过后，公主召见韦小宝。三人来到公主卧室外的小厅。公主要韦小宝坐了，钱马二人站立其后。其时正当盛暑，公主穿着薄罗衫子，两名宫女手执团扇，在她身后拨扇。公主脸上红扑扑地，嘴唇上渗出一滴滴细微汗珠，容色甚是娇艳，韦小宝心想：“公主虽不及我老婆美貌，也算是一等一的人才了。吴应熊这小子娶得了她，当真艳福不浅。”

公主侧头微笑，问道：“小桂子，你热不热？”韦小宝道：“还好。”公主道：“你不热，为什么额头这许多汗？”韦小宝笑着伸袖子抹了抹汗。

一名宫女捧进一只五彩大瓦缸来，说道：“启禀公主，这是孟知府供奉的冰镇酸梅汤，请公主消暑消渴。”公主喜道：“好，装一碗给我尝尝。”

一名宫女取过一只碎瓷青花碗，斟了酸梅汤，捧到公主面前。公主取匙羹喝了几口，吁了口气，说道：“难为他小小郑州府，也藏得有冰。”酸梅汤中清甜的桂花香气#?漫室中，小小冰块和匙羹撞击有声，韦小宝和钱马二人不禁垂涎欲滴。

公主道：“大家热得很了，每人斟一大碗给他们。”韦小宝和钱马二人谢了，冰冷的酸梅汤喝入口中，凉气直透胸臆，说不出的畅快。片刻之间，三人都喝得干干净净。

公主道：“这样大热天赶路，也真够受的。打从明儿起，咱们每天只行四十里，一早动身，太阳出来了便停下休息。”

韦小宝道：“公主体贴下人，大家都感恩德，就只怕时日耽搁久了。”公主笑道：“怕什么？我不急，你倒着急？让吴应熊这小子等着好

了。”

韦小宝微笑，正待答话，忽觉脑中一晕，身子晃了晃。公主问道：“怎样？热得中了暑么？”韦小宝道：“怕……怕是刚才酒喝多了。公主殿下，奴才要告辞了。”公主道：“酒喝多了？那么每人再喝一碗酸梅汤醒酒。”韦小宝道：“多……多谢。”

宫女又斟了三碗酸梅汤来。钱马二人也感头脑晕眩，当即大口喝完，突然间两人摇晃几下，都倒了下来。韦小宝一惊，只觉眼前金星乱冒，一碗酸梅汤只喝得一口，已尽数泼在身上，转眼间便人事不知了。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昏昏沉沉中似乎大雨淋头，待欲睁眼，又是一场大雨淋了下来，过得片刻，脑子稍觉清醒，只觉身上冰凉，忽听得格的一笑，睁开眼睛，只见公主笑嘻嘻的望着自己。韦小宝“啊”的一声，发觉自己躺在地下，忙想支撑起身，哪知手足都已被绑住，大吃一惊，挣扎几下，竟丝毫动弹不得。

但见自己已移身在公主卧房之中，全身湿淋淋的都是水，突然之间，发觉身上衣服已被脱得精光，赤条条一丝不挂，这一下更是吓得昏天黑地，叫道：“怎……怎么啦？”烛光下见房中只公主一人，众宫女和钱马二人都已不知去向，惊道：“我……我……”

公主道：“你……你……你怎么啦？竟敢对我如此无礼？”

韦小宝道：“他们呢？”公主俏脸一沉，道：“你两个从人，我瞧着惹厌，早已砍了他们脑袋。”韦小宝不知这话是真是假，但想这公主行事不可以常理测度，钱马二人真的给她杀了，也不希奇。一转念间，已猜到酸梅汤中给她作了手脚，问道：“酸梅汤中有蒙汗药？”

公主嘻嘻一笑，道：“你真聪明，就可惜聪明得迟了些。”

韦小宝道：“这蒙汗药……你向侍卫们要来的？”自己释放吴立身等人之时，曾向侍卫要蒙汗药。后来这包蒙汗药在迷倒桑结等喇嘛时用完了，这次回京，立即又要张康年再找了一大包来，放在行囊之中，“匕首、宝衣、蒙汗药”，乃小白龙韦小宝攻守兼备的三大法宝。建宁公主平时向众侍卫讨教武功，和他们谈论江湖上的奇事轶闻，向他们要些蒙汗药来玩玩，自是半点不奇。

公主笑道：“你什么都知道，就不知道酸梅汤中有蒙汗药。”韦小宝道：“公主比奴才聪明百倍，公主要摆布我，奴才缚手缚脚，毫无办法。”口头敷衍，心下筹思脱身之策。公主冷笑道：“你贼眼骨溜溜的乱转，打什么鬼主意啊？”提起他那把匕首扬了扬，道：“你只消叫一声，我就在你肚上戳十八个窟窿。你说那时候你是死太监呢，还是活太监？”

韦小宝眼见匕首刃上寒光一闪一闪，心想：“这死丫头、瘟丫头，行事无法无天，这把匕首随便在我身上什么地方轻轻一划，老子非归位不可，只有先吓得她不敢杀我，再行想法脱身。”说道：“那时候哪，我既不是死太监，也不是活太监，变成了吸血鬼，毒僵尸。”公主提起脚来，在他肚子上重重一踹，骂道：“死小鬼，你又想吓我！”韦小宝痛得“啊”的一声大叫。公主骂道：“肚肠又没踏出来，好痛吗？喂，你猜猜看，我踏得你几脚，肚肠就出来了？猜中了，就放你。”

韦小宝道：“奴才一给人绑住，脑子就笨得很了，什么事也猜不中。”公主道：“你猜不中，我就来试。一脚，二脚，三脚！”数一下，伸足在他肚子踹一脚。韦小宝叫道：“不行，不行，你再踏得一脚，我肚子里的臭屎要给你踏出来了。”公主吓了一跳，便不敢再踏，心想踏出肚肠来不打紧，踏出屎来，那可臭气冲天，再也不好玩了。

韦小宝道：“好公主，求求你快放了我，小桂子听你吩咐，跟你比武打架。”公主摇头道：“我不爱打架，我爱打人！”刷的一声，从床褥下抽出一条鞭子来，拍拍拍拍，在韦小宝精光皮肤上连抽了十几下，登时血痕斑斑。

公主一见到血，不由得眉花眼笑，俯下身去，伸手轻轻抚摸他的伤痕。韦小宝只痛得全身犹似火炙，央求道：“好公主，今天打得够了，我可没得罪你啊。”公主突然发怒，一脚踢在他鼻子上，登时鼻血长流，说道：“你没得罪我？皇帝哥哥要我去嫁给吴应熊这小子，全是你的鬼主意。”韦小宝忙道：“不，不。这是皇上自己的圣断，跟我可没干系。”

公主怒道：“你还赖呢？太后向来最疼我的，为什么我远嫁云南，太后也不作声？甚至我向太后辞行，太后也是不理不睬，她……她可是我的亲娘哪！”说着掩面哭了起来。韦小宝心道：“太后早就掉了包，老婊子已掉成了真太后，她恨你入骨，自然不来睬你。不臭骂你一顿，已客气得很了。这个秘密，可不能说。”

公主哭了一会，恨恨的道：“都是你不好，都是你不好！”

说着在他身上乱踢。

韦小宝灵机一动，说道：“公主，你不肯嫁吴应熊，何不早说？我自有办法。”公主睁眼道：“骗人，你有什么法子？这是皇帝哥哥的旨意，谁也不能违抗的。”韦小宝道：“人人都不能违抗皇上的旨意，那是不错，可是有一个家伙，连皇上也拿他没法子。”公主奇道：“那是谁？”韦小宝道：“阎罗王！”

公主尚未明白，问道：“阎罗王又怎么啦？”

韦小宝道：“阎罗王来帮忙，把吴应熊这小子捉了去，你就嫁不成了。”公主一怔，道：“哪有这么巧法？吴应熊偏偏就会这时候死了？”韦小宝笑道：“他不去见阎罗王，咱们送他去见便是。”公主道：“你说把他害死？”韦小宝摇头道：“不是害死，有些人忽然不明不白的死了，谁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公主向他瞪视半晌，突然叫道：“你叫我谋杀亲夫？不成！

你说吴应熊这小子俊得不得了，天下的姑娘人人都想嫁他。你如害死了他，我可不能跟你干休。”说着提起鞭子，在他身上一顿抽击。韦小宝只痛得大声叫嚷。

公主笑道：“很痛吗？越痛越有趣！不过你叫得太响，给外面的人听见了，可不大英雄气概。”韦小宝道：“我不是英雄，我是狗熊。”公主骂道：“操你妈！原来你是狗熊。”

这位金枝玉叶的天潢贵裔突然说出如此粗俗的话来，韦小宝不由得一怔。公主顺手拿起一只袜子，乃是从韦小宝脚上除下来的，一把塞在他嘴里，提起鞭子又狠狠抽打。

打了几下，韦小宝假装晕死，双眼反白，全身不动。公主骂道：“小贼，你装死？我在你肚子上截三刀，如果你真的死了，就不会动。”韦小宝心想这件事可试不得，急忙扭动挣扎。公主哈哈大笑，提起鞭子又打，皮鞭抽在他精光的肌肉上，劈劈拍拍，声音清脆。

她打了十几鞭，丢下鞭子，笑嘻嘻的道：“诸葛亮又要火烧藤甲兵了。”韦小宝大急：“今日遇上了这女疯子，老子祖宗十九代都作了孽。”只听公主自言自语：“藤甲兵身上没了藤甲，不大容易烧得着，得浇上些油才行。”说着转身出外，想是去找油。

韦小宝拚命挣扎，但手足上的绳索绑得甚紧，却哪里挣扎得脱，情急之际，忽然想起师父来：“老子师父拜了不少，海大富老乌龟是第一个，后来是陈总舵主师父、洪教主寿与天齐师父、洪夫人骚狐狸师父、小皇帝师父、澄观师侄老和尚师父、九难美貌尼姑师父，可是这一大串师父，没一个教的功夫当真管用。老子倘若学到了一身高强内功，双手双脚只须轻轻这么一迸，绳索立时断了，还怕什么鬼丫头来火烧藤甲兵？”

正在焦躁惶急、怨天尤人之际，忽听得窗外有人低声说话：“快进去救他出来。”正是九难美貌尼姑师父。

这句话一入耳，韦小宝喜得便想跳了起来，就可惜手足被绑，难以跳跃。又听得阿珂的声音说道：“他……他没穿衣服，不能救啊！”韦小宝大怒，心中大骂：“死丫头，我不穿衣服，为什么不能救，难道定要穿了衣服，才能救么？你不救老公，就是谋杀亲夫。自己做小寡妇，好开心么？”只听九难道：“你闭着眼睛，去割断他手脚的绳索，不就成了？”阿珂道：“不成啊。我闭着眼睛，瞧不见，倘若……倘若碰到他身子，那怎么办？师父，还是你去救他罢。”九难怒道：“我是出家人，怎能做这种事？”韦小宝虽然年纪尚小，也是个十几岁的少年男子，赤身露体的丑态，如何可以看得？

韦小宝只想大叫：“你们先拿一件衣服掷进来，罩在我身上，岂不是瞧不见我了？”苦于口中塞着一只臭袜子，说不出话，而九难、阿珂

师徒二人，却又殊乏应变之才。

她二人扮作宫女，以黄粉涂去脸上丽色，平时生怕公主起疑盘问，只和粗使宫女混在一起，从不见公主之面。这一晚隐约听得公主卧室中传出鞭打和呼叫之声，便到卧室窗外来察看，见到韦小宝被剥光了衣衫绑着，给公主狠狠鞭打。

窗外九难师徒商议未决，建宁公主又已回进室来，笑嘻嘻的道："一时之间也找不到猪油、牛油、菜油，咱们只好熬些狗熊油出来。你自己说，不是英雄，是狗熊，狗熊油怎生模样，我倒没见过。你见过没有？"说着拿起桌上烛台，将烛火去烧韦小宝胸口肌肤。

韦小宝剧痛之下，身子向后急缩。公主左手揪住他头发，不让他移动，右手继续用烛火烧他肌肤，片刻之间，已发出焦臭。

九难大惊，当即推开窗户，提起阿珂投入房中，喝道："快救人！"自己转过了头，生怕见到韦小宝的裸体，紧紧闭上了双眼。

阿珂给师父投入房中，全身光溜溜的韦小宝赫然便在眼前，欲待不看，已不可得，只得伸掌向建宁公主后颈中劈去。

公主惊叫："什么人？"伸左手挡格，右手一晃，烛火便即熄灭。但桌上几上还是点着四五枝红烛，照得室中明晃晃地。阿珂接连出招，公主如何是她敌手？喀喀两声响，右臂和左腿被扭脱了关节，倒在床边。她生性悍狠，口中仍是怒骂。阿珂怒道："都是你不好，还在骂人？"突然"啊"的一声，哭了出来，心中无限委屈。

公主一呆，便不再骂，心想你打倒了我，怎么反而哭了起来？阿珂抓起地下匕首，割断韦小宝手上绑住的绳索，脸上已羞得飞红，掷下匕首，立即跳出窗去，飞也似的向外直奔。九难随后跟去。

卧房中闹得天翻地覆，房外宫女太监们早已听见。但他们事先曾受公主叮嘱，不论房中发出什么古怪声音，不奉召唤，谁也不得入内，哪一颗脑袋伸进房来，便砍下了这颗脑袋。众人面面相觑，脸上神色极是古怪。这位公主自幼便爱胡闹，千希百奇的花样层出不穷，大家许多年来早已惯了，谁也不以为异。公主的亲生母亲本是个冒牌货色，出身于江湖草莽，怎会好好管束教导女儿？顺治出家为僧，康熙又是年幼，建宁公主再闹得无法无天，也无人来管。适才她命宫女太监进来将晕倒了的钱老本、马彦超二人拖出，绑了起来，各人已知今晚必有怪事，只是万万料不到公主竟会给人打得动弹不得。

韦小宝听得美貌尼姑师父和阿珂已然远去，当即掏出口中塞着的袜子，反身关上了窗，骂道："臭小娘，狐狸精油你见过没有？我可没有见过，咱们熬些出来瞧瞧。"向她身上踢了两脚，抓住她双手反到背后，扯下她一片裙子，将她双手绑住了。公主手足上关节被扭脱了骱，已痛得满头大汗，哪里还能反抗？韦小宝抓住她胸口衣衫，用力一扯，嗤的一声响，衣衫登时撕裂，她所穿罗衫本薄，这一撕之下，露出胸口的一片雪白肌肤。

韦小宝心中恨极，拾起地下的烛台，点燃了烛火，便来烧她胸口，骂道："臭小娘，咱们眼前报，还得快。狐狸精油我也不要熬得太多，只熬酸梅汤这么一碗，也就够了。"公主受痛，"啊"的一声。韦小宝道："是了，让你也尝尝我臭袜子的滋味。"俯身拾起袜子，便要往她口中塞去。

公主忽然柔声道："桂贝勒，你不用塞袜子，我不叫便是。"

"桂贝勒"三字一入耳，韦小宝登时一呆，那日在皇宫的公主寝室里，她扮作奴才服侍他时，也曾如此相称，此刻听得她又这样昵声相呼，不由得心中一阵荡漾。只听她又柔声道："桂贝勒，你就饶了奴才罢，你如心里不快活，就鞭打奴才一顿出气。"韦小宝道："不狠狠打你一顿，也难消我心头之恨。"放下烛台，提起鞭子便往她身上抽去。

公主轻声呼叫："哎唷，哎唷！"媚眼如丝，樱唇含笑，竟似说不出的舒服受用。韦小宝骂道："贱货，好开心吗？"公主柔声道："我……奴才是贱货，请桂贝勒再打重些！哎唷！"

韦小宝鞭子一抛，道："我偏偏不打了！"转身去找衣衫，却不知给她藏在何处，问道："我的衣服呢？"

公主道："求求你，给我接上了骱罢，让……奴才来服侍桂贝勒穿衣。"韦小宝心想："这贱货虽然古怪，但皇上派我送她去云南，总不成杀了她。"骂道："操你奶奶，你这臭小娘。"心道："你妈是老婊子，老子没胃口。你奶奶虽然也好不了，可是老子没见过。"公主笑问："好玩吗？"韦小宝怒道："你奶奶才好玩。"拿起她手臂，对准了骱骨，用力两下一凑，他不会接骨之术，接了好几下才接上，公主只痛得"哎唷，哎唷"的呼叫不止。

待替她接续腿骨上关节时，公主伏在他背上，两人赤裸的肌肤相触，韦小宝只觉唇干舌燥，心中如有火烧，说道："你给我坐好些！这样搞法，老子可要把你当老婆了。"

公主昵声道："我正要你拿我当老婆。"手臂紧紧搂住了他。

韦小宝轻轻一挣，想推开她，公主扳过他身子，向他唇上吻去。韦小宝登时头晕眼花，此后飘飘荡荡，便如置身云雾之中，只觉眼前身畔这个贱货狐狸精说不出的娇美可爱，室中的红烛一枝枝燃尽熄灭，他似睡似醒，浑不知身在何处。

正自昏昏沉沉、迷迷糊糊之际，忽听到窗外阿珂叫道："小宝，你在这里么？"韦小宝一惊，登时从绮梦中醒觉，应道："我在这里。"阿珂怒道："你还在这里干什么？"韦小宝惊惶失措，道："是！不……不干什么。"想推开公主，从床上坐起身来，公主却牢牢抱住了他，悄声道："别去，你叫她滚蛋，那是谁？"韦小宝道："是……是我老婆。"公主道："我……我是你老婆，她不是的。"阿珂又羞又怒，一跺脚，转身去了。韦小宝叫道："师姊，师姊！"不听得答应，两片温软的嘴唇贴了上来，封住了口，再也叫不出声了。

次晨韦小宝穿好衣衫，蹑手蹑足的走出公主卧室，一问在外侍候的太监，知道钱老本和马彦超无恙，兀自被绑在东厢房中。他稍觉放心，自觉羞惭，不敢去见两人，命太监快去释缚。回到自己房中，一时欢喜，一时害怕，不敢多想，钻入被窝中便即睡了。

这日午后才和九难见面，他低下了头，满脸通红，心想这一次师父定要大大责罚，说不定会一掌打死了自己，不料九难毫不知情，反而温言相慰，说道："这小丫头如此泼辣，当真是有其母便有其女。可伤得厉害么？"

韦小宝心中大定，道："还好，只……只是……幸亏没伤到筋骨。"见阿珂瞪眼瞧着自己，道："多蒙师父和师姊相救，否则她……她昨晚定然烧死了我。"阿珂道："你……你昨晚……"突然满脸红晕，不说下去了。韦小宝道："她……公主……下了蒙汗药，师姊跳进房来救了我，可是她……那时药性还没过，我走不动。"

九难心生怜惜，说道："我虽收你为徒，却一直没传你什么功夫，不料你竟受这小丫头如此欺侮。"

韦小宝倘若有心学练上乘武功，此时出声求恳，九难自必酌量传授，只须学成少许，便终身受用不尽。但任何要下苦功之事，他都避之惟恐不及，昨晚被公主绑住了鞭打焚烧，心中怨怪众师父不传武功，此刻师父当真要传了，他却哼哼唧唧的呻吟，说道："师父，我头痛得紧，好像要裂开来一般，身上皮肉也像要一块块的掉下来。"

九难点头道："你快去休息，以后跟这小丫头少见为是，当真非见不可，也得带上十几个人在一起，她总不能公然跟你为难。她给的饮食，不论什么，都不能吃喝。"

韦小宝连声称是，正要退出，九难忽问："她昨晚为了什么事打你？难道她不知皇帝很喜欢你么？"韦小宝道："她……

她不愿嫁去云南，说是我出的主意。咱们师徒俩对付她母亲之事，好像小贱人也知道了。"这样轻轻一句谎话，便将公主昨晚打他的缘由，一大半推到了九难身上。

九难点头道："定是她母亲跟她说过了，以后可得加倍小心。"心想："那日我在宫中对付假太后，手段甚是狠辣。但那日小宝没露面，难道竟给假太后看出了端倪，以致命她女儿下手报复？"

一行人缓缓向西南而行。每日晚上，公主都悄悄叫韦小宝去陪伴。韦小宝初时还怕师父和天地会的同伴知觉，但少年人初识男女之事，一个娇媚万状的公主缠上身来，哪肯割舍不顾？便算是正人君子，也未必把持得定，何况他从来不知伦常礼法为何物。起初几日还偷偷摸摸，到后来竟在公主房中整晚停宿，白天是赐婚使，晚上便是驸马爷了。众宫女太监一来畏惧公主，二来韦小宝大批银子不断赏赐下来，又有谁说半

句闲话？

那晚阿珂扭脱公主手足关节，公主自然要问韦小宝这个“师姊”是谁。韦小宝花言巧语一番，公主性子粗疏，又正在情浓之际，便也不问了。

两个少年男女乍识情味，好得便如蜜里调油一般。公主收拾起刁蛮脾气，自居奴才，一见他进房，便跪下迎接，“桂贝勒，桂驸马”的叫不住口。当日方怡骗韦小宝去神龙岛，海船之中，只不过神态亲昵，言语温柔，便已迷得他六神无主，这一会真个销魂，自是更加颠倒。两人只盼这一条路永远走不到头。阿哥虽然杂在宫女队中，韦小宝明知她决不会如公主这般对待自己，竟然也就忍得不去讨好勾搭。

这一日来到长沙，陆高轩从神龙岛飞马赶来相会，带了洪教主的口谕，说道教主得到两部经书甚是喜悦，嘉奖白龙使办事忠心，精明能干，实是本教大大的功臣，特赐“豹胎易筋丸”的解药。韦小宝这些日子来胡天胡帝，早忘了身有剧毒，听他如此说，却也喜欢，当下和陆高轩及胖头陀服了解药。胖陆二人又躬身道谢，说道全仗白龙使建此大功，二人才得同蒙教主恩赐灵药，除去身上的心腹之患。

陆高轩又道：“教主和夫人传谕白龙使，余下六部经书，尚须继续寻访。白龙使若能再建奇功，教主不吝重赏。”韦小宝道：“那自然是要努力的。教主和夫人恩重如山，咱们粉身碎骨，也难以报答。”胖陆二人齐声道：“教主永享仙福，寿与天齐。白龙使永享清福，寿比南山。”韦小宝微笑不语，心道：“清福有什么好享？日日像眼下这般永享艳福，寿比南山才有点儿道理。”



第三十回　镇将南朝偏跋扈 部兵西楚最轻剽

韦小宝和公主只盼到云南这条路永远走不到尽头，但路途虽遥，行得虽慢，终于也有到达的一日。

贵州省是吴三桂的辖地，在贵州罗甸驻有重兵。建宁公主一行刚入贵州省境，吴三桂便已派出兵马，前来迎接。

将到云南时，吴应熊出省来迎，见到韦小宝时称谢不绝。

按照朝礼，在成亲之前，他与公主不能相见。

其时公主正和韦小宝好得如胶似漆，听到吴应熊到来，登时柳眉倒竖，大发脾气。当晚公主对韦小宝说，怎生想个法子，把吴应熊送去见阎王，便可和他做长久夫妻。韦小宝吓了一跳，心想假驸马不妨在晚上偷偷摸摸的做做，真驸马却万万做不得。公主见他皱眉沉吟，怒道：“怎么不作声了？要送吴应熊这小子去见阎王，是你自己说的，又不是我想出来的主意。”韦小宝道：“送是一定要送的，只不过咱们得等个机会，这才下手，可不能让人起了疑心。”公主道：“好，暂且听你的。总而言之，我是跟定了你，我决不跟这小子同床。

你如不送他去见阎王，咱们什么事都抖了出来。我跟吴三桂说，你强奸我。就算皇帝哥哥再宠你，只怕吴三桂也会将你斩成了十七廿八块。你就先见到了阎王老子，算是替吴应熊做先行官罢！

韦小宝大怒，挥手便是一记耳光，喝道：“胡说八道，我几时强奸你了？”公主嘻嘻笑笑，伸臂搂住了他，柔声道：“你这狠心短命的小冤家，下手这么重，也不怕人家痛吗？”

这一日将到昆明，只听得队中吹起号角，一名军官报道：“平西王来迎公主鸾驾。”

韦小宝纵马上前，只见一队队士兵铠甲鲜明，骑着高头大马，驰到眼前，一齐下马，排列两旁。丝竹声中，数百名身穿红袍的少年童子手执旌旗，引着一名将军来到军前。一名赞礼官高声叫道：“奴才平西亲王吴三桂，参见建宁公主殿下。”

韦小宝仔细打量吴三桂，见他身躯雄伟，一张紫膛脸，须发白多黑少，年纪虽老，仍是步履矫健，高视阔步的走来。韦小宝心道：“普天下人人都提到这老乌龟的名头，却原来是这等模样。”韦小宝见他走到公主车前，跪倒磕头，站在一旁，心中先道：“老乌龟吴三桂免礼。”待他叩拜已毕，才道：“平西亲王免礼。”

吴三桂站起身来，走到韦小宝身边笑道：“这位便是勇擒鳌拜、天下扬名的韦爵爷？”韦小宝请了个安，说道：“不敢。

卑职韦小宝，参见王爷。”吴三桂哈哈大笑，握住他手，说道：“韦爵爷大仁大义，小王久仰英名，快免了这些虚礼俗套。小王父子，今后全仗韦爵爷维持。如蒙不弃，咱们一切就像自己家人一般便是。”

韦小宝听他说话中带着扬州口音，倒有三分欢喜，心道：“辣块妈妈，你跟我可是老乡哪。”说道：“这个却不敢当，卑职岂敢高攀？”话中也加了几分扬州口音。吴三桂笑道：“韦爵爷是扬州人吗？”韦小宝道：“正是。”吴三桂笑道：“那就更加好了。小王寄籍辽东，原籍扬州高邮。咱们真正是一家人哪。”韦小宝心道：“辣块妈妈，原来你是高邮咸鸭蛋。扬州出了你这个大汉奸，老子可倒足了大霉啦。”

吴三桂和韦小宝并辔而行，在前开道，导引公主进城。昆明城中百姓听得公主下嫁平西王世子，街道旁早就挤得人山人海，竞来瞧热闹。城中挂灯结彩，到处都是牌楼、喜幛，一路上锣鼓鞭炮震天价响。韦小宝和吴三桂并骑进城，见人人躬身迎接，大为得意。但转念又想：“这样如花似玉的公主，又骚又嗲，平白地给了吴应熊这小子做老婆，老子还千里迢迢的给他送亲，臭小子的艳福也忒好了些。”又感愤愤不平。

吴三桂迎导公主到昆明城西安阜园。那是明朝黔国公沐家的故居，本就崇楼高阁，极尽园亭之胜，吴三桂得到公主下嫁的讯息后，更大兴

土木，修建得焕然一新。吴三桂父子隔着帘帷向公主请安之后，这才陪同韦小宝来到平西王府。

那平西王府在五华山，原是明永历帝的故宫，广袤数里，吴三桂入居之后，连年来不断增添楼台馆阁。这时巍阁雕墙，红亭碧沼，和皇宫内院也已相差无几。

厅上早已摆设盛筵，平西王麾下文武百官俱来相陪。钦差大臣韦小宝自然坐了首席。

酒过三巡，韦小宝笑道："王爷，在北京时，常听人说你要造反……"吴三桂立时面色铁青，百官也均变色，只听他续道："……今日来到王府，才知那些人都是胡说八道。"吴三桂神色稍宁，道："韦爵爷明鉴，卑鄙小人妒忌诬陷，决不可信。"韦小宝道："是啊，我想你要造反，也不过是想做皇帝。可是皇上的宫殿没你华丽，衣服没你漂亮。皇上的饭食向来是我一手经办，惭愧得紧，也没你王府的美味。你做平西王可比皇上舒服得多哪，又何必去做皇帝？待我回到北京，就跟皇上说，平西王是决计不反的，就是请你做皇帝，您老人家也万万不干。"

一时之间，大厅上一片寂静，百官停杯不饮，怔怔的听着他不伦不类的一番说话，心下都怦怦乱跳。吴三桂更是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不知如何回答才是，寻思："听他这么说，皇帝果然早已疑我心有反意。"只得哈哈的干笑几声，说道："皇上英明仁孝，励精图治，实是自古贤皇所不及。"韦小宝道："是啊，鸟生鱼汤，甘拜下风。"

吴三桂又是一怔，隔了一会，才明白他说的是"尧舜禹汤"，说道："微臣仰慕皇上俭德，本来也不敢起居奢华，只不过圣恩荡浩，公主来归，我们不敢简慢，只好尽心竭力，事奉公主和韦爵爷。待得婚事一过，那便要大大节省了。"心想这小子回去北京，跟皇帝说我这里穷奢极欲，皇帝定然生气，总得设法塞住他的嘴巴才好。

哪知韦小宝摇头道："还是花差花差、乱花一气的开心。

你做到王爷，有钱不使，又做什么王爷？你倘若嫌金银太多，担心一时花不完，我跟你帮忙使使，有何不可？哈哈！"他这句话一说，吴三桂登时大喜，心头一块大石便即落地，心想你肯收钱，那还不容易？

文武百官听他在筵席之上公然开口要钱，人人笑逐颜开，均想这小孩子毕竟容易对付。各人一面饮酒，一面便心中筹划如何送礼行贿。席间原来的尴尬惶恐一扫而空，各人歌颂功德，吹牛拍马，尽欢而散。

吴应熊亲送韦小宝回到安阜园，来到大厅坐定。吴应熊双手奉上一只锦盒，说道："这里一些零碎银子，请韦爵爷将就着在手边零花。待得大驾北归，父王另有心意，以酬韦爵爷的辛劳。"韦小宝笑道："那倒不用客气。我出京之时，皇上吩咐我说：'小桂子，大家说吴三桂是奸臣，你给我亲眼去瞧瞧，到底是忠臣还是奸臣。你可得给我瞧得仔细些，别走了眼。'我说：'皇上万安，奴才睁大了眼睛，从头至尾的瞧个明白。'哈哈，小王爷，是忠是奸，还不是凭一张嘴巴说么？"

吴应熊不禁暗自生气："你大清的江山，都是我爹爹一手给你打下的。大事已定之后，却忘恩负义，来查问我父子是忠是奸，这样看来，公主下嫁，也未必安着什么好心。"说道："我父子忠心耿耿，为皇上办事，做狗做马，也报答不了皇上的恩德。"

韦小宝架起了腿，说道："是啊，我也知道你是最忠心不过的。皇上倘若信不过你，也不会招你做妹夫了。小王爷，你一做皇帝的妹夫，连升八级，可真快得很哪。"吴应熊道："那是皇上天恩浩荡。韦爵爷维持周旋，我也感激不尽。"韦小宝心道："我给一只小乌龟你做做，不知你是不是也感激不尽？"

送了吴应熊出去，打开锦盒一看，里面是十扎银票，每扎四十张，每张五百两，共是二十万两银子。韦小宝又惊又喜，心想："他出手可阔绰得很哪，二十万两银子，只是给零星花用。老子倘若要大笔花用，岂不是要一百万、二百万？"

次日吴应熊来请钦差大臣赐婚使赴校场阅兵。韦小宝和吴三桂并肩站在阅兵台上。平西王属下的两名都统率领数十名佐领，顶盔披甲，下马在台前行礼。随即一队队兵马在台下操演。藩兵过尽后，是新编的五营忠勇兵、五营义勇兵，每一营由一名总兵统带，排阵操演，果然是兵强马壮，训练精熟。

韦小宝虽全然不懂军事，但见兵将雄壮，一队队的老是过不完，向吴三桂道："王爷，今日我可真服了你啦。我是骁骑营的都统，我们骁骑营是皇上的亲军，说来惭愧，倘若跟你部下的忠勇营、义勇营交手，骁骑营非大败亏输，落荒而逃不可。"

吴三桂甚是得意，笑道："韦爵爷夸奖，愧不敢当。小王是行伍出身，训练士卒，原是本份的事儿。"

只听得号炮响声，众兵将齐声呐喊，声震四野，韦小宝吃了一惊，双膝一软，一屁股坐倒椅中，登时面如土色。

吴三桂心下暗笑："你只不过是皇上身边的一个小弄臣，仗着花言巧语，哄得小皇帝的欢心，除此之外，又有什么屁用？一个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居然晋封子爵，做到骁骑营都统，钦差大臣，可见小皇帝莫名其妙，只会任用亲信。"他本来就没把康熙瞧在眼里，这时见了韦小宝这等脓包模样，更是暗暗欢喜，料想朝廷无人，不足为虑。

阅兵已毕，韦小宝取出皇帝的圣谕，交给吴三桂，说道："这是皇上的圣谕，王爷给大伙儿读读罢。"吴三桂跪下接过，说道："是皇上的圣谕，还是请钦差宣读。"韦小宝笑道："他认得我，我可不认得他。我瞎字不识，怎生读法？"

吴三桂一笑，捧着圣谕，向着众兵将大声宣读。他声音清朗，中气充沛，一句句远远传了出去。广场上数万兵将屈膝跪倒，鸦雀无声的聆听。圣谕中嘉奖平西亲王功高勋重，勤劳王事，镇守边陲，抚定蛮夷，属下诸将士卒，俱有辛绩，各升职一级，赏赐有差。

待圣谕读完，吴三桂向北磕头，叫道："恭谢皇上恩典，万岁万岁万万岁！"

众兵将一齐叫道："恭谢皇上恩典，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一次韦小宝事先有备，没有吃惊，但数万兵将如此惊天动地的喊了出来，却也令他心旌摇动，站立不稳。

回到平西王府，吴三桂便跟他商量公主的吉期。韦小宝皱起眉头，甚是不快。

吴三桂道："下月初四是黄道吉日，婚嫁喜事，大吉大利。

韦爵爷瞧这日子可好？"韦小宝心想："公主一嫁了给吴应熊，我这假驸马便做不成了。"说道："这似乎太局促些了罢？公主下嫁，非同小可，王爷，你可得一切预备周到才是。不瞒你说，这位公主很得太后和皇上宠幸，有什么事马虎了，咱们做奴才的可不大方便。"吴三桂一凛，心想："你故意刁难，还不是在勒索贿赂？"笑道："是，是。全仗韦爵爷照顾，有什么不到之处，请你吩咐指点，我们自当尽力办理。初四倘若太急促，那么下月十六也是极好的日子，跟公主和小儿的八字全不冲克，百无禁忌。"韦小宝道："好罢！我去请示公主，瞧她怎么说。"

回到安阜园，已有云南的许多官员等候传见，韦小宝收了礼物，随口敷衍几句，打发他们走了。想起来到云南之后，结义兄长杨溢之却未见过，便差人去告知吴应熊，请杨溢之过来一见。

杨溢之没来，吴应熊却亲自来见，说道："韦爵爷，父王派了杨溢之出外公干未回，不能来伺候爵爷。"韦小宝好生失望，问道："不知他去了何处？几时可以回来？"吴应熊脸色微变，说道："他……他去了西藏，路途遥远，这一次……韦爵爷恐怕见他不着了。"韦小宝见他似有支吾之意，心想：

"他说话不尽不实，在捣什么鬼？"问道："不知杨兄去西藏办什么要事？去了多久？"吴应熊道："也不是什么要紧大事，西藏的喇嘛差人送了礼来，父王便命杨溢之送回礼去。还是前几天走的。"韦小宝道："这可不巧得很了。"

送走吴应熊后，越想越觉这件事中间有些古怪，他们明知自己跟杨溢之交情甚好，自己来到云南，正好派杨溢之陪伴接待，怎么迟不走，早不走，自己刚到云南，吴三桂便派了杨溢之出门，倒似是故意不让他跟自己相见。当下叫了赵齐贤和张康年二人来，命他们去和吴三桂父子的侍卫喝酒赌钱，设法打探杨溢之的消息。

这晚他和公主相见，说起完婚之期已定了下月十六。公主道："我限你在婚期之前，送吴应熊这小子去见阎王，否则的话，我在拜堂之时大叫大嚷，说什么也不嫁他。"韦小宝心情本已不佳，听她这么说，更是怒火上冲，一跺脚便出了房门。公主抢上拉住他手，被他重重一甩，

出房去了。公主大哭大叫，他只当没听见。

坐下半晌，甚感无聊，叫了十几名侍卫来掷骰赌钱，这才心情畅快。赌到半夜，赵齐贤和张康年走进房来。韦小宝拿起一把骰子，还没掷下去，见到二人，笑道：“现下是霉庄，要下注乘早。”赵齐贤道：“副总管吩咐的事，属下查到了些消息。”韦小宝道：“好！”骰子掷下，翻牌吃了天门，赔了上门下门，拉了二人的手来到厢房，问道：“怎么？”

赵齐贤道：“回副总管的话：那杨溢之果然没去西藏，原来是犯了事，给平西王关起来了。”韦小宝皱眉道：“犯了什么事？”赵齐贤道：“属下跟王府的卫士喝酒，说起识得这个姓杨的，想请他来一起喝酒赌钱。一名卫士说：‘找杨溢之吗？

得去黑坎子。’我问他黑坎子在哪里。旁的卫士骂他胡说八道，爱说笑话，叫我别信他的。”

韦小宝沉吟道：“黑坎子？”赵齐贤道：“我们知道其中必有古怪，跟他们喝了一会子酒，就分了手。回到这里，向人一问，原来黑坎子是大监的所在，才知杨溢之是给平西王关了。到底犯了什么事，我怕引起疑心，没敢多问。”韦小宝问：

“黑坎子在什么地方？”赵齐贤道：“在五华宫西南约莫五里地。”

韦小宝点头道：“是了，两位大哥辛苦，你们到外面玩玩去罢，代我做庄。”赵张二人大喜，径去赌钱。二人知道代他做庄，输了算他的，赢了有红分，那是大大有好处的差使。

韦小宝闷闷不乐，寻思：“杨大哥定是犯了大事，否则吴应熊不会骗我，说派他去了西藏。若非大罪，他爷儿俩定会冲着我的面子，放了他出来。吴应熊已经撒了谎，我若再去说情，他们一定死赖到底，多半还会立刻杀了他，毁尸灭迹，从此死无对证。要救他出来，只有硬干。吴三桂就算生气，老子也不怕他，谅他也不敢跟我翻脸。”

当下把李力世、风际中、马彦超、钱老本、玄贞道人、徐天川等天地会群雄请来，告知此事，筹商如何救人。李力世道：“韦香主，这件事咱们干了！能救得出这位杨大哥，那是最好。就算救不出，吴三桂知道你向他动手，定然以为你是奉了皇帝之命。不是将他吓个半死，便逼得他早日造反。”

韦小宝道：“正是如此，就怕他立刻造反，咱们一古脑儿给他抓了起来，大伙儿在黑坎子大监狱里赌钱，那可不妙了。”

玄贞道人道：“一见情势不对，大家快马加鞭就是。”韦小宝道：“你们去设法救人，我把吴应熊这小子请了来，扣在这里，做个抵押，教吴三桂不敢胡来。”钱老本道：“韦香主这着棋极是高明。咱们明天先去察看了黑坎子的地势，然后扮着吴三桂的手下亲随，冲进监狱去提人。”

次日午后，韦小宝命人去请吴应熊来赴宴，商议婚事。

安阜园大厅中丝竹齐奏、酒肉纷呈之际，天地会群雄已穿起平西王府亲随的服色，闯入了黑坎子大监。韦小宝吩咐骁骑营军士和御前侍卫前后严密把守，监视吴应熊带来的卫队。他和吴应熊一面饮酒，一面观赏戏班子做戏。这时所演的是一出昆曲《钟馗嫁妹》五个小鬼翻筋斗、钻台子，演出诸般武功，甚是热闹。韦小宝看得连连叫好，吩咐赏银子。

正热闹间，有人走到他身后，悄悄拉了拉他衣袖。韦小宝回头一看，却是马彦超，见他缓缓点头，知已得手，心中大喜，向吴应熊道：“小王爷，你请宽坐，我要去撒一泡尿。”

吴应熊心道：“这小流氓，说话如此粗俗。”笑道：“爵爷请便。”

韦小宝来到后堂，见天地会群雄一个不少，喜道：“很好，很好，众兄弟都没损伤，人救出来了吗？”见各人脸色郑重，料想另有别情。马彦超恨恨的道：“吴三桂这奸贼下手好毒！”

韦小宝道：“怎么？”

马彦超和徐天川转身出去，抬进毡毯裹着的一个人来。但见毡毯上尽是鲜血，韦小宝一惊之下，抢上前去，见毡毯中裹着的正是杨溢之。

但见他双目紧闭，脸上更无半分血色，韦小宝叫道：“杨大哥，是我兄弟救你来了。”杨溢之微微点头，也不知是否听见。韦小宝道：“大哥，你受了伤么？”徐天川轻轻揭开毡毯。

韦小宝一声惊呼，退后两步，身子一晃，险些摔倒，钱老本伸手扶住。原来杨溢之双手已被齐腕斩去，双脚齐膝斩去。徐天川低声道：“他舌头也被割去了，眼睛也挖出了。”

眼前这般惨状，韦小宝从所未见，心情激动，登时放声大哭。他和杨溢之本来并没多大交情，只不过言谈投机，但既拜了把子，便存了有福共享、有难同当之心，见到他四肢俱斩的模样，不禁悲愤难当，伸手拔出匕首，叫道：“我去把吴应熊的手脚也都斩了。”

风际中拉住他手臂，说道：“从长计议。”此人说话不多，但言必有中，韦小宝向来对他忌惮三分，当即定了定神，点头道：“风大哥说得对。”

徐天川盖上毡毯，说道：“这件事果然跟咱们有关。吴三桂怪杨大哥跟韦香主相交，又拜了把子，说他背叛旧主，贪图富贵，投靠朝廷，因此整治得他死不死，活不活，好让他手下的将领，没一个敢起反叛之心。”

韦小宝垂泪道：“吴三桂他祖宗十八代都是死乌龟！杨大哥跟我拜把子，又没背叛他。这大汉奸自己存心不良，瞎起疑心。杨大哥这等模样，便是这大汉奸造反的明证。就算杨大哥真的投靠朝廷，又有什么不对了？”

钱老本道：“正是。韦香主把杨大哥带去北京，向小皇帝告上一状。”

韦小宝问徐天川：“吴三桂下这毒手，是为了怪杨大哥跟我结交，徐大哥怎么得知？”

徐天川转身出外，提进一个人来，重重往地下一掷。这人身穿七品官服色，白白胖胖，爬在地下，一动不动。徐天川道：“韦香主，这个家伙，你是久闻大名了，却从没见过，他便是卢一峰。”

韦小宝冷笑道：“啊哈，原来是卢老兄，你在北京城里大胆放肆，后来给吴应熊打断了狗腿，怎么又在这里了？”卢一峰吓得只说：“是，是，小人不敢！”

徐天川道：“当真是冤家路窄，这家伙原来是黑坎子大监的典狱官。他便是变了灰，老子也认他得出，我们扮了吴三桂的亲随去监狱提人，这家伙神气活现，又说要公事，又说要平西王的手谕。他妈的，他自己这条狗命，便是平西王的手谕。”

韦小宝点头道：“那倒巧得很，遇上这家伙，救人便容易了。”料想群雄将刀子架在他头颈里，兵不血刃，便提了人出来，“八臂猿猴”反正手臂多，顺手牵羊，将他也抓了来。

徐天川道：“杨大哥得罪吴三桂的事，就是他老兄向我告的密。”

卢一峰听到“告密”二字，忙道：“是……是你老人家……

你老人家逼我说的，我……我可万万不敢泄漏平西亲王的机密。”

韦小宝一脚踢去，登时踢下了他三颗门牙，说道：“我去稳住吴应熊，防他起疑，各位仔细盘问这家伙，他如不说，也把他两只手、两只脚割下来便是。”卢一峰满口鲜血，忙道：“我说，我说。”他知这伙人行事无法无天，想起杨溢之的惨状，险些便欲晕去。

韦小宝走到杨溢之身前，又叫：“杨大哥！”

杨溢之听到叫声，想要坐起，上身一抬，终于又向后摔倒。群雄见到他的惨状，都感愤慨。此人为汉奸作走狗，本来也不值得如何可惜，然而吴三桂父子对自己忠心部属竟也下此毒手，心肠之狠毒，可想而知。

韦小宝拭干了眼泪，定了定神，回到厅上，哈哈大笑，说道：“当真有趣。”只见席前的戏子站着呆呆的不动，一见韦小宝到来，锣鼓响起，扮演《钟馗嫁妹》的众戏子又都演了起来。原来他一进内，吴应熊就吩咐停演，直等他回来，这才接演下去，好让他中间不致漏看一段。

韦小宝向吴应熊致歉，说道公主听说额驸在此饮酒，叫了他进去，细问额驸平日爱穿什么衣服，爱吃什么食物，问了许久，累得他在厅上久候。吴应熊大喜，连说不妨。

吴应熊辞去后，韦小宝回到厢房中，不见天地会群雄，一问之下，原来又都出去了，心下奇怪，不知他们又去干什么。

直等到深夜，群雄才归，却又捉了一个人来。

原来徐天川逼问卢一峰，得知吴三桂所以如此折磨杨溢之，一来固是疑心他和韦小宝拜了把子，有背叛吴藩之意，二来却还和蒙古王子葛尔丹有关。这葛尔丹和吴三桂近年来交往甚是亲热，不断来来去去的互送礼物，最近他又派了使者，携带礼物到昆明来。这使者名叫罕帖摩，跟吴三桂长谈了数日，不知如何，竟给杨溢之得悉了内情，似乎向吴三桂进言，致触其怒。卢一峰官职卑小，不知其详，只是从吴三桂卫士的口中听得了几句，在天地会群雄拷打之下，不敢隐瞒，尽其所知的都说了出来。

群雄一商议，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再假扮吴三桂的亲随，又去将那蒙古使者罕帖摩捉了来。

韦小宝在少林寺中曾见过葛尔丹，这人骄傲横蛮，曾令部属向他施发金镖，若不是有宝衣护身，早已命丧镖下，心想他的使者也决非好人，眼见那罕帖摩约莫五十多岁年纪，颏下一部淡黄胡子，目光闪烁不定，显然颇为狡狯。

韦小宝道："领他去瞧瞧杨大哥。"马彦超答应了，推着他去邻房。只听得罕帖摩一声大叫，语音中充满了恐惧，自是见到杨溢之的模样后吓得魂不附体。马彦超带了他回来，但见他脸上已无血色，身子不断的发抖。

韦小宝道："刚才那人你见到了？罕帖摩点点头。韦小宝道："我有话问那人，他回答时不尽不实，说了几句谎话。我向来有个规矩，有谁跟我说一句谎，我割他一条腿，说两句谎，割两条腿，这人说了几句谎啊？"马彦超道："说了七句。"

韦小宝摇头道："唉，这人说谎太多，只好将他两只手、两颗眼珠子、一条舌头，一古脑儿都报销啦。"拔了匕首出来，俯身轻轻一划，已将一条木凳腿儿割了下来，拿在手中玩弄，笑道："我这把刀割人手腿，一点也不拖泥带水，你要不要试试？"

罕帖摩本是蒙古勇士，但见到杨溢之的惨状，却也吓得魂飞魄散，结结巴巴的道："大人……大人有什么要问，小的……小的……不敢有半句隐……隐瞒。"韦小宝道："很好。平西亲王要我问你，你跟王爷说的话，到底是真是假，有什么虚言？"罕帖摩道："大人明鉴，小的……小的怎敢瞒骗王爷？

的的确确并无虚言。"韦小宝摇头道："王爷可不相信，他说你们蒙古人狡狯得很，说过的话，常常不算数，最爱赖帐。"

罕帖摩脸上出现又骄傲又愤怒之色，说道："我们是成吉斯汗的子孙，向来说一是一，说二是二……"韦小宝点头道："不错，说三是三，说四是四。"罕帖摩一怔，他汉话虽说得十分流利，但各种土话成语，却所知有限，不知韦小宝这两句话乃是贫嘴贫舌的取笑，只道另有所指，一时无从答起。

韦小宝脸一沉，问道："你可知道我是什么人？"罕帖摩道："小的不知。"韦小宝道："你猜猜看。"

罕帖摩见这安阜园建构宏丽，他自己是平西王府亲随带来的，见韦小宝年纪轻轻，但身穿一品武官服色，黄马褂，头带红宝石顶子、双眼孔雀翎，乃是朝中的显贵大官，赐穿黄马褂，更是特异的尊荣。这罕帖摩心思甚是灵活，寻思："你小小年纪，做到这样的大官，自是靠了父亲的福荫。昆明城中，除了平西亲王之外，谁能有这般声势？平西王属下的亲随又对你如此恭谨，是了，定是如此。"当下恭恭敬敬的道："小的有眼无珠，原来大人是平西王的小公子。"他见过吴应熊，眼见韦小宝的服色和吴应熊差不多，便猜到了这条路上去。

韦小宝一愕，骂道："他妈的，你说什么？"心道："你说我是大汉奸老乌龟的儿子，老子不成了小汉奸小乌龟？"随即哈哈一笑，说道："你果然聪明，难怪葛尔丹王子派你来干这等大事。你们王子，跟我交情也是挺不错的。"说了葛尔丹的相貌服饰，又道："那日我和你家王子讲论武功，他使的这几下招式，当真了得。"于是便将葛尔丹在少林寺中所使的招式，比划了几下。

罕帖摩大喜，当即请了个安，说道："小王爷跟我家王子是至交好友，大家原来是一家人。"韦小宝道："你家王子安好？他近来可和昌齐喇嘛在一起吗？"罕帖摩道："昌齐喇嘛刻下正在我们王府里作客。"

韦小宝点头道："这就是了。"问道："有一位爱穿蓝色衫裙的汉人姑娘，名叫阿琪，也在你们王府吗？"

罕帖摩睁大了眼睛，满脸又惊又喜之色，说道："原来……

原来小王爷连这……这件事也知道了，果然……果然了……

了不起。"韦小宝随口一猜，居然猜中，十分得意，哈哈大笑，道："你家王子什么也不瞒我，阿琪姑娘是你家王子的相好，他的师妹阿珂姑娘，就是我的相好。咱们还不算是一家人吗？

哈哈，哈哈！"两人相对大笑，更无隔阂。

韦小宝道："父王派我来好好问你，到底你跟父王所说的那番话，是否当真诚心诚意，别无其他阴谋？"罕帖摩道："小王爷，你跟我家王子这等交情，怎么还会疑心？"韦小宝道："父王言道，一个人倘若说谎，第一次说的跟第二次再说，总有一些儿不同。这件事情实在牵涉重大，一个不小心，大家全闹得灰头土脸，狼狈之至，因此要你从头至尾再跟我说一遍，且看两番言语之中，有什么不接榫的地方。罕帖摩老兄，我不是信不过你家王子，不过跟你却是初会，不明白你的为人，因此非得仔细盘问不可，得罪莫怪。"

罕帖摩道："那是应当的。这件事倘若泄漏了风声，立时便有杀身之祸。平西王做事把细，在理之至。请小王爷回禀王爷，咱们四家结盟之后，一起出兵，四分天下。中原江山，准定由王爷独得，其余三家决不眼红，另生变卦。"

韦小宝大吃一惊，心道："四分天下！却不知是哪四家？

但如问他，显得我一无所知，不免泄了底。"笑吟吟的道："这件事我跟你家王子也商量过几次。只是事成之后，这天下如何分法，谈来谈去总是说不拢。这一次你家王子又怎么说？"

罕帖摩道："我家王子言道，他决不是有心要多占便宜，不过联络罗刹国出兵，却是他殿下……"韦小宝一听到"罗刹国出兵"五字，心中一凛，只听罕帖摩续道："……是他殿下费了千辛万苦，才说成的。罗刹国火器厉害无比，枪炮轰了出来，清兵万难抵挡。只要罗刹国出兵，大事必成。平西王做了中国大皇帝，小王爷就是亲王了。"

罗刹国就是俄罗斯，该国国人黄发碧眼，形貌特异，中国人视之若鬼，"罗刹"是佛经中恶鬼之意，因此当时称之罗刹国。顺治年间，罗刹国的哥萨克骑兵曾和清兵数度交锋，虽每次均为清兵击退，清兵却也损伤甚重。韦小宝不懂国家大事，然在皇宫之中，却也听说过罗刹国兵将残暴凶悍，火器凌厉难当，心想："乖乖不得了，吴三桂卖国成性，又要去勾结罗刹国了，可得赶紧奏知小皇帝，想法子抵挡罗刹国的枪炮火器。"

罕帖摩见他沉吟不语，脸有不愉之色，问道："不知小王爷有什么指教？"

韦小宝嗯了几声，念头电转，如何再套他口风，突然想起郑克塽和他哥哥争位，派冯锡范来杀师父陈近南的事，当即站起，满腔愤慨的道："他妈的，我能有什么指教？父王做了皇帝，将来我哥哥继承皇位，我只做个亲王，又有什么好了？"

罕帖摩恍然大悟，走近他身边，低声道："我家王子既和小王爷交好，小人回去跟王子说明小王爷这番意思，成了大事之后，我们蒙古和罗刹国，再加上西藏的活佛，三家力保小王爷。那么……那么……小王爷又何必担心？"

韦小宝心道："原来四家起兵的四家，是蒙古、西藏、罗刹国，再加上吴三桂。"当下脸现喜容，说道："倘若你们三家真的出力，我大权在手，自然重重报答，决计忘不了你老兄的好处。"随手从身边抽出四张五百两银子的银票，交了给他，说道："这个你先拿去零花罢。"

罕帖摩见他出手如此豪阔，大喜过望，当即拜谢，心中本来就有一分半分怀疑的，此刻也消除得干干净净了，料定这位小王爷是要跟他哥哥吴应熊争皇帝做，主子葛尔丹王子和自己正好从中上下其手，大占好处。

韦小宝道："你家王子说事成之后，天下如何分法？"罕帖摩道："中原的花花江山，自然都是你吴家的。四川归西藏活佛。天山南北路和内蒙东四盟、西二盟、察哈尔、热河、绥远城都归我们蒙古。"韦小宝道："这地面可大得很哪。"他本不知这些地方的大小，但听罕帖摩说了许多地名，料想决计不小。

罕帖摩微微一笑，道："我们蒙古为王爷出的力气，可也大得紧哪。"韦小宝点点头，问道："那么罗刹国呢？"罕帖摩道："罗刹国大皇帝说，罗刹国和王爷的辖地，以山海关为界，他们决不踏进关内一步。山海关之外，本来都是满洲鞑子的地界，罗刹国只占满洲人的，决不占中国的一寸土地。"

韦小宝点头道："如此说来，倒也算公平。你家王子预定几时起事？"罕帖摩道："这件大事王爷是主，其余三家只是呼应夹攻，自然一切全凭王爷的主意。"韦小宝道："父王要的的确确知道，我们出兵之后，你们三家如何呼应？"

罕帖摩道："这一节请王爷不必担心。王爷大军一出云贵，我们蒙古精兵就从西而东，罗刹国的哥萨克精骑自北而南，两路夹攻北京，西藏活佛的藏兵立刻攻掠川边，而神龙教的奇兵……"

韦小宝"啊"的一声，一拍大腿，说道："神龙教的事，你……你们也知道了？洪教主他……他怎么说？"听到神龙教竟也和这项大阴谋有关，心下震荡，说话声音也发颤了。

罕帖摩见他神色有异，问道："神龙教的事，王爷跟小王爷说过吗？"

韦小宝哈哈一笑，说道："怎么没说过？我跟洪教主、洪夫人长谈过两次，教中的五龙使我也都见到了。我只道你们王子不知这件事。"

罕帖摩微微一笑，说道："神龙教洪教主既受罗刹国大皇帝的敕封，罗刹国一出兵，神龙教自然非响应不可。将来中国所有沿海岛屿，包括台湾和海南岛，那都是神龙教的辖地。

再加上福建耿精忠、广东尚可喜、广西孔四贞，大家都会响应的。只须王爷登高一呼，东南西北一齐动手，这满清的天下还不是王爷的吗？"

韦小宝哈哈大笑，说道："妙极，妙极！"心中却在暗叫：

"糟糕，糟糕！"他毕竟年纪幼小，寻常事情撒几句谎，半点不露破绽，一遇上这国家大事，不禁为小皇帝暗暗担忧，这"妙极，妙极"四字，说来殊无欢愉之意。

罕帖摩甚是精明，瞧出他另有心事，说道："小王爷跟我家王子交情大非寻常，对小人又这等厚待，小人实是粉身难报。小王爷有什么为难之处，不妨明白指点。小人若有得能效劳之处，万死不辞。"

韦小宝道："我是在想，大家东分一块，西分一块，将来我如做成了皇帝，所管的土地七零八落，那可差劲之至了。"

罕帖摩心想："原来你担心这个，倒也有理。"低声道："小王爷明鉴，待得大功告成之后，耿精忠、尚可喜、孔四贞他们一伙人，一个个除掉就是。那时候如要我们蒙古出兵相助，自然也义不容辞。"

韦小宝喜道："多谢，多谢。这一句话，可得给我带到你们王子耳中。你是葛尔丹王子的心腹亲信，你答应过的话，就跟他王子殿下亲口答应一般无异。"

罕帖摩微感为难，但想那是将来之事，眼前不妨胡乱答应，于是一拍胸膛，说道："小人定为小王爷尽心竭力，决不有负。"

韦小宝又再盘问良久，实在问不出什么了，便道："你在这里休息，我去回报父王。"低声道："咱们的说话，你如泄漏了半句，我哥哥非下毒手害死我不可，只怕连父王也救我不得。"

蒙古部族中兄弟争位，自相残杀之事，罕帖摩见得多了，知道此事非同小可，当即屈膝跪倒，指天立誓。

韦小宝走出房来，吩咐风际中和徐天川严密看守罕帖摩，然后去看望杨溢之。

推开房门，不禁大吃一惊，只见杨溢之半截身子已滚在地下，忙抢上前去，见他圆睁双眼，一动不动，已然死去，床上的白被单上写着几个大血字。韦小宝只识得一个"三"字，一个"桂"字，转头问道："是什么字？"马彦超道："是'吴三桂造反卖国'七字。"韦小宝叹了口气，道："杨大哥临死时用断臂写的。"马彦超黯然道："正是。"

韦小宝召集天地会群雄，将罕帖摩的话说了。群雄无不愤慨，痛骂吴三桂做了一次汉奸之后，又想做第二次。

玄贞道人咬牙切齿，突然解开衣襟，说道："各位请看！"

只见他胸口有个海碗大的疤痕，皮皱骨凸，极是可怖，左肩上又有一道一尺多长的刀伤。众人和他相交日久，均不知他曾负此重伤，一见之下，无不骇然。玄贞道人道："这便是罗刹国鬼子的火枪所伤。"韦小宝道："道长曾和罗刹人交过手？"

玄贞道人神色惨然，说道："我父亲、伯叔、兄长九人，尽数死于罗刹人之手，贫道出家，也是为此。"当下略述经过。

原来他家祖传做皮货生意，在张家口开设皮货行，是家百年老店。这一年他伯父和父亲带同兄弟子侄，同往塞外收购银狐、紫貂等贵重皮货，途中遇上了罗刹人，觎觊他们的金银货物，出手抢劫。他家皮货行本雇有三名镖师随同保护，但罗刹人火器厉害，开枪轰击，三名镖师登时殒命，父兄伯叔也均死于火枪和刀马之下，玄贞肩头中刀，胸口被火药炸伤，晕倒在血泊之中。罗刹人以为他已死，抢了金银货物便去。玄贞醒转后在山林中挣扎了几个月，这才伤愈。经此一场大祸，家业荡然，皮货行也即倒闭，他心灰意冷之下，出家做了道人。国变后入了天地会，但想起罗刹人火器的凌厉，虽然事隔二十余年，半夜里仍是时时突发噩梦，大呼惊醒。

李力世道："罗刹人最厉害的是火器，只要能想法子破了，便不怕他们。"玄贞摇头道："火器一发，当真如雷轰电闪一般，任你武功再高，那也是闪避不及，抵挡不了。"徐天川道："罗刹人要跟吴三桂联手，抢夺鞑子的天下，咱们正好袖手旁观，让他们打个天翻地覆。咱们渔翁得利，乘机便可规复大明的江山。"玄贞道："就怕前门拒虎，后门进狼。罗刹人比满洲鞑子更凶狠十倍，他们打垮了满清之后，决不能以山海关为界，定要进关来占我天下。"徐天川道："难道咱们反去帮满洲鞑子？"

群雄议论纷纷。韦小宝自然决意相助康熙，却也不敢公然说出口来，说道："这件事现下不忙决定。咱们劫了杨大哥，捉了罕帖摩和卢一峰，转眼便会给吴三桂知道，那便如何应付？"众人沉吟筹思，有的说立刻跟他翻脸动手，有的说不如连夜逃走。

韦小宝道："这老乌龟手下兵马众多，打是打他不过的。

云贵地方这样大，十天半月之间，也逃不出他的手掌。嗯，这样罢，各位把卢一峰这狗官，连同杨大哥的尸体，立刻送回黑坎子大监去。"群雄一怔，都道："送回去？"韦小宝道："正是。咱们只消吓一吓卢一峰这狗贼，我看他多半不敢声张。

他如禀报上去，自己脱不了干系。杨大哥反正死了，留着他尸体也是无用。"

群雄江湖上的阅历虽富，对做官人的心性，却远不及韦小宝所知的透彻，均觉这一着棋太过行险，这等劫狱擒官的大事，卢一峰岂有不向上司禀报之理？李力世踌躇道："我瞧卢一峰这狗官胆小之极，只怕……只怕这件大事，不敢不报。"

韦小宝笑道："倒不是怕他胆小，却怕他愚蠢无用，不会做官。官场之中，有道是'瞒上不瞒下'，天大的事情，只消遮掩得过去，谁也不会故意把黑锅儿拉到自己头上来。你们把这狗官带来，待我点醒他几句。"

马彦超转身出去，把卢一峰提了来，放在地下。他又挨打，又受惊，早已面无人色。

韦小宝道："卢老哥，你可辛苦了。"卢一峰道："不……

不敢。"韦小宝道："卢老哥很够朋友，把平西王的机密大事，一五一十的都跟我们说了，丝毫没有隐瞒。好罢，交情还交情，我们就放你回去。老哥泄漏了平西王机密的事，我们也决不跟人提起。江湖上好汉子，说话一是一，二是二。你老哥倘若自己喜欢张扬出去，要公然跟平西王作对，那是你自己的事了，哈哈，哈哈。"

卢一峰全身发抖，道："小……小人便有天……天大的胆子，也……也是不敢。"韦小宝道："很好，众位兄弟，你们护送卢大人回衙门办事。那个囚犯的尸身，也给送回去，免得上头查问起来，卢大人难以交代。"群雄齐声答应。

卢一峰又惊又喜，又是胡涂，给群雄拥了出去。

此后数日，天地会群雄提心吊胆，唯恐卢一峰向吴三桂禀报，平西王麾下的大队人马向安阜园杀将进来，但居然一无动静，也不知吴三桂老奸巨猾，要待谋定而后动，还是韦香主所料不错，卢一峰果然不敢举报。群雄心下均感不安，连日众议。

韦小宝道："这样罢，我去拜访吴三桂，探探他口风。"徐天川道："就怕他扣留了韦香主，不放你回来，那就糟了。"韦小宝笑道："咱们都在他掌握之中，老乌龟如要捉我，我就算不去见他，那也逃不了。"点了骁骑营官兵和御前侍卫，到平西王府来。

吴三桂亲自出迎，笑吟吟的携着韦小宝的手，和他一起走进府里，说道："韦爵爷有什么意思，传了小儿去吩咐，不就成了？怎敢劳动你大驾？"韦小宝道："啊哟，王爷可说得太客气了。小将官卑职小，跟额驸差着老大一截。王爷这么说，可折杀小将了。"吴三桂笑道："韦爵爷是皇上身边最宠幸的爱将，前程远大，无可限量，将来就算到这王府中来做王爷，那也是毫不希奇的。"

韦小宝吓了一跳，不由得脸上变色，停步说道："王爷这句话可不大对了。"

吴三桂笑道："怎么不对？韦爵爷只不过十五六岁年纪，已贵为骁骑营都统、御前侍卫副总管、钦差大使，爵位封到子爵。从子爵到伯爵、侯爵、公爵、王爵，再到亲王，也不过是十几二十年的事而已，哈哈，哈哈。"

韦小宝摇头道："王爷，小将这次出京，皇上曾说：'你叫吴三桂好好做官，将来这个平西亲王，就是我妹婿吴应熊的；吴应熊死后，这亲王就是我外甥的；外甥死了，就是我外甥的儿子的。总而言之，这平西亲王，让吴家一直做下去罢。'王爷，皇上这番话，可说得恳切之至哪。"

吴三桂心中一喜，道："皇上真的这样说了？"韦小宝道："那还能骗你么？不过皇上吩咐，这番话可不忙跟你说，要我仔细瞧瞧，倘若王爷果然是位大大的忠臣呢，这番话就跟你说了，否则的话，嘿嘿，岂不是变成万岁爷说话不算数？那个一言既出，死马能追？"

吴三桂哼了一声，道："韦爵爷今日跟我说这番话，那么当我是忠臣了？"韦小宝道："可不是么？王爷若不是忠臣，天下也就没谁是忠臣了。所以哪，倘若韦小宝将来真有那一天，能如王爷金口，也封到什么征东王、扫北王、定南王，可是在这里云南的平西王府，哈哈，我一辈子是客人，永远挨不到做主人的份儿。"

两人一面说话，一面向内走去。吴三桂给他一番言语说得很是高兴，拉着他手，说道："来，来，到我内书房坐坐。"

穿过两处园庭，来到内书房中。

这间屋子虽说是书房，房中却挂满了刀枪剑戟，并没什么书架书本，居中一张太师椅，上铺虎皮。寻常虎皮必是黄章黑纹，这一张虎皮却是白章黑纹，甚是奇特。

韦小宝道："啊哟，王爷，这张白老虎皮，那可名贵得紧了。小将在皇宫之中，可也从来没见过，今日是大开眼界了。"

吴三桂大是得意，说道："这是当年我镇守山海关，在宁远附近打猎打到的。这种白老虎，叫做'驺虞'，极是少见，得到的大吉大利。"韦小宝道："王爷天天在这白老虎皮上坐一坐，升官发财，永远没尽头，啧啧啧，真了不起。"

只见虎皮椅旁有两座大理石屏风，都有五六尺高，石上山水木石，便如是画出来一般。一座屏风上有一山峰，山峰上似乎有只黄莺，水边则有一虎，顾盼生姿。韦小宝赞道："这两座屏风，那也是大大的宝物了。我在皇宫之中，可也没见过。王爷，我听人说，老天爷生就这种图画，落在谁的手里，这是有兆头的。"吴三桂微笑道："这两座屏风，不知有什么兆头？"韦小宝道："依小将看哪，这高高在上的是只小黄莺儿，只会叽叽喳喳的叫，没什么用，下面却是一只大老虎，威风凛凛，厉害得很。这只大老虎，自然是王爷了。"

吴三桂心中一乐，随即心道："他说这只小黄莺儿站在高处，只会叽叽喳喳的叫，不管什么用，说的岂不就是小皇帝？

他这几句话，是试我来么？"问道；"这只小黄莺儿，不知指的又是什么？"韦小宝笑道："王爷以为是什么？"吴三桂摇头道："我不知道，要请韦爵爷指教。"

韦小宝微微一笑，指着另一座屏风，道："这里有山有水，那是万里江山了，哈哈，好兆头，好兆头！"

吴三桂心中怦怦乱跳，待要相问，终究不敢，一时之间，只觉唇干舌燥。

韦小宝一瞥眼间，忽见书桌上放着一部经书，正是他见之已熟的《四十二章经》，不过是蓝绸封皮，登时心中怦的一跳，寻思："这第八部经书，果然是在老乌龟这里，妙极，妙极！"当下眼角儿再也不向经书瞥去，瞧着墙上的刀枪，笑道："王爷，你真是大英雄，大豪杰，书房中也摆满了兵器。不瞒你说，小将一字不识，一听到'书房'两字，头就大了，想不到你这书房却这等高明，当真佩服之至。"

吴三桂哈哈大笑，说道："这些兵器，每一件都有来历。

小王挂在这里，也只是念旧之意。"

韦小宝道："原来如此。王爷当年东扫西荡，南征北战，立下天大汗马功劳，这些兵器，想来都是王爷阵上用过的？"

吴三桂微笑道："正是。本藩一生大小数百战，出生入死，这个王位，那是拚命拚得来的。"言下之意，似是说可不像你这小娃娃，只不过得到皇帝宠幸，就能升官封爵。韦小宝点头称是，说道："当年王爷镇守山海关，不知用的是哪一件兵器？

立的是哪一件大功？"

吴三桂倏地变色，镇守山海关，乃是与满洲人打仗，立的功劳越大，杀的满洲人越多，韦小宝问这一句话，那显是讥刺他做了汉奸，一时之间，双手微微发抖，忍不住便要发作。

韦小宝又道："听说明朝的永历皇帝，给王爷从云南一直追到缅甸，终于捉到，给王爷用弓弦绞死……"说着指着墙上的一张长弓，问道："不知用的是不是这张弓？"

吴三桂当年害死明室永历皇帝，是为了显得决意效忠清朝，更无贰心，内心毕竟深以为耻，此事在王府中谁也不敢提起，不料韦小宝竟然当面直揭他的疮疤，一时胸中狂怒不可抑制，厉声道："韦爵爷今日一再出言讥刺，不知是什么用意？"

韦小宝愕然道："没有啊！小将怎敢讥刺王爷？小将在北京之时，听得宫中朝中大家都说，王爷连明朝的皇帝也绞死了，对我大清可忠心得紧哪。听说王爷绞死永历皇帝之时，是亲自下的手，弓弦吱吱吱的绞紧，永历皇帝唉唉唉的呻吟，王爷就哈哈大笑。很好，很好，忠心得很哪！"

吴三桂霍地站起，握紧了拳头，随即转念："谅这小小孩童，能有多大胆子，竟敢冲撞于我，定是小昏君授意于他，命他试我；又或是朝中的对头，有意指使他出言相激，好抓住我的把柄。"他老奸巨猾，立即收起怒色，笑吟吟的道："本藩汗马功劳什么的，都是不值一提，倒是对皇上忠心耿耿，那才算是我的一点长处。小兄弟，你想做征东王，扫北王，可得学一学老哥哥这一份对皇上的忠心。"

韦小宝道："是，是！那是非学不可的！就可惜小将晚生了几十年，明朝的皇帝都给王爷杀光了，倒叫小将没下手的地方。"吴三桂肚里暗骂："总有一日，教你落在我手中，将你千刀万剐！"笑道："韦爵爷要立功，何愁没有机会。"韦小宝笑道："倘若有人造反，那就好了！"

吴三桂心中一凛，问道："那为什么？"韦小宝道："有人造反，皇上派我出征，小将就学王爷一般，拚命厮杀一番，拿住反贼，就可裂土封疆了。"吴三桂正色道："韦兄弟，这种言语，是乱说不得的。方今圣天子在位，海内归心，人人拥戴，又有谁会造反？"韦小宝道："依王爷说，是没有人造反的？"

吴三桂又是一怔，说道："若说一定没有人造反，自然也未必尽然。前明余逆，或是各地不轨之徒，妄自作乱，只怕也是有的。"韦小宝

道："倘若有人造反，那就不是圣天子在位了？"吴三桂强抑怒气，嘿嘿嘿的干笑了几声，说道："小兄弟说话有趣得紧。"

原来韦小宝见到书案上的四十二章经后，便不断以言语激怒吴三桂，盼他大怒之下，拂袖而出，自己便可乘机盗经。

不料吴三桂城府甚深，虽然发作了一下，但随即忍住，竟不中他计。

韦小宝眼见吴三桂竟不受激，这部经书伸手即可拿到，却始终没机会伸手，当下便即改口，尽说些吴三桂听了十分受用的言语。他嘴里大拍马屁，心下却在急转念头，如何能将经书盗了出去，寻思："倘若我假传圣旨，说道皇上要这部经书，谅来老乌龟也不敢不献。何况皇上确是要得经书，曾吩咐我来云南时乘机寻访，我要老乌龟缴书，也不算是假传圣旨。就怕老乌龟一口答应，却暗做手脚，就像康亲王那样，另外假造一部西贝货来敷衍皇帝，书中的碎皮就拿不到了。"

一想到假造经书，登时便有了主意，突然低声道："王爷，皇上有一道密旨。"吴三桂一惊，立即站起，道："臣吴三桂恭聆圣旨。"韦小宝拉住他手，说道："不忙，不忙，我先把这前因后果说给你听。"吴三桂道："是，是。"却不坐下。

韦小宝道："皇上明知你是大清忠臣，却一再吩咐我来查明你是忠是奸，王爷可知是什么用意？"吴三桂搔了搔头，道："这个我可就不明白了。"

韦小宝道："原来皇上有一件大事，要差你去办，只是有些放心不下，不知你肯不肯尽力。将建宁公主下嫁给你世子，原是有……有那个……"吴三桂道："有勉励之意？"韦小宝道："是了，皇上说过有勉励之意，我学问太差，这句话说不上来了。"吴三桂道："皇上有何差遣，老臣自当尽心竭力，效犬马之劳。但不知皇上吩咐老臣去办什么事。"韦小宝道："这件事哪，关涉大得很。明天这时候，请王爷在府中等候，小将再来传皇上密旨。"吴三桂道："是，是。皇上有旨，臣到安阜园来恭接便是。"韦小宝低声道："安阜园中耳目众多，还是这里比较稳妥。"说着便即告辞。

吴三桂不知他故弄什么玄虚，恭恭敬敬的将他送了出去。

次日韦小宝依时又来，两人再到内书房中。韦小宝道："王爷，我说的这件事，关连可大得很，你却千万不能漏了风声，便是上给皇上的奏章之中，也不能提及一字半句。"吴三桂应道："是，是，那自然不敢泄漏机密。"

韦小宝低声道："皇上得到密报，尚可喜和耿精忠要造反！"

吴三桂一听，登时脸色大变。平南王尚可喜镇守广东、靖南王耿精忠镇守福建，和吴三桂合称三藩。三藩共荣共辱，休戚相关。吴三桂阴蓄谋反，原是想和尚耿二藩共谋大举，一听得皇帝说尚耿二藩要造反，自不免十分惊慌，颤声道："那……那是真的么？"

韦小宝昨日捏造有一道密旨，想吓得吴三桂惊慌失措，以便乘机偷书，但他毕竟年幼，于军国大事所知有限，心想倘若胡言乱语一番，一来吴三桂未必肯信，二来日后揭穿，说不定干系重大，受到康熙责怪；是以决定先回安阜园，和群雄商议之后，次日再来假传圣旨。祁清彪献议诬陷尚耿二藩谋反，好吓吴三桂一大跳，更促成他的谋反。此刻说了出来，果然惊得他手足无措。

韦小宝道："本来嘛，说三藩要造反的话，皇上日日都听到，全是生安白造，就像沐家后人的诬陷那样，皇上从来不信。"吴三桂道："是，是。皇上圣明，皇上圣明。"韦小宝道："不过这次尚耿二藩的逆谋，皇上却是拿到了真凭实据。皇上说道：他二藩反谋未显，暂且不可打草惊蛇，不过要吴藩调集重兵，防守广东、广西的边界。一等他二藩起事，要吴藩立刻派兵去广东、福建，将这两名反贼拿了，送到北京，那是一件大大的功劳。"

吴三桂躬身道："谨领圣旨。尚耿二藩若有不轨异动，老臣立即出兵，擒获二人，献到北京。"韦小宝道："皇上说道，尚可喜昏庸胡涂，耿精忠是个无用小子，决计不是吴藩的对手，只须吴藩肯发兵，不用朝廷出一兵一卒，就能手到擒来。"

吴三桂微微一笑，说道："请万岁爷望安。老臣在这里操练兵马，不敢稍有怠忽，专候皇上调用。老臣麾下所辖的兵将，每一个都如上三旗亲兵一般，对皇上誓死效忠。"韦小宝道："我把王爷这番话照实回奏，皇上听了，一定十分欢喜。"

吴三桂心下暗喜："这么一来，我调兵遣将，小昏君就是知道了，也不会有什么疑心。"

韦小宝指着墙上所挂的一柄火枪，说道："王爷，这是西洋人的火器么？"吴三桂道："正是，这是罗刹国的火枪。当年我大清和罗刹兵在关外开仗时缴获来的，实是十分犀利的兵器。"韦小宝道："我从来没放过火枪，借给我开一枪，成不成？"

吴三桂微笑道："自然成！这种火枪是战阵上所用，虽能及远，但携带不便。罗刹人另有一种短铳火枪。"走到一只木柜之前，拉开抽屉，捧了一只红木盒子出来。

韦小宝本就站在书桌之旁，一见他转身，也即转身，掀开身上所穿黄马褂，取出马褂内口袋中的一部四十二章经，放在书桌上，将桌上原来那部经书放入马褂袋中。这一调包，手法极是迅捷，别说吴三桂正在转身取枪，便是眼睁睁的瞧着他，也被他背脊遮住了难以发觉。八部经书形状一模一样，所别者只是书函颜色不同，韦小宝昨晚将一部镶蓝旗的经书封皮拆去了所镶红边，掉了这部正蓝旗的经书。

只见吴三桂揭开木盒，取出两把长约一尺的短枪来，从枪口中塞入火药，用铁条桩实火药，再放入三颗铁弹，取火刀火石点燃纸媒，将短枪和纸媒都交给韦小宝，说道："一点药线，铁弹便射了出去。"

韦小宝接了过来，枪口对准窗外的一座假山，吹着纸媒，点燃药线。只听得轰的一声大响，一股热气扑面，手臂猛烈一震，火枪掉在地下，眼前烟雾#?漫，不由得退了两步。

吴三桂哈哈大笑，说道："这火枪的力道十分厉害，是不是？"韦小宝手臂震得发麻，骂道："他妈的，西洋人的玩意当真邪门。"吴三桂笑道："你瞧那假山！"

韦小宝凝目看去，只见假山已被轰去了小小一角，地下尽是石屑，不由得伸了伸舌头，半晌缩不回来，说道："这一枪倘若轰在身上，凭你铜筋铁骨，那也抵挡不住。"俯身拾起短枪，放回盒中。

王府卫士听见枪声，都来窗外张望，见王爷安然无恙，在和韦小宝说话，这才放心。

吴三桂捧起木盒，笑道："这两把家伙，请韦兄弟拿去玩罢。"韦小宝摇头道："这是防身利器，王爷厚赐，可不敢当。"

吴三桂将盒子塞在他手里，笑道："咱们自己兄弟，何分彼此？

我的就是你的。"

韦小宝道："这是罗刹人的宝物，今后未必再能得到，小将万万不可收受。"心中却道："你和罗刹人勾结，这种火器你要多少有多少，自然毫不希罕。"

吴三桂笑道："就是因为难得，才敢送给兄弟。寻常的物事，韦兄弟也不放在眼里。哈哈！"

韦小宝当即谢过收了，笑道："以后倘若撞到有人想来害我，我取出火枪，砰的就是一枪，轰得他粉身碎骨。小将这条性命，就是王爷所赐的了。"

吴三桂拍拍他肩头，笑道："那也不用说得这么客气。火枪的确是很厉害的，只不过装火药、上铁弹、打火石、点药线，手续挺麻烦，不像咱们的弓箭，连珠箭发，前后不断。"

韦小宝道："是啊。倘若洋人的火枪也像弓箭一样，拿起来就能放，咱们中国人还有命吗？大清的花花江山也难保了。"

说到这里，嘻嘻一笑，说道："不过那倒也有一桩好处，我有了这两把枪，武功也不用练了，什么武学高手大宗师，全都不是我的对手。"

说了些闲话，韦小宝告辞出府，回到安阜园中，关上了房门，将那部经书的封皮拆开，果然也有许多碎羊皮在内，心想："八部经书中所藏的地图碎片已全部到手，老子只须花点心思，慢慢拼凑起来，鞑子的宝藏龙脉，全都在老子手中了。"

不过要他花些心思，将这几千片碎羊皮拼成一张图形，想起来就觉头痛，心道："这件事也不忙干，咱们有的是时候。"当下缝好了封皮，将碎羊皮与其余碎皮包在一起，贴身藏了，想起大功告成，不禁怡然自得："小皇帝、老婊子、老乌龟、洪教主、大汉奸，还有我的师父不老不小中尼姑，人人都想得这八部经书，终究还是让我韦小宝得了。哈哈，他们倘若知道了，一个拉我手，一个拉我脚，四下里一扯，非把我五马分尸不可。"这件事想来十分有趣，只可惜跟谁也不能说，无法夸耀一番，未免美中不足。

他架起了腿，哼着扬州妓院中的小曲："一杯酒，慢慢斟，我问情哥哥，是哪里人。扬州，那个地方，二十四条桥，每一条桥头，有个美人，情哥哥……"正唱得高兴，忽听得有人轻敲房门，敲三下，停一停，敲了两下，又敲三下，正是天地会的暗号。

韦小宝起身开门，进来的是徐天川和马彦超。他见两人神色郑重，问道："出了什么事吗？"徐天川道："听得侍卫们说，王府的卫士东查西问，要寻一个蒙古人，那自是在查罕帖摩了。听口气似乎对咱们很有些怀疑，就只不敢明查而已。

韦香主瞧怎么办？"

韦小宝道："去把这家伙提来，绑住了藏在我床底下，谅吴三桂的手下，也不敢来搜查我屋子。"徐天川道："就怕韦香主出去之时，大汉奸手下的卫士借个什么因头，硬要进来查看。"韦小宝道："说什么也不让他们进来，当真说僵了，便跟他们动手，难道他们还敢行凶杀人？"徐天川、马彦超点头称是。

忽然钱老本匆匆进来，说道："大汉奸要放火。"三人都是一惊，齐问："什么？"钱老本道："这几天我在安阜园前后察看，防大汉奸捣鬼。刚才见到西边树林子中有人鬼鬼祟祟，悄悄过去一查，原来有十几个人躲着，带了不少火油硝磺等引火物事。"

韦小宝骂道："他妈的，大汉奸好大胆子，想烧死公主吗？"

钱老本道："那倒不是。他们疑心罕帖摩给咱们捉了来，又不敢进园来搜，一起火，大批人马来救火，就可乘机搜查了。"韦小宝点头道："不错，定是这道鬼计。三位大哥有何高见？"徐天川挥手作个砍头的姿势，道："杀人灭口，毁尸灭迹！"

韦小宝一听到"毁尸灭迹"四字，便想："那是我的拿手好戏，再也容易不过，管教这蒙古大胡子片刻之间便化成一滩黄水。只是这家伙熟知大汉奸跟罗刹国勾结的内情，须得送去让小皇帝亲自审问才好。"说道："大汉奸造反，这蒙古大胡子是最大的证据。咱们只须将他送到北京，大汉奸就算不反，也要反了。这个罕帖什么的，乃是要沐王府听命于我天地会的法宝。"

如何抢先逼得吴三桂造反，好令沐王府归属奉令，正是群雄心中念念不忘的大事，三人一听此言，悚然动容，齐声称是。徐天川道："若不是韦香主提醒，我们险些误了大事。"

心中对这个油腔滑调的少年越来越是佩服。

钱老本道："眼前之事，是怎生应付大汉奸的手下放火搜查，又怎样设法将这罕帖摩运出大汉奸的辖地。云贵两省各地关口盘查很紧，离开昆明更加不易。"韦小宝笑道："钱老板，你一口口花雕茯苓猪也运进皇宫去了，再运一口大肥猪出昆明，岂不成了？"钱老本笑道："运肥猪出城，只怕混不过关，不过咱们可以想别的法子。当死尸装在棺材里，这法儿太旧，恐怕也难以瞒过。"

韦小宝笑道："装死人不好，那就让他扮活人。钱老板，你去剃了他的大胡子，给他脸上涂些面粉石膏什么的，改一改相貌，给他穿上骁骑营官兵的衣帽。我点一小队骁骑营军士回北京去，说是公主给皇上请安，将成婚的吉期禀告皇太后和皇上。让这个没了大胡子的大胡子，混在骁骑营队伍之中，点了他的哑穴，使他叫嚷不得。吴三桂的部下，难道还能叫皇上的亲兵一个个自报姓名，才放过关？"三人一起鼓掌称善，连说妙计。

韦小宝忽然问道："昆明地方也有妓院罢？"钱老本等三人相互瞧了一眼，均想："韦香主要去嫖院？"钱老本笑道："那自然有的。"韦小宝笑道："咱们请玄贞道长去妓院逛逛，他肯不肯去呀？"钱老本摇头道："道长是出家人，妓院是不肯去的。韦香主倘若有兴致，属下倒可奉陪。"韦小宝道："你当然要去。不过玄贞道长高大魁梧，咱们兄弟之中，只有他跟那大胡子身材差不多。"

三人一听，这才明白是要玄贞道人扮那罕帖摩。马彦超笑道："为了本会的大事，玄贞道长也只有奉命嫖院了。"四人一齐哈哈大笑。

韦小宝道："你们请道长穿上大胡子的衣服，带齐大胡子的物事，下巴上粘了从大胡子脸上剃下来的、货真价实的黄胡子，其余各位兄弟，仍然穿了平西王府家将的服色，拣一间大妓院去喝酒胡闹，大家抢夺美貌粉头，打起架来，钱老板一刀就将道长杀了……"

钱老本吃了一惊，但随即领会，自然并非真的杀人，笑道："韦香主此计大妙。玄贞道长跟我争风吃醋之时，还得叽哩咕噜，大说蒙古话……不过须得另行预备好一具尸体。"

韦小宝点头道："不错。你们出去找找，昆明城里有什么身材跟大胡子差不多的坏人，随便捉一个来杀了，把尸首藏在妓院之旁。钱老板一杀了道长之后，将众妓女轰了出去。道长翻身复活，把大胡子的衣服穿在那尸首之上。"

马彦超笑道："这具尸首的脸可得剁个稀烂，再将剃下来的那丛黄胡子丢在床底下，好让吴三桂的手下搜了出来，只道是杀人凶手有意隐瞒死者罕帖摩的真相。"

韦小宝笑道："马大哥想得比我周到。大伙儿拿些银子去，这就逛窑子去罢！这件事好玩得紧，可惜我不能跟大伙儿一起去。"